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輯刊

伍輯・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叁册目錄

四書説約二十卷 〔明〕顧夢麟撰 一

〔明〕顧夢麟撰

四書說約二十卷

明崇禎十三年織簾居刻本

四書說約序

憶五季前爲諸生時案頭必置子嘗麟士所較定本一帙每繙閱輒自

尾訖首或問其故余應之曰文雖佳義止此耳末幅有兩公論斷約覽弘訓推已知例則四書

之理可求也然而每斬焉索塗捫燭貿貿然未得大歸也竊意兩公手指必稱大全某氏云云

如是則大全諸書意當有異取而讀之竟日忘倦如幽穽窖室中數十餘年出而見日月星辰

已爲寶光異氣矣然是
書中異者可闕奇者可
存煩者可削非得巨公
折衷羣言參訂得失自

成一家曷以免於亡年
毀壁之虞乎竊意兩公
潛心制義如是必將有
梓布已耀昏衢之日遲

久而未得又意若不得
書或脫跡菰蘆刺小艇
揖兩公於虞山婁水間
聆其謦欬必將有弘總

蘊藉爲衆說樞紐者家
甚貧不能具舟楫試輒
下第聲名困於下邑又
無延引之者以故不果

越丙子丁丑余業未純而幸捷呂去至庚辰之歲而麼士四書說約以成余乃喟然嘆曰嗟乎

是余所想望其有是書而未得冀得口授言語而又未得閉戶揣摩窮竟日夜究未得也而今

乃得之歡其成悲其曉矣雖然方今學士苟且功名一切大全或問度置高閣脂粉價高丹鉛

勢重故乃時藝等各於聖書丹經見笑於酬酒矣若余雖作吏此志不灰一日得散髮歸林抱

置此書於清泉白石間猶不畀曩日看日月星辰疑寶光異氣時也

明州錢肅樂題

四書說約序

海內善說經者竝推楊子常顧麟士兩公一出門丞問經義者牽挽相屬四方之士赫號質疑裁對不休余語之公何不退而著書遠近來學各厭其意多語言簡牘

僕僕爲兩公笑不應此荅辰已年間事也又十餘年麟士四書說約成嚮者不輕喏余彼固心

張庠士

許之久而始出著書固不易也子嘗多才藝通琴奕少習舉子業精麗美好時流賞嘆後盡棄去專心經學四書疑義口誦筆記箋滿籬壁暑月置大甕納兩足漏盡畢讀或譏爲迂濶塞耳

張庠生

若不聞者麟士工於詩賦稗官小說劉覽極博既知爲戹無當也橫經終日屏絕故書巾箱几

榻豉腳字遍大段五經
四部書耳余進日與受
先掩關相對每拈一題
必互設辨證坐分明方
張序四
得布紙出示兩公拊手
曰可兩公患經義蕪茀
分部考究窮人物探名
彖旣而發道理之指歸

循聖賢之語氣始猶噭
張吽號獲一新解拍掌
飲酒急呂告人徐漸沉
默平心虛觀求一至是
張序五
驚喜內得非復昔態獨
行三十年解說裁就誰
謂四書可輕讀哉紫陽
夫子初學論語撰集二

程張氏諸儒凡十二家
名集義後復斷以已意
名集注集注既成又論
次取舍別爲或問竊筆
張序五
孳孳稱量精密緩急先
後字各有意今世學者
忽略不觀一言朱子即
以童子師目之風雲萬

篇奧眇無際及問當章
呿吁莫應也麟士此書
涵泳本文始及朱注涵
泳朱注始及他注宋元
張序六
國
朝諸解羅列左右長短
悉見而後攷按括之是
案也非顧子之言也先
儒言之而顧予明之猶

陸績之述玄如網在綱有條弗紊也余粗喜讀書間覽百家過目輒忘白駒決隙不及追憶獨經書本等常念心胸未容舍旃又痛聖人之言一變而論策再變而詞賦莫有定宣明之章句

張序八

斷北宮之問難者得麟士可無憾矣注疏病簡而麟士之書詳講義病繁而麟士之書約谿此以往五經定本絡繹繼作登堂入室事在吾徒余竊慶婁水一隅未必不爲漢之濟南千乘也

張序九

社盟弟張溥題

四書説約序

四書説約者麟士顧先生
羽翼朱子之編也盖當
熹廟之末邪説盛行遂扺墻

禍今
上御極首表章小學懸諸學
宮而吾友麟士子嘗兩先
生毖推明章句傳注不啻

進子弟而面訓之聞者始而迂繼而疑終而服朱子之道復以大明于天下又念四海至大人士至衆千百世至遼遠其未可家至戶說也明矣作說約焉嗚呼干城斯道之功不亦偉歟夫天一也而其明為日

月其行為四時其用為鬼神故觀天者在是法天者在是也四子之道辟則天也朱子之章句譬則日月四時鬼神也有外日月四時鬼神以觀天者非誣則邪是以知求道者舍章句無繇也章句之行

本朝律以取士諸先正因有
大全裒引諸書次第發明
頗為說既殊醇襍不免又
未能通于注疏以明說家

所自始麟士于是刪繁去
疑示之畫一廣引博採要
于會通且體驗身心應更
世變者久之而後定蓋岩

是其慎也麟士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學絕倫輩自睎
欿然其人既賢矣此而立
言豈猶夫無德而言者哉

劉靜修云邵至大也周至
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
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麟士之于虛齋次崖紫峯

諸先生殆類是歟若夫服
習其教以迄躬修已不逮
作文事之華葉是在善讀
說約者時庚辰夏五吳門

友弟丘民瞻序

四書說約序
往余蓋嘗爲四書大全節要
云時在戊亥之間與麟士猶
茲處一室多所商確會丙子

各有事散去塗乙纔數卷所
登木即學而爲政二篇耳其
後戊寅秋麟士說約繼作則
余兩人已不能數面相質訂

惟郵筒也乃庚辰夏五而其
刻遂成則或難之曰古人爲
一書皆單畢生之力增雜出
入猝無定論斯編何其易與

無乃有所忽遺而未愼與余
曰否否凡爲一書而增雜出
入無定論者皆先無成竹于
胷中枝葉爲之宜其難耳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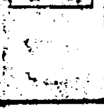
士講誦既素則于論議得失
引據正反如禹治水醫和治
疾孫吳治兵因一見得其要
害而或棄或取無所更端矣

且其辨證精析雖貫穿羣經
而窮究指歸則斷以晦翁爲
正理務畫一而筆削所至皆
本平生所見爲之此所以易

而復歸至慎也是故今取其書覆觀則覺注疏大全而下卷帙舊矣而反煥然以新鄭孔程朱而下人代分矣而條貫繩約則如出一口不皆麟士之書而乃為麟士之書豈非所謂其事雖述功倍于作者與夫天下之大古今之遙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華葉之敎必無以勝本根將見斯編出而正學之日興余節要即無論成與不成皆遜單行也

南沙楊彝子常序



四書說約序

吳門張一鳴叔籟原板

紫陽章句集註之爲功四子書至矣我朝著爲功令則所羽而翮

之爲書亦四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蓋遞相足如珠在貫也顧自萬曆中禩則海內已別布新說務於苟簡

大全以下斥爲陳編或飽鼠齧或易餅餌矣猶憶已已君和攜趨啓新來執羔子常及余許各餽一舊本

大全爲贅而竟亦不得蒙引存疑淺說又可知也今即種種已次第復版行坊間余輩爲稍辨本末附丹

鉛者亦久爲同志所信矣獨以諸編旣具而比較觀之則於彼於此亦互有異同且大全之輯略本通義

諸說類載裁割零斷頗非本質又章句集註槩以圈內爲正圈外爲閏大全所引近正從內近閏從外殊

費别擇蒙引依大全以立說則句櫛字比最稱詳明然而顯畔紫陽間有之矣即所辨折亦或一條之中

自爲方員攬其弁首謂之未定之書亶乎然也存疑又依蒙引而簡要精當青出於藍淺說别自爲體則

所得往〻過接段落之間旁証不詳而代口以告尤云迎刃矣余也不揆庸陋每念合此四編令就一處

又芟其重複斷其岐貳一以紫陽為正而平心求之單辭判之庶於耳目或省便焉雖愧非其人而說約

遂作若夫註疏說家所自始也通彖大全所自出而不盡於大全也或問表裏章句集註而語類又較大

全所引為完書且於紫陽則均一家之言也紹聞編稍芟大全矣達說廣淺說矣備攷要者存十之一誤

者正二十之一而見聞後
名物通矣博學詳說止此
而總以爲說約非取夸多
鬬靡也雖然余有感矣孔

曾思孟以逮程朱諸大儒
之爲書主行者也後則主
言而已矣卽虛齋次崖紫
峰諸先生之爲書主題者

也今則主文而已矣人無
行何以有言文無題何以
有文不亦愈趨而愈失乎
是故約之中則更有約也

不可以一說盡也然而余
終非其人則願讀者之有
以教之矣
崇禎庚辰五月十日太倉

四書說約庫九

後學顧夢麟序

四書說約卷之一

吳郡　顧夢麟
　　　楊彝　仝定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全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修爲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或問此對小子言之也）○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存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峰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己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即注第四節）明德明於天下矣、○朱子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〇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〇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玆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

或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

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此以上言本性）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此以上言氣質）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此以上言人欲）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此言知工夫）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此言行工夫）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

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括見綱領條目一串）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

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究竟明德至善只是此事非有玄虛）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

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要領在此六字）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之徒）又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王通之徒）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存疑　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小學之教在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之教則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誠意知是然無知者）此是聖賢教人第一箇本子古今聖賢論道講學雖門戶不同要皆不外乎此為學而外此則非實學為人而外此則非全人

愚按　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既有成均之法士出於農又有黨庠遂序之教然十五入大學亦是鄉里子弟之秀者其下者仍畊農餘夫年十六受田二十五畝疑為此也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皆有二十五年學問講究此等士又安得不佳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
得

大全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
行路知得從這一條路上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
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
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
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
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恬
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

慮是思之精審。令人心中擾漾不定。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
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
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勉齋黃氏曰、大
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止至善。至善之理。
又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為言。曰知。曰得。止之兩
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於知而
終於得。有以至不遷之意矣。○雲峰胡氏曰、定而能靜。則事未
來而此心已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
感而遂通者不差。

或問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
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
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
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
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
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
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
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
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

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
甚相遠。其間四節（定靜安慮）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
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
為終身經歷之次第也。

蒙引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

存疑此靜。此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止後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
此靜固自如也。○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
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看。○靜者。內念不興。外物不擾。兼內
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

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大全】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
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首尾如
此明德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一
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
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
也己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
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蓋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

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
【或問小注】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急近務遠處下窺
高而其入道為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
【蒙引】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全】新安吳氏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
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

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上欲與先字差慢在
字又緊得些子○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
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
顧得到○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上
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
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格物十事格得九事
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須窮盡到十分處○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
何者為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

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
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物
猶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
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
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
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
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
做得成○雲峰胡氏曰太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

此獨言物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修身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為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誠正修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行其知行之驗歟○朱子曰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都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都小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若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趨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

或問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

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
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存疑 心是本體渾全之物有動靜意是心發作欲作事處乃是
動都是（與朱子冊中之論相發）有心之動不是無心無心乃情也正心是心之應物得
其當誠意是發心真實要為善惟真實要為善則此心都在義
理上了日間應接始可隨事求理使得其當若不真實要為善
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應接不當理只是
喜怒憂懼之發不得其當卻非惡也意不誠全是個惡人了身
有大病不說齊治所以緊要在誠意○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皆具於吾心心之所知不外乎理但人
氣稟不齊心知固之有蔽故學莫先於致知然是知豈想像虛
空可得而致哉不過即物之理而求（此等）之爾然求物之理豈求之
（妙自可覺脫䟽江）於外哉不過求之心爾以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洞
然而知在我矣此所以致知必在格物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至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
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全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朱子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時便
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繇如人夜行雖知路從
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但然行之
令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
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物格知至是一截事
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是一截事自知至
交誠意又是一箇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關子○雙峰
饒氏曰上一節說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說八目順推效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大全吳氏季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
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以身而言則四者皆在其中
矣人而從事於大學者欲為新民之事業為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規模儻不以修身為之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
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
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修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修身為本
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修身為本也
如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修身為本也所
為修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

之所獨無不眞。必不至作認非為是。認曲為直。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者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為小人之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苟不修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末之治。胡可得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者可不修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為諸侯者可不修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

本也。為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修身乎。橫潦之水。朝滿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

或問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或問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

蓋亦本於此云。

愚按此章書雖以綱領統條目。以條目隸綱領。語有輕重。然大段是兩扇對。大字首節大學之道四字。對第四節古之二字。首節三箇在字。對第四節六箇先字一箇在字。第二節五箇而后字。對第五節七箇而后字。又首節第四節皆說工夫。第二節第五節皆說效驗。首節第二節與第四第五節皆是敘體。第三節與第六第七節皆是斷體結體。至從綱領中標出明德為本。從條目中標出修身為本。兩本字即又相照應。已開後人片段比偶法門。當不易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大全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
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眞箇會底意思。〇東陽許氏
曰、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全朱子曰、常目在之。古注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
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〇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
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

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〇東陽
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
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
面。故於應事處。才有怠管不到。便瞞稱了此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

大全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
之大言。一媺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
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愚按三引書。大約於上兩字一頓。是釋明之義也。下首節德字。
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是釋明德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德雖
說高大。然不甚重。若太作較量。則便妨下自明一結。蓋三節是
斂。下節是斷耳。

附錄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
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一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

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
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

大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
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皆自明也
愚按章句皆言言字始上三節曰字謂詞異而指同也自明對
新民說由明而新故明德為本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大全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
為新民之本我之日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相關之機甚

如此〇雲峰胡氏曰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
續於其終
愚按苟日新苟字猶一頓時文有苟日又日之說謬甚日是一
日二日之日看作天上之日影借光明以始自新尤謬
康誥曰作新民
大全黃氏洵饒曰作新民情密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勲
勞來匡直作之之術
附錄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庶保
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大全章句始字貼新字〇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〇
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〇
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大全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維
新各求至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〇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

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
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〇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
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
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蒙引此君子泛言或指湯武文者非也
在疑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
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新民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必至於
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天命然後新民之事
盡未能至此者是於自新新民之事尚未能盡大學工夫尚有

欠缺不滿處。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大全東陽許氏曰、王畿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趨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大全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大全吳氏季子曰、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

蒙引止信、如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之類、信以守之、終始不移、皆是、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大全吳氏季子曰、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敕其臣以箴儆己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僩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上段既引玄鳥綿蠻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不可不知止。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

蒙引觀大學所釋。皆詩人本意。

愚按仁敬孝慈信。既主文王言。親賢樂利。既主文武言。則此同一釋詩。而不主武公言何也。故無論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當謂武公。即盛德至善亦當謂武公。而意則有在耳。吳季子注極可玩。○孔疏亦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至極美善。人之久念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大全吳氏季子曰、由後王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寶訓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如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含哺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平也、鴻雁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强諸侯、猶戴之以爲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至善、傳大學者、所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歟、○雙峯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修、○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大全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末隨之、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

蒙引、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

也。無訟者民德之明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也。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

愚按。小注諸家。多云無訟為本、聽訟為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今所定為正。○此章以上。釋三綱領。此章以下。釋八條目。此釋本末者。蓋云釋物有本末一句也。十傳自綱領條目之外。不釋餘文。而獨釋物有本末者。前以三傳並列。則似其言一概。故為別示體要。尤信由明而新。此章不易之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大全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朱子曰。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閒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曾通。纔思量着。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便

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
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
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〇北溪陳氏
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
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闕一事之理一物不
理會則闕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
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
後遠先明而後幽

或問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

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
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
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
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
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
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
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

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
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
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
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
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
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
之與愚相為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
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
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

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六言指去物欲但此工夫）此其
所以（又在其前）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
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
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
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
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
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
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謙也○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居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如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餘如一

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烏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慊足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

或問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

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愚按此節誠字雙峰饒氏兼善惡言三山陳氏單主惡言蒙引

存疑淺說速說皆從三山。○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揜。然其意亦主惡者言。○孔疏亦云。言此小人既懷詐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鄭注嚴乎。言可畏敬也。

孔疏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

存疑此曾子平日之言。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全朱子曰。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三山陳氏曰。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處。傳者於此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大全朱子曰。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卻未必為惡。○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

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

蒙引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即心之所在也。○經文正心之心字。即指此心。當靜時。雖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期之。即便是動矣。便是有心矣。○心

有所忿懥者。有心於忿懥也。若忿懥出於無心。則心得其正矣。餘放此。○心之為體。湛然虛明。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皆心之所有。而心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乎此也。但此數者。惟能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此心不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懥。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忿懥矣。安得其正。若心有所恐懼。則是失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矣。心又安能得其正。心有所好樂憂患亦然。歷歷言之。以見中心之原不可有一物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大全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

不修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蓋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峯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摩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修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方也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大全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

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惰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

炤應如此、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大全雙峯饒氏曰、之其所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修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修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二端言之○

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

愚按此或只說家之所以不齊之端所以字可說與前章心不在焉節便判作身不修一例皆說家之活法○前章註說到身無不修也方好接此謂修身云云此章注說到家之所以不齊也方好接此謂身不修云云自是文字相足理如此○殺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詩大田既庭且碩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湊用蓄熟滿家千倉萬箱等非是○孔疏農夫種田恆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一歲字明甚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大全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闊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字只是自身裏事此五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身以心為之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懥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懥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流於辟是知誠意即正心修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懥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修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修身章為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大全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推之於國 ○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 ○雲峰胡氏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

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 ○吳氏季子曰設官分職各率其屬故國有長也

愚按孝者三句近文已多從此然亦始陳大士而吾輩引伸之耳要時說沿襲如移孝作忠之類在一人身上說者殆起於蒙引諄諄與章句大全辯不知何意故雖前賢之書觀之亦當有分別此是纂者固知僭妄亦不得已也 ○大全吳氏季子說頗兩騎又為蒙引作倆 ○大段文義要作兩三層看我之上有親我之下則有臣臣事上有君有長民使下又有衆也淺說亦不甚明白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大全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

或問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

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附錄康誥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底故驗○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修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辟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友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感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濡滌淪胥於貪不奪不饜也相挻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僨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修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所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大全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修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身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已無此

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〇雙峯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已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都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修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〇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善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〇吳氏季子曰堯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寔繁毒痛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仁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況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為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人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為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能無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人之事略律己之念重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后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為義曰推己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亦如待己之心是也苟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待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愈哉

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愚按但言儀不忒說修身以教家義未實故又加父子兄弟足法句如有斐君子說明德義未實故又加盛德至善句又補經之別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遠說此謂指三引詩而言勿再惹孝弟慈等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大全朱子曰、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

愚按楚書二條據許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人故欲畫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在第二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為妥淺說達說亦同此解○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亦只平平較量立說以結理、財不牽用人意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與

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大全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雲峯胡氏曰、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
蒙引此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說有天下者分上事說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段言能絜矩之效所好如飽暖安樂所惡如飢寒勞苦○黃氏洵饒曰、公好惡得衆得國
愚按此好惡是槩言理財用人在下且浸說破文必漸次相及

方有味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大全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黃氏洵饒曰、私好惡失衆失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大全雙峯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為天下僇者也
愚按此等亦是說書者言外連絡之辭若道得衆則得國二句本自釋詩當主眼立說與道學也道善則得之一例蒙引說是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有用
大全朱子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絜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

豈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能絜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達說】能慎德則則致有財用。是德者財用之所自出。乃國之大本。在所當重者也。有財用必由於慎德。是財者德之所由致。乃國之末。務在所當輕者也。○本末務開看。不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蒙引亦云。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大全】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大全】東陽許氏曰。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大全】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

【蒙引】自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五條。只是一意反覆。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愚按】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為釋書之辭。但主意結束則在慎德。專利耳。兩之字。指命字。

【附錄】康誥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鄭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

【附錄】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

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備致倚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嫺於辭令。富於訓告。觀射父楚大夫。達諸祀典。習於謀訓。悖信而文。淳精而慈。王孫圉亦楚大夫。趙簡子鞅也。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鄭注 時文公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勸之復國。仁親。明不因喪規利也。

大全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喪亦喪人之喪。茲去聲。即出亡也。說如字。猶解也。

愚按 無以為以為。此舅犯勸止公子之辭。非即對秦使者之辭也。大全引檀弓至辭焉便止。最是。下自有公子對秦使者一段以為此是對辭者。時文相沿。或本鄭注。然實誤耳。○今斷自先慎乎德至此條為第二節。說見所謂平天下條下。

附錄 晉語舅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忿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剡鋒也）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大全 玉溪盧氏曰、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媢疾

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
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
心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爲已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
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
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爲才德人君而用
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
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
附錄書蔡傳左傳杞子原秦使鄭者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不受公辭

焉其言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
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
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
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謂蹇叔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增三帥
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謂杞子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
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
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
惡人
大全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雙峰饒氏
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
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媢疾之人待之宜如
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

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
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戚在媢疾之人吾之恩
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
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
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
或問媢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
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
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
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

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逞其惡雖困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大全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大全括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玉溪盧氏曰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

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徇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

御南山之辟則為天下僇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則所關為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按用人一節極是國家大事歷觀古今天下治亂何者不由用人得失此上好惡一偏則其餘皆偏雖欲與民同好惡亦不可得矣且看本文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自見得故傳者專就用人一事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之意不為無意也○平天下只是箇絜矩所以

為絜矩只是箇好惡理財用人乃治道之大者故說公好惡之後就舉二者來說要不出公好惡之內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全東陽許氏曰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抵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

存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修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即理也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或問曰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忠信得大道之說也○矜非矜也廉之矜乃伐自矜之矜矜自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識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高而不復下意也侈是侈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也侈肆恣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猶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者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無忠做恕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絜矩未言絜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眾失眾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

遠說自秦誓至此作一段看俱以用人言好惡此作結上文極當忠信以得繳上仁者能好人說驕泰以失繳上不仁者拂人之性說大道是絜矩尊稱乃天下所以平也忠信就心言不過一誠而已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用在得之上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而不誠所以失之也○忠焉而發已自盡信焉而循物無違則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即千萬人之心由是能好人也能惡人也而大道於此乎得矣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視由是好人所好也惡人所惡也大道於此乎失矣

愚按惟命不于節及此節兩結束處雖自大段然以惟命循理財此節傷用人畢竟正說惜尚未有甚闡發之者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大全］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 ○ 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爲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地亙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爲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

聖賢則不然既闢狥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爲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朘民之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閑民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晝爾于茅宵爾索陶無休息也斯不亦爲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爲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爲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爲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蒙引］四之字皆以財言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大全］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不仁者只務聚散、不管身危亡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大全］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爲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爲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

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吳氏季子曰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憂戚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好行小惠以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眞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令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冰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甀音縋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當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

歟○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眞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牛羊以謀蕃息之利其貪鄙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

家能盡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
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雙峯饒氏曰、此段大意
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
也、

【蒙引】正韻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書曰疇咨若予采又亮采條采

【愚按】禮記孔疏造冰之造七報反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

內故云造猶內也人君仲春則用冰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
用冰故左傳云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又周禮凌人夏頒冰
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周禮云天子夷盤喪大
記又曰大盤當是夷盤之大者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
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也

【大全】玉溪盧氏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
干天怒故菑害竝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竝至此時雖用

君子亦曉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
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說理上說固是明
絜矩之當務下所引說利害上說尤見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
愈切實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
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
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
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
辨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之
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

也○雙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
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
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
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
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
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
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
然可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
則小人之心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

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在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諂諛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惡[illegible]彼為善之、鄭注云、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金仁山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今依達說參而解之、而彼反以小人為善、前下使字亦屬君、[illegible]從俗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四書說約卷之一　終

四書說約卷之二

吳郡　顧夢麟
楊彝　[illegible]

中庸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大全朱子曰、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為率性為順性命之理、却是道因人方有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

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與道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言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三段理)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雖昔氣物為備然必以人為主)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

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大段亦與大學一意位彼此說大學此是)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說中庸故語氣微別)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章句禮樂刑政在此四字)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領本指)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只是教以人倫之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者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

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
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
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
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
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
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
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
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
立矣。

蒙引　性出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道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
之謂道。教者道之準則也。準則必出於聖人。故曰修道之謂教
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不涉人為。至教方是聖人所立。然亦
非以己之私智為之也。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
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

大全　朱子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

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
操字。亦不是着力把持。○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
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
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
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
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
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
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
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愚按　饒氏注初看極嫌其騎墻。後見後節朱子小注。而始泮然
冰解。蓋大意謂睹聞之時戒懼。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
須臾耳目未交。即思慮亦起而已。早自戒懼。是何等無時無處
而不存養。可見此理。既皆章句亦始未發。不待存疑諸書之聚
訟也。詳俱見後節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是外物。
而非至切之道也。語意極鄭重。○不睹不聞二句。蒙引存疑俱
倘章句。淺說達說俱指未發。今日乃得一和合快事。○楊子常
曰、意所偶欲曰須。瞬所未合曰臾。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大全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做省察私意起處防之之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

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業引曰乎得其術之謂理亂則不理）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

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

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

反躬為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孔疏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因五常而有六情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而情者動

大全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咈戾○故曰和○○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峰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

蒙引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性教言○則為義理之名目○此達道字對大本言○則為和字之名狀○

存疑喜怒哀樂之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而恰在其中間○故名之曰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物未感○喜怒哀樂無自而發也○若無感而妄發○則未感之時○已有偏著○靜亦動○而失其中矣○此大學之有所也○節是箇限制○如竹木之節、必情之發方有、若未發亦無緣有箇節、喜怒哀樂、有箇當然界限、不可過、不可不及、這是節、發出湊著那界限、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此處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此固不足言中節○若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未中節處○如十分為中○纔喜到九分處○便是不及○若喜過十一分去○便是太過○曾未為中節○須恰恰到十分處○方為中節○此所以貴於惟精也○所以貴於愼獨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者○謂其不乖於喜怒哀樂之理也○蓋喜怒哀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發而皆中節○則於理無所乖戾○所以謂之和○

愚按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須上兩節○致字方須上兩節說也○○之謂與謂之語氣亦有辨○之謂者○有是名稱而實之也○如首節○謂之者○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如此節○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大全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迸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

雲峰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來何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今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遭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致處○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功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可見工夫在致字不在此處）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

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閒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

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蒙引　大抵天地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學者知此可以讀天下之書而應天下之事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

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
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大全史氏伯璿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
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
待言之極為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
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修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
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
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

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
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
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
極功也〇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
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
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
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
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
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

其極〇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
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
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
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〇朱子曰始言一理
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
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〇中散為萬事便是中
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

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大全新安陳氏曰章句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為己
任之意

蒙引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亦從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
其本然者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大全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
事〇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

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愚按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此三句是時中

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有此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二句對而無時不中矣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謹恐懼存疑說是又為通之○無忌憚正是不中庸故曰與時中對也○小人之中庸也斷依王肅本作反中庸也說無居之不疑之解○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然今通作俱孔子之言則只當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六句為正解後蓋中無定體以下章及戒謹恐懼者已為作中庸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後凡引孔子語者類然

右第二章

章句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大全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章句必合內外而言謂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愚按陳說亦名篇之總解依游氏中庸屬德行則猶言事理大段下文在無過不及邊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檃括○雲峯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

愚按章句但世教衰教字照首章修道謂教教字此中庸亦在無過不及邊○子思既添一能字胡氏又添能知能行四字是

多少針線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只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為道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全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或問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
然後可以行也所以承上起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
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大全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
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
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知
博大兼總眾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

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
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黃氏洵饒曰、好
察邇言、如詢於芻蕘清問下民之類、○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
不匿揚善也廣大精隱惡光明精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
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
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愚按章句然後用之則擇之審而行之至到得用中已是行矣
故下又轉云然非在我之權度云云可見是用中由智非用中
以成其智也雖前云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不要倒看了○此
章引言固重智字實亦重中字大段知行皆十分拆開不得○
黃注精一分配亦是○楊子常曰、須知子曰初非為中庸所以
上下承起皆子思集句夫子口中不得入子思諸說後章亦不
得通用○執既是執其言用既是用其言雖道隱不是隱其言
揚不是揚其言乎混作用人文字者皆誤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
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
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
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
一事也

四書說約 卷二 中庸一 三 纖濃居

愚按章句言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依蒙引如貪財
好色等

右第七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
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大全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着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着意去守這一善。○黄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顔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

愚按前章言能擇不能守、回便是能擇能守者、故曰起下。然上下相承、亦是大意說。蒙引云不必深求、最是。○能守即是行一邊矣。大全云回之守與舜之用不同。太拘存疑云行在擇之下得之上。太鑿。皆是自起葛藤。舍旃可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大全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朱子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峯胡氏曰、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

右第九章

章句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愚按陳胡兩說及前後章句、即炤應甚明。中庸不可能句、不得別生意解。注脚在和而不流一節也。○大意亦云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者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故曰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孔疏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強有多種、女今所問、問何者之強。

大全新安陳氏曰、女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強哉矯、炤應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大全朱子曰、强哉矯贊歎之辭。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雙峯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强、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强、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峯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强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强。南北以勝人為强。其强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强。其强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蒙引和而不流。蓋以處常言。中立而不倚。蓋以處變言。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達言。○中立字對和字言。○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

存疑凡和以處衆者易至於流、君子於此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理以隨衆而至於流、違衆獨立者易至於倚、君子於此則能自信以是、不肯易方以從乎衆而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變其平素、君子則能行道濟時以施其蘊、而不變塞焉、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窮約、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至死不變焉、此則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故曰强哉矯。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為强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而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出者。若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為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衆中立而無依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周衰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

又逞逞刺之雖靚炙如子路者亦疑之數數矣而夫子以其不
碎不緇之操終不為衆所讙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故曰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末之難矣葢直欲排天地氣數
而反之救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信乎所謂視天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者也故卒老於行而不悔
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
愚按此節始中庸不可能句須說得地位尊重依饒說不變塞
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境界則上三句亦須有對
酌朱子嘗論堯舜孔子方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今又以

拉証不倚不知當否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大全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雙峰胡氏曰既曰君
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
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

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　史氏伯璿
曰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葢由於不當强而
强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葢由其當强而不强也
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强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
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旨可識矣
存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人不知而不慍也此是道德之盛
全不以在外得失為事故曰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
顏淵子路之事明之盖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
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　雲峰胡氏
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
知之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
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
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
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

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大全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說文散財用也、○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大全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隱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大全朱子曰、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峯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

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個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此道在天地間、川流貫激、無所滯礙、真活潑潑地、天地無心、常活而不死、人心有欲、常死而不活、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者聖人也、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顏子是也、其次莊敬以持養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其曾子之一貫與、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謝氏曰勿忘勿助則知此知此

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皆是示人求之之方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大全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

溪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閒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大全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達道不遠以極於達孝。

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大全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自人觀之。自己觀之。便具此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諸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

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
蒙引 道者人之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章句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與第二條衆人望人之衆人同猶言人人也不是指蚩蚩之庸衆人
存疑 為上文說得濶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孔疏 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大全 雲峰胡氏曰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

存疑 即其所執之柯便是所伐之則然執此柯以伐彼柯其則雖不遠而伐柯者必有睨視之勞猶未免若其為遠也至於人之道則各具於人之身是治人之則非若伐柯之則在彼而不在此者矣可見道不遠人若治之而不以人則所以教之者大泛改之而不即止則所以望之者太深皆是遠人以為道了○人之道即是他合做底道理本於性之所發而能知能行者也

以人治人亦是開導之而示以所當為誘掖之而使之以為其人能改則人道盡矣即止不治不復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孔疏 恕忖也忖度其義於人

大全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

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子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或問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繞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

淺說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為私意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之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強而未能與道為一也然而此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

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孔疏 所求乎子云云。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已須以孝道事父母。○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辟如己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尸。是全臣道也。

大全 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或問 小注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

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

存疑 所求乎子四句。言君子之道吾所未能如此。而君子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矣乎。然則當以是為則而自勉矣。大意不過如此。

愚按 庸德以下。如此作一氣讀。最是。蓋慥慥句是倒縮文法耳。○所求乎子。即作求自己之子。注疏大全或問家引淺說達說俱同。然近文惟一陳大士主此。餘無知者。

右第十三章

章句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愚按 夫婦知能。其說如此。而前章居室之云。誤為鄙褻。或又流入丹經者。何與。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大全 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存疑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

便不顧乎外、不顧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爲一、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顧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姑未之及、在上位不陵下條、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操爲分析也、觀第二條四個素字行字、第三條五個不字意就可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大全〕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

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情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大全〕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大全〕問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

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

〔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

〔愚按〕次崖說是聖賢議論、原不是教人揀易處做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

〔孔疏〕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諸、於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鳥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

明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孫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燕侯則燕射之侯畫獸頭於正鵠之處○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親邦國諸侯者也

備攷大射之侯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侯皆以布為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畫謂之正

右第十四章

愚按此八章之中惟此章與下章首無子曰字故章句判為子思之言然看兩結束處各有夫子語又安知非引言至此因理有相觸先為素位行遠諸論以發端也故前又只云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據禮記原本自子曰道不遠人至以微章為一章自子曰射有似乎至其順矣乎為一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大全黃氏洵饒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辟卑近父母譬高遠

存疑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方作進為之序○言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進之則有序也盡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本於洒掃應對之末辟如行遠必自邇者始焉辟如登高必自卑者始焉○天下之理一也而有遠近高卑之不同何也理無遠近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愚按詩解本當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室家樂妻帑者也因兄弟及妻子而父母亦順○看作三層殊有行登之意然章句義取斷章故為平

說亦無不可。

右第十五章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喩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大全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見。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底。○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

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迹。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鬼神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觀之。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在其大如在其左右功效也。○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

也〇朱氏公遷曰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就祭其氣之與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

蒙引鬼神三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以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其實合三說而一之曰鬼神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〇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〇經傳中惟此德字解自為一例故曰猶言性情功效〇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兼費隱

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處無可見聞也

存疑小注寒暑日月春夏此不是鬼神乃示人鬼神之所在也要之日月寒暑之所以往來春夏之所以生長者乃鬼神也其日月寒暑之往來春夏之生長即是物而鬼神之所為體者爾

〇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說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効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効也性情功効猶云道德功業〇以鬼神明道不可離之意蓋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亦道之所在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尤

見此道無乎不在而不可須臾離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大全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〇天地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〇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與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其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

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閒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〇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〇雙峰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

不貲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文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視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朱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鄭注洋洋人想思其傍僾之貌

大全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

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

蒙引盛服兼冠履之屬

存疑上既說體物不遺復說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爲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耳

愚按大全如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然存疑爲正今說家皆從此也且柳詩屋漏之云本不謂祭時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大全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章德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言下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

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衆費而有諸己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以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

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微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〇新安陳氏曰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

右第十六章

章句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

愚按此章若作鬼神看便玄虛難解若作道看亦與前天地有鳶魚飛躍等一樣固自明白也疑團請於此處破却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全趙氏惪曰夏后之時循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左傳虞幕裔孫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謚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儋畧定齊地自立為王漢高祖召橫自剄舜祀始絕

蒙引舜為天子則當有數世之廟以祀其先祖〇虞思虞君名思以二女妻少康一成一旅因以匡復者也周改封陳今謚法有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

愚按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是其饗五世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大全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存疑此條語意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存疑此條語意云君子宜民宜人必受祿於天如此今舜之大

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是固君子受祿于天之意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大全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

達說通章皆就舜身上說

右第十七章

章句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鄭注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大全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〇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全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〇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蒙引纘緒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

愚按不失顯名必得其名雖語氣微別然理不重此此處只是贊辭無貶辭

備攷周本紀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〇去邠止於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國扶老携幼歸焉其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

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其德〇詩疏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〇吳越春秋古公去邠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〇史記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孔疏未備老也者謂武王受命七年而崩組紺大王之父一名
諸盩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
又世本云亞圉雲生太公組紺諸盩則叔穎組紺諸盩是一人
也天保鄭注亦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大全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
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沒後周公乃成其
志也此所謂武王未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而是引起下文
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
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

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
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
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炑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
炑祖類乃大王之父也○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
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
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棃蕢棃蕢生炑均自后稷至公劉
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
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
至亶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

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
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
章句謂組紺為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問組紺以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
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
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
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
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
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朱子曰

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
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
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
妹嫁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
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
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
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於天
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
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
既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
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
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
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
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
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
三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
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

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新安
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
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
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
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
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
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
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

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
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
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存疑上祭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父為大夫子
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
亦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
以例推、若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
看來此是古禮、今世如子為大夫、則封父為大夫、既封大夫、亦

當以大夫禮葬之矣、豈復葬用死者之爵乎、○今之封贈其親、
即周人追王之遺意、○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
乎大夫矣聖人是大槩說章句是本儀禮○周公成文武之德
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
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
總是推己及人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也○武王之德易說成
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繼志述事來看
愚按注疏又有追王改葬之說、頗可笑、然則今世贈公亦改葬
乎、且累贈即累改之乎、其如青鳥家言何也、○物原周武王始

制追王禮、晉文公始制追封禮〇犾纇、卽公叔祖類、此以字近相訛耳、未知孰是、〇三年之喪、本不止於父母、故晦翁云只主父母、未暇及他、蓋不從藍田之云也、〇諸藍卽組紺、而許氏屢辨之、似當時亦不甚看注疏、〇祀先公以鷩冕、或亦另有說、禮當如此耳、若云不敢以天子臨其先公、故從諸侯之服、則父為士而祭以大夫、亦改從士之服、父為庶人而祭以士、亦改從庶人之服乎、竊所未許〇麟既為是說、因簡周禮司服注、亦本無是解、且先公諸侯、則服七章之服、於禮為稱矣、祀四望山川毳冕五章、祭社稷五祀希冕三章、祭羣小祀玄冕衣無文裳刺黻

而已、又何取乎、此大約當為禮有大小、而隆降因之事、先公自稍次於先王耳、叔潁司服注亦作公祖類、然又無犾字、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大全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〇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大全黃氏洵饒曰、章句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

愚按、此看得最妙、因以上章後兩節武王纘緒、周公成德、追崇先祖、謂為繼述之大者、以釋此節、則連斯禮也達乎諸侯一段亦當是先王志事中所有、故曰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以明、并此推己及人、使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得展孝思者、皆為繼述中事、而信乎其為至善也、若說是此章下文則春秋以後四節、亦一步通不去矣、存疑淺說俱誤解〇此章下文豈不是所制祭祀之禮、然又一頭項矣、要以上章語釋此節亦是舉大段、蓋繼述之大者、畢竟只在有天下、而制作禮

樂、因之、不是謂追崇先祖、推己及人、為繼述之善、而下又另說也〇孔疏以繼志屬武王、述事屬周公、亦妙、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大全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〇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此修其祖廟也、〇東陽許氏曰、修廟只是洒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〇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

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刃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已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廟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授尸、使神依焉。○趙氏惪曰、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

夏行腒鱐膳膏臊。行、備用也。腒音渠、乾雉也。鱐音搜、乾魚也。臊、犬膏。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犢、牛子。麛、鹿子。腥、雞膏。鱻音鮮、魚也。羽、雁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菴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

蒙引古人廟制雖皆南向。然主則居西而東向。古人室之戶從東入。以西為上。祭者以東為下。向上而祭。○禮記月令孟春祀戶、方氏小注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故孟春祀之。門闔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故秋祀之。○古人廟室之戶從東南入。故室之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也。○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之入者皆南向。羣穆之入者皆北向。○神主東向、尸又南向。不同位。

備攷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後移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存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春秋繁露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

愚按此節始後欽其所尊一句。下節始後愛其所親一句。○上引春官天府、鄭注、陳其寶器、以華國也。又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者。注曰、大斂之餘也。疏曰、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謂

不啻己後諸盤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為王以其為始祖
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者注曰
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曰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
尸服鷩冕也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者注曰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鄭司農
云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曰
凡廟舊皆修除黝堊祭更修除黝堊示新之敬也○庖人凡用
禽獻春行羔豚云云鄭注但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不聞
以祭凡用禽獻大全誤作凡用禽歡今改正○凡冕服皆衣纁
而裳繡故曰裳衣先王尸衮冕者衮衣而冕也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先公尸鷩衣而冕衣三章裳四章凡七衮始卷龍鷩始華
蟲畫雉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大全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
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
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
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

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
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趙氏
德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章句所引乃
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
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疏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然必以大
廟言者惟祭大廟之時則於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
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
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為
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
第九倫長幼之序也○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
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
辨其人之賢也○閒酬導飲也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
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
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一杯賓只飲一
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東陽許氏曰凡祭必
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

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酌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酧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酧之大畧也、○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令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

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差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緩事之純熟者為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為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後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

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屬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黃氏洵饒曰、宗祝有司之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即衆賓兄弟子、即衆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為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嘏、孰可

以祼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趙氏德曰、祧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各列牖下、設以先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大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此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故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

蒙引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先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〇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兼同姓則盡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矣〇序昭穆者序親也正與序爵對〇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大廟字說來〇此卿大夫斷為內朝者外服諸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〇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於所司之位

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禮〇旅酬之禮是飲福酒欲神惠之均乎在庭此云逮賤者是就中取逮賤一節對序昭穆等而言〇講旅酬若依儀禮許多參差不一只當依章句混淪說

愚按上節之為敬其所尊不待言矣此節云愛其所親者觀下節章句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則上節周對祖考立說此節之中則凡同姓者俱子孫異姓者俱臣庶今合之一廟之中各於其事各被其澤各遂其禮各展其情先王之心何

等雖悅豈不是愛其所親而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此為不易之解必曰通於上下則此天子之祭如何通得達說云一說上節通於上此節通於下則此通字更為牽強支吾矣〇燕毛序齒恐大約不離序昭穆之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〇蓋昭穆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須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以引云恐一時不暇閱其年但看毛髮可笑〇昭穆不是一層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〇宗廟之禮禮字勿虛言分子孫而左之右之以別其階因左右而先之後之以次其等此謂禮也但昭穆二字當於下句出之方不礙

附録特牲云三獻主人酌西階上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卒爵主人酌酢卒爵降奠於其位眾賓升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奠觶於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嗣舉奠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坐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於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長皆奠觶揖其弟子弟子爵皆無算有司徹云、主人酌獻賓

於西階上衆賓長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辯受爵乃升長賓主人酌酢於長賓西階上北面飲卒爵宰夫洗觶升主人受酌酬長賓於西階南北面遂飲卒爵主人卒洗升酌賓拜受坐奠爵於薦左主人獻兄弟於阼階上辯受爵洗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坐奠爵尸侑卒爵尸酬主人主人酬侑於西楹卒爵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於衆賓遂及兄弟私人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若不賓尸賓拜受爵洗酌醋於主人卒爵賓以爵降奠於篚主人洗獻衆賓獻兄弟與內賓

與私人皆如賓禮賓長獻於尸尸醋獻祝致醋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〇禮記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云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云同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〇特牲禮俎出於廟門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燕飲自尸祝至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〇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燕也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

不出是不敬〇禮書云族燕禮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殽烝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蓋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〇醋酢同疑古字通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達說細玩此節不用着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亦不用着力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

愚按章句其指先王也然只是指文王耳大王王季在所尊字內不在先王內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大全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祀帝則於四郊亦

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〇此中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〇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〇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〇雲峰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别是一意〇莆田黄氏番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妙可知其一矣嘗為四時祭祖宗之親近者而易感禘為王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脈相貫社又與己不相覩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於此而

能感可以見天命謂性是兩頭一徹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況於人乎〇史氏伯璿曰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〇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禮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

蒙引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〇明乎三句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

達說有所謂郊社之禮焉冬至有事於圜丘也夏至有事於方澤也是果何為哉蓋天生地成其蓋無方不有以報之非所以教天下之仁也故以郊社之禮事之而答其生成之德也有所謂宗廟之禮焉五年一禘而合享也三月一嘗而分薦也是果何為哉蓋祖德宗功其被無窮不有以報之非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故以宗廟之禮祀之而報其功德之隆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也苟能因文以達其情而於仁人之所以享帝者有以默契其精微之蘊窮數以詳其義而於孝子之所以享親者有以會通其心術之微吾見明於

享帝之仁者則必能以仁而育萬民四海乂清之治運之而裕如矣明於享親之孝者則必能以孝而治天下萬邦作孚之化成之而無難矣

右第十九章

四書說約卷之二 終

四書說約卷之三

吳郡 顧夢麟麐士纂輯
楊彝子常參定

中庸二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大全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蓋策以衆連方一而已○黃氏洵饒曰大事書於木板小事書於竹簡

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蒙引上言人道敏政重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者蒲盧也重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大全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八字能仁其身則君身修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

此所以繳結上文始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史
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
此則先曰為政、後曰在人、文勢正自不同、為政必有主其為者、
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即是指為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為政、又
曰取人、蓋曰人君為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
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此節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乃
人之人、便是在人之人、修身之身、便是以身之身、修道之道、便
是以道之道、

存疑　以道修身、是以身去體道、使身皆在道理中、則身自是而

修矣○接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此亦似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說）
飲食之類、皆是修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以類而推、○修道以
仁、這仁就愛之理邊說、是個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無此個
相親相愛之意思、豈成個道理、故修道全在仁上、

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　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　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　禮
所生也

孔疏　若欲於事得宜、莫過尊賢、故曰尊賢為大、○五服之節降
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

大全　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
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北溪陳氏
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緦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
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纔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
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太過、文
則無不及也、

蒙引　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
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
尊之之類、

存疑　人指人身而言、此朱子示人之意、不可入在人也內、蓋曰、

仁者人也、分明是以論語道、朱子恐人疑此而求諸遠、故示人
曰、此人只指人身而言、見今說者皆曰仁即人之身也、便不是、
既說修道以仁、又說親親為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修道
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為大、夫其切要處又在於親
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矣（已了當）、故仁以修道者、必自親
親做起（此除始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說起用功語但著實）、不得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
言之密處也（不同泛常）、○夫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矣、親
親何獨為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
最為真切、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自此而推之、此親親所以為

大仁以修道者所宜最先也○問親親不兼兄弟何也、曰、以近理及下文知所以事親觀之只當作父母說益親無兩大又孟子以事親事兄言仁義之實則事親不兼事兄也問既以事父母為先後面次序則何如、曰、自父母而兄弟自兄弟而夫婦自夫婦而君臣朋友此其序也、曰、君臣大倫乃後於兄弟夫婦何也、曰、自家而後國、夫婦故當先也○又問既以親親為事父母則下文親親之殺如何可通、曰、此固說父母而及諸父母也言此特欲起下文禮所生知天之意耳非謂行仁者必把諸父母都先事了然後可以及其他也○問夫婦是人合是天合、曰、夫婦雖人合、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則亦天合矣、故曰一家之親、斯三者而已矣○說仁了又說個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個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也○總說親親尊賢又急說個禮所生是為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即是這禮字禮即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繞說仁義卻說個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義者宜也過文不可云有仁必有義只當云人性又有義○親親行仁修道之本也尊賢講學修道之本也○看來尊賢盡為

在五達道中朋友內○聖人既於五達道中舉個親親來說又於其中舉個朋友來說非是於五倫有所偏重也○示人用功之切要處也○從來說親親為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發此意今以親親為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修身之後此處方說修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曰尊賢為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為人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為義之實如何謂尊賢為大要為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於說智即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不然平空說個尊賢大於事君敬長於上下文有何交涉於君臣為人之大倫從兄為義之實之說不相背乎○親親為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親衷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衷不可說能尊賢則事

物之宜可舉益本意只重在尊賢不重在事物之宜上
愚按義一叶魚羈切音同宜易大傳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音宜叶何以守位曰人人音時是也故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皆
是以同音相釋古故有此例如政者正也德者得也之類親親
為大只在仁字內相較未暇於親字內相較親親之殺方是於
親字內相較語各有次第也存疑妙麟解略與闇合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大全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

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
雙峰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
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
政之本推之以至於修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總
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而至於
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
承之益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天下之達道
五便是修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
添得個勇字

存疑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條收拾上文意言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有
得於此雖欲不殺不等不可得矣無得於此親或混其殺尊或
混其等欲盡其道不可得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

以行之者一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
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
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
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
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
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
蒙引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

是誠也。故注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

不可謂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為誠。又是一意。

存疑 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以道。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修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道有五。所以修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大意若謂修身固在以道。然其道有五。修身在以仁及知天。是其所以行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即上文所以修身者也。三者何。知仁勇。此三者乃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修道者也。○智所以知。仁所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見正註。若曰知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自人生帶來便有此三件了。故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或問修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略之不同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是帶來底。（亦自注中誠○實此三者看）誠是用功處。故愚曰三者纔（出）實道便行。非既實後方去行道也。○有生之初同有是達德。有生之後孰有是達德。故曰誠是用功處。（便無用知勉行○及三近等矣）夫子說達德便說誠。是何等周密。○知仁勇雖有三。本文只說所以行之一。可見重在仁上。故上文只說修道以仁。其理非有所欠也。○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知即五常之知。仁即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知仁而遺義禮者何。（上文已見）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藏。言智仁則包義禮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疏 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並皆是知。故曰知之一也。

愚按 章句知之行之。皆謂達道。然今時文有全不顧者。似懸空不知知行何物。謬甚。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章句 子曰二字衍文。

大全 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

江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益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

近字說○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為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存疑】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修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修矣○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此收拾上文修身以道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蓋修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有五修道以仁所以行道之達德有三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又入德之事也故知斯三者則可以入德而修道而身之修不越此矣大意不過如此○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

此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句也語意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中要見取人意方得九經中之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即其事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大全】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雲峰胡氏曰、羣臣相去疏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三山陳氏曰、

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
夷不應在諸侯之上○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
賢者非臣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
臣者也

存疑 上言修身之事既明了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
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為治之道九經盡之
矣此大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尤加詳焉此中庸引之
以總大舜文武周公之緒也○治天下國家只是九經九經下
落頭便說修身這修身便是接上面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
皆是為修身而說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
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
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九經乃是一部大
學而又加詳焉修身尊賢修身也親親齊家也敬大臣體羣臣
子庶民來百工治國也柔遠人懷諸侯平天下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
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大全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
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雲峰胡氏曰
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
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
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肯一也○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
諸工人在國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
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
只此一串意是言聚天下之財用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
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
工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餼稟以養之則

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
無忘賓旅賓旅朝聘諸侯及大夫旅泰四方游士及商旅之徒
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
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
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
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存疑 尊賢只說不惑於理敬大臣則言不迷於事此各有所主
尊賢主於講明義理此是論學事未粘著政事如今經筵日講
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

故言不迷於事
愚按公卿大夫為大臣則上中下士為羣臣矣無體已仕之羣
臣則未仕之士報禮重之說也或問小注三山陳氏又曰士者
百官之總稱○周禮注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
下為差
備攷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
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

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
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凡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
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攻色之工五
畫繢鍾筐㡛刮磨之工五玉櫛雕矢磬搏埴之工二陶旊○匠
遂國營國為溝洫梓為筍簴為飲器為侯築為削治為戈戟冕
為鍾𣏌為量段為鎛桃為劍鮑治皮韗為鼓鍾㮚羽㡛㡛絲旊
為簠餘易解或闕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
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
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
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
侯也
孔疏官盛任使者、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賞
屬官為之、是不親細事也。稍食、餼稍給之。周禮月終均其稍食。
大全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齋、齊其思慮、明、明潔
其心、齋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齋明盛服、
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

養也、如此所以修身。○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
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故此
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
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任使、謂是以任其使令、
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
富而愈力矣。○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
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易
之。○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朱
子曰、送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給、如漢之出入關

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注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比年、每年也、○輔氏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或問小注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蒙引不徒曰親親、曰勸親親者何、吾能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也、不然、加一親字為羨文矣、

存疑上既以知仁勇為修身之要、此復以齋明盛服、非禮不動為言、上就為學時說、此就臨民時說、以論語不莊以蒞之來參看、既有知及仁守工夫、又必莊以蒞之、可見知仁勇以修身、又不可無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工夫也、○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嗣已絕了、則從旁支覓個人來續他便是、故或問曰、無後者續之、真西山曰、如周武王立夏殷後、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故或問曰、已滅者封之、真西山曰、如齊桓封衛、○上下相安、指本國君臣及民言、大小相恤、指鄰國諸侯言、使上下相安、是治其亂、方使得他如此、在治其亂後、使大小相恤、正所以持其危、在持其危前、

備考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皆以竹為之。○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客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懈。不數者不至於瀆。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

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於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各二見矣○周禮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注特來曰聘衆來曰覜聘有圭覜有璋蓋覜為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禮書輕財重義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小聘曰問大聘曰殷○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愚按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許氏誤為道人今改正○又前旅酬特牲卒受者實爵於篚許氏作賓爵于篚亦必許氏誤及庖人凡用禽獻誤為禽獸之類可見大全所載先儒之言多有字句之失但讀者順口不覺耳○小行人屬秋官備致誤云春官亦改正○門關用符節鄭注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它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貢祀物又外方五百里為甸服貢嬪物又外方五百里為男服貢器物又外方五百里為采服貢服物又外方五百里為衛服貢材物又外方五百里為要服貢貨物九州之外為番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大全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峰胡氏曰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閒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閒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閒親推之莫不皆然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存疑 事字通指上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蓋上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又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是說達道達德九經皆要一誠也至此見得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始得故發事豫之旨意謂達道達德九經固皆要誠然這個誠必須預先做下工夫臨時始能如此若平素不曾預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

前定四句皆推明當前定之意○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句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行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章句有先立乎誠一句、只管把誠字來說、至說言前定四句亦用此誤矣、○言前定、言有物也、有實事、說出來自是滔滔去無窒礙、無實事、說來自然失脚落手、躅前躅後、事前定、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故不困、行前定、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也、故無疚病、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或問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

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存疑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欲袁公以是而反觀之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注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

大全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

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〇關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〇北溪陳氏曰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〇雙峰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眾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為學之序言也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謂之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立論只在此處）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

實矣當其善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隳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擧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益妙理）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

為不誠耳、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大全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峰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

有可問者問思以下都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

語類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孔疏 已百已千言己加心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人

大全 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着讀五也句絕

語類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是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而弗能定弗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大全 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

存疑 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為一節是說修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修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修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修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修身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末始盡其詳觀其一意反覆動數千言而不為重複前後炤應脈絡貫通中間無一贅語語遠而不遺迩極其遠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是極其近則庸君

世主皆可企及。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右第二十章

章句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大全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語類作學之）、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炤、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

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峰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之者而言。○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炤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係明理則可至於誠、此則字意緩。○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義。

大全 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語類 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思不勉之類）。言人道處、皆有工夫（擇善固執）節次（是二節）。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久則徵、是外人信之。古注說好。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大全朱子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亙古今莫能及者也○朱子曰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峰饒氏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峰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黃氏洵饒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力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盡人盡物之性皆是參贊說尤深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語類或問如何是惟天下至誠曰惟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於實理之極才說箇至於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傜地貫將去然卻有箇則字在○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氾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存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而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亦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

右第二十二章

【章句】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鄭注】其次、謂自明誠者也。曲、猶小小之事也。

【孔疏】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

【語類】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存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不擇乎善、則理欲混淆、固無以知其為曲而致之。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其為曲、終為私欲所奪、而不能致之矣。

右第二十三章

章句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鄭注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

音義左傳曰地反物為妖說文作𡕟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𡕟孽說文作蠥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

孔疏聖人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禎祥吉之萌兆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妖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妖傷之徵若魯國鸜鵒來巢以為國之傷徵〇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

大全趙氏惪曰周禮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疏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蓍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蓍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太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菙音腄荊也龜人掌六龜之屬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焌亦謂之楚焞楚荊箠之類也焌讀如戈鐏之鐏國有大事則先簭（然筮以決不卜）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〇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自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〇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又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詳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

達說事之在天下也固有先見之幾而理之在夫人也容有私偽之蔽惟夫至誠體靜而虛而靡有以炳幾微之先誠精而明

而皆有以通知幾之妙。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矣。然至誠之前知。初不假於智術之私。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則和氣致祥。必有禎祥先時而出。以為興之兆。國家將亡。則乖氣致異。必有妖孽先覺而作。以為亡之兆。且是興亡之理。不惟見於禎祥妖孽已也。遠取諸物。則變化見於蓍龜。而有吉有凶焉。近取諸身。則云為動於四體。而有得有失焉。夫將興之禎祥。與蓍龜之吉。四體之得。此福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將亡之妖孽。與蓍龜之凶。四體之失。此禍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特人人為私欲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私欲不留。清明在躬。故於禍福之將至而為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於禍之將至而為不善也。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禎祥妖孽之所以出。蓍龜四體之所以章。皆鬼神體物之所為也。惟至誠有以察其幾焉。則是運禍福之機者鬼神也。契禍福之機者至誠也。鬼神能昭微於顯者也。至誠能知顯於微者也。鬼神也。至誠也。固有通幽明為一道。合天人為一理者矣。是至誠其如神乎。夫至誠統實德之全。妙先物之知如此。此自誠而明之事。天道也。

附錄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右第二十四章

章句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大全朱子曰、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是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卻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峰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

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句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下章或問一條專詳此兩句）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為已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悉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

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誠者為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為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為本、而道之行為用、又何疑之有、

或問小注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

存疑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

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鄭注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

大全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

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瘁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

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〇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益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倸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〇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

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詘至已敬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〇程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是說成物〇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讀注須如此細心）是物（始得）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

下文又言故人之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繼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繼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

或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

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

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正與蔡氏同解）

語類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〇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蒙引 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亦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已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在於心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

存疑 誠之工夫哀公問政一章盡之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大全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〇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〇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〇雙峰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底道理

存疑 成已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爲而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也〇仁知既得於已則成已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〇蒙引曰仁智是德成已成物是事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矣

愚按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當讀住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遂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〇合內外之道坊本俱作合外內故時文遂有合外於內之說而大全本止作合內外麟與子常注時立論益甚非之然今南監本禮記注疏仍作合外內鄭云外內猶上下也則離合外於內之說可笑也要外內內外終未知孰是矣

右第二十五章

章句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大全雲峰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〇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大全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〇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〇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睟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大全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作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〇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〇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

曉、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存疑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〇章句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旦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當時商周德澤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此所以說悠

遠則博厚。○廣博是橫說。如所謂東漸西被意思。總是德澤及人之遠也。深厚是直說。如所謂浹於肌膚淪於骨髓意思。總是德澤入人之深也。○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大全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梢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

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

存疑聖人能弘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仰賴。有所憐庇。是其覆物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至冒海隅蒼生西土怙冒。是高明覆物意。○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亦只是就覆物載物上。要其終而言。○至誠之功業。自徵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大全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

蒙引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字。地字。○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

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矣。豈略分先後耶。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大全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本悠久無疆言之也。○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繁

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
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存疑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贊其
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大全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
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
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
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

時是說聖人之道
存疑天地之道一條過文當云至誠之功業有同於天地如此
天地之功業何如遂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云云○章句曰
不貳所以誠也嘗看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
妄意蓋只是一個物便純若有二個物來便雜了如采色一般
若只是青一色便純若更有或赤或白便雜了故曰一則純二
則雜若純是一個事物更無第二物來夾雜這便是誠若更有
第二物來夾雜便不誠實了今只是一個物更無第二個物來
夾雜這便是誠實故曰不二所以誠也○元會運世不過只是
這一個道理流行亭毒之表更無第二個道理來雜他這便是
天道之不二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
北高深闔闢往來不過只是這一個道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
第二個物來雜他這便是地道之不二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
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愚按蒙引此一節之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
下今夫天節對至誠之載物覆物成物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
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
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愚按於一處觀天則或見日而不見月或見此星而不見餘星
及其無窮則日也在上面月也在上面以至三垣二十八宿天
官所載種種諸星俱在上面故日月星辰句只是及其無窮句
非便言生物也萬物覆焉句方是言生物從來以日月句對萬
物覆焉句疑非是載華嶽而不重是明其厚振河海而不洩是

明其廣亦是足及其廣厚句萬物載焉句方是言生物也若草
木禽獸等却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一例○若一處之天則
於物有及覆必有不及覆矣日月星辰繫焉則是囫圇一天故
萬物皆覆焉地若不廣不厚則於物有能載必有不能載矣至
於華嶽可載河海可振則是極其廣厚而無物不可載可振故
萬物皆載也語意是如此然亦臆解偶及高明必有以教之者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大全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

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
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
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
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
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
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
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作如此分攢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
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
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

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皆一文王以該羣聖人也

右第二十六章

章句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黃氏洵饒曰此大
哉包下文大哉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大全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

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
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峰饒
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
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
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
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
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
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蒙引凡此道理雖若泥然無與於人事者不知其實皆在學問

所融會貫通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造化相符合。如所謂與天地相似者。故曰凝道。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大全格菴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

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峰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示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大全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大全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

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大全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

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雲峰胡氏曰，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存心體本然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卽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卽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

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篤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

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敝，穀不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曰知所未知，曰謹所未謹。曰不使，曰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曰不使有是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穫者穫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太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為存心之事。

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況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非存心無以致知，卽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卽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以聖賢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

行如此則工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衆理之體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利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心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又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已能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

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也○董氏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

語類其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大便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汙而無所謂高明矣○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溫故自知新而者順詞也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者反說上去也○其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較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大全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
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〇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
如興賢興能之興〇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
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
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
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
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〇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
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
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〇史氏伯璿曰引詩是通證上

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
愚按詩集傳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右第二十七章

章句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
及其身者也

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如今王之新政可從

大全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
古三者言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

存疑愚而好自用無德也賤而好自專無位也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無時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
家宮室及車輿也

大全不制度之制字活字作也〇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
大字與做大字上字與做上字下字與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
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〇看此段
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非天子不議禮制

度考文是甚麽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
改換一番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
大意思〇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
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〇
趙氏德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
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又外史
掌達書名於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
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

蒙引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度品制

指車旗服色等也。

【存疑】此天子是聖人在天位之天子。

愚按語類朱子說易得差上有古者人不甚識字一句。似較明。不應笑去。〇七歲屬象胥。九歲屬瞽史。謂七年九年也。古曰名。今曰字。聘禮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也。兼亦可證策大方小意。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大全】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〇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不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〇小注三山陳氏曰、按魯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彊、猶用周制、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大全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合此二節應前〇一節）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大全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

愚按三言之曰禮度文。兩言之曰禮樂。一言之曰禮。其實亦一也○有宋存焉。是說存耶。禮如商頌。亦是一節。

備攷杞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益古之

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此宋之應天）、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右第二十八章

章句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蒙引此王天下者。即上章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為天子者。人得寡過。別皆遵義遵路。會極歸極矣。○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謂同軌同文同倫。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大全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

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雲峰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其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

或問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

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
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
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
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
常故久而安之也
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
人章句曰知其理也
愚按六事如此也是故君子動而節有譽於天下也末節引詩
總結之微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動而處一

樣朱子說功用宏大悠遠是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
亦必是我去立之始得故曰不但說效驗條可類推朱子說
鬼神無形而難知則比天地之自然者又進矣後聖未至而難
料則比前聖之已行者又進矣故下節知天知人只舉下兩句
自該得上兩句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
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
聖人戴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

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眾物之精粗隱顯無
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大全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
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
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行是三
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大全史氏伯璿曰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
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都不是未能有此六
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饒氏以
為循遠也
右第二十九章
章句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大全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

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内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内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

蒙引、遠宗其道、如言擇善固執、精一之謂也、言君子時中、執中之謂也、○人道發源、實始堯舜、羲農黃帝、大醫莫朴、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文武者法制之備、法亦道也、道較渾淪、法則詳密矣、然如前云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又如云立法垂訓於天下、法亦非道外物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鄭注、幬亦覆也、或作燾、

大全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沈、月升則日沈、

愚按、章句言聖人之德、是透焰下大德小德兩德字、然顧不甚重、○大段只以首節為主、無不持載覆幬者、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俱在内無之或遺也、錯行代明者、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以時出無之或滯也、若分外立說、便不是、○此處亦方自正意說到辟如處語氣未歇、○代明只重代義、不重明義、時文多誤、

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大全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

蒙引、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故不害不悖處便見小德之川流、竝育竝行處便見大德之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

愚按、只此數語、此節了義備矣、俗講皆謂竝育兩句尚不是天

地所以大處必至小德兩句方是天地之所以大極不是麟往未見蒙引諸書時已持是解然即據蒙引亦有錯雜不一其指者此是繫釋滯有不辭耳〇天地之所以大處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處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若又推而進之以為有一德以主之而乃見其大則首節云云反輕矣豈正指乎故章句萬殊全體之云最為明白而惜世人之未一理會也〇章句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於其間三字妙故曰主天地不主萬物〇萬物並育以下五句只平平讀去便佳此是孔子贊不是別項文字〇此天地之所以句斷總承一節不奇

指小德大德

右第三十章

章句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大全朱子曰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〇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敬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語類其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聖聰明作元后

蒙引此歷舉聖人之德在此未說到行處故曰足以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大全朱子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〇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說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以時發見者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

【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效信說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大全】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章句】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統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敎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大全】北溪陳氏曰、經是分號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東陽許氏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

【語類】林正卿問馬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蒙引】知化育內含有廣大意○天地之化育至廣大○能知之則已之道亦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

【愚按】此節○只要看極誠無妄四字○便有巴鼻○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大全】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子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

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存疑肫肫其仁其經綸處肫肫也淵淵其淵其立本處淵淵也浩浩其天其知化處浩浩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愚按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九字只是一箇人底名目勿太分析以斷口氣為妙

右第三十二章

章句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鄭注淡其味似薄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

孔疏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按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截斷詩文也

大全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

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若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

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
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
前於此
語類、只緣有錦在裏面、下又云、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襯便
是內外黑窣窣地○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
微之顯廝對著只如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
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知遠之近、如行有
不得反求諸己、知風之自、如聞伯夷之風之類、
蒙引温者立心為己外面自然不見有許多齊整詳贍又云、渾

然、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大全三山陳氏曰、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
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
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
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
戒慎恐懼意○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
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

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愚按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蒙引斷作己能如此者言、不主方啟
謹獨工夫言、故不肯三山之說、而存疑淺說達說皆從之、然究
亦以兩存而無害○亦孔之炤、只是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
獨也、若依蒙引諸家說、則謹獨意當補入孔炤內、反多事、而故
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再商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大全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
漏、西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

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
白、光所漏入也、○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之
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北溪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
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
是從外面說入○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
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全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

愚按諸家之說而約言之。則此二節亦一節深一節。然此二節之效驗。又承前二節之工夫。故章句皆曰承上文。餘紛紛者盡難之可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大全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

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讚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其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詩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面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愚按鄭注、倫猶比也、詩集傳、載事也、然史氏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亦直捷、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

大全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

四書說約卷之三　終

四書說約卷之四

吳郡 顧夢麟麟士輯
楊彝子常定

論語一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大全吳氏程曰、古學字即今斆字、學記斆學同一字、○勉齋黃氏曰、集注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斆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詳複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為足、則其為疏率也亦甚矣、曰、若是、則學之為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為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為言、其提綱挈領而

示人之意深矣、○朱子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己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

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棿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
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
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
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
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
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
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溼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
皆溼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
語類入道之門是將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

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學
放也是放其人未能孔子便放孔子未能周公便放周公巫醫
亦然○學習須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大全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
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
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卜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
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
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
已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歡欣
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
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
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
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
衆如是安得不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已識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己○果

子云、為學是為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
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雙峰饒氏曰、朋是專
主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問稍知為己則人知
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曰、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
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慍慍不是大故忿怒
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人不見知處之泰然
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
愚按邢疏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
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曰亦人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者、言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亦
云亦也、麟佳與子常亦頗持是解、然今思之○似○看○得○本○文○反○輕○
了○終不如隨文平解為穩實○學字少不得作主○然體勢三停○
凡說家作串遞語者○自可茇邦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
邢疏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
上○而好欲作亂○為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
務修孝弟以為道之基本○

語類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
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鬭悖逆之事矣、
蒙引此節是○據○見○成○者○說○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大全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
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
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
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
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

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
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
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
便是把博愛做仁了、○仁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
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
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
專○主○於○孝○弟○之○一○理○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
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
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於虛

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
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
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
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理智○
而四者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
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
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
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泛
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雲峯胡氏曰、上○文○是○

泛言爲人（青誤作爲仁）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爲爲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爲之本○○朱子曰、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緐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旣以仁爲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

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或問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爲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耶、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麤惡太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仁山金氏曰、有子一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爲仁爲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說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語類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爲仁之本乃是擧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而務本是凡引來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問孝弟爲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己復禮爲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爲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是一箇道

理○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繇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大全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者也、程子恳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内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欲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葢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大全朱子曰、三省謂即宮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嗅、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内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

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爲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汎說人自爲謀必盡其心到得爲他人謀便不仔細致悞他事便是不忠若爲人謀事一似爲己爲盡心○勉齋黃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旣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及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

語類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

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集解馬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邢疏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過是焉、司馬注、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

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

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為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為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為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

大全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該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蒙引、愛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異義、

愚按、勉齋及伊川說、即五者俱是說大段、今人屑屑作門款者、皆非也。○忠信為傳習之本、敬又為數者之本、及反覆相因等、非不是至理、然於三省之三字、五者治國之要之五字、畢竟有礙、且方自立說、亦不暇作推原也、故欲一槩屏却、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大全問汎愛衆、朱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

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個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〇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〇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〇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〇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為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〇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己者矣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益不外是也

語類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

有餘力自當學文

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大全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〇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〇朱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己學也、〇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

語類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揀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〇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看他如何使、

愚按邢疏看得四者太輕然言竭力但曰竭盡其力服其勤勞言致身但曰致盡忠節不愛其身却自清楚蓋四子書中說患孝處多然各有項款亦如上文說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必不可混相似今人作文只如鋪面必要逐一張掛不知何故此徒嘈嘒識也〇朱子云、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故知邢疏說得輕者非是〇集注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亦不曾判是質美一邊

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大全問旣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大全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好主字）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而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

無友不如己者

大全問必擇勝己者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

或問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者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嘗就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己者爲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鄙瑣之流則喜其臨己而足以爲高便辟侫柔之徒則說其下己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驕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廝役徒隷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

語類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爲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過則勿憚改

大全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峯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爲惡、自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邢疏、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慎、遠、謂親終既葬、日月既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

大全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葬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蒙引此爲當時君大夫爲民上者、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云然。

愚按蒙引存疑皆說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此亦本朱子、許疑淺說遠說、又云民德歸厚、亦只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理亦爲直捷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邢疏 敎柔潤澤謂之溫 行不犯物謂之良 和從不逆謂之恭 去奢從約謂之儉 先人後己謂之讓

大全 朱子曰 易平易坦易 儉非止儉約 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 ○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 故人皆親信樂告之 最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 體之於我 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 今人都無非是求 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

○子曰 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大全 新安陳氏曰 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 ○朱子曰 此章只是折轉說 上二句觀人之大槩 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 行雖善矣 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 亦未善也 繞說三年無改 便是這事有未是處 若父道已是 何用說無改 終身行之可也 ○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 雖欲為不肖之事 猶以父在而不敢為 然雖無甚不肖之行 而其志可知矣 使子賢而父不肖 雖欲為善事 而父有所不從 時有勉强而從父之為者 此雖未見其善行 而要其志之所存 則亦不害其為賢矣 至於父沒 則己自得為 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 ○問志者志趣 其心之所趣者是也 行者行實 行其志而有成也 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 而其志之趣向可知 故觀其志 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 其行實暴白 故觀其行 然三年之間 疾痛哀慕 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 若父母之存 而庶幾於親之復見 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 存得此心 則於是有不得不改者 否迫於公議 不得已而改之 亦無害其為孝矣 若夫其心自幸以為於是可以行己之志 而於前事不如己意者 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 則不孝亦大矣 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 蓋孝子之處心 親雖有存沒之間 而其心一如父在 不敢自專 況謂之父道 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 三年

之間 如白駒過隙 此心尚不能存 而一不如志 率然而改 則孝子之心安在哉 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 推見至隱而言 不必主事言也 若乃外迫公議 內懷欲改 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 則但不失經文而已 大非聖人之意耳 曰 此說得之

語類 或問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 曰 觀其文意 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與父不同者 然於此三年之間 必能不改父道（所謂行轉遷者愈明白全顛倒） （改亂）乃見其孝 不然 所行雖善 亦未得為孝 此必有為而言

存疑 此必人子父在志不相合 父沒遂改所為 其事未善者 聖人不全許之 而為此語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大全】朱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繇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敬而和。着意做不得。（便說得兩脚）纔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

【語類】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存疑】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辯。○禮之用、猶云德之流行、道之行耳、要知禮之用、亦只是人之用夫禮、但不可謂人之用禮耳、○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之體與用原無二項、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先王之道斯為美斯字輕帶過、朱註此其所以為美說是、小大繇之指天下後世說、不可指先王說、若指先王說便淡了、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大全】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

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
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蔽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大全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朱子曰之
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
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
必取辱矣○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
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遽伯玉

顏讎繇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
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
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
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
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語類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
舉辟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又曰因字
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
主如韓文公與崔羣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

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
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
音族
蒙引恥自內出辱自外至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謂好學也已
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
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
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

欠缺類如此○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
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
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
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雲峰胡氏曰必無求
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
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愚按無求飽無求安敏事慎言尹氏判為四者然大指只作三
御說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繇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繇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自得有畢居心既樂循理自得有矜肆却暗闕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〇朱子曰、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諂驕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〇厚齋馮氏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力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而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

或問小注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大全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大全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〇勉齋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

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邢疏、此章言人當責己而不當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己、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能知人也

語類、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大須在此）

愚按、尹氏固曰君子求在我、而朱子獨善之、大抵恐亦只是務本之意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邢疏、案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illegible]孫[illegible]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

大全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

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

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以其居不動、衆星環向、為天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枰定、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為南極、○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耳、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

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程氏復心曰、樞、門簨也、天常轉動、北辰却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簨相似、故為天之樞也、仍不是不動、只動時還在元處、二十八宿為經星、金木水火土為緯星、○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

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極、辟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其所、辟人君之無為、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愚按天官家言、北極五星、第一星主太子、所謂前星者也、第二

星主帝。第三星主庶子。第四星主后。第五星為極。即天樞也。言北極者。兼上五星言。北辰者。即專主天樞一星。天乙一星在閣閣門外。太乙一星在天乙南。天樞左右。別有四星。謂之四輔。其光差亞。後俠前張。略似箕斗。而樞在其內。常以夜候望。自第一星至於四輔。旋轉不同。而天樞昏旦如一。則信乎周天之象。所不動者。惟此一星也。繇下視上。則四輔去天樞最近。故旋轉在只尺之內。第一星至第四星。去天樞稍遠。故旋轉在尋丈之外。又外而句陳北斗。則去樞愈遠。而旋轉愈遠。推之周天。亦如此矣。步天歌云。天乙太乙當門路。則太乙不當即為極。而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邢氏與朱子皆引之。朱子又云。以星位言之謂之太乙。以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天都。則雖今太乙即帝座。而亦自不能不隨天為旋轉。又何可以喻不動也。又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亦往時大縣語。今自利氏入中國。而細為推測。則惟陝西北極乃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則四十度。南京三十二度。山西三十八度。山東三十七度。河南三十五度。湖廣三十一度。浙江三十度。江西四川皆二十九度。福建二十六度。廣西二十五度。貴州二十四度。廣東二十三度。雲南二十二度。亦彼此不同。以儀相測。實

而可信。其天覆地載。形如雞子之說。固儒者類言。利氏則又謂形如雞子。不當殼圓而黃方。上面之天覆而下面之天獨非覆也。蓋雖未睹其書。而頗奇其語。或亦不辨此上彼下耳。朱子曰。天轉也非東西轉。也非循環磨轉。是側側轉。繇此觀之。又安知非天自平轉。而人側立。故覺轉者之為側耶。大約其說疑謂團團是天。即團團是地。覆者皆載。載者皆覆。各有國土人民。不知其然而然也。或又云。利氏入中國。蓋九周寒暑。在途凡三見南極而不見北極。三見北極而不見南極。至赤道下。則南北極俱見。其地熱。是黑鬼之所產也。然則雖利氏之來。亦似漸從下面邪。至於上。宇宙之內。何所不有。即此或未為荒忽耳。麟於中庸及其無窮處云。闕圖一天。則日也在上。而月也在上。而三垣二十八宿。種種諸星。皆在上面。故物無不覆。意亦謂此。而未詳復及之也。○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零。亦可以思其一晝夜之所轉矣。中外之宮。常明者一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一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太剛為火。火之在天則為日。太柔為水。水之在天則為月。少剛為石。石之在天則為星。少柔為土。土之在天則為辰。故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一體也。方

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一體也。自日月星之外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皆土也。是辰與土一體也。按此天官最精之言也。然則天體皆辰。北辰是北邊之辰一處為天樞紐不動者。極星尚不是其正不動處。略偏些子。故曰北辰非即北極。此又一解。要以此之故而遂謂衆星共北辰即通。共北極即不通者。正亦何別。殆不足信也。○看來天只有日月星辰四者。地只有水火土石四者。邵子亦如此說。故又曰。雨者水氣之化也。風者火氣之化也。露者土氣之化也。雷者石氣之化也。水氣蒸則為雲。降則為雨。凝則為雪。土氣升則為霧。降則為露。結則為霜。雷生於石。

雷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電與風同為陽之極也。皆最精之言。録八者而推之者也。并附記。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邢疏。古者謂一句為一言。

大全朱子曰。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包曰蔽猶當也）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

蒙引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大全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

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徒凡字）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

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〇朱子曰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〇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學

大全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大全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腳下已踏着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大全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存疑人於義理尋常都說我知了到臨時却不能行得只是未能信耳若信得即欲罷不能已矣〇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未見真尚須守住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焉用守為故註曰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五十而知天命

大全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

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

語類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其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

六十而耳順

大全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

言便曉也〇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大全朱子曰、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叢誤作路）終不然到七十歲便畫住了〇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仔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〇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急者則半塗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急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〇朱子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待也固不得〇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

事〇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〇雙峯饒氏曰、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

語類就志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〇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比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〇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〇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其事知得是如此其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〇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〇古人於十五歲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於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

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住地做。為之不厭。○如今學者遂一便能簡防省察。猶患所欲之幾乎規矩也。（此便有三層落）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規矩。是甚次第。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只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

淺說　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於己矣。不惑知命耳順。俱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知不必言矣。但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

愚按朱子或問。於志學至立。曰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於立至不惑。則曰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於不惑至知命。則曰克積十年。於不惑至耳順。則曰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乎此。自耳順至從心。則曰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語意俱極斟酌。時家但一槩說又加十年之功以為次第。非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邢疏　案史記弟子傳。樊須。字子遲。

大全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為孟。○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大全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的。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

或問三家僭禮。其於夫子之三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以禮矣。以雍徹。則其祭也僭而不以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為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為險語。以中人之隱。而矜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通焉爾。

附錄　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南

宮敬叔名、與諡子皆信子之子。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大全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峰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徒謹疾而已。

愚按邢疏懿子以哀十四年卒、武伯嗣、而大全齊氏斷為樊遲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何以知之、必是附會、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語類、敬、大段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

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須立箇基址定方得。○問告子游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為孝、敬時模樣如何、只說得不濟事。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大全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

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是識之所獨、皆是與中庸謹獨之獨同。○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以、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繇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啓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啟發、與啟予之啓不同。○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

默所趨向亦是私○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的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番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的及明日做得來都與昨日所說的更無分毫不似○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

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

語類先生令看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于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睟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此之謂也

○子曰視其所以

大全朱子曰大綱且看這箇人是為善的人是為惡的人

觀其所由

大全朱子曰為善的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繇未是也

察其所安

大全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安是心中樂於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

所以是所為所繇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為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為己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繇從如何其為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察其所樂○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的鐵定是好人不好的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間纔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繇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的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

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繇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恁做勉強欲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恁做了心方安〇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繇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繇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繇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繇所繇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〇勿軒熊氏曰所繇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〇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大全　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些非是知新重〇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〇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說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〇朱氏公遷曰此為為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〇子曰君子不器

集解　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邢疏　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〇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見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〇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大全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

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
語類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發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大全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都是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繇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閒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朱氏公遷曰、四書君子與小人話稱者凡十七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喻於義、坦蕩蕩、成人之美、易事而難說也、不仁者

有矣夫、上達、懷德、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畏、固窮、君子中庸、居易以俟命、闇然而日章、皆以德言、○雙峰饒氏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硜硜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為小人宜與君子每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淺說厚所當厚、雖所厚者寡、何害其為周、小人明黨、雖至千百、終不免為比、
愚按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二字宜小頓言惟君子故周而不比也君子不器亦然不要滑口讀過了○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亦然是論君子不止論言行也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亦然大段論語所載不過議論答問兩端如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議論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類答問也若忘了答問俱如議論自起議論便不是○記者連此三章聚之一處蓋皆以論君子或非無意也但多一問耳然君子周而不比炤下小人比而不周說又是一倒○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循其曰君子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也然是因子貢之問而發故曰但多一問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大全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

或問罔者其心昏昧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所安而無自得之見

語類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

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亦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大全勿齋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大全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謂集注況繇、此一段舊刻皆誤）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

四書說約 卷四 論語一 五一 蛾廉居

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眞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自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新安陳氏曰、强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馬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存疑 子路為人好勇、其學亦粗率、多是不知底都自以為知了、如正名、見南子、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使門人為臣之類可見、故聖人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不知(非是)而闕(好証)是不知為不知也、子路正為少此、故聖人因事責之、至此復從容教誨之也 ○ 義理不知、自以為知、則心中鶻突、又終身汨沒、更無開明時、終於不知已、不知為不知、則心中明白、就(亦作)可以進於知、故曰是知也、是知也、要緊接上兩(兩晉)句說、蓋不知為不

知、則心中明白、必不肯安於不知、而求進於知、便是知之機也、此自是實事、此是聖人鞭策子路處、○子路以不知為知、原他初不悟已不知、分明是以已為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如死孔悝之難、他分明以衛輒為是、故以聖人為迂、而以身死之、此只坐知不眞耳、若知得衛輒不是、豈肯苟且以身殉之、朱註强不知以為知及自欺、當如此看、蒙引曰、迴事或有問他、他難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為不知、看來不是、以死難一節觀之、若無緊要事、他難於說已不知、强做知、自欺可也、死生是何等事、乃因恥已不知、來强做知來自欺、捹一個身去死、決無此理、

○子張學干祿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大全 朱子曰、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 ○ 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 ○ 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

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着祿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為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修其在已而已。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祿哉。○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是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

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吳氏程曰、其餘蓋不疑不殆者、理自內出、謂心悟其非、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大全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炤之、（蒙引云此與本文稍異）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大全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已。若只孝而不

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已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已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矣哉、

附錄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桓子妻也）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公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集解〕包曰、或人以為（集注招此）居位乃是為政。

〔大全〕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

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昭公為意如所逐）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附錄〕年譜孔子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大全〕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而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閒躬行孝友、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為政之事、夫

子告以為政之道也。

〔附錄〕君陳王若曰、其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邢疏〕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輗、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軏、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

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〇大車牛車者。考工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云。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輗轅前也。是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軏者。車轅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淺四尺有七寸。註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加舊誤作如）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是輈在衡上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鄉下鉤之。衡則衡居輈下。是轅端上曲鉤衡者名軏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愚按詩小戎五楘梁輈。輈即軏也。其木曲起如梁。雖於堅。故以皮五處束之。皮木相間。文歷錄然。然詩緝云。輈者。轅也。則軏又本謂之轅。衡者。服馬之軛也。則衡亦可謂之軏。〇考工鄭注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賈疏先言兵車者。重戎事故也。田獵戰伐相類。即言田車。以繼兵車。後別言乘車之等也。國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也。較人馬有六種。國馬皆高八尺。餘田馬高七尺。駑馬六尺。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二者七寸。則得四尺。經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疑。總此言之也。小戎俴收。收即是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以收斂所載。故亦名收。轐。漢時謂之伏兔。唐時謂之車屐。車軸上有伏兔。伏兔尾後上載車軫。是軹去地三尺三寸。上又兼伏兔及軫并七寸。車與去地總四尺也。輈深四尺七寸。鄭司農云。謂轅曲中。輈人與人。為四馬車。車人為牛車。轂長半柯者。其圍一柯有半。鄭注大車轂徑尺五寸也。又經云。大車凡為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鄭司農云。鉤。鉤心。鬲謂轅端厭牛領者。三其輪崇者。賈云。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為轅。二丈七尺。鬲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〇禮書云。三等之馬。各下其輈七寸。則七寸為衡頸之間也。輈之身。軌前十尺。隧四尺四寸。則丈四尺四寸也。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近踵以當兔。當兔之圍尺四寸有奇。頸圍九寸有奇。踵圍七寸有奇。大其兔以稱任正。小其頸以便馬。不大不小。以當軫。然後固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邢疏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綱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義字正解）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大全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

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其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

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古人亦未嘗不德刑竝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或問小注吳氏曰、凡稱可知者若曰其大略不能甚異也。前乎夏者固不能甚異於夏，則後乎周者亦豈能甚異於周哉。雖千萬世其不能外乎此者必矣。

語類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滚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馬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大全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問旁親遠〻、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所在、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都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若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亦

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也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

四書說約卷之四 終

四書說約卷之五

吳郡　顧夢麟麐士纂輯
楊　彝子常參定

論語二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邢疏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孔子所譏之語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羽數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此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

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識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効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効君於上故云僭也

【大全】馮厚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繇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

【語類】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說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存疑】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大矣天下不義之事說有過於此者哉說字還輕謝注不是故圈外之

【愚按】存疑是故曰尚忍為之蒙引解同○大全小注前後本自清楚豈但行文有次第觀書亦有次第雖却即非也○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十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九字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八佾但是字指此故記者繫之猶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孔子口中未嘗說仲弓而意則謂仲弓故亦繫之也邢疏早自明白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集解】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

【邢疏】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

【大全】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

【愚按】其後仲孫又改為孟說已見前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邢疏】如奈也奈此禮樂何

【大全】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與愛之理別）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擾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辟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

間鍾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
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
語類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
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問集
云禮樂不為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
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
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
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

○林放問禮之本

大全 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
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
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
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子曰大哉問

大全 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
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
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
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
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
○雲峰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
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大全 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如說於
禮文文字太熟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哀戚必不能盡○
冠昏喪祭皆是禮然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
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套者人情

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
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
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
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
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
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
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
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
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其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

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
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
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
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
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
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
【或問】夫子之所論、四者均在去取之間。
【語類】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
可添得。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
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
辭。孰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
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
其言。遡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
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

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
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集解】馬曰、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
誣而祭之。
【大全】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
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語類】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曾是故意為季氏
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愚按】大夫之於天子。家臣之於諸侯。皆曰陪臣。故前何休及此
兩章注互言之。邢疏曰、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謂諸侯
之臣為陪臣。則但指何氏馬氏之云也。陪臣竊國命。此陪臣自
對國字說。可見陪之訓重只是重了一層之意。○大全倪氏曰、
祭山曰旅。蓋本禹貢蔡蒙旅平注言此二山治功畢而旅祭之。
然案邢疏。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云、
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禮書亦

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
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求哭耳。又似無祭山曰旅之說。故馬
氏但曰旅祭名。而集注亦因之。爾雅又云。祭山曰庪縣。郭氏云。
或庪或縣。置之於山。言以黃玉及璧也。○大宗伯注又云。祭山
林曰埋。川澤曰沉。爾雅或異代法耳。疏又云。旅是祈禱之名。也。
謂年穀不熟。哉。謂水火也。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
而與正祭同。故旅不如祀之備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大全〕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

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
適次。反位。三揖。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之外）（眾耦在三耦）
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
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
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
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
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
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

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
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
立於物。以俟樂作。（俟當作侯）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
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
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
○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為
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
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
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必也射乎解如是）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

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
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
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
愚按。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然卿大夫士又各有鄉射。禮記注
呂氏曰。諸侯之射為大射。卿大夫士之射為鄉射。是也。此只論
君子無爭。似不必專主大射立說。又凡射列為三耦。雖許氏又
引八耦四耦等說。然羣書為數不同。且事繫天子諸侯。即不必
切無爭之義。亦闕如可也。凡射三耦。皆選比為之。餘即各自取
匹為眾耦。蓋聽自量其材力所當。集注云。俟眾耦皆降。謂此。勿

混也射一耦兩人曰上射下射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
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
俟物者射時所立處謂之物者猶言事也君子所有事也蓋工
人士與梓人以丹墨畫而成之一從一橫從者如笴長三尺橫
者如武尺二寸也兩物相距容弓則六尺為上射下射兩人相
距之限儀禮曰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是也
笴者矢榦本長二尺距隨長武者一舉足謂之跬（跬古作桂窺上）再舉足謂之
武（桂）武為六尺則跬是三尺射者履物不過此也若橫計之則中
人之跡當尺二寸故云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為之袒決遂

者袒左免衣決象骨為之著右巨指鉤弦闓體遂朱韋為之著
左臂遂弦者也勝者欲不勝者猶執張弓示能用也不勝者弛
弓示不能用也附儀禮注杷也然案字書弓杷中也必把字之
誤又字書弝弓弣中也勝者左執張弓右手挾弦負者弓弛即
不挾弦故曰遂以執弣言兩手執之也此於禮樂者禮記注言
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樂一終為一節射必乘矢則應四節若
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經首七節則先歌三節各存四節以應
四矢餘可類推也因大全所引有未通解者又畧疏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大全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
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
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
矣、○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為絢一句比也
蒙引上二句即素也絢在其外
子曰繪事後素
愚按集注以合饒說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此
節注曰、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前節注曰、言人有倩盼之
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則繪事似可兼愉容服、朱子或問但

指粉繢○考工句、依周禮鄭注、本是倒說、不如不用、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大全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
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言、正所以起發
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
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
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南軒
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
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

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葢如此、可謂知本矣、

愚按 素以爲絢一句。子夏亦是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卽後字在其中矣。禮後乎一句。豈獨夫子言後素時思量未到。連子夏問爲絢時亦本無是解。故見引觸之妙。不然亦如後人以成見說詩。久無詩矣。又何可言之與乎。大抵子貢子夏兩章皆是逐層生出。觀知來起予四字。固見髣髴也。○子貢本不論詩而知詩。子夏只是論詩而不止於詩。可言同與。如是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大全 雙峯饒氏曰、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旣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不中庸則以爲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詹氏道傳曰、微子至戴公凡九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語類又云微弱、自降爲子也非貶辭）

愚按 大段只是云言之不是用之也。故集注但云足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不必深求。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大全 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于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旣奠、然後取血膋而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諸于陽也。○僭祭之罪雖大而其

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郊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亦不必說出示明下章也）
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〇朱子曰周禘帝嚳以后稷配〇或
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
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
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
即周公之所出故也
備攷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
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
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

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奏齊夏
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祼尸尸受之
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
以圭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
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
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餴饋既殊
而樂奏亦異
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

大全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
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
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
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
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〇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
考與己身未相遼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
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

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
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
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〇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
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
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
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
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
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
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

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〇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〇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〇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

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爲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〇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

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〇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

語類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自非極其至誠

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爲大節目〇問以魯人僭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也便自易

掌引禘之說大指只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〇集注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此接上文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言其難知也蓋此道理極深微而遠大粗淺底人如何推度得到此自非自得此一段深遠意思行便不到故程子曰惟聖

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周家自成康以後固無不禘者
大抵都是依故事行耳若求能得此一段意思者蓋寡故曰非
或人所及也○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
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
集注不足以與此猶講禮者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集解孔曰、神謂祭百神、

大全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

蒙引言先祖則父母亦在其中、省文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集解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

大全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

蒙引此章重在前條、此節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

愚按如不祭以心言無其神以事言若又一意故圈外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大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大全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

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大全朱子曰、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此非正解）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至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

文也、○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杯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簣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愚按諸說三句語氣本直、新安陳氏說亦是旁人論如此、夫子固未嘗曰吾從周初之文、不從周末之文也、俗說多事、或又云

周監二代。從周即是從二代。尤非語氣。不可從。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邢疏左傳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周公廟也。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為鄹人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註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大全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就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或人謂夫子為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大全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棲、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此又一解)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弊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愚按為力不同科。言為此之故。射不主皮。此孔子自解經語也。楊氏注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強而至二句。雖圈外。然極妙○儀禮不主皮鄭注。責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則似不但不主於貫革。亦并不責其中。近於兒戲矣。恐必以令解為正。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注。則大段似言

四詑每侯三十之餘陳於澤而共射耶之又非貫革與不貫革
及棲候張皷之解馬氏亦槩引之者非也○麟又思之凡讀注
必以圈內外為判者圈內必是正說圈外即其餘意也今楊氏
中可以學二句本鈔而置圈外圈內則但云射以觀德自堯商
已然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其
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
尚力天下紛紛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也今說家於末句
不曰成時之難再而但曰古事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此語
晦翁定是首肯

備攷史記散軍郊射右射貍首左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散軍
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之中也革甲鎧也軍中射主穿札
[illegible]
行禮射不復用穿札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集解鄭曰牲生曰餼

邢疏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
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用生羊謂之告朔人君即
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
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
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
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
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
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廟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朔正朝字舊本俱訛）
必以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
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
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
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擴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
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

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
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則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
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粃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
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
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
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
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
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
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

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廟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

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為（好字解）閏。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大全胡氏曰、告朔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

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宜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梏、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梏、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大全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

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大全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

○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
當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大全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大全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令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
蒙引本文哀字當衰字說、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大全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是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趙氏惪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解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復追咎。
大全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大全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他設施處

說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大全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〇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筭家有築臺三睘法葢方臺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邢疏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墻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

大全古注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〇東陽許氏曰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畢覆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〇朱子曰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〇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葢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〇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

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它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愚按蒙引說是恐小是槩說不可預炤下兩項也故或問又曰一孫衰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自說不得大器即有王佐之才亦不可三歸反坫如此方是無槩之指○只霸字對王字私字對公字便見他小器惟褊淺故卑狹如器已滿者不可更加也言不可加之而大此最易與奢僭相混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全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也○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得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脈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

存疑縱放也謂大作也蓋始作在於八音齊舉逮既齊了遂大作也始作無多久縱之後有許多久到以成亦無多會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即始作玉振即以成中間皆縱之也

愚按正注純皦繹本三平謝注以繹如連以成則似言成之繹如也但文法一倒耳又自以作從成為三平另一說不可混○繹如亦即在純皦之中細分之覺如此耳若獨派繹於以成似未穩雖子常頗從之麟未信也○正樂事體大然本文止言音節恐大段只在此說得太深玄者俱謬○蒙引說八音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黃鐘太蔟等之六律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難解此頗見髣髴也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徵濁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大饗大射大師大奏各有事而凡國瞽矇正焉固其職也賈疏亦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瞽矇屬焉受其政教然則語之豈為是與亦不必言將正樂矣○本文邢疏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非是大司樂樂官之長

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必有目者為之大師又是瞽人之中樂
官之長故夫子但語之以聲音節奏大師對小師而言賈疏就
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為小師是也晉杜蒯
云曠大師也亦瞽為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
鐸
存疑　孔子周流四方雖不得有所遇想在當時望治者必以聖
人失位為患故封人一見夫子遂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
據理而言耳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
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
所以美○胡氏曰韶盡揖遜紹繼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
反之曰也要說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纏似大武
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
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盡

美而未盡善○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
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
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
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語類善者美之實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
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誅不相干○閒性之反之似
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方說高子謂二字）是自家不識他樂
所以見不得
蒙引盡美盡善俱是指樂言集注是推原其所以然處○舜有
紹堯致治之功武王有伐紂救民之功布之於聲形之於容皆
盡美也然舜之致治以性之之德為之德既極盛其有天下也
又以揖遜非出於力取此韶之所以盡善也武王之救民者乃
以反之之德為之既非性之者比又以征誅費力而得天下不
若揖遜之自然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揖遜征誅之事皆布在（謂上）
聲（半截）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謂下半截）著於聲容之表
愚按子謂與子曰畢竟不同子謂記者約撮之辭亦記者敘述
之辭也若曰夫子曾言如此耳或索之愈深則離之愈遠如何
○章有兩謂字語氣定當屬記者或略前語類作見夫子之化

開樂而知德自妙與在齊一例美善與至於斯皆不可深求八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大全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卻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

語類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居喪緊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卻以不曾一般將以何者觀之哉言將甚麼看它它都無了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大全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為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耶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漸習以

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朱子曰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

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

愚按存疑說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則集注之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皆緊抱上兩句說此章蓋專論處遇也注時麟意只疑下兩句當急顧上兩句者猶是依稀之解若但做下兩句文字遂忘卻約樂者又不必言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大全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

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自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着公正兩字解這處、其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簡無所偏向處。○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愚按饒氏說。仁字剖析精矣。雖心之德之中。尚有如此流別。令人亂將愛之理夾雜。說能好固是愛。能惡是要成就那人亦是愛。何處得此解者。總是見識搖惑不定也。○此段自不仁者以下三四章論仁。皆是說心之德。與愛之理無涉。○讀注讀大全。緊要是以圈內外為別。今大全中有兩說不定者。因各繫其說之下。以備參解故也。若只專意圈內。而圈外畧之。亦去搖惑一半矣。然如以愛之理混說在此章內。又是杜撰出來者。不在此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大全如苟日新之苟、○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明字妙甚）若閒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愚按此亦望人之志於仁也。不是泛論。○安仁利仁。能好能惡。皆然。若但作賢仁者。便嚼蠟無味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博弈鬬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詿誤陷於刑戮之

類以致貧賤也。○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

愚按審是審於將然之時。安是安於已然之後。皆作實事。亦非閒論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大全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賤字與安字相反○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大全朱子曰造次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爲次亦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眞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貪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此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者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著無麤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爲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摇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辯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爲榮然義之

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者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髮之空闕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〇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大全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〇令〇人〇使〇說〇好〇在〇仁〇即〇惡〇）優劣（〇在〇不仁非〇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畧畧恁地知好惡底〇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

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自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〇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朱子又云如夷齊）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〇雙峯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大全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何如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生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或問小注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強克己復禮為仁

語類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攛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大全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語類敎之問好仁章曰此不出兩端好仁惡不仁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

蒙引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遏人欲之至則至於不

使加身之域○此章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前一節發起下二節是勉進學者之詞○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鮮人不肯用力耳反覆太息不過如此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大全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

語類問里仁數章說仁自有淺深輕重曰固是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底仁如里仁為美却是那全底○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大全此處[illegible]）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縱觀過斯知義矣方得這般想是因人而發專指仁愛而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大全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叅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雙峰饒氏曰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大全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

志於仁一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
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
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
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恐焉。若謝氏所謂食前
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
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西山眞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
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
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
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

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
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新安陳氏曰、內重
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
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
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妙解尚無人拈出）
大全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
可先懷適莫之念也。○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
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

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存疑處物為義。事之可為不可為。處之皆在乎義也。○義字與
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此言君子處天
下之事。心無私而聽於理也。○三句語勢要相應。又要際接說。
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說畧開畧緩便不是。
愚按前引邢疏義斷決得中也。朱子亦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制字本嚴重。即宜亦是合該如此之意。故此又曰義當生則生。
義當死則死。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當貧賤則貧賤。皆為斷然也。
今即炤俗語。公義。仗義。義憤。義氣。義勇。皆在斷然毅然處說。不

知何緣看作時宜權宜之宜。遂算義是融通圓轉一物。因而謂
無適無莫。即是比義。上下語意。滚做一團。此等見解。害人心術。
亦不小矣。故論語中凡說義之題。有數十年來。全被講壞。而今
始是正者。畧有數條。此其首也。○我不自羨意見。揀義來做。便
云惟義是從何妨。而必曰非我比義。義自與比。若義亦有情性
意思者。此學禪打諢顢頇之言耳。尤可笑。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大全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
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

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大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峰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己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大全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卻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新安陳氏曰、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含在言外也。

蒙引天地萬物本吾同體。自夫人牿於有我。而慢易驕放之心

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為二惟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今學者試思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皆凝皆真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故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

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秖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為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大全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泛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眾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

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那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為佛老、似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眾、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大全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

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

形而下者為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着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

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發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着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着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

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

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指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

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是兩章別處）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

顯、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工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雲峰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末舉中庸違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

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方有吾道夫子）行（之道）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

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質也孟子所謂時雨之化正如此爾然按史記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耳其聞道之早如此可畏也哉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爾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繹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耶雖未嘗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益無餘蘊其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為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盡己為忠道之體也推己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了義盡此經朱蒼藤使可然卻）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孫之功焉爾

語類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印忠義）是末領若是事事發出（印恕義）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

忠翻手向外是恕○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有未只承子出字故云）○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曾下得工夫又問曾子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曰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為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恕之得名只是推己故程先生只云推己之謂恕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此就聖人說卻只是自然不待勉強而推之其字釋却一撇○一箍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其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聚復抗舞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蒙引吾道二字畧讀道字虛說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乎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是

時亦未嘗不着事而曰取理於心何歟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忠恕是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聞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恕之相為體用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他方曉得忠恕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一問便把忠恕來當他說○忠未見是體對恕方成體○發出忠底心做成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右陳北溪問朱子之言最為得旨不費他辭○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出○一以貫之猶云以一心應萬事此箇心若不是盡已而無一毫之不實如何只管推得去○一貫與忠恕間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

愚按如上諸說則夫子之道四字替吾道二字忠字替一字恕字替以貫之字而已矣斷詞也注脚確然無一人說得明白者○忠恕而已矣忠恕二字要讀得有力不可順口一直過了既知此然後許分別同異○忠恕本是勉然之事令借來解夫子之一貫且當自然者說先儒語雖多大段亦不過如此○若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然勉然之別一是要他解得一是要他做得徹上徹下也○忠是箇實心恕是推此實心而行之聖人地位本不待推然除此又無可別解恕處故曰字釋一般理

亦易明○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是忠即一義落萬川處處皆圓是恕即以貫之義朱子於此處便說了一本只是如此更無餘解不可搖㦲○恕不但是寬恕恕字○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夫子教以從一而貫是何等省便快活宜其應之速而解之明矣古人學問皆是說做底不比今人只是做文字底則門人言下亦當有得不負此一問也○此章以禪門話頭夾入儘好看然只好看不中㘲只看大學是曾子撰述及言吾日三省吾身學問何等穩實乃忽作此玄妙且先言一貫而後言忠恕是黃葉止啼非實義矣及後先言多識而後言一貫亦非實義乎豈有此之一貫為玄妙而後之一貫又不玄妙乎大約一貫既云忠恕而又言心言理言仁言誠信多事然離郤種種之外請問一歸何處或又曰此是悟底不是說底則說尚不得而如何做得亦無關道與不關之別矣大抵此編止標正解不辨餘說斯其甚者故略及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大全朱子曰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

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大全　雙峰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逃、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大全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微欲而

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意也。○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西山眞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熟者反復純熟之謂、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大全　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

人言常不言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愚按集注為此故也為字。即為力不同科為字。然在本條。亦用皆恥字。若說恥。又說為。則重僕也。○范注與圈內小別、大全三條皆繫范下是、故悉去之、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大全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益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峯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

愚按欲字在心不待言。然只是要得如此之意。據為主腦非是。

○集注胡氏謂一貫以下至此。疑皆曾子門人所記。則學問源流篤實如此。而謂當時一唯。亦如今之參話頭。忽然撞著相似。又何是信也。○君子則欲如此。小人便欲如彼。蓋各人意思不同。若謂訥敏不秒妙於一欲字。則又何以處小人乎。或稍重君子字。方有力。凡論語中說君子者皆如是。不但此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大全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存疑德不孤是論其理。必有鄰是指其實。註必以類應。尚在德不孤內。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大全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

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存疑 君有過而不諫。非也。數諫而取辱。亦非也。是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有過而不諫。諫不行而不去。則是苟祿而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交朋友亦然。

四書說約卷之五 終

四書說約卷之六

吳郡 顧夢
楊

論語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集解 孔曰、姓公冶、名長。○邢疏 家語云、字子長。

大全 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言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則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全 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蓋以三復白圭章證云、

愚按 刑戮是兩件、故邢疏曰則必危行言孫以免於刑罰。戮等。○注章注亦曰戮羞辱也。○二節皆敘事。不但記言也。故上曰謂。○下即曰以其。○孔子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一體。○兩事必不是一時。○牽作一處。亦似合傳。○上節白於已然。○下節信其當然也。○

附錄弟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弟子行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适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疏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顯激、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瀧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矣、豈孔子

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仲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大全韻書宓音密、又姓也、通作虙、音伏、○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故

愚按此亦敘記之詞、曰若人曰斯、皆隱語、但門人知謂子賤繫之也、若已自說子賤、而又曰若人曰斯、便無謂、○父事二人、或作三人、單父單字音善、今單縣、顏子家訓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爲密、或宓又是一字也、○字書宓覓筆切、安也、秘也、止也、黙也、顏不言是姓、引佩觿集辨之甚厲、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邢疏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夏器曰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大全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

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大全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辯、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簡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祇當得去、撲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

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爲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大全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雖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蔡氏曰、全體是（又系得四字）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爲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

語類林一之問、孔子答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存疑全體是橫說、不息是直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大全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擔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真得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或問開

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聞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聞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欲如此小

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蓋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雙峰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語類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是把箇仕都輕看了。曰此是開心上事、信與未信、聖人如何知得。○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覺行處有些勉強在、曰、未須說行。在目即便有些小窒礙處。○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

愚按此亦是敘記之體。合首尾方可見開不要只說吾斯一句。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邢疏按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大全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集解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

百乘。

邢疏、求也何如。問冉求仁道何如。下同。

愚按、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氏欲使閔子騫為費宰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於季氏之類。通謂之宰。故曰宰。邑長家臣之通號。今村墅亦有誤句讀者。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邢疏、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

大全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語類、仁是要全體不息。全體似箇桌子四腳。若三腳便是不全。

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是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閒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

蒙引、三節答意皆云、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大全朱子曰、明睿所炤、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炤、如明

鏡在此、物來畢照、推則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大全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

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集注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愚按文勢都是兩對。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語類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萬仞底、便是剛。○剛與勇也自別、觀六言六蔽處可見。蒙引、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不可屈撓、雖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棖也慾、焉得剛。愚按此蒙引說最清楚、蓋慾與無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即累屈於慾、則扭做一處、無分曉矣、須要了得。○吾未見剛而不屈者、或對曰申棖、曰棖也慾、焉得剛而不屈也、不屈處斷不可蓋慾字、慾只是必屈之故、無慾便是剛底骨子、無這骨子、硬做不得。○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鋼自是不屈底、慾則裹而方着了些鉛錫、不可謂即屈於鉛錫也、但從外面

者亦是一把刀相似此或人遠有中根之許與 ○ 凡語意皆以
焰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焰下關說乃妙者如管仲若小及此
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焉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段若旨句
先道破即下文亦何但爵犧 ○ 只看圈內注自明不可又雜圈
外注一字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
爾所及也

大全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
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

集解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
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大全問子貢是因文章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朱子曰、
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
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
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
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

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
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
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王氏曰、此
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
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
言、○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
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
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與精微、未可遽與

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
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
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
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
此歎也、

愚按性道即文章、宋儒已有此解、晦翁深闢之、大都今人所尊
之說、皆是前人闢過揀出示與耳、不知欽不躐等四字、鐵板難
動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說他不輕言、蓋說其未
言之時說、若說言矣、而不可聞、便覺尼山諸賢皆褎如充耳、可

矣。○近文尊注者、亦始陳大士、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大全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峰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集解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大全史記謚法解、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姞事如此不好、便欲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雖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邢疏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僑。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

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

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强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夫三為居。三居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

○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

存疑　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此曰謙遜、夫子師道。子產臣道也。○養民是育其生也、惠註曰愛利是二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表裏之義也。使民是驅使、猶云篤馭也、義是裁制經畫、欲使民盡就吾條理、

附錄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縱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戮。豪宗大姓。翕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推衡人物為職者當視法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解周曰、晏姓、平謚、名嬰○邢疏晏桓子之子也、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為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狎肴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

四書說約　卷六論語三　十八　織簾居

疏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鎰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知此、

愚按以平為謚、左傳及劉向皆云、然古今姓纂又云嬰字平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邢疏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如因爲之例）、故姓曰臧也○謚法云、道德博聞曰文、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未知孰是、節者栭也、梲者梁上楹、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栭謂之楶、郭璞曰、欂櫨、侏儒柱也○雅○疏○楶即櫨也、

大全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

○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

四書說約　卷六論語三　十九　織簾居

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取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未知孰是、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邢疏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

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是也、令尹、宰也、周禮
六卿、大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
大全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
於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
為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
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是卒又為令尹也、卒（疑有脫誤）而子文繼之、
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
玉復治之、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其後子上又為令尹、子玉呂

臣子上之間、子文大宰執其政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僖公二
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
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
圍宋、子文治兵於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杜氏謂子文
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蔿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
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愚按子文為令尹、初自莊三十年、至僖二十三年、子玉代、凡二
十八年、舊刻年數間誤、左傳曰、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
紓楚國之難○國策曰、子文代子元為令尹○緇布之衣以朝○鹿裘
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蓄積○不為爵
勸○不為祿勉○嘗曰○薦賢者不祥○尊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庶人以
用人○濟患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違他恤○國語曰、成王聞子
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粮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
逃○王止而後復○注謂辭而逃○辭令尹之祿○是其忠亦槩見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

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
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大全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左傳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
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
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
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五月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
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於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〇仁山金氏曰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是則四馬見地不但言馬也）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〇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〇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愠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公論）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都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〇雙峰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總論愈明）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乎

愚按子張初問就事論事也故曰忠曰清再問就事論心也故曰未知焉得仁名聞說若子文之僭王猾夏及任子玉致敗文子之不能正君討賊兩三年後仍復於齊干預大政豈不亦都不成其品然或因此并將忠清兩字一齊放倒則焉得仁處反無力氣非正指也觀集注於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潔身去亂各上半截極其形容而後以未知擬轉可見若愚聞一段自在圈外仁山[illegible]焉又其[illegible]是不必用耳〇喜怒不形潔身去亂易解物我無間言政在人猶在於已也此等地位亦頗難到有類於仁故朱子或問亦同子文之質近於好仁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若先將上半截看低即子張務外好仁之人亦當無咨嗟再三之問耳邢疏又曰此章明仁之難成則大段當云如此忠清之人而尚不得名之為仁則仁可知也義亦相發〇崔杼既弒莊公立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立杼為右相後自經死弃尸於市陳文子之孫乞厚施於國至恆遂弒簡公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大全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着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耳、○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惡、太子名、視、其母弟、
或問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
語類凡事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都滚得一齊誤

理會矣、○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與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堅勁峭絶、如何說得到這裏、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免刑戮、蘧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
語類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揜揜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所以其愚不可及、○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尋常無

干涉人不同若無干涉人要去也得然要去須早去始得到那
艱險時節却要去是甚道理
備攷 甯武子莊子之子初晉文公之為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
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
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於斂盂成公請盟
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於晉公出居於襄
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公曰
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
人復成公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

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
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
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
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
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
為大士公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於

京師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晉
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
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成公成公使貨周歂冶廑曰苟
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五年公歸衛公
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
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甯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
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大全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
經宋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
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問何故只思
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駈策狷者只是自
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
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
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
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

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恁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晳之徒，那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勢，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

語類，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各字亦妙〕自成章，不知裁度。○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自是如此。

愚按，淺說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時出乎法度規矩之外，存疑但夜周流四方，志在濟時，不知歸而裁之，時皆從淺說。○味上朱子語意亦然，蓋不知所裁，正說小子，欲裁意在言外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大全，朱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當刪從答錄改文本元重疊〕，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愚按，此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一例，同是想像推度之詞，全無事實，不然，便謂有人曾以三公易柳下之介，擬人說夢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大全，朱子曰，只看〔原本外擴尤謬〕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

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痛切。○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

或問，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往助其求，亦可也，今高乞鄰，則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及其與之，必不告以得之之所，故曰掠美行私，不得為直。

語類，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

似是間

愚按二章謂三思與此乞醯也○如此乎必如此取問者過求之辭朱子頗不許之混截非是大畧接引裁割失真大全每不免有之不看底本亦未知耳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大全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亦未那跛）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諂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謹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大全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大全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遂論未經話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幾、益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繞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語類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全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峰饒氏曰、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

子曰雍之言然

大全朱子曰、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蓋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桑簡已是好資禀○較之繁苛瑣細○

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
存疑仲弓知得夫子許己可居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己有不同者故以為問夫子曰可也簡是未甚許之也仲弓不悟疑夫子為過許謂簡有不同不可一槩有居敬之簡有居簡之簡居敬之簡則簡得好以居南面似可也居簡之簡則過於簡簡得不好以居南面豈可乎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太簡之言實有與之默契焉者故夫子曰雍之言然謂汝毋乃太簡之言正是我可也簡之意也○可也簡底可字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有此疑○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居敬之簡為簡得好者蓋居敬則心中有個主宰其一身動靜皆收斂於規矩之內以是行簡則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行之而不事繁文瑣碎故曰簡得好若居簡則心中先無個主宰了其一身又脫畧於規矩之外以是行簡則所行一發踈放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如西晉之清談其禍至使中原陷於夷虜是其驗也故曰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大全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都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過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于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勉齋黃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輊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

語類問不遷不貳曰這是夫子稱他是他終身到處○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不貳過尚是

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須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是這一番自當一齊打併掃斷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集解]馬曰、五秉合為八十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邢疏]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憲為家邑之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大全]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本見兩條)見聖人(担合亦誤)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

[蒙引]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教之以義、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大全]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蒙引]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瀆也、○孔子當時初不曾一字深着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發而繫之如此、

[愚按]陳潛室注角不及山川、王制又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云社稷也、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則社稷亦獨天子用牛、山川即天下名山大川、天子皆祭之、諸侯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不知如何知別、又據周禮牧人、山川屬時祀、注謂四時所常祀、不拘隨方之色、但取純色之毛、則此騂角既合時制、尤知不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集解]餘人暫有至仁時、惟回移時而不變、

[大全]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

或一物○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汩乎西山眞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汩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朱子曰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語類日月至焉是客從外而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簡恁地○三月不違仁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一間者以此

存疑三月不違是三月之內私欲不生而德常存心與仁常不相離蓋能久也日月至焉是或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為私欲所間而違乎仁或一月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為私欲所

間而違乎仁非有持久之功常坐頻復之吝也○日月至焉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去若爾則日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反下於日至了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為聖門學者故日月至焉是一日月之內皆在於仁

愚按日至月至集注本亦渾融小注說得太鑿了故擬從存疑○內外賓主只言三月不違仁常在內為主日月至焉仁來自外為賓不添欲字作伴何如一切葛藤亦欲芟之也○餘子之去顏子雖自地位遠在然曾閔及子貢之倫皆包於內便未可十分抹煞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大全問從政倒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

魯之所以不競也
存疑　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曉、藝是
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剸繁治劇、藝則
能隨機應變○為政者君、從政者臣、故以大夫為從政
愚按　如上朱子胡氏所說、本自明白、令人於子夏莒父及仲弓
為季氏宰而處問政、皆說得横天蓋地、又何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
吾必在汶上矣
集解　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去之
汶上、欲北如齊

邢疏　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
大全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
上、絶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仁山金氏
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大全　喪大記疾病内外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
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
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
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為壁、西壁
開而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慶源輔
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訣之意、仁也、
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大全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
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

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雲峰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
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
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鮮于
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
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云周
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
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
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
繫累耳、朱子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

無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〇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〇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都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〇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都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〇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

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著寂之病、聖賢着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〇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矣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

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存疑 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以不樂、私欲為累耳、私欲既

去、萬累俱無、心胸之天、悠然自適、故樂、朱子曰、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更切○得真近）凡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或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此說有補學者、如今說孔顏之樂、亦是說夢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集解 孔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大全 朱子曰、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或問小注游氏曰、讀論語者、必先辨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

存疑 儒者之學、不外知行、致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

之間而已、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大全 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

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子公
家者皆是也、○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
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問楊
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
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
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
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
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愚按吾吳中寶帶橋所跨湖、曰澹臺湖、誌云、滅明墓在湖傍、又

郡有金鄉書院、亦以滅明進稱金鄉侯也、蓋為言子故木耶李
子鱗子游祠堂記云、子羽渡江、吳多劍術之士、則又以擊鞅事
附會、○周禮賈疏讀法、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
知之、閭胥於既比者、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
節、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聚衆庶比之時、即
讀法也、比字未詳、以上下文求之、或亦是比較之義、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
也
大全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

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為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
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況自抑損如此、故聖
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
備攷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宰冉求曰、齊
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
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
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國之恥也、大不列於諸

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
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
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入
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
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

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邢疏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左傳曰、將會、衛侯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卽子魚也、傳又曰、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之也、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為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愚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皆以當時之最著者言、又兩人俱衛大夫○或夫子時居衛○故偶感而歎之也○○鮀、左傳本作佗、

備攷衛侯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問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

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宋朝。宋朝。有美色。仕衛為大夫。有寵於靈公。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襄姜(或作宣姜、必誤)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逐靈公。如死鳥(衛地名)。靈公既入衛。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為夫人南子復召宋朝。會於洮。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峰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朱子曰。但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辟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嘆(或解)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大全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周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大史小史之屬。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大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

愚按。野。史。君子。麟向看作三項人。不易。集注。野。野人。史。掌文書者。但少一者字。故皆誤作史書史字耳。然麟意只作府史胥徒史字更妙。不必以史官加之。朱子曰。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語類亦云。史既給事官府。則不當又云即官也。周禮注史掌書者。疏主造文書。宰夫八職又云。史掌官書以贊治。官長皆得自辟除。不同王臣。大抵如今衙門人。多於閑習於事。誠或不足。最是妙喻。若蒙引盛氏退之毛穎傳。又引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則亦看作史書史字。殊未合也。○邢疏質多勝於文。則如野人。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文華質朴相半。彬彬然。然後可為君

子語意悉當然麟尚欲芟去史官官字及相半半字蓋說是史官便容易看作列國諸史理多淆雜若相半之解則談家久關之又不俟今日耳○若作大史小史則皆下大夫為之不當注曰掌文書及斷之以誠或不足據其屬各有史八人則此史是八人之史之類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大全朱子曰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而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

人折了便不宜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

愚按此引朱子或問未全彼云上生字始生之生下生字生存之生則所以釋程子之言者益甚鑿也不能順是方着作用以解罔字上句只說理故曰生理本直以不可動○人當順此理意在兩句夾縫處不在言內或只依文不補尤秒蓋是正反相足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大全朱子曰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上有得力處○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新安陳氏曰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

存疑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知所注知也深愛篤慕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真心實意而求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

生而熟由勉而安從容和順無所勉強義精仁熟不疑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徒為口說而已好之視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己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己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

淺說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大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

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

蒙引 中人以上者語之以上、（依註解後立）則其言易入、而不為躐等、中人以下者不語之以上、而僅語以日用常行之道、則其言亦易入、而不至於躐等○須看可以二字、言此等可語上、又一等不可語上

愚按 此亦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但此又是夫子自說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大全 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是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真箇是知○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處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此兩句一意）測識（也語類）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

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雲峰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

存疑 是非之心知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是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不失、而知在是矣、心無私欲仁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不汲汲於功利、則心無私欲、而仁在是矣

愚按 先難後獲、只言仁者之心如此、難字較闊、不必即指為仁

濾入立達克復等字此楊子常說最妙然讀語類亦有即言爲
仁者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集解包曰日進故動孔曰無欲故靜

大全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舜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夭折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夭之理○雲峰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

就各有偏處○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

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是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又曰聖人說仁固有淺深這箇是大概說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

存疑樂水樂山言其情動靜言其體樂壽言其效○言仁知各有喜好知者（此等亦似推原精意并去之爲妙）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知者事理通達周流無滯其體則動也仁者安土敦仁厚重不遷其體則靜也知者識鑑通明事到即剖不厭其多不苦其難而心常快活故樂仁者德性安重物不能撓可以保精可以頤神年壽自然長久故壽○知者動仁者靜程子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其然愚意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未知何如姑俟知者評焉○註動而不括之動不是本文

動字乃是應事之動、靜而有常、則是本文靜字。

愚按存疑第三條抄、可謂片言立解。

〇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大全雙峰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卻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〇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卻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卻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畫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存疑、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聖王有作於齊、必變功利而為禮教、變夸詐而為信義、故曰齊一變至於魯、必舉廢興頹、以復周公之舊、扶衰救弊、以還文武之初、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愚按周公太公互問所以治齊魯、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今大全引朱子俱云孔子語、恐是一時誤記。

〇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大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竹、〇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頗得穩、〇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

愚按為說、則觚主酒器為是、集注而不必垂前說、集解馬融亦曰、禮器也。

〇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大全或問可欺是雖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總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〇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惡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〇雲峰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存疑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

愚按可欺也不可罔也或分屬上兩句或單解不可陷一句然可欺字總無下落大全朱子說極佳存疑井有人焉本無人也得之矣但後又頗兩歧不知何意〇據今說必下兩句分屬上兩句為是

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大全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〇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〇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〇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卻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〇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

語類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腳跟已是了所以不畔道〇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己都無歸著便是離畔於道也

問博學於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所行所為處審別是否皆是

蒙引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約禮者動必以禮也〇須味守欲其要字面〇此章重博約意不重知行意

愚按存疑衛朱之言甚正姚江頗近禪門悟了便休之說然亦只是北秀一宗學問非其最上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邢疏史記世家孔子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是子見南子之事也

大全或問見其小君禮與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孔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

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雙峰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異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大全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檃括語○雲峰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大全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向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雖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

言是箇微頭微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都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

只缾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語類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今人文字如此使者甚多。亦如何為之意。○又曰。猶言那裏更做那仁子。○又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又曰。只作豈但於仁。

愚按可謂仁乎。或問是揀箇大底來說。朱子曰。然。蔡覺軒亦曰。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蒙引又作尚疑未足以盡仁。另一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大全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都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

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愚按語類曰。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又曰。己纔要立便立別人。己纔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

因下是恕近於勉然故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己之際一欲可通己方欲立便自立人己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注嘗戲評一文我方欲食汝無飽理我方欲衣汝無暖理今思之恐但言欲兼亦不能自飽自暖真為展轉失笑也〇語類若曰己纔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蓋不待於辟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他博眾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定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若謂己欲立達而即己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奢更浮於子貢又豈聖人立教之指乎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大全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〇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〇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辟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〇新安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辟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〇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其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〇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〇朱子曰子貢所問為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救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

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辟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己到底能近取辟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

語類如子貢之問天下之為仁者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為仁之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若能近取辟則私欲日消天理日見此為仁之方也〇第二節以己及人第三節推己及人〇其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

邪相反○方分作兩段說○○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始○其

甚善其說○

愚按○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施濟衆○判作容易○此便是將耶仁者底全體大用來立箇樣子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尚在能近取譬處○頗與中庸說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一般○

四書說約卷之六 終

四書說約卷之七

吳郡 顧夢麟麐士纂輯
楊彝子常參定

論語四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存疑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也、

愚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兩句○是與老彭合底○刪詩書等勿入○

邢疏老彭於時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則大段似言老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我竊比之○文法倒裝耳○尤蘊藉○此或不可從○始言其理耳○然集注於老彭下先着蓋信古而傳述者也一句○孔子刪詩書等已自說竊比矣○則於辭云兩句合底者○意亦畧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大全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

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皆是此意○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
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
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
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
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
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
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
○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

只做聖人自謙說了
語類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
不在
蒙引識訓記訓存非着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爲已有也學不
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愚按是吾憂也邢疏憂己恐有不修不講不徙不改之事亦較
時解爲捷○此篇凡孔子自言每用吾字我字予字與他篇徒
講說道理評論人物者不同故邢氏總疏謂皆明孔子之志行

簡閑乃知前賢用心之細也○尹注日新亦是主腦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大全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
知以容言惟言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上蔡謝氏曰燕居
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蹴踖屏氣之時是以其
色夭夭
淺說申申夭夭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中和
之說在圈外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大全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謝安陳氏曰此亦
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
○子曰志於道
大全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胡氏曰道猶
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
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
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語類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

許多實事。

據於德

大全朱子曰、德是心得此道、既得之、亦會失、須當照管、不要失了、

語類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樸子矣。

依於仁

大全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

亦活、

語類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仁是衆善總會處。○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

存疑德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依也。

游於藝

大全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或問六藝之目、朱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

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為先、此卻於依仁之後教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

愚按此亦只是敘次應在三者之後耳。不必深求。

備攷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

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
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
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
閒容握驅而入、蟿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云舞
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
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
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是也、云象形者、日月之
古人學書、自要明白、此等不同、後世臨池為二也
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為
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
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
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
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
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但
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
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
類、是外形內聲、闕闠衡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
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九章以句股替、

句要則句要句股之類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滯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

[愚按]六不字作三項○亦一定之解○注疏及大全張氏陳氏蒙引諸說俱不可從、○通義鄱陽朱氏曰、上章聖人設教之心○此章聖人施教之道○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如鄉黨皆然、故門人以為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邢疏]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

[蒙引]注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之喪、豈但是日不歌哉、自彼而言、則曰有喪、自我而言、則曰臨喪、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大全」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惟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意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

「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大全」集注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

「蒙引」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故曰死而無悔蓋方其暴虎馮河時便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為悔矣若已先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臨事懼好謀成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然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亦自然之理

「愚按」必也內有與字不可放過誰與之問非定詞故答云若彼之人則不與而若此之人則與之為斷如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以出處之義許顏子後一節以行師之要教子路各開為佳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大全」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或問」小注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于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于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為高其閑閑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存疑」聖人此語為中人以下者言則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

令人都作聖人自言恐未是○看來朱子亦不是如此說○蘇氏聖人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置外之○

○子之所慎齊戰疾

邢疏將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左傳曰皆陳曰戰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集解王曰為作也

大全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

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猶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舜其最後歟○仁山金氏曰（吾六字逸詩使無○未）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集解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

大全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大全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子貢當時竟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繞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

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于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而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蒙引不曰仕衛乎、而曰為衛君乎、正○當○輒○拒○蒯○聵○時○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衛君之事不可以直斥、而古人之事則可以反觀、故子貢舉夷齊為問、以卜夫子之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自是古賢人也、謂之賢人、則是已許之矣、子貢又以賢則賢矣、設其心猶有悔焉、尚有可議也、故復問曰、當其時二子之心亦有所悔乎、曰、二子之心、正所以求仁也、既而各得其志焉、則安於窮餓矣、何悔之有、子貢於是乃悟曰、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者也○夫子既以遜國者為賢人○又以為無怨○其與之深矣○以是而反觀之○則夫父子爭國者○夫子豈肯立其朝○而與之共事哉○故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為也○夷齊所為○合乎

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衛輒所為○悖乎天理之正○拂乎人心之安○夷齊所為○見與於聖人○衛輒所為○得罪於聖人矣○

附錄左傳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杜注曰、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列女傳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史記衛世家蒯聵初奔宋、已而之晉、靈公游於郊、令子郢僕、郢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初

孔圉文子取蒯聵之姊生悝悝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悝母仗戈而先伯姬迫悝於側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為莊公○備攷哀公十七年晉伐衛衛人出莊公晉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班師以歸十八年衛逐起輒自齊復歸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愚按曲肱與疏水一例集注本言困極樂亦處方好作轉令人多云陶然栩然自偷適志非其解也蒙引云夜臥無枕曲其肱而枕之雖彌近鑿然歎獲我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大全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

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按易及語類當作坤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為無差矣○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自然而然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須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

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峰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

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大全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雙峰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嘗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嘗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嘗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嘗及之也。○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嘗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愚按語類。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以此目其禮。朱子不許之。大全反謂自有此名者。蓋本通義誤載。不可據也。大約大全引朱子語。多是割裂併砌為文。然皆本通義。後人沿說襲舛亦多。皆不能盡是正之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大全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

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大全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

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
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聖
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
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
愚按年譜、孔子時自陳如蔡、自蔡如葉、已六十三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大全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
地步潤、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
爲謙辭也。

蒙引、此必當時人見聖人無所不知、而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
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解、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均之屬、亂、謂臣
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大全、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簒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
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
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
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

蒙引、聖人所嘗言者、詩書執禮、所罕言者、利與命仁也、又有絕
不道者、怪力亂神是也、蓋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在所
不當言、鬼神雖非不正、又有未易言、故聖人皆不語也、然不曰
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己亦不答、故曰答述曰語、
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淺說、改之者、反觀內省、恐己亦與之類、而不蹈其惡。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大全、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還以理度其不可耶、朱子曰、

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
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
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
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
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
謂並行而不悖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
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
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掩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
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己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己矣豈其不自知哉

語類饒傚聖人自反無愧哉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附錄古今姓彙云宋桓公子向父肹肹（亦字者）孫向戌（以王父字為氏）為左師子孫氏馬向魋宋司馬向戌之曹孫○通義仁山金氏曰蓋宋桓公之後別為向氏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司馬為氏司馬牛其弟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大全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取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愚按此章蒙引以與字對隱字捷甚○通義欲於隱字入言字以對行字却似添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大全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

淺說學文以明其理也修行以履其事也感於物而發之心者必無一念之不忠也本諸心而應乎物者必無一事之不信也

○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只是三件非四教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大全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大全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

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通義本連為一章）故思其次之意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大全問亡而為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貧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極乎聖人然其才德絕出於衆則其為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

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

語類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

愚按前兩節以學質對言。自不消說。然緣質而加之以學。則四等遞進。自是一串事。有恒為作聖之基。題中原有此理。非蛇足也。但無後一節。亦便可省扭合。凡題面兩開說者。俱不在此例。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蒙引孔子或為養與祭祀賓客之需。未免於漁獵。然其漁也以釣。貪吾餌者取之而已。而不用網絕流而盡取之。其弋也只取其飛者。宿者不射之。為出其不意也。此可以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釣弋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為之。魯人獵較。又非特少貧賤時耳。○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網而曰綱者。以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射而曰弋者。以其生絲繫矢而射也。漢文帝身衣弋綈弋字義同。

愚按此等自要看得與佛氏有別。蓋放生戒殺雖極仁人之用心。時其教未入中國耳。且循佛氏則難為釣弋。甚費周旋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孫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至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商之禮。有善敘者。

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删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
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
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愚按以古今分聞見金氏解最妙通義載許白雲說亦以聞為
聞古人言行見為見今人言行師友見略同耳然據語類聞是
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則朱子亦及之而仁山謂不分
曉者又何也○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似嫌以知
自任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過知之次
也言雖無不知非知也上者耳多聞以下皆頂我字是夫子自

說故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裏面○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註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
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
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

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愚按不保通義云猶俗言不管唯何甚淺說隨說俱作何必為
已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存疑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是解我欲仁仁至句仁遠乎哉且
虛說既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又曰欲仁仁至又似在外而至
者何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仁雖在內而當其舍亡有似失
而在外欲仁仁至似在外來耳
愚按淺說達說於仁遠乎哉下皆云何以見其不遠也亦是出

得此意蓋首句雖作波蕩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辭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大全胡氏曰左傳注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附錄左傳注昭公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於齊在外
八年凡三十三年薨於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邢疏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後
大全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

也、妖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益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芈、是也、

愚按通義史氏曰、昭公習於禮文。豈不知娶同姓為非禮。但既迫於事勢。犯禮而娶之。故只得諱之。而謂之吳孟子。以自文耳。謂之。猶言稱之也。故謂之吳。則紀其實。謂之孟子。則隱其姓。皆昭公自為而自諱之也。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却是諱惡之義。亦因有此名而稱之。亦非春秋之自創也。蓋夫人乃魯之夫人。若以吳字加於其上。則於文義有不順矣。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吳氏曰、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峰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

非。則遂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

蒙引人莫不幸於不聞過。我苟有過。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聞於己。而可改圖於後日矣。豈非幸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集解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邢疏反。猶重也。孔子共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

大全朱子曰、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峰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己之自歌也。○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矜以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費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蒙引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者則且自傳其歌而必使之復歌使之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卻從而和之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蓄實欲得其詳不揜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愚按眼目只在一必字他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子與人歌一讀而善一讀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一讀必字貫下面七字不要在必使反之四字無斷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大全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凡見其不難戀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教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復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峰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存疑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蒙引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當哉抑以仁聖之道為之於己而不厭以此誨人又不倦則亦可謂如此而已耳然為不厭誨不倦非實有此仁聖者

不能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愈見夫子有仁聖之實也公西華適在側聞夫子此言而有悟焉乃嘆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世固有未能盡仁義而教人仁義者但不倦卻難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存疑爾如此也已矣無餘說也謂云爾已矣言只可說道如此耳更無它說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

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大全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雙峰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亾之辭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擧誄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遷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也、○雲峰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語類蚌範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意却(判斷分明)只是箇小意思良久云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罵詈聖人却聞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裏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葉大步蹋過去說

家引上下神祇上之天神下之地祇也行禱五祀謂行禱禮於五祀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此注當用在丘之禱久上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大全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問奢則不孫朱子曰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愚按通義章圖云以君子言心廣體胖一循乎理以小人言患得患失多役於物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大全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

此章就大體上看。
蒙引 時乎溫也。溫而厲。時乎威也。威而不猛。時乎恭也。恭而安。
淺說 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在溫威恭之內。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大全 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
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

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也。○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荊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問泰伯逃之荊蠻。斷髮文身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

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舉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

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茍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繇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繇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浸識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繇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

語類泰伯得稱至德為人所不能為○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大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即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問三以天下讓程（集注說又別有三節皆不是據）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它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問大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密伐崇氣象亦可見然猶服事商所以為至德○麟曰觀此即泰伯愈可見并亦不必回護大王也

愚按語類又云以夷齊比泰伯單指諫武王非說遜國事泰伯與武王雖竝行不悖然稱泰伯為至德謂武未盡善亦自有抑揚皆補大全之未備也○泰伯不從四字畢竟主意讓天下起初只是讓與商以後來推說又似讓與周故朱子相反相成之說最為圓活要此且論讓者不論受者渾融些尤妙○蒙引云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泯其迹意不可全重在泯其迹上善重在泯其迹則欠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又云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是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

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
舉不得尤明確了當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
則絞
大全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
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雙峰饒氏曰恭而過
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
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
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
過故有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蒙引此段不着何人說舊以屬之上文而通爲一章張子依之
至吳氏以爲當自爲一章而疑其爲曾子之言朱子然之故今
不連上文讀○在上之君子若能厚於其親如父母及諸父昆
弟之屬處之各盡其道則於其親篤矣夫親親仁也上仁則民
亦興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若能於故舊盡忠厚之道以處之而
不忘其平生之好則爲厚之道也上厚則民化之亦不偷而各
厚於故舊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邢疏仲孫捷武伯之子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
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
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大全朱子曰正顏色亦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
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
人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
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
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今人議論（此下大全分三段今依通）有雖無甚差錯只
是淺陋者（義今之）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
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
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

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即容僞不得。○以道言
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責
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
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
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
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全者也。
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責耳。○問集註舊
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
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
閒字。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
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其
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
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
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
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
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
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闊。
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

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
（道○義○章○同○亦○同○）
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
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
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
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
語類出辭氣（更○簡○擬○）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人人皆
然。工夫却在勿字上。○陳寅伯問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是○言○君○子○貴○之○緊○要○）
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
（則○有○司○掌○字）
只在此三者。○或問遠與近意義如何。曰。曾子臨終。何嘗又安
排下這字。如此。但聖賢言語自如此耳。不須推尋。不緊要處。
蒙引。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以告之。又恐其忽
之而不之識。故先自言以警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想孟敬子平
日是箇留心於細務。而不知大本底人。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
在。然君子所重乎道者。只有三事。三者何。不動容貌則已。一動
容貌便遠了暴慢之氣。而容貌皆得其道。不正顏色則已。一正
顏色便要近信而無色莊之僞。而顏色皆得其道。不出辭氣則

已一出辭氣便要遠鄙倍之失而辭氣皆得其道君子所重在
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八字一串非對待語）之要為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
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
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此君子對有
司而言大槩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〇集註言自
言也此解曾子言曰之言字與其言也善言字無預將死言善
曾子自言也謂之自言者此是曾子說自家事無預於敬子然
所以警敬子之聽也
存疑暴粗厲也厲是粗蠢不細膩不作嚴厲說蓋嚴厲是見於

面者容貌說不得厲慢放肆是其踞之類以實之謂信外面如
是內面亦如是便是以實正顏色而近信謂內亦要如是毋為
色莊也
附錄周禮云太宰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四籩之
實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四豆之實鄭玄云豆
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大全集注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

謂犯而不較〇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
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
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
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〇犯而不較蓋
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大爻用語）蚊蟲遇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較耶〇
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
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〇
雲峰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
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

或問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
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
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
愚按蒙引存疑淺說俱以有若無貼以能句實若虛貼以多句
至達說以下始有各開之解〇通義仁山金氏曰顏曾之在孔
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
史氏曰惟其不同時所以曰昔者大全厚齋馮氏曰顏子與曾
皙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
友也〇據舊說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是

顏子長於曾子十六歲也、顏子三十二而卒、則曾子亦方十六歲、故曰不同時、曰父執、語意於當斟酌云、〇又通義句實許氏曰、能不能以事為言、多寡以明理言、甚細妙、但如此、則不可分貼、而可總承、瞿昆湖說亦較合也、又下此、乃有謂彼此各開、全不相蒙者、〇沈虹野曰、能即有也、多即實也、有若二句即看上二句〇點〇他〇虛〇心〇出〇來〇

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〇故知為幼君〇孟子曰

四書說約　卷七　論語四　四二

公侯皆方百里〇故知為國政〇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〇須是才節兼全〇方可謂之君子〇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〇雖死何益〇如受人託孤之責〇自家雖無欺之之心〇却被別人欺了〇也是自家不了事〇不能受人之託矣〇如受人百里之寄〇自家雖無竊之之心〇却被別人竊了〇也是自家不了事〇不能受人之寄矣〇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〇却不能了得他事〇雖能死〇也濟得甚事〇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〇孔子曰君子不器〇既曰君子〇須是事事理得方可〇若但有節而無才〇也喚做好人〇只是不濟得事耳〇

蒙引有人於此〇其才可以託六尺之孤〇為幼君之輔〇可以寄百里之命〇一國之政皆自其手出〇其才之過於人如此、且又臨大節所係底所在〇他之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〇卓然堅定而不可以利害奪之〇德樣人可謂之君子人與〇看來才節兼備如此〇信乎其為君子也〇〇臨大節大節字〇以事變言〇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〇利不苟就〇害不苟去也〇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〇託孤必兼寄命〇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〇亦有寄命（許白雲說亦兼此二義）而非兼託孤者〇如高宗在諒陰〇政事聽於冢宰〇又如季任為任處守是也〇〇臨大節不可奪〇有生者〇有死者〇不可以生者為

四書說約　卷七　論語四　四三

優〇死者為劣〇看事勢如何〇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〇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〇恐不消說到死處〇然成敗利鈍〇非所逆睹〇亦不可拘定〇

備考周禮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〇則七尺者二十（故曰丈夫）也〇其升降皆五年〇則六尺者十五也〇孟子五尺之童〇乃十歲也〇

愚按語類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也、通義許白雲說亦同、金仁山則又謂遺命託國、然遺命非即之命命字、〇金仁山又曰、寄百里之命、古者封建故云、天下亦自

此而推也、○達說大節節字、非集注其節節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大全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强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朱子曰、弘是寬廣。都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

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强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塗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爲之心。自急者無必爲之志。此弘毅之反也。○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正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爲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

語類小注濟錄云、徐問弘毅是爲學功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此。更那裏便尋箇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

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道情病痛來。便都錄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文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

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道路遠也、○蒙引已任任字亦然、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大全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着。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

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任
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
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
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
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
蒙引 仁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不
統於是。○看集注必字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道遠未靠在
士者用功處若說得欠斟酌便似弘毅非其解矣
愚按 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

毅則欲其不息之較細核。○此四句解弘毅之辭
○子曰興於詩
立於禮
成於樂
大全 朱子曰、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
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
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
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
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
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
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
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
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縣養之至也。○詩較感發人故在
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
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
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
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悅人之情性蕩
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

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
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
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
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
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
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
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眾體蓋莫不
有養焉。○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
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

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
塤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
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
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
起發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
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
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
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
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
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
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
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
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
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
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
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
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

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語類 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
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
成於樂是到末梢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
象○譬如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
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
心令入規矩使心細而不麄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詩禮
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
樂又見無所用其力○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
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躍躍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
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問三者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王教
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
蒙引 興於詩見詩之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學也成於樂見
樂之當學也又須細認興立成三字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大全 朱子曰民但可使繇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
也繇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
矣必使知之則人未知之心勝而繇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繇而

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然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繇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繇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繇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自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間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繇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强知也○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

蒙引以斯道覺斯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能使人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孔子說民但可使之繇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固衆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繇若夫父子之所以慈孝則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自非中人以上者未足與語此故不能使之知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教民之法則民字似亦只對上人言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大全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挾己所有是吝○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

淺說其餘才藝之美何足觀哉○愚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其餘亦指才言解同達說特餘事也便多一析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大全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

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蒙引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然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

存疑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非輕可也、好學、是慕道心切、汲汲然欲講學以明道、夫子之好古敏求是也、守死是凡事以死守之、更不移易、言堅守個死也、善道、是所守處要恰好、不傷勇也、○四件要平說、謂學者要篤信、要好學、要守死、要善道、蓋不篤信則不能好學、故要篤信、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又非其正、故又要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故要守死、守死而不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故又要善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大全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苟、以及於難、則其次也、亦次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雙峯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大全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曰、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無力者之所為也、

存疑末節因上文說是餘意、天下有道則見、若邦有道貧且賤、恥也、天下無道則隱、若邦無道富且貴、恥也、

愚按章圖危邦二句繫去就、天下二句繫出處、危邦節以能者

言為君子邦有節以不能者言為庸人○沈虹野云中節以天下對邦則邦小天下大末節止言邦則天下之通稱析表云邦有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其中也○篤信好學是有學守死善道是有守八字廻環理固有之然文字顧不得許多也又昔舊籐以利刀劃之矣去就出處亦大段總承學守不必屑屑分貼○只作篤信又好學守死又善道似更直捷鄙意并欲去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一轉益晦翁是論理須周詳吾輩自論作文只在語氣次第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語類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便是犯他疆界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愚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鞘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則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虛以終談始之謂也大抵聖賢語只是平說無一可添造祖合解亂為平則此第四節處三節之後是其義矣革昭又云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關雎為四節變更之首亦可通也頗謂雖然焉明必有以教我者○儀禮注疏主人樂賓之事大判總為作樂其中別有四節之殊有歌有笙有間有合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蓋堂上有歌曲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洋洋注美盛

意美而又感於合字見之過此即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賓乃降亦見鄉飲酒禮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蒙引言人之為學惟日孜孜而競尺寸之陰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聖人之意蓋謂今日之學既無此工夫而心中猶泰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學如不及已知所勉猶

恐失之則勉而又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大全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

蒙引巍巍高大貌此高大以氣象言下文是有天下而不與則天下為小舜禹之心為大有以包乎天下而天下不足以縈其心○舜禹視天下只當等閒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都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也

存疑有天下不與不是天下做天下我做我都不紹會他只是不把他來動心意蓋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都不把來在身上（便是貴不以位為樂○亦解在○裏面）自尊貴自威福自奉養以全與他不相干預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舜之好問好察下車泣罪看他曾謂我貴為天子不可下問下泣罪人乎禹之菲飲食卑宮室看他曾謂我富有天下當侈自奉養乎真有天下而不與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大全朱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此字指我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

蒙引惟天為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至冒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則下句非惟堯則之實歟或曰成功巍然文章煥然似亦盡矣猶為不可名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止一箇成功一箇文章便了得耶但成功文章亦不可小小說曰巍巍乎曰煥乎大抵大人分上無小事但孔子之意則以為此不足以盡堯耳

孔子所謂成功文章大抵是就尚書所載者言若堯之所以為堯豈堯典一篇便細大都盡得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來久矣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

〇邵伯溫皇極經世解曰堯得天地中數故孔子贊堯云云揚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象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味此言則知氣數亦當世下一世矣後世之欲復古者不其難矣乎程子亦曰唐虞之治不可復矣或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贊堯之盛何也惟其有堯治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無為益以見堯之大也

愚按析義云德與功業文章一同流行但功業文章有迹可見德則積之心布之身而然運播被於天下易可以言語形容此參陳紫峰莫中江之意甚明

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邢疏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皐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皐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水之官也

大全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鱉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愚按上邢疏舜有臣五人仁山說而天下治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邢疏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旦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必無此理）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

主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畢公文王
庶子、太、閎、散、南宮、皆氏、顛、夭、宜生、适、皆名也、
大全邑姜、武王后、太公女、
愚按此二節反是下節注脚須列於此須敘而不議為妙○二
節或俱是門人因聖言而記此然或夫子因讀武王之言而有
此歎即是夫子自言亦不可知中補孔子曰字者如史記太史
公曰之例古人文法蓋往往也○存疑亦云夫子說才難時必
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為盛不然
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着一句○總說箇泰誓即觸
着事殷至德處一而歎才難一面又想到文王也故又有末節
○泰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下又曰今朕必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大
段是與服事相反也然舉此只是為才難又不可預侵此意○
或又云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高陽之第三子
隤敳也、本是二人、以山海經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
為証、然謂伯益即伯翳者亦頗多、邑姜為太公望女、則井觀瑣
言云、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為西伯之後、不應猶有未字之女、

可配武王、且武王是時已幾七十矣、亦不當始納公女為元妃
似亦有理、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大全吳氏程曰、唐虞之際至為盛作一句
蒙引孔子之言蓋主周言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
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
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者實為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間為
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為婦人耳
以此言之謂有十人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

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然武王以十人之力而克商有天下
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
王之德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一反手而天下悉為周有
矣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至德乎○東
者德之用也、此章言才、皆就用處說、不是兼體用、是有體之用
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大全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
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

都朝歌衛地、則究冀周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朱子曰、韍蔽膝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胡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
淺說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己力而不吝、於豐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

四書說約卷之七　終

四書說約卷之八

吳郡 顧夢
楊

論語五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大全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者、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

語類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界鏖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撆了那利字不說了、緣它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腳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

愚按語類所載尚繁○大都是言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鄱陽朱氏曰、此章醒人言語之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集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那既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云吾執御矣謙之甚也

存疑 大哉孔子是譽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其謂門弟子曰他言無所成名蓋緣我不曾專執一藝耳吾將何所執乎執射乎抑執御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愚按 集注大略本只如此慕聖不知已在圈外道無不該尤無謂○通義仁山金氏曰聖人之心真見義理之無窮雖一藝亦未易盡其妙射必如羿始可成射之名御必如王良造父始可

成御之名一藝之中各亦自有精微之妙亦豈易以成名哉但夫子之辭謙而又謙謂欲使我專一藝以成名則取其至賤者為之可也○博學學字如射御看本非甚深之辭猶太宰之云多能耳世多誤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大全 胡氏曰麻緇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

備攷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皮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謂之純者絲之始繅素質未染

愚按 古人之布惟葛與麻二種木綿即自後世始從異域入中國孔子時尚未有也紬風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我朱孔陽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亦只兼帛與麻而言之麻冕見六經則惟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蔡注康王吉服蟻玄色彤纁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緇今蟻裳者蓋無事於眞祀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

示禮之變也又據士冠禮緇布冠不必即為麻冕但集注亦本孔安國不敢深辨○通義白雲許氏曰冕冠總名冕之名有五袞鷩毳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就五冕之中共有九等其一則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為八等與十二旒者共九等天子因十二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袞冕以下上公亦自袞冕以下侯伯鷩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只是冕上旒數不同天子自十二旒五等皆十二玉公侯以下只依旒數綴玉如九旒九玉八旒

八玉。其九七五共三等。則君服之。八六四三二共五等。則天子
諸侯之臣隨命數服。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
皆以緇布為之。麻冕禮也。集注作緇布冠。亦總名也。仁山金氏
曰、禮記曰。太古冠布。古人不輕於蕤緌。以布為重。但以麤細色
素為吉凶。以纓節數為等衰。吉服冠冕冕貴。故冕細。以三十升
布為之。吉服之用絲者。自中古始。然亦每每以布為尚。故始冠
亦緇布冠。三十升布。則為宿一千二百目。細密難成。不若今用
絲之省力。故孔子從之。○王藻注。冕服。是絲衣。皮弁服。朝服。玄
端服。是麻衣。皆十五升布。凡裏各如其服。知此亦并可解詩絲

衣其紑麻衣如雪等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解]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
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邢疏]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
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
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
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
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
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
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
云然。人以為諂。想是此類。
[蒙按]通義。許白雲說。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本不止燕禮覲禮。
舉為例耳。又燕禮注疏。臣拜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升乃再
拜。即不言升成拜。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曰升成拜。
又各不同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邢疏]毋。不也。
[大全]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初。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
為之後。故曰事後。○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此數有字皆對無字）
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問意如何毋得。朱子
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
私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
必。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四
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
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

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
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
所以自始至終而絶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
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為終始
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
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
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
渾然一無私耳細密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
語類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

道我要做我不要做○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意是絲毫
我是成一山嶽也○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
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
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己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
有我哉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
蒙引本文無循環意集注推說只用前注
愚按此與上章亦是一套意故類記之○鄱陽朱氏曰上章聖
人處世之道此章聖人天理之純也
○子畏於匡

邢疏參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尅為僕以策指之曰
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
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
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
同是其事也
愚按顏尅孔子弟子虎暴匡時尅嘗與俱家語匡人有簡子者
以甲士圍孔子也路史匡即也木衛邑中屬晉大全馮氏又云
宋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
大全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
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
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仁山金
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
有夫子收於散亡删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
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語類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死者死字對上沒字○問斯

文文字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將行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問呂氏曰。文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子畏於匡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曰。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愚按將喪斯文也。未喪斯文也。商量平對之辭。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互文見意也。馬氏注便多了一折。○都陽李氏曰。天以天意言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大全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大全朱子嘗聞學者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于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

蒙引太宰以多能為聖。是以多能為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為由學而通。非天之所生矣。及推聖字不居謙也。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固天縱之將聖。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言夫子固然是天縱之。不限其所至而庶幾聖者矣。既聖則無不通。是又多能也。○何其多能也。又多能也。二多字重。下文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是謙。將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是一意。○子聞之。蓋聞太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固天縱之將聖。以德言。又多能也。以才言。但太宰所謂多能

只指釣弋獵較之類。又才之末者耳。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畢竟君子之所重者自有在。露出君子字面。避聖字也。

存疑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其生知之聖人與、何其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子貢曰、夫子之為人、寔是天不為限量、放縱他使有那等樣才德、而殆將於聖人者、且又多能也、不專在於多能也、註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又多能上、○太宰以多能為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謙己。不以子貢之所稱者自居。但以太宰之稱己者自居。又

推却那聖字。不敢當。謂賜也。（獨將未出）非知我。太宰其知我乎。蓋我只是多能。非才德無所不有又多能也。然我這個多能亦有其故。（一節作三段轉折分明）不是聖也。蓋吾少也。未為世用。而微賤。故得講習衆藝。而多能鄙末之事耳。吾之多能。其故如此。非以聖而無所不通也。然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此又是夫子教人之意。然夫子既以多能自居。又不以多能率人。則其所重固自有在。雖辭子貢之稱。終有不得而辭者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蒙引　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卻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發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為無所不知耶。此聖人謙己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蓋聖人雖不自聖。而實有莫揜其聖處。

淺說　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

而已矣。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大全　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也。

愚按　通義、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河圖、伏羲時龍馬出河、背有五十五陰陽點、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

九居西、五與十居中、是爲河圖、伏羲因之以畫卦、論語溯、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祖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邢疏　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

大全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

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蒙引　衰、麻服也、齊衰有下緝者也、冕衣裳、言不是尋常衣服、雖少必作、言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爲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從一說、當看或曰二字、（此從大全說、說亦同）

愚按　沈虹野曰、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注疏通義本皆作忽然

大全　新安陳氏曰、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上解前後非說說也）○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大全　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

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上蔡謝氏曰、顏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更）不及、（明）忽焉在後、又蹉卻、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覺軒蔡氏曰、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卻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

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
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
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
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
以盡乎博、○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
理○而比之理則尤闊○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
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箇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
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
峰饒氏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
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
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大全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
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
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
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于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　○慶源
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

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
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
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
所以着力不得也○朱子曰、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着力而無
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賢者若要着力不勉不
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
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到
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
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

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無上事而喟然歎、謂非如
孔子因曾子而喟歎○仁山金氏曰、顏子始初鋭于進道○以其
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
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
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
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
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
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
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

皆有則顏子欽領于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此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己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於學問之中略兼德行而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集解包曰疾甚曰病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大全胡氏曰此必夫子去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于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愚按達說大夫之喪有家臣以治喪事蓋以弔祭者多故各分職以治之士庶人則委之於親友古者孝子不治事皆委之於人也○沈虹野曰夫子在位時有門人為家臣者使門人為臣即在位時之家臣也如此即似謂原思之類又一說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大全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益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

愚按誰字指人對天字說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

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集解馬曰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愚按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言師弟之情較君臣爲更切也○此節以兩且字作轉亦當平說○君臣禮葬君字疑謂孔子也此尤可信中庸所求乎臣之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爲疑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欲居九夷

邢疏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更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愚按大全止依前說○書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illegible]注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賤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又似不必有名色種種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大全問此及浮海章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爲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

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大全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樂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曉知道不

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退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解 馬曰、困、亂也、

○邢疏 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

大全 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

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朞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大全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矣。○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庶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

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心、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朱子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新安倪氏曰、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

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諡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簀矣、集註合上蘇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蒙引、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作兩截看○

愚按、沈虹野曰、水即道○水之流○行不息即道之流行不息○與鳶飛魚躍同一機括○不可作喻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爲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爲山○而未嘗言爲學○然爲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柏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大全、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止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峰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大全、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結裏處、必大段可觀、○朱氏公遷曰、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蓋亦末如之何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大全、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大全、雙峰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大全、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嚴憚、至帳中可其奏、

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解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邢疏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匹夫謂庶人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大全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廣人、非其有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愚按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禪為絅。帛為褶。陳澔注。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著字或作緒。

以綿裝衣也。然此謂枲著者。枲。牡麻也。以枲撚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謂以麻裝衣也。與禮記又不同。此通義許白雲說。○大全熊氏引鄭云。好者為綿。惡者為絮。則新舊之中。又自分美惡。雖不言枲著。亦當貧者也。敝縕袍。如何獨與狐貉對說。皆與案故耳。此本非實事。然亦見相形精細處。許白雲又云。集注衣之賤衣之貴。皆言其直。非人之貴賤。尤佳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愚按呂氏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八字將世情說盡。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大全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

蒙引大凡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恥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恃此為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集註於衣敝縕袍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于道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大全]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冱寒、生意憔悴、而松栢獨蒼然不變○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栢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大全]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麤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義明之○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蒙引]此學之序也、這一句是對仁者不憂說○若無後篇仁者不憂一章、則此所謂此進學之序、而及後章所謂成德為先者、俱無矣、同是一樣智仁勇、兩箇智者、同是一樣明足以燭理、故

不惑也、兩箇仁者、同是一樣理足以勝私、故不憂也○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

[愚按]如大全諸說、則所謂學之序者、不獨序字重、學字尤重也、川上注固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耳、蒙引語更破俗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大全]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

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
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可與立未可與權亦
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
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
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
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
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
他適為所害這裡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立是見

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
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
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
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
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
蒙引可與共學只是有志要學的人全未有一滴工夫只是說
可學其實未曾為學也適道却又是學得正○知學方可與共
學知所從方可與適道能立方可與立能權方可與權○如伯
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

存疑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共學矣然或
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
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
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
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
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後可
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七十子學於聖人可與共
學也然短衣聚歛宰我冉求忍為之而曾子尚有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之歎則是未可與適道也仲由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子貢無諂無驕則是可與適道也然二子不免仕於季氏則
是未可與立也閔子不仕大夫之家可與立矣在聖人則不然
南子亦見季氏亦仕是閔子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大全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
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
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其所
謂爾者皆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

之詩亦或然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大全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

○或問恂恂、曰、以書詩訓詁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此本注疏）

○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即溫恭之意、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大全言不可以不明辨、總言之、詳問謂在宗廟、極言謂在朝廷、

○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辨、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

愚按似不能言句、足恂恂句、唯謹爾句、足便便句、皆是言貌合說也、在廟詳問、固本每事問、然所謂每事問者、亦只初仕如此、不成番來番去問箇不已、此跡翁亦辯之、蒙引說較未當、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大全胡氏曰、以下文君在及視朝之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禮義而無所回屈、○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理義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辯處須辯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

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衰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閔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

○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愚按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一切君未視朝、自炤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馮氏曰、此當記夫子為下大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耳、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可直遂語亦不甚穩也、侯國只有上大夫則位固無中處者、安得我尊彼卑、可以直遂乎、若云我亦上大夫、則與上大夫言、固不必誾

問如荅云我弁未為下大夫則與下大夫言又不當侃侃如也
○存疑云下大夫與己平等者言可以直遂故侃侃當言則言
無委曲也是正辭斷義意思上大夫尊于己者有不是處亦當
諍但要和悅蓋雖當言但要委曲言之是和顏悅色從容意思
却妙○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
君下大夫五人馬氏曰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
至於大夫士又三卿之屬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
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傳其

五即下大夫五人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信不可直遂矣但
麟初意大夫止分上下而無中馬氏注頗有上中下大夫之說
然後方氏注云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則謂有中大夫
者自為天子之制麟之言猶當也○周官家宰大宰卿一人小
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皆是以倍為別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
大夫左傳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
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
下當其下大夫則諸侯有上下大夫而無中大夫皆確證也但

上大夫即卿而左傳似謂卿之下有上大夫小國二卿而左傳
似亦有三卿又參錯不可曉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大全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踖
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
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
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齊氏曰君未視朝則
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
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愚按總注事上謂君也對君則皆為下故曰接下然亦大槩之
論不必拘拘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大全辟璧同盤辟盤旋曲折之意○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
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
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變于外自
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致心愈至耳○吳
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者
愚按通義吳氏又云盤辟奇闕與曲禮旋辟同逡却也謂聞君

命之左無所指其身然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大全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强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己○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還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又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音身○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

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

愚按邢疏○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衡○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遞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遞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文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

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致之至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又與大全詳略互足。故並載之。其○通義。許白雲曰。命數。謂圭璧之度。冕服之章。建常之斿。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擯之人。禮牢之數。朝位之步。饔餼之禮。皆隨其命多少之數。○蒙引。孔子是時蓋為次擯。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為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今世所傳射禮之揖為可證。○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甚。○意謂孔子當時必為次擯。亦似拘拘。即左右手不過大槩語耳。○圓禮經文。諸侯立當前疾。貫疏。先鄭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謂谷輈人輈深四尺七寸。云軾前曲中是也。雖亦不甚了了。然邪疏直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必邪疏誤也。○又經文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鄭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待兩鄉之而已。是此節正義。諸家不載。

趨進翼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大全】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紓緩。解也。○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

○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愚按通義仁山金氏曰賓不顧矣此當時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面於大夫大夫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不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不顧也蒙引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遂送歸其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大全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耿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大全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古人常掩左扉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如此記之耳

存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是入公門時事○按出入不由中門禮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略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而門人記之也

愚按立不中門據上朱子二條及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在右扉一邊不當君出時闑左開右君入時闑右開左臣又反是也饒雙峰頗多事蓋大段是遇執闑右一句耳夫以兩扉分左右即闑右本有窒處何必活看邪○語類云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然本文中字却活○又云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還乃君出入之所臣傍闑右邊出入○蒙引存疑俱太信饒說不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也雙峰偶未攷此耳且饒說通義亦不載○又玉藻注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謂之私事以其非君命故也入自闑東從臣禮也亦與燕禮注疏相發○又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士介拂棖是不中門之解也然此自為兩君相見時之禮○玉藻注又云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又曲禮注云闑東為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

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主也備攷引爾雅注云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氐右扉是主出入之道左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拚左扉以右扉出入故闑門左扉立於其中亦玉藻語疑左扉必有賓禮始啟也要之依此即尤足破饒說無疑矣○爾雅柣謂之闑俗謂之地柣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故南軒說非獨入公門然也○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非不中門正解只是言其尊在右扉出入耳必拂闑方是說不中門然文無右字義故此互詳載之要彼此是兩義不相混也饒氏惟認孫闑右即是解不中門故有東入西出繞著闑旁圓轉之說可笑且只為要繞着闑右不覺走到扉左非禮之禮尤不是也○但據玉藻闑門左扉立於其中為天子閏月之事則拚左之說亦不必拘或是並啟而不由耳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集解包曰過君之空位

大全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閒謂之宁○閒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損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門屏者乃門閒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雙峰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故語但）（云君尊臣卑父坐子立）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閒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存疑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入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內朝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邢疏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注齊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注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大全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

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猶未
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鼻息出入人之
所不能無也但心致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
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
尺則升階不躡之也

出
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大全朱子曰此是到末稍又加整頓衆人末稍便撒了聖人則
始乎敬終乎敬○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
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

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新安陳氏曰此章
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存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朝廷不歷位
而相與言即此位
愚按出者總辭當一頓也

○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
循
集解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戰
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

邢疏按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
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註云雙植謂之
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
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云蓋皆像以人
形為瑑飾文有粗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躬圭皆長七寸故玉人
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
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粗略義或然
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
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瑑為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

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
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
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
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
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
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
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
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

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鎮圭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註小行人云○朝禮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於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註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麟案玉藻注○豚之言循○讀為上聲○或解作離豚之豚○言豚性散○圈之則聚也○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襲者○周禮注○織組成藻○飾以藉玉也○○已上言聘使所執有種種○本文獨云圭○蓋侯國○故不及聘夫人等玉者○止就升堂一時言之也○不填補為清楚○但要知得耳○

大全　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比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微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兪過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

存疑　鞠躬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揖下如授○又一意○○麟案如此○則如不勝○足鞠躬意○猶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一例也○○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此如揖如授者○亦以奉諸侯也○

享禮有容色

邢疏　按覲禮侯氏既見正○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為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

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
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
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
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
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覲禮之註所言出於彼
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
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故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

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
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
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
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
覜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是聘禮第二次見其君〇麟案如此則下
節乃是聘禮第三次見其君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此之用圭璧即
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〇問聘享之禮朱

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
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
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
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于庭故曰
庭實〇問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
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
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淺說】聘則尊君之命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享則達君之意非
和無以通聘問之情

私覿愉愉如也
【邢疏】按聘禮賓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註云覿
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
也此一節記為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〇麟案添一容字佳
【大全】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
聘之國君及其大臣〇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說禮者
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
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
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〇然麟案禮記注又

云其君覿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
輕稍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
〔蒙引〕私覿以私禮見也不知有土宜之類否朱子曰享禮乃其
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然
此私覿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私覿只主私覿於君
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亦是
〔存疑〕通章俱自君說也
〔達說〕享禮之禮物也以君命獻禮物於鄭國之君此是獻私禮

於鄭國之君公事曰見私事曰覿
〔析衷〕享禮私覿皆聘中事

君子不以紺緅飾
〔集解〕孔曰一入曰緅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
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
〔邢疏〕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深纁者三
入而成又再深以黑則為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又復再深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
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舊作竀誤）三染謂之
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深布帛者深入掌之凡玄
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歟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
何書又曰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為縓案檀弓云練
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故曰
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
紺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色以為緣飾則似衣齊服也
麟按語類又云一入為縓再入為纁三入為絳四入為朱又爾
雅郭璞注縓今之紅也邢疏引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
縓緣是也檀弓注縓淺絳色

〔大全〕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黯色絳淡紅色練小祥服以
熟布為之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
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
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鴉青也麟按語類又云如今
之閃青
〔蒙引〕君子指孔子而言猶言君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
間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紺與緅二色為常服之領緣蓋齊服用
紺飾喪服用緅飾此不以飾者飾常服也蓋齊自有齊服之飾
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

飾飾常服也此常服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齋
喪用之
紅紫不以為褻服
集解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
所施
紫引紅南方閒色紫北方間色間色不正且近婦人女子之服
丈夫自有丈夫之服婦人女子自有婦人女子之服紅紫不以
為褻服則朝祭之服可知此本文露出褻字之意此丈夫服飾
之制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蒙引當暑着絺綌之衣也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
暑服雖宜於輕淺而亦不宜見體也此暑服之制
備攷按詩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展衣者裏
衣也裏衣蒙于絺衣之上則絺衣之內必有中衣以表絺衣也
綌乃粗葛而縐絺則葛之極細靡者然論語表絺綌在外
也詩蒙縐絺縐絺在內也
愚按詩解展衣禮服又非即裏衣備攷頗捏惑通義許白雲曰

古之服葛絺以為衣綌以為裳亦貴賤之等則詩言縐絺而不
及綌固有以也此解令日乃創獲之許氏又云下文三裘之
類朝祭之服此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惟夫子獨然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集解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邢疏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
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
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

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
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
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
之服也其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
鄭玄註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
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
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
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

索饗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蠟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謂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文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

大全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　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于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存疑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裼也孔氏註曰裼裘襲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吳氏註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方氏註曰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縣露其裼衣故謂之裼耳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縣掩以襲衣故謂之襲耳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縣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　按諸儒之說裘上外衣尚有三重裼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裼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

備考五經要義曰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也

愚按吳氏注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曲其領似又分別在第三重　曲禮注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

其裼衣則謂之裼也。若此亦可斷為第二重。但即謂褻衣為上
服。又不知是否。○折衷云、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褻裘以別之。
褻裘長短右袂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集注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狐貉之厚以居
大全 厚齋馮氏曰、豳詩云、二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
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
便也。

愚按、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
集解 孔曰、去、除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覺軒蔡氏曰、按
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商。凡帶必有佩玉。惟喪
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
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
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
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礱
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
同于事父母之時爾。紛帨、拭物之巾也。觿之大小。以解大小結。
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
也。木燧、鑽火也。
愚按、內則注又云、紛以拭器、帨以拭手、刀礪小刀與礪石也。玦、
射者著右手大指鉤弦開體。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
以鑽火也。○達說云、遇有吉凶。佩亦不容以不謹也。故居喪之
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也。若已免喪。乃去凶即吉之時也。必玉
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此佩服之謹也。○佩有德佩。以

比德也。有事佩。以備事也。右徵角。左宮羽。所以比德者。無不佩
也。即註玉不去身也。左紛帨。右玦捍。所以備事者。無不佩也。即
註觿礪之屬也。○去喪。解、從說云、除是居喪。此達說云。若已免
喪。俱本孔注除字意也。然疑重在必佩一邊。達說亦佳。○玉藻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角徵。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
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
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此等自非居喪所宜。即事佩亦當
閑暇所用。喪固不及耳。然非喪必佩。則又有常制。不可或缺也。
非惟裳必殺之

大全問襞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濶、倍於上面要也、不知剪䋲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剪有殺縫也、朱子曰、惟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褶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褶也○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襞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要不用襞積而剪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惟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存疑] 非惟裳、是燕居見賓等服、若深衣之類、不如朝祭之森嚴、故必殺、

[淺說] 非朝祭之服必殺者、亦不妄費也、

愚按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然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弱○此見饒雙峰麻冕小注○故陳氏謂一裳之制○用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集注其餘若深衣○言深衣之裳也○亦看陳氏說方明○又深衣注云○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割裁之○則凡古之為裳○亦不甚似今裙製也○又云○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若作今尺○已太濶不中用矣○○魯典古尺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當宋省尺七寸五分弱○宋省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則雙峰云今尺者宋尺也○與今日又不知如何却未有據○

羔裘玄冠不以弔

[集解]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邢疏] 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註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

[大全] 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折衷] 言○謹○弔○喪○之○服○制○

愚按曲禮○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故知此等○皆非泛論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折衷] 言○謹○見○君○之○服○制○○吉月、每月之朔也、服者○衣冠冕裳之

總名致仕人名不朝甚不以朝服夫子必謹其所服不以致仕
而廢臣禮也○總見夫子衣服之制或有所必為或有所不為
無一而不合於禮自有與人不同者
○齊必有明衣布
集解 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大全 明衣布浴衣見玉藻注
折衷 齊必沐浴取其潔也若仍服褻服則幾於汚矣故浴竟必
有明衣以著之
愚按 曰布則亦必麻為之也

集注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愚按 寢衣孔注令之被也然集注云不可解衣而寢則必別有
其制或事以創起禮家不載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集解 孔曰改常饌易常處
大全 朱子曰不茹葷不食五辛今致齋有酒非也但禮中亦
有飲不至醉之說
愚按 莊子注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錯曰通謂芸臺椿韭蒜
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許子浴往嘗語我變食只在此等非必
如今釋氏之斷肉或又難之曰葷尚不茹何況肉邪然據周禮
又以加牲盛饌等為變食則雖不飲酒茹葷之說猶為誤引姑
闕如可也○總注致潔謂明衣寢衣變常謂變食遷坐以盡敬
揔承之○子之所慎前曰齊亦於此可見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通義 吳氏程曰鑿通作糳說文糲米一斛舂米九斗釋文云八
斗精米也
大全 禮記少儀注云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
成膾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臠切之而復報切之註聶本作攝

又作牒
備考 朱子謂精為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為糳
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禮大傳云牛與
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
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亦見少儀
愚按 前說則古人以十斗為斛與今制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
內則注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不食

大全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麄言衣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糲、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蘊養强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饐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

達說上條言食之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此條言食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色惡臭惡、只依註承未敗言亦無害、失飪生熟並言要亦生而不熟耳○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也○

愚按偩致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又不同、大約以朱注無弊耳、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大全禮記內則、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鄭氏讀為鯤○魚子也○以魚子為醬○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峰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偹、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大全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慶源輔氏曰、酒以為人合懽、而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總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

愚按輔氏說、即無量似兼人言之、然諸家不從、達說或為賓為主、務要與人盡情、故不可為限量、言只飲若干、此以常情體之自明也、且醉意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無量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乃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人或可飲百杯、無故限定教今日只飲五十杯、未免乖戾、不近於人情

或平素只可飲四五杯○權然命醉○賓主浹洽○亦○自○為○無○量○也○故知此等初非食饕沉湎之說○

沽酒市脯不食

邢疏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不撤薑食

大全本草云、薑味辛、微温、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集解孔曰、不過飽、

大全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愚按此條、蒙引達說析衷俱不承薑說、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蒙引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邢疏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

大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致之祭也○

愚按曲禮注、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

○疏食、麤飯也、或作蔬食誤、

○席不正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集解孔曰、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大全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愚按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禮無預○世誤入耳○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蒙引 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為可忽矣、
聖人之意以為○鄉人為我儺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
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
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
愚按 朝服○或只如今人言公服○○鄉人儺○為孔○子○儺○也○故○然○只○鄉○人○儺○三○字○已○見○大○意○上○條○鄉○人○飲○酒○句○亦○當○說○有○聖○人○在○內○也○
備攷 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

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
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爾、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大全 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
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
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大全 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
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當作嘗而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

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解 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邢疏 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
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恐
○吳氏曰、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
問、路馬則又重矣、
備攷 家語曲禮篇曰、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

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illegible]孔
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雜記云、廐[illegible]孔
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也、是廐
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若云國廐、則路馬亦重矣、
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邢疏 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
通義 吳氏程曰、仁君之惠、謂推恩於所賜之物、
大全 曲禮、餕餘不祭○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

子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矣賓
既升又跪正席宜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
至耳〇雙峰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特已孤
故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集解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〇
邢疏曲禮云主人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
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
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

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侍之則
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
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大全王曰一衆者古注云殺牲盛饌曰衆每日一番盛饌也膳
夫授祭者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也品嘗食者每品物皆先
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〇南軒張氏曰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愚按集注所引周禮四句如大全所疏者固以證先飯然據許
氏此天子之禮而孔子侍諸侯之食則亦非正解也蔡虛齋鄒
嶧山皆云此侍食即一衆之食似兩公當日俱未見通義〇諸
侯或亦有日一衆之禮然謂必此乃有祭者則孔子固不當云
雖疏食菜羹必祭也且日一衆之禮亦不必有大夫侍食彼周
禮自明膳夫之事而此條自言事君之禮即集注云若為君嘗
食然亦曰若之而非真嘗食云爾〇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
後祭先飯〇注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後祭示饌不
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則侍食於君可知然玉藻言

後祭此言君祭則已不祭宜別也觀邢疏可見

備致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
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

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衆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
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禮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
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
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
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
飧者三飯也君既復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儀禮若君賜之
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
則俟君之命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集解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
敢○不○衣○朝○服○見○君○
大全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問疾君視之方東首、
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
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朱子曰、當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
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
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遷
於南牖下、○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興○不忘恭也○○慶源輔氏曰、
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

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愚按通義伯牛有疾、注、古人之屋○共是三間○外為堂○而內為室○
室中為寢處○自堂入室○左戶右牖○凡臥在北牖下○臣有疾君視
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於室中而得南面視之○存北面之義○則
雖孔子自牖執手其身亦在室中也○此亦不可不知○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愚按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
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邢疏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大全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多親主
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
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
言也○古者三月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
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
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

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邢疏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
愚按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
○寢不尸居不容
大全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
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
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
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

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禮拘而氣不舒益寖而尸則
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大全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
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分別妙
愚按狎以人言褻以地言○蒙引褻謂燕見非公所禮法之場
及稠人廣衆之中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形說式者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

為敬名
通義式與軾同世說注車上小俛曰式○白雲許氏曰古者車
皆立乘馬騎車馳雖於立欽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横一木謂之
軾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穹身致高三尺又横一木在軾
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
大全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
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
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達說凶服即上齊衰重言之者此指在車時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大全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
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
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大全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
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聞
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
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

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
愚按總注記孔子升車之容則正立執綏已指在車時非但言
方升也升字疑如登乘之義沈虹野謂初時未及坐者彼不知
乘車皆立耳且以執綏指初升則立字亦頗礙升字尤不足據
○備考留青日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
白虎通云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禮書云綏
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云淑旂綏章此綏之
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

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備
而立、馬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
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
綏、註云、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
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
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按上說、不謂初升
之時、都不執綏、然謂初升執綏、而後不執綏、則亦未聞、僕之在
車、六轡可不在手也、正不必泥、上車之索耳、綏章詩經注、染鳥
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旗竿之首、為表章、却不是此綏字、○麟

又按備攷所列奮衣繇右并轡授綏、皆君出就車之禮、然記又
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僕者降等、則受、注、降等士於大夫之
類、不但臣於君為然也、則孔子嘗從大夫禮、固當耳、又人臣習
儀之節、朝服居左、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已亦見曲禮
注、則執綏亦以為馭、不但上車端可信也、○策、馬杖也、軨、車之
轄頭、車行繇轄、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若兵戎革路、
則君在中、俱見曲禮注、○顧重正字、不甚重立字、執綏字、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集解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

邢疏、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衡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與人
註云、轂、兩輢上出軾者、則輢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
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輢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
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
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
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
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
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
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

大全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
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略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即
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
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
路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
直拒人也、雉一舉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

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矣、
愚按不食事合鄉黨○故晁劉說未定○邢氏解見注疏○雖未雅○而在前也○

四書說約卷八終

四書說約卷之九

吳郡　顧夢麟麟士纂輯
楊彝子常參定

論語六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所以知野人君子為當時之言者○蓋下文如字幹轉○吾字提起○則知上文為今時之言也○
語類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故○曰○外○禮○)禮用得自不同(○樂○不○曰○之○札○樂)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式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緣他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盡、如今盡用

縱羅背盡、內用真紅事〻都如此、如何合敍、關孔子又云吾從
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
從周之前輩、若荅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關孔子
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以就中之意、曰、固
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〻都如此、非獨禮
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下節理可會）任狷、亦是此意、鄉愿直是不好、
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
麤疎底人、

蒙引、野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市廛之人多文、而郊野鄉村
之人從來質朴也、君子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者、兼
德位而言也、與上文民字對、
愚按、程注文質得中、文過其質、反謂云云、則難云述時人之言、
亦槩括大意、於野人君子四字討實落耳、上兩句即仍是正說、
非必一節俱時人語也、蒙引淺說講頗安、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愚按、如即若也、猶云若我之用之則不然、折衷云、則字有斷
然不惑時議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武

周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愚按、夫子時因不對問陳、去衛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
楚昭王聘夫子、陳蔡大夫恐其能伯楚國、發兵圍之、絕糧七日、
弟子多與其難、相從不舍、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子夏
大全、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
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

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愚按、史記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家語一字季路、然蒙引又
云、後為季氏宰、因稱季路、左氏傳又曰季子云、○既記此十人
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
安而切思慕之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大全、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大全、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愚按胡注語氣本直。處人倫之變意似多了一折。可以不用。且稱人之孝。而先不滿其父母。或亦非閔子所樂聞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邢疏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愚按此章如下諸章。只是惜顏子耳。范注不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七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註云徒兵步兵也。

愚按年譜、孔子十九娶夫人幵官氏、二十伯魚生、六十六歲幵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則伯魚庶出也、故宰予稱夫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又年譜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邢疏從者、衆弟子、

案引欲其節哀、

曰有慟乎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邢疏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邢疏門人顏淵之弟子。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

愚按如此。則與子路使門人為臣意正略同耳。朱子亦云門人

謂回門人也或問欲從范氏者當是未定之辭耳

門人厚葬之

邢疏門人厚葬之者初咨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違孔子而舉

厚葬之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蓋顏路聽之者蓋疑辭以請車為椁知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邢疏言厚葬之事非我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

故云耳

大全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

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慟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邢疏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如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之鬼神安能事之乎又問人之若死其事何如荅言汝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繇明而幽繇始而終則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

語類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

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愚按知生知死如上朱子二條較實落但說非原始而知所以生者是氣之聚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者是氣之散何無味也然而邢氏尤蘊藉注疏之妙蓋全在此等矣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大全朱子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悏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密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襯之賜之達求

之氣、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到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大全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繇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左傳注子路時為孔氏邑宰）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

蒙引孔子此言、非相子路也、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有取死之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庶乎其不至死於非命也、豈願其言之中哉、○孔子發此言時、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咎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誾誾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小學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閒、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繫定也、故夫子於子路之行行有不得死之說、○先閔子、次子路、次冉有子貢、蓋以齒序、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序同、

存疑自閔子侍側至子樂、皆門人所記、亦是因下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句、○誾誾、剛氣不露、和氣外見也、語錄作和悅而

諍、諍字不可用、蓋門人聽教之時、用不得諍字、

附錄 左傳云、孔悝之難、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家語云、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

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孝子傳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難、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魯人為長府

通義 仁山金氏曰、左氏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大全 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解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

蒙引 門人、謂孔子之門人、○聖人之言○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

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何如、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一箇道理○室又是一箇道理○就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蓋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理勝

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是未入室
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為鼓瑟發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
亦足以見其槩云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集解]孔曰言俱不得中
[愚按]此中字亦須不說破方有下文一問
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

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
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
道均為未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
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
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
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愚按]尹注列圈外以此也參也魯章楊氏注亦然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邢疏]季氏魯臣諸侯之卿也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魯其從也孔

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蠶食深宮賦稅皆非已
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求也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
歛財物而陪附助益季氏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柴也愚
[大全]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往來（條考作趨禮）
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
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

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
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
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
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
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家引]據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似指孔子則此影是
孔子身影也
[愚按]柴之為愚自以注稍不足三字為正解不必入實事○微
服過宋朱子嘗以責子羔而由通賦注乃云滅髭鬚衣婦人衣

遂得出傳記之背戾不足信頗有如此者

參也魯

通義句雲許氏曰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

大全朱子曰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〇問參也魯曾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相似眾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

蒙引曾子真實是眾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

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繇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

師也辟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偏意於容儀

由也喭

大全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〇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于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弟子之資質

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大全問集注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

蒙引回也其庶乎言其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屢空又却于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〇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也然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

至屢空矣故註云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故字好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大全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蓋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

蒙引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

是不如樂道殆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與應不必分看○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正與屢空相反而其不得為近道也又不待言矣○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分配上文近道安貧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來他長處說○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或曰然則顏子之貧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係于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于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雖能致富然亦志有所奪義有所妨若只從道理做亦無此富矣故曰不受命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耶然人品則從此分矣而究竟討害亦自不同○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繫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亦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穩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

似太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

淺說　回也其庶乎數與道為一也且不以貧富動其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若賜也則不受天命而有心於求富故貨財常生殖焉則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矣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愚按　雙峰講字字斟酌須玩○貨殖焉猶中庸曰貨財殖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通義　白雲許氏曰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學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質既善雖不循前人轍迹自然不為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大全　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語類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它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它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而流為惡但它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

橫渠之解極好。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
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施問
不踐迹。曰。是它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卻暗合道
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卻不曾學問。所以亦不
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
［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問人之所以為善人也。注中雖字然字似
不必用來替聖人話。此是朱子解書意。答用以替聖人話。則聖
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
［愚按］虛齋說最當。注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講者多忘
卻。非也。語類第一條。亦是渾理會語氣。不可不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存疑］論篤只是言。注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卻加貌字。蒙引曰。
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篤寔底。其舉
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款篤。舉動卻輕浮也。以此觀
之。鄉黨篇恂恂如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亦可見矣。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蓋有君子而論篤者。有色莊而論篤
者。所以難定也。必當考其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
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
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大全］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
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于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于父兄。
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
同時。亦未必互聞。問同答異。赤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
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
抑其過。引其不及。歸于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邢疏］顏淵後。時與顏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後。方至也。
［大全］問。孔子不幸而遇害于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
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
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于危
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
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
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
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

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死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逆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閒。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大全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與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大全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愚按注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然達說云。吾意子必舉德業聞望之隆。又似即指非常之人。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愚按不從君之欲。不從二字。即炤後亦不從說也。但後是專謂弑父與君。而此概言之耳。下節云可謂具臣矣。則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已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因一亦字。生此而不從二字。因此處不從二字。伏下節小事或從之之意。尤見朱子集注化工之筆之妙。○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語。不要只做大臣論說得。況了。○李衷一曰。觀上曰事君。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看。○林次崖曰。不可不是說君不從。是以道事君而不從。則不可仕也。不可則止。必行已之志也。已之志在于行道。道既不行。決不肯仕而必去。是必行已之志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大全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弒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二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弒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弒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確注）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

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南軒張氏曰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懿豈遂欲弒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弒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

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慣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弒父與君不從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通義句雲許氏曰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不言質美而未學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學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大全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

宰遂為衰養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邏使之治費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大全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愚按弟子解柴蓋嘗為武城宰檀弓又云成宰而其後乃為衛

士師○戴及于難、自論語外、不聞云遂為費宰也、然全氏傳稱跸
為季羔則豈亦季路之例○其事已成而不可止與○鄱陽朱氏曰、
此章因責弟子而見為學為政之次序○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大全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于進道、故夫子有問、必

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時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
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
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攻教兼舉
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蒙引千乘之國、慢處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
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
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為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
不去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夏少康以一旅取天下、五百人

也○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
饑饉無饑渴○可使有勇、勇、敢之志、果銳之氣、以之戰則勝、以
之攻則取、是以力言也、至知方則有尊君親上之誠、而樂為之
致死矣、是以理言○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字、便知是對下面
鏗爾舍瑟而作言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
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蒙引求對意、以子路所任者、非求之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
里、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皆富足

而已、至於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如此等事、則以俟君子、非
求所能也、蓋冉有謙退本自隨了、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
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教民
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
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如其禮樂以俟君
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己、
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

屬求、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
小相焉

邢疏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禴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殷覜、覜則見也、鄭玄註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

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自視朝之服者、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案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為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註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小相、謂相君之禮者、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凡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

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文曰、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註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者、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

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也、有玄端而冠者、朝玄端、夕深衣、是也、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也、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也、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自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大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崇哂、故其辭又讓、

蒙引顓為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顓為小相言顓得贊禮於其間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

愚按通義許白雲曰集注時見曰會衆覜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為衆也改殷為衆避宋諱也但周禮有殷覜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為覜不知如何然覜亦見也○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邢疏鏗投瑟聲也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大全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新安陳氏曰單〻衣袷〻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

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聞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

事近之然予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皆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鍼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

象且看暮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

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

語類曾點是它見得箇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焉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問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

夫踈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于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往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

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

蒙引 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晉後只用初三日、上巳如首丁之類、○謂之春服既成者、北人皆隨時辨衣、今年服者明年不可用、又都新置衣、或將舊衣再製、至今風俗如此、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邢疏 曾皙後、猶侍坐於夫子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集解 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或問 舊說皆以為孔子之言何也、曰、彼亦見其不以曰字起之而不答夫前乎此者求爾何如赤爾何如之問時無曰字也

愚按 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雖為未定之辭大都是言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耳然玩前後大指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亦不可不辨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集解 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通義 仁山金氏曰、上文之與點、所以激三子也、下文之辨論、所以實曾皙也、聖人陶冶之妙、進退抑揚、初非苟然、亦非長語、由不知夫子所哂之意、故終死於孔悝、求不知夫子與點之意、故聚斂於季氏、曾皙又不知體夫子辨論三子之意、故志雖高而行有不掩（語類說○典要是究理）所以終於狂、凡此皆學者所當戒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四子言志而見其氣象之高下、又曰、曾點之志崇、三子之志實、故聖人皆許之

附錄 手常文、家之有廟、祖禰焉而已、惟天子寵諸侯有祫祭焉、有禘祭焉、而宗廟於是稱焉、今曰宗廟之事、非諸侯而何、大夫士之有相見禮、主賓焉而已、惟天子親諸侯有時見焉、有殷見焉、而會同于是名焉、今曰如會同、非諸侯而何○此節上兩句辨其事下兩句明其志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大全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所以㬋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新安陳

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同意○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語類克己復禮間(言禮與仁無間也)不容髮無私便是仁○克己復禮如通溝壅塞仁乃水流也○克己復禮如火熾烈則莫我敢遏○襲鄭伯說克去己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己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

範自嚴更不透漏○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大率克己工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己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己私可克物如何克得

去己私是自己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謂林安卿曰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懂等有私欲來時旋從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或問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或問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固是克了己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都不曾復得禮也○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

乃所以為仁也○或問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故集注又有日日克之之說）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痾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

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全朱子曰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閒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

語類顔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不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

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它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繇己而繇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顔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一章大指可謂直捷了當）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林正卿問夫子荅顔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其觀之夫子荅弟子却是細密荅顔子者却是大綱蓋顔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于請問其目荅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荅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荅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荅樊遲荅仲弓之類繇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繇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繇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或問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

今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使易底做。卻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以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卻於於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此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如何會得自見。○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

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并有未到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己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卻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然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克此對而記之也。○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

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蒙引出門使民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見大賓承大祭而不敬者也○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曲姑息之私也即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道理○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或仲弓已仕時夫子所答之言故有使民字又依左傳則古語也大難以意料論○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

考者顏子無待於此也

存疑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恕則私意無所容其說如何曰人之一心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然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寂感皆氣之為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走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未到發行未能發字心已走了況他時乎心既馳騁奔走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行理不昭著流行則德亡矣如何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逐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也況又逐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也敬便是把持這心底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故曰私意無所容私欲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是這理昭著流行這理昭著流行則心德全矣人都有個自私自利之心人之自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知人心猶己知得人心猶己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

不自容聖人所以說個恕來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己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此理自吾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昏昧抑塞之患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愚按緝闇編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敬○通義鄱陽朱氏曰上章因人施教而正言為仁之道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道仁俱以德言

司馬牛問仁

通義牛名犂史記作耕字子牛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大全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它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

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大全朱子曰心存則自然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訒而不苟發此心得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訒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邪朱子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陳氏曰語牛之說之下於𤸪非祕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繇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蒙引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

之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訒言告之何邪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泝流亦可以淂源故但訒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淂也如此則得訒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丹

○多言而躁言既傷於煩而發淂來又躁不仔細着思量方發

○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女知仁者也言訒而已而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訒蓋仁者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胡亂做者必不敢胡亂說是則其言也訒似容未足為仁而其所以訒者在於心之存而為之難則仁不外是矣

愚按為之難三字須讀住難者難之也頗着力到得得無訒乎

則自然水到渠成矣○前節仁者二字亦須一讀住蓋心存而不放即在仁者裏面此節心嘗存亦在事不苟裏面不可太生層折○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可見求仁之方仁以德之一端言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集解 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邢疏 此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

通義 金仁山曰、平日所為無媿於心此二句又補內省不疚以

前工夫○白雲許氏曰、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解其憂懼之心

大全 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

存疑 猶患無自而至固不至於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之憂懼矣故曰夫何憂何懼不至於憂懼者患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集解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

邢疏 按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桓氏即向魋、又謂之桓司馬、

大全 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殺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語類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著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著力不得

愚按 如此則牛無兄弟亦命也天也在言外○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修身使兩盡其道〇雙峰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閒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解人憂患之心而見子夏言辭之病以氣言天以定分言〇白雲許氏曰桓魋兄弟五人右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及牛不知牛與子頎等兄弟之次初景公之攻桓氏也子頎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再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牛無兄弟之言蓋魋未叛之前逆料其然也〇仁山金氏曰向魋之惡司馬牛嘗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而又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邪以家語稱其為性躁好言語此亦牛之尚有疵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〇然論語述又謂牛末路如此亦是得於

師友之訓金仁山氏多是將前人說壞或不足盡據耳

〇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大全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來說去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便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〇蔡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

〇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〇蘇氏曰譖愬之言嘗行於隔暗而隱迫者蓋一有所開而發於心應之也明且遠者慮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語類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愚按集注信之深發之慕信字發字即白文行字○然依王宇
泰說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非我不行人之譖愬
也較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
子未之及所以未子推本而以教化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
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
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注倉廩是民間倉廩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愚按夏九範曰去字無力猶云少得那一件耳若說任我去之
則當事變之際即欲去兵而存食去食而存信豈繇得我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
大全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
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
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
之矣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

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梃以撻堅利兵必不得已而去
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
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
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
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
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
欺詐相奪無須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
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
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

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
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雙峰饒氏曰去食去兵是
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給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
及然後可去○答為政當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
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
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
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
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嘗以其
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

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肄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眞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饑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〇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當而不失信末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愚按楊龜山集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令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誑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柢當他其所慨便與今同也

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達說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卻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如云可惜汝這話雖意是君子而話說錯已難收了故下即遂明其故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愚按蒙引上二句子貢述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也〇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因論文質而見二子言辭之病〇達說講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同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鞟何以異於犬羊之鞟乎此夫子所以爲失言也

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大全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〇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大全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
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
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
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
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
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
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

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
無聞仁言之利溥哉○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未是圖也
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
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
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
廢亡不止古今一律耳○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
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
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
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所以年饑而用不足

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
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
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籍之稅畝已
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
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愚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
賦輕無積貯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儲之於
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徵斂矣若
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

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夏
九範曰說箇行徹只要發出君與百姓相關底道理以止他加
賦意○蔡虛齋曰有若曰盍徹今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
與不足也看到後而方得有若意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大全朱子曰主忠信主字須重看要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
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還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史
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徙義恁
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

信而不從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剳脚處、從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雙峰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上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蒙引　德者心所得、惑者心所蔽也、崇德積之而高也、辨惑者祛其蔽也、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欲崇德者必也內主忠信、使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乎義、使其於事為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

了、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凊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

愚按　通義主忠信請從義句、虛齋看作一串、是、然從來講家未有透出者○次崖亦曰、主忠信是真實欲為善、未有工夫、從義方是工夫○姚承庵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裡着己之事○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失是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大全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峰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大全　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然後紹開端、昭公在齊居於鄆、云乾侯誤、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集解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邢疏　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湣孟莊、

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乞卒子當代之是為田成子成子弒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和立為齊侯和生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是陳氏滅齊也世家六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左傳終始稱陳則田必非敬仲所改未知何時改耳

大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景公太子死後有寵

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宮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犇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弒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弒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愚按僖子即釐子本是一字○備攷注內僖○乃誤引桓公事甚可笑也○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為治之本

附錄左傳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杜注曰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群公子失所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愚按折斷也謂斷開○其由也與空說忠信明決留在下節用子路無宿諾

蒙引 援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發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

集註 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

存疑 蔡氏曰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

愚按 上曰由此曰子路故知記者因夫子言而及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四書說約　卷九論語六　六一

存疑 二之字指政然不外教養○居是以心之存主說雖曰心之存主實不離卻事美人之行事都有個心為之主也居之無倦言其居乎政也必無怠倦自筮仕而至致政一段立政居官之心無替也故曰始終如一外面政事都是自真心實意上行出來不徒文飾於外以為美觀是忠也故曰表裏如一○居之無倦是直說行之以忠是橫說○此未及為政之條目是語其所存也與道千乘之國章同亦因其病而藥之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大全 雲峰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大全 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使○關○含○得○下○兩○句）

愚按 沈古疾曰凡書義各照本色看有不必求之太深者如此章正字只說無踰僭無偏頗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非本色須照季康子說來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大全 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

四書說約　卷九論語六　六二

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大全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

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爲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爲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其意深切著明。最宜着眼玩味。○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喩本此、

蒙引 自子爲政至草上之風必偃只是一意。子欲善而民善矣只是子爲政焉用殺底意。君子之德至必偃又只是子欲善而民善意。又總是前頭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又只是荀子之不欲雖貴之不竊意。亦只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之意。聖人之所以告康子。終始只是一說而無異辭。雖異辭而實未嘗二意。此可見道理之所在矣。爲政者可不思哉。雖易其辭。不易其意。所以不易其意者。以理之不可易也。

愚按 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欲仁而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頗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爲喩。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巽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鄒嶧山曰、殺無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于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爲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爲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但玩欲善民善意、只是泛指民說、非先有一箇有道者、欲成就之也、第一說較勝、○然後二說與汪氏近也、○徐玄扈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云爵罔及惡德、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愚按 焦弱侯曰、子張是問所以達之故。不是問達之名義。○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正解字義。子張亦不知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蒙引 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爲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大全 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養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

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〇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〇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〇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〇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饒何高便不濟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大全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〇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〇雙峰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簡點他行己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〇雲峰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

語類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存疑居之不疑之字指仁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

愚按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故小注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勿混看〇通義金仁山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朱子但云驗吾之言近偏語類又云察言觀色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益不可曉〇色取仁而行違反質直一句居之不疑反察言二句〇蒙引謂取仁之仁不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是

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語類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

蒙引 先事後得謂只知有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初不計其功效如此則心力專一工夫無間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而何 攻專治也是要看得專字意令也專以治己為心專以自治為事而不暇及於責人何慝不去所以脩慝也才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鹵莽而不治矣 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恨也

愚按 通義白雲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蒙引 愛人知人俱以己能者言

樊遲未達

大全 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大全 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捐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從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雙峰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何謂也
大全 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
大全 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數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
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
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黙識之矣不
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

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
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
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
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愚按 通義天下句選於衆讀下文同○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仁
知之事而見相資之道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大全 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
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
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
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
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
意而開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者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
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
蒙引 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亦然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大全 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蒙引 曾子之意謂夫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也為仁非獨為
仁也以友輔之也以文以友字重然看則道益明則德日進字
面則會友輔仁亦重
愚按 集注取善以輔仁便是將友字略過拙合可省也

四書說約卷九終

四書說約卷之十

吳郡 顧夢麟 楊彝

論語七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大全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雙峰饒氏曰集注以先之為先其行勞之為勞其事雖是分本末而言其實皆致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集解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

大全雲峰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邢疏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孔子也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 先字解如是

大全朱子曰凡為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數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新安陳氏曰宰家臣之長其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

蒙引宰各有屬故曰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士師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宰其長也○宰之所屬有典財穀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宰兼眾職謂眾官職也○陳註兼舉有司之賢才言舉而加之上位不知自身為邑宰舉有司之賢才要何路用亦只到為宰耳上位恐難說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緣文子是大夫

愚按諸說宰字解如是時說緣要冠冕看作家宰太宰宰相宰字可笑又蒙引身為邑宰亦小誤此是家宰如費宰莒父宰方是邑宰也千室之邑有邑長百乘之家有家臣通謂之宰然實各不同○據大全赦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三句為一串事亦妙大要專主任人說不然泛言肆赦亦非倫也後注家老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概所當為者只是如此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大全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

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通義仁山金氏曰魯哀公之六年孔子在陳則是自楚反陳非反衛也十年孔子始自陳至衛非自楚反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其自陳至衛乃過衛耳而輒致公養之禮遂有待子為政之意焉及聞正名之說非其所樂故孔子尋去之而歸魯○出公蒯聵之子孟子作孝公也

蒙引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但時方在衛子路亦以為將仕

衛故設此問○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蒯聵欲入居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大全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大全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卻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雙峰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

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大全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頹壞乖舛久焉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

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鍾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繇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源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焰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焰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徃而不苟且矣。○閩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閩胡氏這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即出公之黨、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

蒙引自名不正至民無所措手足。言名一不正則其弊至於此。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字着力說○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或曰、責子路以苟於言也、如此則苟字與註中苟字不同矣、○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然則為政必先正名。非迂也○輒立十二年而蒯聵入衛、出公奔魯、蒯聵立、即莊公也、子路死於孔悝之難、即其事也、孔悝、孔文子之子、得衛政、莊公後亦為晉所逐、至於踰墻折股、卒見殺於戎州己氏之妻、為莊公嘗髡其髮以為其夫人呂姜氏之髢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為治之本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邢疏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為饉鄭箋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愚按大戴禮樊須象人字子遲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邢疏博物志云襁織縷為之廣八尺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大全雙峰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
蒙引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我 ○ 上好禮是能自重矣民孰敢不敬此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使不同彼

禮字潤 ○ 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致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愚按稼圃之間只主粗鄙近利為確無隱逆忘世意大小注俱引孟子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則民云者言上如此即如此也不甚重感化大段要起襁負而至不消用稼意語氣一直趨下 ○ 楊龜山語錄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義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 鄱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務為小道之失
○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邢疏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
大全雙峰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

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民之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究曲風諭而不直對[illegible]有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令既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令故夫子併指此為誦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副用為字只語助辭〇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誦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存疑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多自本人情上見得人情邪正苦樂咸見於詩桑間濮上之詩人情之邪鴻雁祈父之詩人情之苦此見風俗之衰本於政治之失也漢廣汝墳之詩人情之正豐年載芟之詩人情之樂此見風俗之盛本於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於政凱風之詩曰母氏劬勞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其詞氣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可見也讀詩而有得焉其詞氣亦必溫厚和平而且長於諷諭故能言

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立雖令不從

大全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

〇雙峰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蒙引訟謂退有後言也

〇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或問小注蘇氏曰按世家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識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愚按姚承庵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好是兄弟語意要渾然不露

〇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集解王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

邢疏左傳襄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

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遽瑗史鰌
並爲君子也
大全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
也荊爲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
君子也
或問小注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
彌光於前而公子荊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
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弗溢
非賢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

○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大全雙峰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
因田里是富之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
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
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
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
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
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
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以
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
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
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
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或問小注曾氏曰孟子曰鷄鳴犬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乎之言殆謂是與然人

人聞其言也必以爲常談而置之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
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
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儀攷前漢書地里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
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木顓頊之墟故謂之帝
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
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大全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

畫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南軒張氏曰期月而大綱
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
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
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葉氏少蘊曰因衛不用已
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
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衆
國委己而聽之也哀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夫
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飾賈
男女行者別於塗無用執放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者

久哉

[存疑] 可也如農人治田之功已脩有成如農人之有秋

附錄 年譜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
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去衛適曹曹
人不答去適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大全] 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只是能使人不
為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
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
善人自是不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
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
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
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峰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
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
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嫌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
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
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

[愚按] 如上諸說則今講家亦似太過少斟酌矣○通義金仁山

曰高帝自漢王即帝位共十二年孝惠七年呂氏專政八年孝
文二十三年孝景十六年○紹聞編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
善人為正如漢高惠文景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遠可以
勝得殘暴使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
帝懦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注姑取以為相繼百年之証
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為有此氣象爾故曰庶乎其近之矣○
圈外尹注聖人則不待百年化亦不止此暗含下章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大全] 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

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〇雙峰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〇雲峰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愚按紹聞編即如上朱饒之說亦似太過非成康所可當也故本注只云仁謂教化浹也原有斟酌〇班固推其作為次第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民間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〇集注於善人之效引漢高惠文景於王者必世而後仁引周文武成康此程子對策語〇據存疑如有王者如有字因上善人為邦而言〇蒙引三十年為一世故集注不主相繼而久者說如堯舜在位皆過三十年後漢武帝五十四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宋仁宗四十年皆過三十年如為邦百年朱子分明解云相繼而久也與此不同

〇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見人臣輔治之本

愚按從政謂為大夫前注已言之

〇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以見正名分之意

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愚按君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體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通義］仁山金氏曰、興喪不在一言○而在君心於此一言如何耳○故前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知○後一節舉人之言矣○而必曰如其善不善○大要興喪固多端○本原並在君心所以分夫子此章辭不迫切而語意周密○鄱陽朱氏曰、此章為時君辯恆言得失之歸○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大全］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于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

［附錄］莊氏曰、葉公執楚政、在昭王之時、是時楚內經白公之難、外經子胥之敗、方遷都於鄀以避之、近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離叛、而唐隨蔡鄧之君莫肯附、故告之○又曰、楚以囊瓦之不仁、殺郤宛而興謗、而近者不悅、拘唐蔡之君以求馬佩、而遠者不來、故楚雖以興、若不反其道、何以為治○家語孔子告子貢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亦見說苑、款悅近作附近○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鄉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大全］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大全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雙峰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誠敬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

存疑居處恭則一身動靜皆繇於禮矣執事敬則事事皆得其

理矣與人忠則待人不失其道矣故曰心存而理得雖之夷狄不可棄猶云能行五者於天下曰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夷狄且然況中國乎

愚按次崖不欲以居處專指幽獨虛齋又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正小注之失也然文多不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求仁之道仁以德言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強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雙峰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大全有孝弟為本立此外無材可見○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

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
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
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
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
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
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

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
成者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大全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
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卻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己有恥使
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
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卻問錯了聖人便與
他截斷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又曰此章兼
志趣才能德行操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倫交際言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也
大全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雙峰饒氏曰行不掩非
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
分不過耳○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
狷者又各滯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
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
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

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
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
歸之中道○雙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
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
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
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
皆近道矣○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為以取於善也
蒙引不得中行而與之言不得中道之人而授之以道也
注曰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是也○又曰此章言中行狂狷雖

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始看自見〇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不猶愈於謹厚者乎。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〇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智未及而守有餘、此朱子正解狂狷之所以為狂狷處、而本文所謂進取及有所不為、與夫所以有待於激厲裁抑之意、皆在其中矣、集註此已解書了、下文則略言之、只見是不若得此狂狷之人、又曰因其志節云云耳、

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大全]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則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愚按]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檀弓亦言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然廣韻集韻玉篇皆曰男曰巫女曰覡周禮又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也〇又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注巫恒巫之有常者疏又曰鄭玄謂恒久也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按視舊所施為而法之稍與本章語合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集解]孔子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邢疏]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附錄]易卦雷風恒巽下震上彖辭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辭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子曰不占而已矣

【或問】諸家之說曰易所不占者一也曰不待占而必凶可知者二也曰無當不可測度者三也曰巫醫不誠則用之者必有凶禍四也曰不玩其占者五也曰無常之人占決亦無所據六也是皆有所不通而不玩其占之說爲庶幾焉

【愚按】易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謂玩全卦之象辭如得恒卦則恒亨無咎云云是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玩本爻之爻辭如得恒卦九三則不恒其德云云是也不玩其占則不知無嘗之取羞其能免乎本義玩者觀之詳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象辭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既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即指爻辭不玩其占者言不玩此爻辭亦無難解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大全】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嘗同樂忌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爲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縣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雙峰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硜

硜然小人哉是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爲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交際之殊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

是說世庚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眞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厚齋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

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疾僞者欺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大全】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待物之殊○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大全】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繇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雲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新安陳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存疑】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處己之不同○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集解】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邢疏】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訒、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大全】朱子曰、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

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〇胡氏曰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偏於一偏其不累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繇學者言之必兼幾其全體可也〇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仁可知矣

〇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大全朱子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〇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强剛毅則亦隨事而發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嘗少故夫子箴之〇雙峰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〇覺軒蔡氏曰黃氏云嘗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繇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己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掄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真可貴也

槩引子路問士子曰行行如也悻悻如也非士也必其切切情意之懇到偲偲詔告之詳勉（上二下一於昆）而又怡怡然一團和氣之可掬如此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混必也朋友云云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見為士之道

〇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邢疏言七年者夫子以意言之

大全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

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庶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亦字○定○解○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

存疑教之孝弟忠信之行養其心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熟其藝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通承三意下章以不教民戰所謂教亦是如此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邢疏必致破敗若棄擲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大全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吹無建明豈不可深恥○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責也邦

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蕃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原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邪○新安陳氏曰邦有道穀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峰謂憲為夫子之宰辭其所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狷介者自守有餘而見於事為者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

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

【蒙引】憲問恥言世間何事最可恥但即夫子之答憲問恥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消得一箇有守一箇有為而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為者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衆人則難於有守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雖非正解然亦有味）則當以有守為重

【愚按】大戴禮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卒後退隱於衛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集解】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

【邢疏】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是克為好勝人也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若示之則人不與乃無功也是伐（妙解）去其功若伐去樹木然故經傳謂誇功為伐

【通義】仁山金氏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文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

【存疑】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留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

【大全】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冰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埽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

【淺說】當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難矣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即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仁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心言亦以成德言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大全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旣斳其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狗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為必不能從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大全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

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附錄錢氏曰危行言孫言有時而孫也若說危行孫言便不是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蒙引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未有不能言者也故必能言若夫有言者或是箇便佞口給底人未可知其必有德仁者必無私累見義必為人之所以不能勇於義者都是有所牽係旣無所係惟義所在則必奮然為之矣故必有勇若是有勇者或是血氣發出來未可知其必有仁○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二句出禮記言和順之德積諸其心而和順之英華自達於外必能言也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順英華上說如誦詩三百章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不學詩無以言則曰心氣和平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是自和順中來亦可見聖言之不可易矣○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

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天下之義理可以有者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
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
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簡徒能言者徒能勇
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
必有德乎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合所發所蘊而致觀人之道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集解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
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
不得以壽終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
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孔
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邢疏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
也孔註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
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
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
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

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雖不經難以亂信要言帝嚳
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
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
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註云禹孫太康淫於失
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
曰有窮是也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
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是也澆即奡也
釋奡字異故彼此不同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
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
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
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
乃自立為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羿並稱王
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
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

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通義 白雲許氏曰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北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二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因羿之室與其故地而自立后相二十八歲浞使澆弑王即后相也遂

滅夏相之后妃名緡逃歸有仍仍后父母之國也明年生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豷○鄱陽朱氏曰此章聖賢交相稱贊之辭

大全 雙峯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已難答又以羿奡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適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大全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吳氏曰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蒙引 愛忠以心言勞誨以事言

愚按 大全及虞齋說愛之忠焉本不專指父之於子臣之於君然從衆可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集解 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

邢疏 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曰掌使之官○

謂掌其爲使之官也。東里、鄭城中里名。

大全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愚按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爲序、但左傳首以爲子產擇能者得之。○又曰、夫子言鄭國之事、此萬世爲辭令之條例。○又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太子亦稱世子也。○存疑　草創是起藁、規模間架都自此時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停當、或有處太繁、或有處太簡、又從而脩飾之、脩是去其太繁、飾是添其太簡、脩飾則繁簡得宜、詞語都停當了、文采或未可觀也、又從而潤色之、

潤色是加以文采、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更其粗而使之細、如是則文采可觀矣。○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諸侯辭命而見用人之效。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大全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爲惠人。○胡氏曰、子產爲政、默法後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斂係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峰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大全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附錄說苑、楚昭王欲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猶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愚按通義、夫子非以私外之、集注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爲國進大才耳、○沮孔子事、家語亦載、又小異、然大戻似僞書、○白

公勝之亂○殺子西○而劫惠王○則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集解孔曰、沒齒無怨○以其當理也○

大全問管仲曰人也、范陽皆以爲盡人道、集註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厚齋馮氏曰、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

下

存疑子產稱其愛也○管仲稱其功也○子西則不在所稱矣○當○春○秋○時○此○三○人○都○是○巨○擘○故○或○人○以○為○問○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無尊周意○集注大全雖於子產○兼言其不知爲政○於子西○兼言其遜國改紀○然一是許之○一是外之○各有頭項○不可於子產又說它短處○於子西又說它長處○○彼哉彼哉○則是置而不論矣○或并短處不言○尤當也○說叢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從人立主意傳梲爲作時文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大是○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邢疏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爲難○江熙云○顏淵無

然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大全】胡氏曰、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

【存疑】無怨者。以義命自安也。無驕者。以義理自守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大全】新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峰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因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强役弱、故至此、

【蒙引】公綽魯大夫。滕之在春秋。其視滕薛等國。雖若差大。然大槩氣勢日攫於衰弱。也是箇國小而政繁者矣。任國政者非得碩才未易卒辦。而以孟公綽為之大夫。大槩是不稱。故夫子因私下評論他如此。

【存疑】聖人分明是說孟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覓他長處。而帶個短說。多少宛轉。多少妙處。

【愚按】年譜。孔子十歲。魯襄公薨。襄公在位三十一年。而孟公綽見左傳。在襄公二十五年。史記亦云。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公綽。則意其人前後輩也。○通義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孟子言附之以韓魏之家。則其家之大可知。滕薛雖諸侯。孟子言云云。則其國之小可知。大全刪韓魏一句。無謂。亦使不成文字。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臧孫氏、文仲之孫、宣叔之子、名紇、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聖人、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臧紇奔齊、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荀子、齊人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又史記陳軫傳、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而刺之、卞莊子從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館豎子、戰國策作管與。○可者。僅辭。亦可則未至於僅也。

【大全】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

見下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
子赴鬪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
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矣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
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
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
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
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聞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
此曰聖人天理渾然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洪氏以為特以四
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

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
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
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
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矣雙峰饒氏曰文以
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
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語類至之問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
固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恐只
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

得四項令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
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
蒙引成人完成底人也
存疑四子之知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不及處故須節之以
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個得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
不及使智廉勇藝皆歸於中而無太過無不及之失也節之以
禮則四者皆歸於中道矣然猶或出於勉強矯揉未至於從容
和順也故又須用樂以和之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
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

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有純粹之美而無駁
雜之弊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為成人矣
蒙引廉勇為德知藝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
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
之實亦以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矣才智未備是欠了
武仲之知冉求之藝○辯按如此則禮樂未備是欠文之一句
矣○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不可分○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

人而言下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而言（上伏才知　下伏禮樂）

達說夫所謂成人者固在於兼有衆善而無一藝之累矣然居今之世而以成人名者豈必衆美之兼備若是乎惟能見利思義而臨財無茍得見危授命而臨難無茍免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終始而不變有是忠信之實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矣蓋此成人之次而進之則成人可及矣由也其勉之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大全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恥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棙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達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節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愚按通義公孫枝當作公孫拔皮八反即公叔發俗本傳寫之誤然世本又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朱始為公叔氏也○鄱陽朱氏曰此章見聖人知人之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大全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茍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

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大全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以聽楚成○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

達說五伯迭興桓文為獻人皆知其以力假仁其心術同於不正矣孰知其行事之間猶有彼善於此乎嘗見晉文公所行之

事譎而不正也觀其楚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至於于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于葵之盟（淺說作翟泉之盟）則以下而攻上其譎而不正也何如又嘗見齊桓公所行之事正而不譎也觀其楚未服也則問王祭不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至於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其正而不譎也何如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大全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

爪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〇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必

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于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糜盟於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糜也〇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大全　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〇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〇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〇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

月之後或違之〇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

蒙引　子路以管仲為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讎也、夫子以管仲為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霸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

此○子路以管仲為未仁、此他日所以必死於孔悝之難也、子路見雖偏、亦見到底、亦是偏於好處、與忌君輩見到而行不到者有間、所以為聖門之學者、○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令以春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也、如此、則尊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果誰歸耶、然非管仲之善為謀不能及此、

存疑○子路疑管仲不死子糾之未仁○聖人不答其未仁之問而稱其相桓之仁者其相桓之仁有可錄不死子糾未為過也蓋仲之輔糾非正○可以死可以無死也○子路疑未仁以仁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

附錄越絕書云、齊大夫無知弒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史記齊遺家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

忽自殺、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也、（頗與大全蔡說相表裡）呂氏春秋曰、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管子、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令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邢疏、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大全]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〇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 〇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存疑] 子貢罪管仲重在又相之、故聖人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之曰、管仲之相桓公也、霸長諸侯、尊周室、攘夷狄、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當時若微管仲、則中國盡淪於夷狄、吾如今亦被髮左衽矣、管仲相桓、有大功如此、其不死也、意蓋有在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夫子貢方罪管仲之相桓、聖人不言其罪而錄其功者、蓋其功有足錄而相桓無可罪也、子貢罪其不能死、聖人不責其死而言其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者、其事可以無死、而不死無足罪也、聖人稱管仲之功、正以其可以無死耳、若可以死而不死、後雖有功、亦不足贖矣、王魏是也 〇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至孟子則罪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黜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排之、〇問夫子大管仲之功、正以尊周室攘夷狄也、乃適楚而欲行道于夷狄、何自相矛盾也、曰、尊周室攘夷狄者、聖人之本心、欲適楚者、道既不行於中國、而昭王又來聘、聖人冀其道得行於彼、則將用夏變夷、是即浮海居夷之意也、

[附錄] 楊子常曰、按此兩章問答、兩賢一責死、一責相、夫子一耴不以兵車、一耴一匡天下、義各有別、言外見得仲一人不死而

所治人甚多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世解頗似雜混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集解 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大全 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僎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雙峯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

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傅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

愚按 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進賢之美○

附錄 禮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蒙引 大槩謂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二句一般、皆大約之辭、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大全 胡氏曰、圉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媚奧竈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

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啓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神人恊和○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

蒙引 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

愚按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用人之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全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 新安陳氏曰、此必有為而言、
愚按 鄱陽朱氏曰、此章教人謹言以為力行之本○
○陳成子弒簡公
大全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闞止也)、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弒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集解 馬曰、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集解 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解 馬曰、孔子繇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大全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亦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君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既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于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眞個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

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
存疑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句、包含許多意思、君大夫都惱見、蓋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君者可以不命三子耶○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大夫當國政者可容已耶○此等自非聖人不能言○
愚按 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救亂之心○
附錄 史記田齊世家、簡公立四年而弒、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鰲、

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弑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語類、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也○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子路不是瞞人底人、曰、無臣而為有臣、乃欺也○

○存疑、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顓史○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說在圈外○

附錄、直解、事君以誠而且直為道○凡進言宣力○必誠意懇到○內以盡其心○外以盡其分○無以欺為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故諫○或以繩其愆○或以糾其謬○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君之道盡於此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大全、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語○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益流乎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南軒張氏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本末義本注疏）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

○存疑、言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其達亦異○君子則上達○小人則下達○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是達從下來○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見趣之異○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必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己者其工夫必深若已無寔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實得然後已為人者外而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斯

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為己者之深切也為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寔得而日進乎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寔得亦終於廢墜耳○蒙引曰、欲得之於己少有不見知於人者欲見知於人虛聲雖隆寔則病矣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人為學之心而歎世俗之衰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箇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為夫子使齊可見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大全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只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

達說此曾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也、謂夫心之所慕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不願方是曾子學問其外者誠也思出其位者安也是故君子即其見在所居之位樂其日用常行之道身之所不處思之所不存也隨其身所經歷之處循其一定本然之則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夫君子之心惟安於所遇如此然則世之昧于此者、蓋亦不占而已矣、宜曾子述之以示人與、

附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

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析衷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
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故其思如此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大全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
齋黃氏曰言放易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大全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
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邢疏子貢言夫子實有仁智及勇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
也所謂謙尊而光
蒙引曰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與解意合）下二句亦然○本文絕不
可說出成德字蓋子罕章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
是范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智為先一則仁為先之意耳非經
旨也○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妙會）夫子
於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夫子自
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道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
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幾於阿矣曰夫子之言聖不
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智足以知聖人之智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大全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集解王曰徒患己之無能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大全朱子曰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
存疑言初不逆料人之我欺不逆料人之我疑而於人之我欺
我疑到面前自然先覺此是心地光明物無遯焰底人豈不為

賢乎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
不得底要兼此二者○逆億是把火去焰物先覺是火在此
物來自焰小註都說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
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焰之
知耳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焰之知無心之知
愚按說叢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
此則者字實落看做一個人故緊贊曰是賢乎真不易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通義吳氏程曰栖栖依依親附不捨之意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是聖之時意耳。對固字妙亦大段只）○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大全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雙峰饒氏曰、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大全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大全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辟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大全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于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

有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爲也、○雙峰饒氏曰、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

愚按注愛憎取舍、頗難理會、苟以權宜不用、○筆記云、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之哉○曰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一句便明○中玄閒辨錄云、怨當報則報之○無過責焉○不當報則不報○無畱念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矣○皆平論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大全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朱子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理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個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

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

何為莫知子一句。〇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卻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似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理契合也。

語類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〇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句。以為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譽。

存疑 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已知。言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等處。都是學者當事。初無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其誰知我。知我者其天乎。然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為一處。

達說。夫人立異以為高者。始足致人之知也。我之所為異於是矣。彼窮通出於天也。我也還時之窮。不得於天。亦唯反已有歉矣。何敢以怨天乎。用舍係乎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於人。亦唯反已有闕矣。何敢以尤人乎。但知黽勉於當行之間。致力於人事之近。理有未知也。必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繇是理得於深造之熟。道融於真積之久。自然知焉日精。而至於知之至。行焉日進。而至於行之盡矣。凡此下學而上達也。要皆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蓋吾惟奉天之理。則天理之周旋。意者其為天心之降

監乎。吾惟順帝之則。則帝則之默順。意者其為帝心之簡在乎。是人莫我知者。正在此也。

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大全 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〇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〇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大全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到無可奈

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
說
○子曰賢者辟世
其次辟地
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
大全雲峰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
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
有優劣也、

愚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
○子曰作者七人矣
愚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記隱者以見世道之衰。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
集解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通義仁山金氏曰、磬、編磬也、以玉為之、
備考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
蕢以自食其力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通義句雲許氏曰、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
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谷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谷水深不可
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絹書、褰裳淺水、縣膝以下曰揭、
褰衣涉水、縣帶以上曰厲、
語類問硜硜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

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
用、其亦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邢疏周書無逸篇文、
大全問諒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
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
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
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
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

剪屛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命面者如此、愚按通義、吳氏程曰、諒陰、○按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為信默、與下文三年不言語意重複、未是○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庵、謂既塗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堊室、而遂以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故集注以為未詳、陰與闇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牆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苐茨、寢苫枕塊、當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蒙引、考之書、只說命上云、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此便是書所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何篇者、以其無成文也、然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則節之固八字全舉○虛齋殆未深考○且不見飛疏耳○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集解馬曰、己○百官○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邢疏、案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叙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注引此文云、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

蒙引○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附錄禮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何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麟案此與本文互異同、然無逸又作其惟不言、言乃雍、蔡注、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大全注、禮達而分定、此句出禮運、○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流通、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有、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彊

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大全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繫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繫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

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方見實際）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爾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

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在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語類 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

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存疑 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於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也○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就是脩己以敬道理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就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治人者皆得其道而人皆被其澤矣故能安人安百姓蒙引曰人惟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修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邢疏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孔子見其無禮故以此言責之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上及長無德行可稱述今老而不死不脩禮教則為賊害既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腳脛今不踞也○禮捧人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也

大全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

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朱子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欲其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

或問范尹氏皆以為壞非可言諭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叟杖而出而適見原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諭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楊氏所謂自索於形骸之內不可以毀譽經其心者則老莊之論也亦異乎程子之言矣

蒙引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遜弟及其長而成人便當有以自立於世使人得有所稱述今也自幼便驕惰壞了幼而不遜弟及其長也又只是碌碌庸人而已長而無述焉如此則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世間為風俗之蠹乃又老而不死徒足以敗常亂倫是賊而已矣

愚按老而不死句是為賊句不可七字連下○鄱陽朱氏曰此

章孔子待故人之道○沐治也沐椁已治之椁如貍首之斑木文之華也如執女手之拳木質之潤也一作言孔子手執斧斤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欲說仲尼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遂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

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教小子之道○○○○○○○○○

四書說約卷十終

四書說約卷之十一

吳郡　顧夢麟麟士纂輯
楊　彝子常參定

論語八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大全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

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麟按年譜宗聖譜皆六十三歲○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詎謂其不可留哉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集解孔曰、從者弟子、

大全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忘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大全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聖人去就之義○後一節○聖人處困之道○

備考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譬如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蒙引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對曰、然、非與、

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蒙引 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始而曰然者以夫子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多學而識者也既而疑之以謂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邪必有一個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大全 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卻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〇

或問此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己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蒙引 夫子欲其知所本也蓋萬理同出一原人之一心萬理皆從此出得其本則本原清明之地此理無不容受有感皆通雖不拘拘於多學而識而自無一理之或遺若但費力於多學而識而不知其所本則徒得其用之殊而不得其體之一亦烏足為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〇言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一箇理以該貫他何至於多學而識耶〇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〇謝氏註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人一貫之旨如天之於衆物匯物物刻而雕之也尹氏註則言子貢不如曾子愚按以下則又言諸子不如子貢

愚按 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大全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殘餒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〇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〇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愠見之意夫子嘗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感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〇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曰

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縕絕糧便慍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大全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縣外而知其內是也

存疑言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夫果何作為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之位而已原舜之所以無為者蓋聖人德盛而民化固不待其有所作為也且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紹堯之後凡所當為者堯皆先為之矣得人以任衆職若己所當為者衆人又代為之矣故亦不待有所作為也然舜之無為不是全然無理會其中自有不為之為以中正示人使人下觀而化其無為也是豈全然無理會者哉

思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為君之道而因見其氣象

○子張問行

蒙引子張問行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大全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

光輝輝在那裏〇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〇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今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〇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必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大全雙峰饒氏曰、書紳見他服膺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〇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〇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大全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二子之優劣。〇在衛言衛也。然不可以史魚不能薦伯玉事作骨子。

〇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邢疏、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大全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大全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〇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〇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志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〇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斷然仁則一也、

蒙引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

〇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大全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〇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〇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

〇顔淵問為邦

子曰行夏之時

大全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

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〇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〇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于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〇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子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附錄 紹聞編、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古人每月有政令、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月令出後人、間雜秦事、惟夏小正為古書無疑、

乘殷之輅

集解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大全 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愚按 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就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對次故稱先也、大路一、先路三、次路五就、禮疏無先路之名、云次路七就為誤也、

服周之冕

邢疏 世本云、黄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已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

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旒有五采、王十有二、驚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驚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孫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

大全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袞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足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或問周冕之不為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服從○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附錄陳潛室木鐘集云、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者、車也○

樂則韶舞

大全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附錄中玄問辨錄云、樂則韶舞、謂何、曰、韶舜樂也○孔子聞之至於不知肉味○則其盡善盡美可知○然舜之樂○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為得耳○若徒即用韶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於我也○

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大全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

之意、鄭衛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張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爲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

○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語類‖問顏淵問爲邦、曰顏淵爲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

附錄‖紹聞編、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它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達時也只是恁地着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制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解‖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存疑‖凡人作一事。必再三思慮籌度。此事後去如何有患害。如何方無患害。有患害。方見寬然。則不爲。無患害。則爲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只顧目前之安。不思後患。如何而苟且。爲之。則患害之至。只旦夕間耳。又豈待數年之後哉。○註千里之外。凡席之下。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通義‖鄱陽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

大全‖新安陳氏曰、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全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己。雙峰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發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蒙賢大夫夫子不當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

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為大夫是後來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斥其遺賢之罪耶疏勉人舉賢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大全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簡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存疑如做一事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

做故曰熟思審處之詞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已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大學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此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大全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者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

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乃見有進若羣居終日譊然雜處此之所唱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慧智夫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如此者難矣哉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擾理而言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大全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

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〇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擅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〇雙峰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他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

語類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看來有義以為本，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為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曰：然。〇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遜者、

蒙引：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曰禮以、曰遜以、曰信以，可見都指事言。出之，出其事也，非言出辭氣也。總是於言動之發，從容不迫，婉順而無圭角耳。所謂言動之發，言動即事也，不是事務外另有言動。〇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禮行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

存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義以為行，是把義來稱度事物，看當做不當做。如見得此事合義當做，則事繇此立，如砌墻之有基址，繪畫之有粉地，故曰義以為質。〇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數，苟無禮以行之，則徑情直行，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節是節其過，文是文其不及，使許多曲折度數皆具也。如未仕者義可仕，已仕者義當去，然仕者必待禮至，去者必待得命，此禮也。若仕者不待禮，去者不待命，此失之太急而過，非禮也。若禮至而不行，命下而不去，此失之太緩而不及，亦非禮也。禮以行之，便無此失。〇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了，是雖致飾于節文度數之間，亦將內外扞格，而無從容中道之妙矣。此禮之行所以必貴於遜出，禮而不遜，未有能成其禮者。故曰君子恭敬揖遜以行禮，又曰讓以制禮，皆是此意。

愚按：大全朱子及陳氏、遜出俱主辭氣說、次崔虛齋甚非之、然

亦本注疏。楊子常曰、此書首句一讀、下四句一讀、君子縮下
四字、君子哉縮上十二字。○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又
曰、義之與比、在未處事之前。義以為質、則一事之始終備矣。○
大全以剛決言義、極妙。不然亦如世間融之解、禮行遜出、便不
必說。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通義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

附錄　疑問云、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
然肖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病、而不病人之

不己知、與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大全　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
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諸求名於人也。

愚按　通義東嘉史氏曰、沒世只是終身之意。警人欲其及時着
力、猶四十五十無聞不足畏之意。○蒙引、疾自疾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大全　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
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
也。

愚按　求諸己、大段多解作責於己。如孟子皆反求諸己之意。不
專指為學。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大全　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龜山楊氏曰、矜者
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南軒
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
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
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語類　矜是箇珍惜持守之意。

蒙引　此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勞而
不怨、威而不猛例同看。蓋彼是君子小人相反看、一則周一則
比、一則和一則同、文意相反。說自為一例。

存疑　矜而不爭、持己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大全　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
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
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

汲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人必察其實聽
言不繫於私○子常曰玩語義兩言皆好一邊兩人皆不好一
邊極佳然亦只是陳氏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蒙引一言者非一句也一字也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
可以語一貫矣
存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凡所施者必己所欲也以己所欲施

之於人愈推愈有不能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其始也推己及
人其終也則不待推而以己及人矣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
則仁矣
愚按恕既為一字則下八字解之之辭也張南軒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恕之方也最是此恕字義亦與情恕理遣之恕無干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大全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
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
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

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
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
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少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
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
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
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
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
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
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
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
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
是為有倚而以慹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
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大全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討註文直至通宵又
謂此句難得簡潔然究施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
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

益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要看一用字然亦本注說）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〇南軒張氏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猶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〇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〇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之惡而損其真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

語類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〇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詩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攷得之

〇問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是此直）行直道矣

存疑上言己於人無毀譽下遂解其意斯民之民即上無所毀譽之人言吾之於人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人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三代之於民善善惡惡皆以直道初不枉其是非之實今我亦安得枉其是非之實妄生毀譽之哉〇直道而行其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常說謂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我今亦直道而行依此則解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意欠切況上曰吾之於人下曰斯民也分明是承上文人字說來依常說是轉說別人了語意都不相接又註云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其字分明指民依常說則其字為指誰上文既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則下文不得枉其是非之實之其字無所指當指所以直道而行之於人之人矣文意不亦支離乎〇會試程文是此說實本金仁山但其說不甚明白到程文方說得明白〇往麟未見諸書解亦如此讀之泥歎獲我也注三代之時時字內即有君字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實頂蓋以此民

民字訢非曰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蒙引淺說謬矜不足據○三代之於民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吾之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直道而行也映帶理如此

達說然吾之所以無毀譽者亦有得於三代哉耳誠以三代之於民有善則從而好之所以好之者無私曲也有惡則從而惡之所以惡之者無私曲也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今之時雖非三代之時今之民則固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三代之於民既以直道而行則我今日亦安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安生毀

譽者哉我之所以無毀譽者謂非有見於此耶夫聖人之無毀譽者固出於公心之自然也而謂有得於三代而不敢者愈是以見其至公無我之心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大全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大全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雲峰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欲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大全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

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峰饒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大全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

存疑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弘者擴而充之也此道本大非人能弘之也滿其分量耳道之分量本大人蔽於氣稟物欲則

失其道人能加知行之功道之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我矣是擴而大之也○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道與人本非二物然道體無為人心有覺故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見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如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之辭學以行言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語類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餒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都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麟按此二條俱勝大全所載故合收取此

○大全朱子曰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

存疑此章意思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餒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通義程氏復心曰仁是本心之德天理之全無物不體無時不然元無欠闕間斷唯是私欲橫生則便遏絕殄瘁而不得接續雖曰知足以知之而實不能有諸己矣苟無私欲以間之則全體是仁安而行之不待勉彊而其所知自然在我而不失此所以必於仁而守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語類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先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為政○亞夫云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卻又有莊以涖

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作
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闒闒茸茸底自不足以使
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
存疑 知及仁守則德成於己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之時不能
莊以涖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
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不莊以涖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
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說太深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大全 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

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雙峰饒
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
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峰胡氏曰仁者心
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
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涖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
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
足以為全德之累
蒙引 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修方是知及
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
守而涖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憾矣然動不以禮則其見於
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
存疑 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
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
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
如此
淺說 動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間未免有太過不
及之差設施之際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
達說 教化弗孚而執衆齊物者未協於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讓

未臻而修己治人者終囿於氣稟學問之偏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通義 鄱陽朱氏曰此章兼材德器量而致觀人之道○史氏曰
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
蒙引 君子所短者小而所長者大小人所短者大而所長者小
故長於其大而短於其小猶不害於君子若短於其大而長於
其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辯也故曰此言觀人
之法
存疑 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以大受不可以

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不可以大受而可
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
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
用之地矣○麟按此與虛齋詮解觀人義各妙然此較關係更
勝○○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
大受○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故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言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
而死者也

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
益以見其所當勉
存疑甚於水火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己是一意無水火不
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大全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
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
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莫為
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
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
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
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擇
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
發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解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大全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

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
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
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
而言之○雙峰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
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
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大全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

○子曰有教無類

愚按上論注實猶類也可見類是有善有惡底此立教者之心則不以是為別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愚按注善惡謂人品邪正謂學術不相為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大全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遠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集解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

大全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瞽鐘笙鎛簫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愚按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擬記之辭不可又代口氣○吳氏天下無廢人之說妙即夫子此章亦此意也今即瞽流為乞丐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愚按言之處當略斷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大全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眡瞭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

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愚按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然者言是道也然又嫌以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而

自抑之辭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若曰固相師之道如此不
足異也○要之言外即可見其道無往而不存矣○周禮注相謂
扶也瞽矇作樂○眡瞭扶之○故供三百人○瞭稱名曰能其事曰工○相
故樂稱工○相者以眡瞭有目○瞽人無目須人扶持故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集解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
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

邢疏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
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
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愚按禮記注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
曰庸城也猶屬城也亦謂之影國○蒙引欲以常釋庸謂以附為
常頗無據○詩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亦解作城又解作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為

邢疏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
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
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註云曲阜
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
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為
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麟按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
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故曰加魯以四等之附庸也然疏
引記注亦未明

大全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孟子謂周公封于魯為方百里益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
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蒙引夫顓臾昔者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
之祀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
況顓臾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夫
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
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何以伐為○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
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是社稷之臣何歟及

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然據魯頌可知魯之始封其地亦必不止百里孟子之說難據仁山金氏以為孟子所謂百里者蓋專指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亦未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都有六分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通義朱子曰看扶持二字只是相瞽者之義相夫子亦是瞽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

大全雙峯饒氏曰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蒙引持危扶顛即陳力之意通此段俱周任之言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存疑此一條又承不能者止說言子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則季氏之惡不得不任其責也丘爾言過矣是說其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

愚按危而不持及虎兕出柙兩條俱借客形主不離不即之辭須是看得灑脫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通義仁山金氏曰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寰宇記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故漢顓臾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顓臾縣正觀元年省入費

存疑此一條是冉求因夫子連責他言顓臾之當伐以解己罪也故曰飾辭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冉求此等見識全是個俗人其為季

氏聚斂殆不足怪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存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提到而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恥顓臾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大全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

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

蒙引我看來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季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非所憂。而不均不和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此節猶泛言。及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顓臾事說。

有欲季氏之欲取顓臾。是患民寡。欲取民以自多也。如此則民盡歸季氏。叅君無民矣。不均孰甚。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寡則賦稅之入不多而貧。其取顓臾。正是患貧。欲多其民。多其賦稅而富也。然民財皆入於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安。君既不安。而臣亦豈能獨安。是貧非所患。不安所患也。故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貧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第一緊要是不均。不和不安皆從此起。○上只曰不均不安。下加一和字。在均安中間者。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睦。上下不和睦。決然是不相安。繇不均說至不安。其相因之勢然也。又加一個和字者。視初說不均不安加詳也。○上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下當曰均無寡、安無貧、却以貧粘均又添個和來招寡、下又別個無傾、不復粘着貧、何也、蓋貧本起於寡。則貧寬不均之所致。曰均無貧。援其本言也。和起於均。則無寡亦出於均。曰和無寡。實未嘗離於均也。況不均則不和。不和則爭。爭則有怨於衆。此無寡言和。自其切者言也。不安則必有傾覆之禍。不止於貧而已。不曰無貧而曰無傾者。自其最甚言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原當時季氏伐顓臾之意。意而推其害以警之也。均無貧和無寡。是解不患寡不患貧之意。安無傾又推出

一節言也曰均無貧見得不均則貧矣不均則臣盡有君之有可謂富矣曰貧者君貧也君既貧而臣然亦不能享其富也均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上下各足而無貧矣故不均則貧者君先貧而臣亦終貧也均無貧者君富而臣亦富也

達說此下四節上二節是泛言修內治服遠人之事以見不當勤兵於遠末二節是責由求不能修內治服遠人而反勤兵於遠也總是責由求不當伐顓臾不重斷季氏患寡與貧閑字貫至下節

愚按蓋字中說上文之辭下三無解上兩不患也均無貧等參林說俱精然只依文衍發不甚作葛藤分妙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指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修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修文德反矣

蒙引修文德或指內治修言非也內治修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只因季氏之亂顓臾是患寡與貧一節說若修文德則說得廣矣

愚按大段只是言不必勤兵耳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不利其人民土地也要看兩箇則字兩前之字不勤兵是與下謀動干戈對不利其人民土地又與上今曰欲之患寡患貧對〇楊子常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人四句一截若遠看故字便說不去〇達說曰文德仁義教化信禮皆是安之隨分處置令無去心也

令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蒙引邦分崩離析者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遠人不服而不能來者不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修內治也謂外則不能懷遠人內則不能修內治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承此兩句謂不以德而以兵不治內而治外也

達說此下方就伐顓臾說皆反上意而言所以明二子之失也令字對上閑字看遠人指顓臾不妨蓋不屬季氏使是遠人也

愚按注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大全云左傳昭公四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胡傳云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

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蒙引云魯之中軍作於襄之十一年毀於昭公五年中軍有三作中軍時已自君弱臣強了經於襄十一年書曰春王正月作三軍註三家分公室之始也此軍字是軍國之軍非對民言也即民也初兼只有上下二軍盡屬於公有事則三卿帥之以征伐耳初不屬三家不得而征之也季氏欲取而屬之於己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則不為公所征矣然孟氏特取其一猶以三分歸公叔孫氏猶以父兄歸公而季氏則盡取之矣惟以時貢獻於公盡取之者連其父兄子弟俱征之無有入於公也大全又云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貨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

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傳云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大全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或問小注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

達說此節因其為子孫憂之言而反之乃論其理如此註不均不和只承分崩離析言於蕭墻之憂為切蕭墻明其近猶言患生肘腋一般蕭墻暗就君說與註以越庶不背也

愚按通義史氏曰夫如是節遠人泛指他國而言今由與求節
遠人與謀動干戈應是指顓臾而言明者顓臾雖是魯之附庸
而自是一國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
內也頗妙然只要知得亦不必拘拘○或問蕭墻朱子曰擴鄭
注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仁山金氏曰門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
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墻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疏可以通
望如漢罘罳之類是也蕭墻之內言變起於門屏之內也然則
遠說欲暗焰君亦拘於前說耳依金說即作季氏之蕭墻自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大全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
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
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
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

存疑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議變禮易樂是禮樂
自天子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
天子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旅泰山皆變
禮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擅之矣大夫既可專
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久事拂其
常者不可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陪
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蓋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速大約世數不
過如此也○蒙引曰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
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號故只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存疑此國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繇田氏

魯則政繇三家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愚按此上節存疑解則此節必因天下之政皆不免於庶人之
議而言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

大全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
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遂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
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
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
也今言數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
必微

存疑此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謂祿之去公室於今五世矣政
逮於大夫於今四世矣政逮於大夫五世希不失故三桓之子
孫於今當微矣○曰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互言之也祿去

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只四世是世數有不齊也
愚按魯公五世文公薨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
襄公午立卒子昭公裯立卒弟定公宋立大夫四世季武子宿
季悼子紇季平子意如季桓子斯○達說桓子此時見困與未
見困雖不可考大約差不幾年微弱已在先了故夫子之言若
已然話○鄱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為儆戒僭亂之辭上
章同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
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自廣三者雖常情所嚴
憚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
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為勸又
舉三者為戒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節奏○朱子曰三樂惟宴樂
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

事纔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疏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
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
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
多聞之士集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
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
不欲不和矣佚遊則怠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矣

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
是有益○問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

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游則是放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

○愚按朱子下箇汲汲字以對佚游最是眼目凡友樂損益相反處皆當如此料理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大全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不問者

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事上之禮而見言語之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大全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大全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理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大全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厚齋馮

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

蒙引君子有三畏小人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此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之異命以理之命於人者言則丙子南閩凡說明旦顯思者皆非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

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通義 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論人品而致儆戒之辭○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大全 朱子曰、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姦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繇擴而人欲所繇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救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己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蒙引 視便要看得透○不為物所眩○是謂無所蔽○聽便要聽得透○不為人所欺○是謂無所壅○色思溫、所謂溫如其玉也、貌思恭、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敬、執事敬也、疑思問、必解其疑也、忿思難、忿小忿也、見得思義、不苟取也、

存疑 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

愚按 通義史氏曰、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之言、便是就九者思之耳、九者非一端○故曰無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也○聖人言此九者○於人事已無不該矣○又曰、此章是專指就事之思而言○彼章以思無益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反身修省之學○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大全 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善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雖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

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
存疑真知不是解、兩見字乃推原好惡之誠處、兩見字輕
愚按注蓋古語也、古對今言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未見皆指）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蒙引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語意便重復了
存疑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其志既求其道、足以致君澤民、繇是用之、則以達之天下、是以達其道、○道者、用世之具、志者、志乎此也、求其志、即求其道、達其道、即行其志、故註曰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愚按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於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實話、○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業俱全之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集解孔曰、千駟、四千匹、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大全胡氏曰、駟四馬也、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

愚按子今對之曰言
其斯之謂與
集注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秪以異在此句之上、章首當
有孔子曰字、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鯉退而學詩
大全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爲
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

無乖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
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
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
之搖、
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大全朱子曰、陳亢竊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
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
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
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發云
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
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解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
時、諸侯嫡妻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邢疏、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
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
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
者、自稱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
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
異邦曰寡小君者、謂已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ゝ曰
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
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
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

愚按此章必以此〻疏解爲正大全顧萬藤不必〇曲禮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是、欤〻又曰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則雖說者皆曰而君相饗、夫人〻焉、故得自稱、似不可從、

吳郡　楊鍇夢　著

論語九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邢疏陽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

大全左傳定〻五年〻〻平〻、藉陽虎囚季桓子、〇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〻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大全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明昏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〻〻之所在明者知之〻者不知〻〻、粹者能之、

雜者不能也孟子以氣自是氣質自又質點了然云天氣而地
質朱子曰此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
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
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吳氏曰中人上下之質
相去才不甚遠始習於善則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汙
下以是而相遠耳雲峰胡氏曰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
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
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
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
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
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
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
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
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
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
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
蒙引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
以其理落在氣質之中也如此則是氣質之性而非指天地之

性矣氣質之性據見在言固有美惡之不同也然以其初而言
則實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
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豈有如此之相遠哉其所以有如此之
相遠者緣後來所習而然耳夫豈其初之本然哉蓋當時之人
皆以為緣性如此故夫子云然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
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蔵在性字內抽出若天地之性固不得
謂相遠亦安得謂相近纔說相近便有不同天地之性安有不
同既兼氣質如何又只言性而註又曰氣質之性是如何蓋
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合為一而其本然之性
常為之主問孔子言性兼氣質而言不知孔子之意重在理
上重在氣質上曰重在理上蓋是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
予之理不襍乎氣質而為言耳故曰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
氣質者而言孟子之言性以其不襍乎氣質者而言蓋雖不離
乎氣質而亦不雜乎氣質也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
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於萬
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
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
橫流之時特揭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

言性者紛紛矣孫今觀之謂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揆之當今上揆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為相近也謂性為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為一孟子蓋獨指其所本然者以曉之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始精以善者為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為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疑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為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指天命流行之初者言也推性之所自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於人而言也斯即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意正不滿姚江耳）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鼻口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

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於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相近之說奈何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邪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下中人以上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先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愚按魏莊渠曰竊嘗考古聖賢論性有二焉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性從生故皆生字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

受者是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為所梗費了多少分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即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為言性而發教人知所修為而發也玆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以無疑於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際矣○

鄱陽朱氏曰此章兼氣質言性而為勸戒之辭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大全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

語類木之問集注上智下愚章先生與程子說未理會得合處曰使吳英要只管求其合且看聖人所說之意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愚生之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得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卻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卻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茶相似有喫得盡底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去

存疑因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

愚按不移者不移於習也故知意亦不甚重不移重於慎其可移處○唯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免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集注於上章謂性兼氣質此章謂人之氣質不補言性妙○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一定之質而為微戒之辭○上章吳氏注惟習於善則日遷乎高明下愚當無此望也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上智當無此患也不者人盡中人上下之資可不念邪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通義程氏復心曰、絃歌、絃上歌也、○向雲許氏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

愚按、集注、莞爾、小笑、蓋喜之也、因言其治云云、則當於夫子莞爾而笑讀住、夫子莞爾而笑是一截、曰割雞焉用牛刀是一截、下文戲之處、義方明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愚按、學道不必專指禮樂、禮樂亦不必專指弦歌、然實相關會意可耳、○存疑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不是說邑人皆弦歌、是小人亦學道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解孔曰、二三子從行者、

大全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鷄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大全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

愚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弗擾初因不得志於季氏而附陽虎、陽虎因季桓子事

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愚按、末之也已、集注只云無所之、注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全、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大全朱子曰、夫子云吾其為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

是有用我使也要做些小事何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處與
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
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弗擾果能用夫子夫
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
便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而已此只
是嘗法聖人須別有措置○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
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
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
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

者知其必不能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
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出雖為應度
愚按豈徒哉決公山為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家說
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故云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
以使人
大全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

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嘗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
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事驗之
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是心
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
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
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
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
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
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

違疑其不足於惠也
蒙引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心存理得
字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個心存理得意心存則
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
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
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
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存理之所
繇得也○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
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

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說行五者處截故與孔子異旨耶人自不察柰之何哉○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六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為仁○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予宅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准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動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

術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

存疑當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此在人體認不能盡言○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也

愚按於天下三字人皆說得無氣力蓋諸家之解久廢矣讀此等當一出快事○最要玩注猶所謂之夷狄不可棄句不可棄便是着力字○既曰五者又曰天下是目若有見而口尚未言之辭只待子張再問也

○佛肸召子欲往

集解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大全中牟趙氏邑

愚按紹聞編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在孔子再適陳反衛之時○又曰此孔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大全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

愚按然是也言說得也是有是言言我前日有是言亦是兩節意不曰曰字從言字生落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大全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徼物之比哉○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

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諭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怨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己之意、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

[存疑]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肸之召意已明、匏瓜之喻是示

己當為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着、蓋匏瓜繫不能動、又不能食、是個死殺底物、人不如是、自當為世用、以斯道濟斯民、若閉門不出、而無意於人世、是亦匏瓜而已、可以人而匏瓜乎、

[愚按]綜閱編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附錄]僭致、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田畀（說苑作田基）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簡子聞中牟叛、攻而取之、聞田畀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畀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列女傳、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為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

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而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

大全朱子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强之意、○雙峰饒氏曰、剛屬
質、體也、勇屬氣、用也、○問蔽之為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
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
言行、求之方册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
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
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

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
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

彙引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一言、如恕如仁、皆是一
言也、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也、相連帶說○仁者必不愚、智者
必不蕩、此是慕仁智者之名而好之、都不知明理、故有此蔽而
好仁未能仁、好智未能智也、○好仁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
者矣、惟學以明其理、理明則自無此蔽、而仁其所當仁矣、愚謂
愛人而失己也、○好智不好學、則為索隱之智、而有窮其所不
當窮者矣、蕩、用心於虛無之地也、謂窮高極廣而無所底止、窮
高直說、極廣橫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大凡言必信行必
果、則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恤者矣、賊謂傷
害於物、言物者兼人、○麟謂當即作人、○好直不好學、則訐以
為直而絞矣、為其無含弘寬緩之意、南軒謂務徑情而不知含
蓄急切、○好勇不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强、而橫行
作亂必矣、○好剛不好學、則唆世傲物、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
說便說、不管着前後、所謂躁率也、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是志
大言大之狂、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學以知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愚按邢疏、莫不也、言何不學、視大全何為語較捷、

詩可以興

大全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
是反覆諷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俗本無乳字、

可以觀

大全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哉
之得失、

可以羣

大全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羣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大全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經子所謂小弁蓼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大全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朱子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墻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

孔子譬本此

語類問為周南召南之為曰只是謂講論爾

蒙引與上章何莫學夫詩學字亦同

思按女為矣乎叮嚀之辭言當為之也注近對遠言國與天下

存疑云正墻面而立謂正面對墻而立倒辭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大全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

○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嘗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大全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

存疑言有一等人外面為嚴厲之色若敢作敢為模樣內面實畏首畏尾不敢作不敢為似此之人與實盜名常畏人知其情狀譬諸小人之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竊物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其事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存疑一鄉皆稱愿人便非真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有何不可曰德之賊者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

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卻外面塗抹依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
如此則人遂以此為忠信把那正經底忠信卻做不是了豈不
是亂德豈不是德之賊賊者害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正鄉原之罪德以有德之人言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存疑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玩味體行底
決不道聽塗說道聽而塗說底人只是以資口說決不去玩味
體行不玩味體行則不為己有矣故曰德之棄言自棄其德也
○蒙引曰道是眼下路也塗是前面路也謂纔這裏聽得到前

頭說說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口耳之學而救其弊德以吾心之德
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嗇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孱弱四
者皆鄙也
存疑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
文省耳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
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
矣雖行險徼幸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
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存疑古之狂也肆肆是狂者本來面目今之狂也蕩蕩已不是
狂者本來面目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故曰今也或
是之亡也矜愚亦然○狂者志願高大志其遠者大者他於大
關上更不走作第小節處有所不拘此便是肆肆小小走作也
蕩則放逸而遠出於大閑之外大走作矣此就不是狂了矜者
持守太嚴廉是側邊廉隅是那分處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即
方物當角處人之持守方嚴立崖岸為界限人不可苟犯如物
有稜角一般故謂之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忿也是個鬬惡模樣

戾乎戾也、是所行與人相拂、此只是個剛很不近人情底人、就
不是矜了、愚者暗昧不明、他於事只徑行自遂、更無許多文理
曲折、緣他見識有所未至、故只是如此、詐即挾私妄作、用機闘
變幻、却似個智者模樣、全不是愚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存疑　聖人一身、無非是教、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善

學者自其作止語默、學之自有無窮之師、若夫義理有未明、然
後請問以解其惑、則在己有領略之機、聖人無輕潰之教、若徒
以言語觀聖人、即其聲音款論以為教、而日用躬行之實有不
察焉、則亦徒得其影響形迹之粗、終無心體神會之妙、雖日聞
聖人高談至論、亦無深造道之極矣、此聖人所以發無言之歎、
欲其求聖人於躬行實踐之間、以為入德之地也、小子何述言
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正以其言也、今夫子如不
言、則門人小子何所傳述、聖人遂因其疑而解之曰、天何嘗待
於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這天理都發見流行出來、天何嘗

待於言哉、聖人語此、意謂我之日用動靜、都是道理發出來、汝
小子自是求之、自有用不盡處、何待予言、然後可述也、○聖人
此語、特對子貢發、不為無意在、顏曾則不消如此說、在他門人
又不足以及此、子貢一時雖未甚領略、至聞性與天道、及日月
宮墻之喻時、於此蓋洞然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愚按　將命者、注疏大全存疑俱作孺悲、還人、使之聞、使將命者
聞之也、然蒙引達說俱作孔子還人、使之聞、即聞於孺悲、孔子
還人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大全　記、閒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
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期而小祥、服練、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服縞、食醯醬、中月
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愚按　溢、二十兩也、鎰同、荀子千溢之寶是也、記纂注、溢一手所

饘也以為粥疏食粗飯也中月間一月也○蒙引食夫稻謂饘也粥不與焉然所廣疏食則亦飯矣或不至精耳孟子膏粱粱訓美穀則稻必亦粱之類非北地所嘗用也○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聖人意謂予說期可已矣如令期年之後使汝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上至小祥可已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起至小祥此說未是宰予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與人又何待問之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蒙引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與食稻衣錦相八也為字承上汝安則為之應下文汝安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存疑予之不仁是即其短喪而責之言不欲短喪愛親可謂薄矣是不仁也且予知喪所以必三年者乎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報親之服必以三年凡人子於親皆有三年之恩故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曾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既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聖人此語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也

愚按天下之通喪記三年問又作達喪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大全朱子曰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

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

愚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倒換之辭與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一般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大全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峰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於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大全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

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愚按邢疏微子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中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之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偏廟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仲衍即微仲名衍也

備致微子名啓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尹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竝興相為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保於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

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
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
把茅、膝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
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
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
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國於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
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箕子名胥餘、紂
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性淫侈、好酒色、

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型、將作犀玉之盃
以逞其志、彼為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
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
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紂淫佚益肆、作炮
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
而去、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過、而自說於民、吾不忍
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
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為之陳洪範、於是武王乃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

為禾黍、心實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
聞之、皆為流涕云、周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
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
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汲冢書、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
取新、辛錫朕以國、聞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彈厥邦土、靡所私、
封尚父望于營丘、弟旦于曲阜、召公奭于燕、叔鮮於管、叔度于

蔡、餘各以次受封、爾父師僑厥天道、用克化誨于蠢頹、惟茲庸
蜀羗髳微盧彭濮人、悉耿厥新、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邈、其以屬
父師、箕子曰、俞、祿父嗣子、在邶、蜀不及孥、獲朝夕夾相以長為
周藩、王曰、已、鄘有鮮、衛有庶、父師用自即厥國、箕子出而語人
曰、茲無乃小子之恭、事商雖惡、吾猶因也、事周雖聖、吾其衰矣、
小子能亡醜、顏少師哉、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
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
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
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吼、

音其、即黎、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也、皆其典喪、商書作淪喪、微子肉袒面縛事○金仁山有辨不足信○楊用修刑鉛總錄亦曰、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七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誣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

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也○箕子名胥餘、一作胥餘、見尸子、緯略與邢昺俱引司馬彪而云、它書所不載、未見尸子耳、紂一名辛、字受、見讕言長語、或又言紂即受、古字通用、見稗編、焉學齋曰、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大全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様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紧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雙峰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

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咈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咈則似有所咈而實無所咈○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咈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

實不失○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咈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語類」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它事實○

蒙引孔子此句、真萬世之公案、蓋當時此三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不去、疑於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彼者○故夫子即其位○揆其時○而原其心○而直斷其為同出於憂君愛國之心○迹雖不同○心則一也○此等公案、非孔子誰能斷之、如夷齊之無怨、泰伯之至德、武王之未盡善、皆非聖人、斷不敢於千古是非林中擔當、○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哉言乎、一言而三子之心白、天下之論定矣、不然後之人於是三子、必有所軒輊予奪於其間也、厥後孟子得此意、故其論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孟子曰、皆是也、又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孔氏家法也、○先儒非有所為而為之意、看來孔子本意未及此、

「愚按」首節三句○不必非記者語○亦不必非孔子語○先敘後斷○據孔子曰三字於中間○亦古文嘗法也○舜有臣五人二節○體亦如此○桐蘇新語以為此章首三句○句與祭如在二句○唐棣之華四句○不恒其德二句○色斯舉矣二句○皆是因古語而綴以己意○又一說○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大全」潛齋王氏曰、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然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朱子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奈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

袪袵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哉
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
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
其言似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
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
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

語類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楚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
夷如一顆寶珠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顆寶珠在水裏也得
在泥裏也得

澹按士師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金仁山又曰古者民
朴少學而習文史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為
之其長為士師未知孰是

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大全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孔子之辭〇孔子魯人也〇故議
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〇是時諸侯之臣而國勢富強者宜
莫如齊之景公此孔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
矣景公至魯與孔子語而說之其從孔子不待志於魯遂之齊景公
數問政而說晏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孔子而進間言也方此責效
於期月之間而晏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當有闕文〇然亦本通義）
而不可俟也

存疑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

愚按史記即季孟語當而吾不如集注為當然邢疏云魯三卿
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
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
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解不能句似鑿却佳〇
孔子行者言去齊而歸魯也〇紹聞編齊景公待孔子句絕

〇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邢疏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
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宿於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
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
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
而忘致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
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急已而忌人、愚

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
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
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不行也、
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
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
蒙引 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
愚按、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爲致膰、然女樂畢竟是主、且本章
不及不祉、爲是、據彼婦歌說者、遂謂懼讒閒、故有此行、然
亦恐不遷筭至此、只依張南軒說可也、○圈外范注此篇記仁

賢之出處、而析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極好、此等本
不但記孔子之不遇○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
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
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
而過之矣○南高門外、備考作畢門○備考有猗蘭操、詩歸有
龜山操、俱爲桓子、亦不但彼婦、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大全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
以元氣之會、鍾爲靈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慶源輔氏曰、
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
殆、語意懇懃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趣則在於絕人
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氷炭白黑之
不同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大全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
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爲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

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蹤跡而已、
愚按接輿必是下、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強名之以絕其人、
如荷蕢之類、陸通字接輿、雖邪異亦云斷屬附會〇其歌辭亦
以論語為正、蒙莊添設不足據也〇
〇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大全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〇愚
按備考、又曰丈人葉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
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愚按沈虹野曰、誰與易之、言舉世之人皆無道、誰人任用聽服
你、把與你變亂為治、變惡為善〇存疑曰辟人者、辟此人就彼
人、猶冀有善可遇、辟世者是見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去之
也、〇通義輔氏曰、夫子嘗去魯適衛楚、以至微服而過宋、辟桓
魋之難、此又其辟人之實也、故桀溺以夫子為辟人〇白雲許
氏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〇且而與其從辟
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譏子路〇耰者摩田器也、孟子
曰、播種而耰之、既播、有所種、乃耰以覆之〇程氏復心曰、耕又
言耰者、初焉耕、耕畢而種、種畢又覆耕、轉土來蓋之、謂之耰、想
其初是二人並耕、後只是一人（亦牙緊紓紗）獨耰、所以始言長沮桀溺耦而
耕、至桀溺、則獨曰耰而不輟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蒙引從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為潔耶、且彼

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
矣、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此皆反桀溺之言〇然二人
所見所執實同〇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〇
愚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
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
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
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
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
洳、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蓧丈人之

云爾○此雖不甚緊要與愚意合○鳥獸不可與同羣蒙引曰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以同羣沈說曰鳥獸既不可與之同群看來俱未妥只以平說為是蓋闢譏辟世之說也紿開偏充桀溺之孫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得之○蒙引謂此節皆反桀溺之言者鳥獸不可二句反辟世意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意且而與其二句雖許白雲說譏子路然譏孔子意實在於中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集解包曰丈人老人也

愚按集注蓧竹器亦本集解然舊蘭韻會小補云蓧芸草器○蓧本從草不從竹韻會為長且下有植杖而芸語必是起初掛蓧於杖荷之而行與子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蓧而芸也蒙引乃謂蓧當是籃而杖頭之鋤乃其芸器尤為妥解○今見邢疏蓧說文作莜芸田器也與韻會合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

愚按通義白雲許氏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為無君臣義荷蓧使二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最緊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為大長幼在下既知其次豈可廢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終不肯終隱者忍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又曰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說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蹤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爾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

○蒙引不仕無義從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人而言之耶皆不可知若以為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豈述在論語書耶然終是可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麟據注疏鄭解又云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恐俱是不知而彊為之說○慶之履字應上不仕不字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意即在如之何內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大全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麟按此語略下柳下惠降志辱身尤明○然非其君不事即是不立惡人之朝分貼者非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大全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雙峰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麟按亦明其可與者在此非不滿意

蒙引柳下惠三黜不去而辭氣雍容如彼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大全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

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大全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若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

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嘗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

蒙引子曰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可在○麟按知此并可解適莫章義吾輩固無妄說○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邢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

○大師摯適齊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大全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盖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首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宥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麟按宥侑同勸也

鼓方叔入於河

播鼗武入於漢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存疑不施其親即篤於親也大臣不信用則怨故於大臣則信用之不使怨乎不信用也然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若有大故則棄之矣人不能全才各有所長若求備於一人則有一得之長者皆在所棄矣○四者皆忠厚之道乃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

附錄詩史前編云周公諡文文王第四子也武王克商封公于曲阜公不就封留周為太傅與召公共輔王室武王崩成王命公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卒留相成王主自陝以東諸侯而使元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嗣周公食采於周其餘食小國者六人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大全胡氏曰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

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四書說約卷十二終

四書說約卷之十三

吳郡　顧夢麟士纂輯
楊彝子常參定

論語十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存疑、士見危致命、臨難無苟免也、見得思義、臨財無苟得也、祭思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喪思哀、惟喪无可以當大事也、皆立身之大節、故曰其可已矣、然曰已矣、似失之太快、士所當為者固不止此、注曰庶乎其可、則有以救其失矣、○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眾德、而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鮮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朱子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

蒙引得於己執之不弘聞於人信之不篤有知行意不然道德不分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交友之道而見二子言辭之病○

大全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朱子曰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致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有焉能為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超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大全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因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大全朱子曰知其所亡無忘所能簡較之意○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語類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

蒙引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麟按此亦本通義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大全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

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

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功所以謂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大全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工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麟按注疏

亦卑主前說蓋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甚頓跑足也

嘗引工不居肆而在家則幹他事理他物是為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外物上不在道理上故無以致道○學者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也致其道者造乎道之極致也亦是做到家之意○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存疑儼然者貌莊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溫者氣溫色和如春風遲日無稜厲之色也言厲者義正辭嚴是是非非確乎不可易也嚴而溫溫而厲君子自來如是本無三變

三變者自他人見之爾○此是聖人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故曰非有意於變也○此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繇

[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

[存疑]言勞民之事非民所樂為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民必諒其心曰上素愛我今者之勞非欲病民也不得已也雖勞亦不以為病矣若未見信於民而勞之事雖當然民不知其心必以為病己也諫君之言非君所樂聞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上而上信之然後不得已從而諫其君則君必諒其心曰彼素愛我今者之諫非欲謗我不得已也雖諫亦不以為謗矣若未見信於上而諫之意雖忠誠然主不知其心必以為謗己也○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産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謂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全]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是了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

[愚按]鄒陽朱氏曰此章論立身處事之道而見子夏言辭之病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大全]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蒙引]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於子游集

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之意耳

淺說子夏聞之一節言游過矣君子教人之道非以何者為先而傳之非以何者為後而倦教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工夫之生熟而槩以其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彼洒掃應對此小子之始事也正心誠意此大學之終事也合始終本末之事而一以貫之知無不盡行無不至則惟聖人為然豈可以此責之於門人小子乎

愚按依上兩條即先傳後倦內亦似不必入本末○又蒙引大

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但言正心誠意也○紹聞編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箇字方會得子夏子游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為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小學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故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之○陸象山嘗謂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又謂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象先蓋以有始有卒者自處其

教人無先後之序只如釋子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子游之意不免近此殊不知本末只一理教人却有序故子夏以其所守之定本言之謂君子之道孰則先而傳焉孰則後而倦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大者條榦已成生意已足只從木根澆灌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須培植壅護事非一端正猶小子所以養之於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正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真然而理之遠者大者固將緣是而漸進也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

夫合下始終兼備無俟積漸無不各極其至者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皆滿所謂一以貫之也○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故灑埽應對進退一事雖小而天命之性亦即是而在焉故父命呼唯而不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子君

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父之齒
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
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凡此所謂灑埽應對進退之禮也○豈
其有所勉而然○莊生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固天性儀則之所
形也○只看所以然如何○便是此等來處也○且看如此等應對坐
起之間○至小一節之處○必如禮則安○失禮則不安○是心其說為
逆○必有所以然○故然則安○不然則不安○道散在萬殊○非有餘於
此○不足於彼○非牽得此處○補得那處○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
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只在謹獨○自微而顯○自小而章○繇灑

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只是無一處放過○○氣乏而欠、體疲
而伸、撰杖屨、視蚤莫、四者皆厭倦之容、欠、呵欠、撰○具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存疑二句各有所指○仕而優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優則仕○
指未出仕者言○優雖皆訓有餘力○然仕而優說假日則可○學而
優難說假日○○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說仕是行此理○學
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
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
愚按語類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家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
者○元不曾大故學○校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
○大全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
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
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
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
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
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
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存疑此見崇本之意、蓋為世人多趨於末、故為此言、致如致知
之致、推之以至其極也、然而止二字尚有病、不若聖人喪與其
易也之言有斟酌、此立言所以難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大全雙峰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趙氏
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
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註、猶

也、○南軒張氏曰、仁必涉潛績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己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愚按通義程復心章圖云、以子游所識言、難能、過高、然而未仁、少誠實惻怛、以曾子所識言、堂堂、自高、難與為仁、外有餘內不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大全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惻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寫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愚按通義程氏復心曰、自致者、不待人勉而自盡其極之義、其他事尚待人勉、只有親喪出於人之真情、不待人勉、故夫子嘗曰喪事不敢不勉、子張曰喪思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皆是此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大全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大全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然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

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逆逆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割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

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因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饑寒而失恒心亦使也○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繇於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

親睦何致爭鬪而致訟哀矜者矜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已之聰明能得其情也迫於不得已如饑寒起盜心之類是也陷於不知只是小民無知而犯法

愚按民散從來只解作不附其上觀次崖說乃知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兼民間也較全通義白雲許氏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

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居亦同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集解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于紂

存疑古今言惡者皆歸於紂則紂是個極惡人矣原來紂之惡亦不至如此之甚只緣一致其身於下流之地遂為衆惡之所歸耳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饒氏曰、子貢不是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

愚按通義東嘉史氏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二句正是言紂身上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愚按此章與小人之過也必文參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大全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饒氏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不云曰道無適而非隨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鶩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怳惚而無所據也

在疑未墜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
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正是在人
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
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
學言何處不從學也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
過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大全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
是大段明辯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知賜

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强大曉宰嚭而令衛侯
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
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辟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
之好

大全朱氏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愚按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則宮是屋之總名也牆則周圍
於外懸空者不即為屋上之墻故及肩可窺而數仞即不可窺
須得其門而入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愚按日月踰高不踰明則世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立說
有時謬今稍正耳何傷於日月即是言何傷於仲尼不知量謂
不知己分量之界故敢於毀聖人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邢疏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邢疏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
蒙引立之斯立至其死也哀皆莫知其所以然此便是化不可
為處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夫子之得邦家亦
不過此立之養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周也動之道之深也子

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
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故是大而化之之
化、榮人榮之也、謂尊親之、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大全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
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
非若讖緯之説、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
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
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
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
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
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
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
君之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
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程氏
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

舜亦以命禹

蒙引、此處不應説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加詳。
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義亦字説亂了、且大禹謨
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
詳者此亦是。

附錄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
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
好興戎。朕言不再。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大全、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麟又按

帝王世紀云、湯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

存疑 湯既伐桀而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請於帝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王后帝、桀有罪、已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也、已必用之、而不敢蔽、美其罪其賢、皆簡閱自上帝之心、已焉敢違之、而不討不用哉、否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既為天子、其責任尤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承而得罪、自已致之、不干萬方事、若萬方之民有過舉而得罪、是已之所撫馭者、未得其道、而致之然也、其罪在朕躬、此其告諸侯之詞也 ○ 請命之詞見伐桀之衆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己、

附錄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 麟案論語本文、集解孔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邪云以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今兩存之也 ○ 曰天下賢人、當不止有莘、然據聿求元聖語、則尹固其箸者 ○ 紹聞編云、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蓋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與湯誥合、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崇引 言周大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鉅橋之粟、發鹿臺之財、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說得實了、雖說是周有大賚於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

愚按紹聞編、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孔氏曰、左傳云、武王封兄

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三山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周有大賚。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賚。富者皆善人。此部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注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之語。而意在下句。不可便以解書者來解此也。○此更發蒙引所未曉。○蒙引說得實了。實字或誤為窄。故存疑遂說皆因之。遂似虛齋說亦自相矛盾。今依善本改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大全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有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

存疑武王之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斷其有必克之理也。其既伐紂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言曰。百姓有過。是己處之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此亦以天下為己責。與湯同一心也。

附錄泰誓、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紹聞編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同。故注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大全古注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

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

存疑｜紂為不道、官府之權量、所用以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為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靡廢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為不道、剝喪元良、百官之職、隳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理、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隳廢之患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大全｜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愚按｜紹聞編、興滅繼絕、還是兩事、已滅者封之○無後者續之也○

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述武王事、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紂之所富○皆不善人也○周親不賢○權量不公○法度隳壞○百官不職○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遺棄在下而不用○武王一切反之○

所重民食喪祭

愚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武成全文也○紹聞編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武成注、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蒙引、當紂之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皆有所憾○故武王反之○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存疑｜寬則得眾四句、集註謂泛言帝王之道、蒙引謂四者堯舜以下之所同是也、愚謂此必夫子所嘗言○故記者取而綴之於後○以盡此章所敘之意○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堯舜之執中此理也○湯武之討罪用賢○責己行政○亦此理也○中亦在用人行政之間○以其無過不及○故謂之中○而堯首標出之以告舜○於是天下後世始有中之名目○而人始得以為依據用功之地○故以為千萬世道統之源○其實湯武之所行者○無非天理之當然○雖

不謂之中而定無非中也豈特湯武從來帝王繼世而興其作
為合乎天理之當然者亦中也但此章所敘是錯衆堯舜湯武
之事以明所傳之一致不是特把堯舜之中來做個骨子而於
湯武之事皆本以中也節齋嬰峰蒙引之說俱有可采而蒙引
為精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
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以全張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
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
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亦不免於怨
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完安
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
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
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
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
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
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
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
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
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

蒙引擇可勞而勞之小註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此二句不相
連出盤庚共如字去聲此句在中篇言我所以勞女者惟與女
同安耳不常厥邑出上篇言商之先王猶不常其邑于今五遷

矣○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註以治己言凡從政時
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然麟按大全即謝氏
正言治人非治己也○無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
應事也能敬則所應接衆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
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

愚按惠勞欲泰威五字本不甚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
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故美也亦是不美中之美意三斯不亦
兩又誰又焉皆然落語○欲仁得仁沈紅野云凡以不忍之心
而行不忍之政皆是沈晴峰云言仁覆之念不染兼利萬物其

欲不止。要見君子求仁之心。有若貪得無厭者然。然恐意亦不
離教養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
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惡揍 殺與視成剋期慎與本從政者不可少。亦以不教而殺。不
戒視成。慢令致期。當與而不與。故見為惡也。曰猶之與人則是
已當與矣。故云。合上則見得其道。則雖不當有者而亦美。不得
其道。則雖當有者而亦惡。信為宜尊且屏也。○不戒視成無心。
故謂之暴。慢令致期有心。故謂之賊。略不同。見存疑。○有司之

吝。乃其本職。不為惡。若從政而為有司之為。則惡矣。最害事。出
納者出於此而約於彼。亦正言與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大全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
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令人開口亦解說
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
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
鼎鑊。○論語自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
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

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
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雲峰胡氏
曰。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
方做君子根腳。
不知禮無以立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耳目無所加。是惜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
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蒙引或以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

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為君子之君子亦不
同。
愚按此章主腦在知字。不在君子字。○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
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
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
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
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筠。竹膚青處。堅而有力。
○學而篇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中庸曰。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知人之為急如此。而其要只在知言。言之是非得

失。皆心之發。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有主不能知言。〇尹氏曰、學者少而誦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此總說讀論語。愚謂今人於論語童而習之。正以為科舉之用。鮮復能反之身心。知其切己。而能究行其一言一句者。非侮聖言而何。讀而至此。其顙有泚。一旦發憤自强可也。

四書說約卷十三終

四書說約卷之十四

吳郡　顧夢麟
楊

孟子一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大全　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

愚按　通義金仁山說亦如此。金又曰、梁惠以叟稱孟子。古人尚年。以叟老為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通義　陳先生曰、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恰應於後。然後結之。熟讀自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趙注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

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詞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存疑】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主
於敬而敬莫先於尊君故曰未有義而後其君此是在下人
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上曰亦有仁義而已正是在
上人事故註言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
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愚按】紹聞編南軒曰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

導民于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
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于是篡弒之事與其害
有不勝計者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舉世之人皆係仁義則無不
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為國者
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〇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愚按】詩注曲池曰沼〇楊龜山語錄云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
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趙注】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
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
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

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
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
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酆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
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
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嘗制
【愚按】常解靈臺之稱本以不日然禮統云夏為清臺殷為神臺
周為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又似各有據〇
易乾鑿度云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含神霧云作邑於豐
起靈臺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爵丹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奔亡。與亡乃其效也。

[附錄]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蔡傳、湯誓蓋興師之時、誓於亳都者。○竹書紀年注、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殷王而夏亡、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趙注]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孫疏]耳矣者。言至極也。

[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末段集注明曰、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谷曰。意亦歲凶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

愚按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故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孫疏]填。塞也。又滿也。趙氏曰、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鋒、既以交接、

[蒙引]鼓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於是復鼓之者一例。

[存疑]孟子此章之論。主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而走。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而後止。猶鄰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而後止。猶惠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戰以勝敵為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遂言王道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趙注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鱉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大全雲峰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撙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

蒙引農時與農隙不同農時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依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

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何曰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此時之說也興作興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

愚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喪平聲則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若喪父而無服喪字亦同○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末句內可不用至冬役之依王制止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一說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三冬九旬皆有征不止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也亦未知孰是附記於此○既云公旬義或當爾然周禮鄭注旬只訓均又均人凶札免力政政音征凶札比無年又甚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趙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修教化申重孝弟之義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負戴也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修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大全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問既曰魚鱉不

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新安陳氏曰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蒙引豚稚豕也彘相承言牝豕也然考諸韻書並無此明訓只云豕也惟正韻豚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麋鹿之大者豚豕之小者曰麋又曰鹿曰豚又曰彘羔麋耳庖人注羔羊子豚豕子○狗有三守狗獵狗養狗此是指養狗也○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

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蒙引孟子若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廏則有肥馬矣於是民則有饑色矣野則有餓莩矣夫因獸病民以至於饑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是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蒙引]歎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
俑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
葬之流○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孔子所以惡之○按惠王曰寡
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但直斥其虐政之殺人○
而終無一言以教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
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況王政之詳○
已前告之矣○上章所云云是也○今惠王既是安意以承教○則宜

急改此等所為矣○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
除一害○蓋除害則興利也○觀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耶
愚[按]紹聞編、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使惠王發寤於心○則亦速改
其政○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然孟子猶
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役指其虐政以告之○上章姑
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
而欲使悟其失○故其言直○禮弓注、俑木偶人、設機而能踊躍、
故名俑、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
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
亦洒之如之何則可

通義仁山金氏曰、成王封弟叔虞於唐、至燮父遷晉水之上、因
名晉、其後曲沃并宗、至文公以來、世為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
相兼并、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為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為大、
○惠王、斯之孫也、
大全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
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
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惠

王十七年、魏與齊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商君傳、秦孝公使衛
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
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
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
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
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注七邑不合、未知孰是○慶源輔

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弁、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敗之際、歷叙其丧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偹攷】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龐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〇太子申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不毀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覆十萬之師、

【愚按】寡人恥之、存疑曰、言辱及先人也、故曰願比死者一洗之、死者即先人也、淺說達說皆從之、然孫疏云寡人心甚愧恥之、則下句易作一項、亦似可〇又孫疏案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愚按】地字略頓〇方百里連說〇蒙引曰、況以堂堂千里之梁乎、則下四條語、固實可信也〇注能行仁政、這下不可用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所以為仁政之大目、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愚按】前兩節分說、此節總說、蓋分案總斷也〇兩彼字、緊對三王

字。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大全】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慾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為耳、忿懥者之所為、則其心熏

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蓋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强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淺說】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孟子見梁襄王

【大全】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靚王三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蒙引】孟子見梁襄王為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蓋將去之故出語云云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

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之興廢不然至彼何為今見襄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為決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此雖無可考證、然以理斷之、決然是去而之他矣、不必有傳記考證、○看來天下有可一之理、孟子又有能佐其君以一天下之才、但襄王未有一天下之器耳、孟子既有去志而述此以語人蓋其所以望斯道之行者至是已盡況當垂暮之年已有吾已矣夫之悲矣讀者於此當知聖賢不遇之不幸然此一段議論所關繫於世道君道者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垂後世

【愚按】通章皆作自述語奇亦七篇之別體一言一統也存疑曰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蒙引】言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民各君其君詎得而歸之也當時列國既各有疆域則各畫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似亦難矣必在所禁制也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荅此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愚按】紹聞編今人但見孟子譏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可錄曰天下惡乎定夫生民厭亂久矣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亦思定之意也孟子曰定於一言天下之勢出於一也自生民以來經桀紂之亂天下嘗不定矣未有天下裂而為七各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也以亂易亂特聖王之驅除爾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一之有不在力矣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蓋今之時則然焉以七八月之閒旱喻民困於虐政其曰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興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曰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大全】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

【愚按】紹聞編陳公子完奔齊世為齊大夫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大全】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蒙引】集注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

【存疑】德何如則可以王德字虛說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保

民即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蒙引】釁本舋郄今曰釁鐘則是因鐘之釁而釁之使釁者不復舋也作活字看釁鐘之釁如予有亂臣十人之亂字意釁郄之郄與隙義同釁鐘之釁謂塡釁也○釁鐘亦有釁鼓後篇師行而糧食下小註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亦解作殺牲以血塗鼓釁也

【存疑】按釁鐘非牛不可以羊易牛使不得只是齊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遏姑以此替之初不及計慮到此齊王之語畢竟是用不得雖用不得然一時心可自安故以爲而全而無害要亦孟子主于開導其君爲此還就之語耳其事之有否弗計也

【愚按】備攷一書多本陳錫玄經言枝指此處載釁鐘事皆因名物攷○字不易然引大祝及鄭司農注則隋釁訓薦血自言祭祀之事謂即血以告殺與本文無預矣且疏明言馬氏云血以塗鐘鼓而鄭不從不當救鄭棄馬也○又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周禮合解云○寶鎮即王鎮而名物攷○備攷○皆誤爲寶鐘○今枝指頗晦而備攷盛行○見者必誤用之矣○書亦不可妄讀如此○

○釁字○天府注鄭司農云讀當爲徽亂飾義也○然周禮合解云隋音厌○則大祝隋釁讀當爲厌徽矣○亦必有一誤也○若無罪而就死地○又自解其不忍意若無罪○作若人之無罪○或只大槩說○俱可○以羊易之淺說云○吾以羊易之亦作王語也○後讀注疏乃知備攷之誤本於名物攷而名物攷之誤○又本於孫奭正義○更可笑○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民

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心是也

【蒙引】此章當疊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

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
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
以無饑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戴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開導
之耳〇既曰是心足以王矣足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
固知王之不忍也何意蓋緣着不忍字要生議論是心不忍之
心也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爭達之於其所忍仁不可勝用
而王道畢矣〇一篇生意皆在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

之不忍也二句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只從此生議論齊國
雖褊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了又何消解剽蓋孟子此三句話意思直是欲王察識其
本心而擴充之今齊王略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答得冷淡來
所以孟子又設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
也云云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王又只恁順承將去都無合
殺孟子乃為之解曰無傷也云云才起得他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一問〇既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
固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

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
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撥箇不忍字
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是以王也此兩句又似為下文根本
然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不忍二字此一重
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遂堅執看不忍
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〇是心足以王矣
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
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〇百姓皆以王
為愛也一句亦甚喫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竅

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以王矣他不曉問便只恁地說了
〇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
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
存疑此章論說雖繁要看他精神命脈所在通章主意在是心
足以王一句是就齊王見牛一事而許之也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是齊王不知是心足以王底道理老吾老二節是荅
他所謂是心是以王者在舉斯心加諸彼爾即註所謂擴而充
之也五畝之宅一節乃舉斯心加諸彼之實事今恩足以及禽

歎至然後快於心與是發其不能王之故興兵結怨以求大欲
即是其故遂言大欲不可得反而歸之於王者是與他辨難到
事勢不可為處然後以數語斡轉之看他開闔變化許多意思
許多氣力〇既曰是心足以王便罷又說百姓皆以王為愛又
說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又說牛羊何擇何也此是孟子機關見
識欲轉機齊王處盖欲使轉般深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
以羊易牛之故見牛未見羊而已必自得之然後知此心不從
外得必欲擴而充之而齊王不能故雖觸孟子之所言前日之
心復動而領悟之機淺擴充之功竟有負於孟子也〇看來齊

王以羊易牛實無許多意思齊王當時雖云不能保民然心非
木石見民疾苦定必有惻怛之心非但見牛而已止是為物蔽
隨發隨止不能擴充此心爾然孟子不言民而言牛者姑就齊
王見牛一事反覆開導之所謂用其所明而通其所蔽也〇百
姓皆以王為愛也此句最緊關孟子特把此意起發齊王他本
不是愛牛為他以羊易牛其事差異却有個意思在下文所謂
仁術見牛未見羊正是有個意思也然直告之則他不醒都無
意味了故用百姓皆以王為愛一語去起發他使他反覆深思
而自悟無奈齊王不聰隨孟子甚樣起發都不醒悟只管墜下

如曰以小易大牛羊何擇雖攻擊得緊他初間只說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後又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却自認伏了
都無合殺故孟子從而啓之他方欣然頓醒而前日之心復萌
使非孟子多方起發他亦不能也
【愚按】蔡林說俱精然察識擴充足王內尚不可用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
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愚按】然謂夫子之言誠然也亦大槩肯首之辭誠有百姓姑上
為愛句齊國以下姑上不忍句便是依樣葫蘆語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蒙引】集注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
【淺說】以小易大迹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
乎
【愚按】是誠數句作一滾說蒙引曰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
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
我愛也〇達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奚讀此句却是自解

之辭今為下有宜乎句作自疑之辭也罷○又只依樣全無起
發譬如已把罪名認下故下遂云無傷也○易之以羊之字指
牛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牛以羊也亦可作自解之辭若云我
非愛其財而易大以小也則不得不作自疑之辭矣故諸說多
從此者○是誠何心哉一何字便足擺蕩下兩句不必云何故
易之以羊又添一何字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大全朱子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

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
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鍾事大似住不得
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
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
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雲峰胡氏曰一本心也已
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

蒙引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固是矣然猶奈釁鍾何若但以釁
鍾之不可廢而終殺之則一念之仁自我而發亦自我而遏矣
今又姑全此牛以行此一念之仁則釁鍾之禮又自我而廢矣

故以羊易牛為得其術然初來齊王之以羊易牛亦未有此巧
妙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開導故為是獎誘
之說

存疑孟子啓齊王言雖百姓皆以王為愛然亦無害此乃仁術
也然牛羊皆無罪如何以羊易牛為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見
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
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鍾得釁二者得以兩全而
無害所以為仁術也然此皆還就之言爾羊血如何釁得鍾決
成不得特孟子主於開導其君故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以

下言齊王所為有合於君子也遠庖廚正為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耳

愚按君子遠庖廚本出禮玉藻蓋成句而孟子用之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雖行
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
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宣王

此心雖復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〇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〇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係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〇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略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蓋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鱉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〇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趙注泰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大全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
如應收拾○雙峯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
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
至於仁民繇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
大只繇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

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
曰繇親以及民繇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
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雲峯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
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總言仁民
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
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
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
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
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

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蒙引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惟毋反其序則是○斯心對彼而言則寡妻
兄弟家邦盡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大過人是以保四
海之功業言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已古之人指二帝
三王言
存疑天下可運於掌者保天下如運掌之易也推恩意思在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
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句來炤看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
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三句
是引古人以證之以上荅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
把他功不至百姓處重詰之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意當處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句○方語
脉相貫謂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欲保百姓惟在於用恩而
其序則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耳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云云說推恩重在序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推此心故老

吾老然後以及人之老也幼幼亦然然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
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是也
淺說夫王之不王固繇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
必也先盡孝悌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
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
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無一而不被吾老老
之恩舉天下之幼亦無一而不被吾幼幼之恩其恩之及於天
下也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心具此仁舉此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

正舉此心而加之兄弟則兄弟以和舉此心而加之家邦則家
邦亦隨以治矣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推
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誠
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
見蒙恩者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有之矣苟或
忍心害理恝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衆叛親離雖
妻子何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
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夫豈無
其故哉
愚按舉心加彼解斷如是世文誤說觀後總注楊氏曰為天下
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尤信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孫疏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權已見下論子數穀子在地即黑黍
中言不大不小也

蒙引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量然實當作活字看或曰如
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為活字否心之應物則
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
上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難道物有輕重長
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上文既發其端曰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分明是含說箇輕重長短之當
度在裏面蓋齊王正是輕重長短之失度者○果何以見心之
當度尤甚於物處曰試論今有一尺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為一
丈尺是這一尺布上失耳若人君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

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為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蒙引‖雖正是請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度耳集註分明〇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興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興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意謂此比觳觫之牛如何

存疑‖上既以恩及禽獸功不至於百姓詰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條兵說齊王功不至於百姓乃以興兵結怨之故上註所謂令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蓋此是齊王病痛根源他那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皆係於此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齊王何不忍於一牛乃獨忍於百姓正係欲心一動念心遂熾爭地爭城靡爛其民有不暇顧爾此愛民所以輕且短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為是故也故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之使之將此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省慾思過頓改迷悟乎以推恩而保民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存疑‖齊王因孟子然後快於心之言亦知此三者非可快之事也故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意以不得已為此耳孟子因問其大欲之所在而極言其不可得以今王發政施仁一條易之蓋力求所欲則大欲不可得能行仁政則大欲不求而自至此反本之論圖王之略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趙注‖其不可得如緣木而求生魚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國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趙注‖盡心戰鬬必有殘民破國之災

大全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盍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熟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存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默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〇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靡之閒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

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逆則不
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
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繹其性
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
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蹈之則大體一差雖有
嘉言善道亦何繇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
嚴也
愚按此節雖趙注云為齊梁各陳不嫌其重然前對小惠為王
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為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蓋篇中曰

興兵構怨曰求大欲曰辟土地朝秦楚云云依舊是齊桓晉文
一則話此節即了無以則王意為一章大焰應結局耳又不可
不知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
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蒙引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如
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
故因樊遲發之王語暴以好樂謂己好樂也曰好樂何如暴
問王好樂何如也疑有病於治也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
何如上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
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蒙引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今之樂
猶古之樂此皆實理蓋古樂好之甚固足以王今樂好之甚亦
足以王分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豈過為是無據之雄辯而已
哉故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

古今之異耳而楊氏亦曰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
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蓋咸英韶濩古樂也夫不與
民同樂雖古樂而無補則知與民同樂雖今樂亦何害二氏之
言得孟子之旨矣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蒙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
猶古樂不重在此○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少樂不若與眾
之為甚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開說蓋天理

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者○吾待導之使自見耳○

臣請為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蒙引】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也○下文言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即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

【存疑】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詞○言吾王遙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恁地能鼓樂也○曰庶幾○曰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因鼓樂而知其無病、不見欣幸之意、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導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趙注】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蒙引】狄人與昆夷不同○太王初居邠、狄人侵之、乃去而國於岐山之下、又為昆夷所慍而侵之、綿詩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下文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又註蓋以為文王之時矣、想文王初年亦須字之也○若依肆不殄厥慍則是

小事大矣此須重講明文王事見詩大雅大抵亦非以肆不殄
厥慍亦不隕厥問二句爲文王事昆夷事實也蓋以昆夷事在
大雅之緜而因可見文王事之大略而已若後篇所謂文王
也乃是謂文王足以當之如上文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
孟子亦非以孔子爲事實也〇按緜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爲以
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爲以大字小矣但太王事昆夷
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爲獯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
下則又爲昆夷所擾是兩項事〇交鄰國有道乎曰有惟仁者
爲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見齊宣之於鄰國其大

者則當以知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二端
之外無餘法矣〇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蓋孟
子胸中是先有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四句然後說出惟仁者
爲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況仁者智者已有所指
了

愚按交鄰之問雖似講信修睦意然湯征葛句踐伐吳文王蹶
生而昆夷遠遁惟太王乃避狄遷岐卒之子孫至於王如擇
而取皆是勉之以有爲意大氐交鄰亦是借端不甚扭其所問

也如言好樂好貨好色而皆引之同民亦然故從一怒安民等
亦不甚是分外話

備考漢書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
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亡於岐下豳人悉從亶父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
命曰荒服〇史記越世家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
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
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

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
師伐越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
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
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
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
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
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
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
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

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尊禮以遺之不許而身
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
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請為妾吳王將
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
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
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
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
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
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

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
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
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
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二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
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
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
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

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
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
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
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
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不察盛怒屬兵
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
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
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

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
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
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
度義焉○子胥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
天者保其國

大全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
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
夷之無道○湯文懿勲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

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
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强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滕
嚮與吳之方强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
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
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句踐惟畏之是而終不
能自强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
蒙引雲峰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
字見樂天之意又曰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逆理彖
不敢逆理字見畏天意

存疑樂天者保天下只是他那無計較大小强弱處這度量大
天下之人大大小小好好歹歹何所不容真猶天地之無不覆
幬無不持載註謂包含徧覆無不周徧是也故足以保天下包
含徧覆無不周徧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見
得○畏天則可以殄人之惱悶免人之侵凌故足以保其國註
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面保一國之規模亦然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
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淺說天降下民立我為之君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
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就則有罪

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
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談有一人横行倡亂
於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愚按前講立我為之君師我能助上帝
而我字俱炤下倒裝法也

附錄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
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
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

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
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
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
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
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
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維鈞〇愚按蔡傳寵綏四方言寵
安天下予曷敢有越厥志言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一聽天而已
與孟子解實不同然饒注亦未明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愚按總注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
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舊亦看作兩截語令絲湯文太王句綫之
究竟觀之理亦一串也交鄰交字只是交接之意不必與交友
同義勿太認真爲佳〇紹聞編云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
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是此章
意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亦與愚見合
〇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
不得則非其上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
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
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所
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
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
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
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
蒙引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〇淺說達說同〇雪宮
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爲當有則贅

者似不宜以此爲事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
顧只引句與民同樂上說〇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
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爲人皆有此樂
愚按紹聞編云孟子對曰有者以居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
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已故曰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集注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
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此皆人不得則非
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民雖多、其懽忻怖怡痒○疴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存疑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君民各有其樂○如臺池鳥獸○君之樂也○宮居粒食○民之樂也○民之樂○民亦樂其樂者報施之理也○所欲與聚此君樂民之樂也○民見臺池鳥獸而懽樂○聞鐘鼓管籥而喜色○此民樂君之樂也○所惡勿施○此君憂民之憂也○有事為之趨○有難為之赴○此民憂君之憂也○只是已有樂○推與民共之○便是樂民之樂○不必說以民之樂為樂○依此必民○得遂其樂○而後君○得遂其樂也○太牽强○〇樂○以○天○下○只○就樂民之樂上見得民亦樂其樂則其放也說只歸重上句言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而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亦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言憂○樂○皆○不○以○已○也

愚按至此問荅已完以下是家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大全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〇

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蒙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又必解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也○是何也正以見其非無事者○言一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辭○〇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總言王者○蓋纔內之諺也○〇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〇或曰省耕省斂為民事也○非遊豫也○而乃以為遊豫○何哉、曰、巡狩述職亦豈遊觀也哉○而孟子乃以荅遊觀之問○何與○故省耕省斂亦說得遊豫○以夏諺爲省耕省斂○斷無疑○〇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於天下則但巡狩○以考其田野之治否○老幼之得養與否

而爲之賞罰耳〇省耕省斂每年春秋二行至於巡狩述職三代則王十二年方一巡狩諸侯六年方一朝堯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〇然愚按廣博物志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是堯亦十二載一巡狩也又一說

【存疑】無非事者非字當無字看〇春耕之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也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一年之計俱失矣故察民之不足而資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成無或殺一歲之用或不敷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知其有無預處以周助之則民將必有狼狽失所者矣故察民之不給而周助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大全】糗熬米麥也糒乾飯也〇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爲諸侯憂故知爲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〇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撫也撫一國之民令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爲諸侯度

循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言

【蒙引】言君行則師從師從且糧食非惟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而夫征之擾民實供之故饑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〇左氏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字當如此說故大註曰二千五百人爲師〇睊睊胥讒就是民乃作慝也胥相也共也胥讒謂相與謗怨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此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不同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流也

【存疑】方命虐民兩句只是上面意飲食若流是就糧食一句說又只是虐民裏事流連荒亡承上文說即師行糧食以下至於

流連荒亡也

【愚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者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饑而弗得食者與大全糗米麥乾飯語較合〇二千五百人爲師言師行即斥其衆多亦非閒句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大全】雙峰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

【蒙引】此釋上文之義也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兼述其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

【存疑】惟君所行、猶史云帝王願所行何如爾意、言先王之法、令時之弊、這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不干別人事、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行先王之法○則為令時矣○一古一令○皆不在人○而在乎君○可見當自勉也○告滕文公問喪禮曰是在世子、亦此意、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

【蒙引】蓋徵韶角韶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畜君者好君也○又是孟子解此詩○此解極有意○○當朱子時○無可據了○故其詩曰○兼言徵招角招之詩○或只是角招之詩○或只是徵招之詩耳○○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

【愚按】引景晏事大段是望其納誨意多然主意亦終在同民也○前曰事民後曰徵角是篇中眼目照應處亦未必為後人穿

鑿○【】紹聞編云、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轉附朝儛之觀不復行而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出舍自責以省民○是二意○○又云、畜勅六反止也○易卦大小畜皆取止為義○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詩言畜君何尤而孟子釋之言畜君者愛君也○則從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然而多欲之君○君於忠臣之言不以為愛○而反尤之者多矣○於姦佞阿意之言○不惟不之尤而反以為愛者多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注】明堂、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孫疏】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遂覲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嘗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于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令魯世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
魯封內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大中子云、如有
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
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
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
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句誤）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
之數、而畢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

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
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
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
之堂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大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
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于太室外接四
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
若聽朔皆于時之堂、不于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
其中而聽朔焉、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
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宮、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共內
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明堂之
制而為堂○放泰山之下有明堂○

大全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
北址、古有明堂處、

愚按考工記賈疏云○五尺曰几○六尺曰步○七尺曰軌○八尺曰尋○
九尺曰筵○東西九筵○則是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則是六丈三尺○
矣○餘做是〇又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
野度以步○涂度以軌○賈疏云○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

中合院之事○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
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則宜明堂之建真以筵
度而今不可考與然韻書筵止訓席不更以衡量為義亦可聽
也〇又鄭注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賈疏云對夏度以步殷
度以尋是王者相改也今孟子孫疏記為是王者明政也孫此
而推流傳之誤亦豈但書經三寫烏馬成馬乎相參之數禹畢
宮室孫疏亦小誤姑略不贅〇東西九筵可容九筵也南北七
筵可容七筵也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
中用几故度以几耳用車之軌亦必不是以軌度之以軌之長

短之量度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大全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〇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

愚按通義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據周禮槩三代之制以至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宗廟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〇又白雲許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衆衆人之言也毀

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罷蓋已得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凡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〇麟按諸圖惟備考內四角方處俱有一斜線蓋東南角作一斜線自內而出即傍東斜半為青陽左个傍北斜半為玄堂右个也西南角作一斜線自內而出即傍東斜半為青陽右个傍南斜半為明堂左个也東北西北兩角亦然雖朱子說似角處皆一室兩名然皆劈斜半為之每向一方除中室正方外左右各半室皆中狹外濶狀如个字故有左个右个之稱此說雖無所本亦自信不易矣〇連中室及兩斜室每面似一个字則左个左之个字之半也右个右之个字之半也故云奇絕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大全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〇雙峰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

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闢是道路稍節處市是市
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
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蒙引」饒注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
故以為魚梁也正韻曰石絕水為梁〇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
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
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
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所在宜留意
耳故曰尤宜憐恤必以為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

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〇鰥寡孤獨凡民之老幼文王則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鰥寡孤獨之人則無父母妻子之
養而官養之者也〇只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
人都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之謂也
「存疑」殷人七十而助看來文王治岐之時尚當遵殷制所謂耕
者九一想每夫受田七十畝註謂百畝豈偶然不及思耶
「愚按」徹田為糧則公劉時已有此制矣似不必拘且集注百畝
亦本漢注〇又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皆有常餼虞爵官養之說蓋本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
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
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蒙引」吾於此章見孟子之不得久於齊者矣蓋宣王聞孟子王
政之言而善及激之使行則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告之
以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在王亦可以自勵矣乃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告之以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
於王何有乃竟不聞其見之行事焉何哉此所謂王之不王不
為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孟子且奈何哉〇王如好貨與百姓
同之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己之心以
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同亦然〇究
公劉之好貨止於乃積乃倉乃裹餱糧而已他無所謂好貨也

究大王之好色亦止於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已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亦所謂其氣也君子雖然乃積乃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然大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亦何好色之有孟子之權辭耳〇使齊王好貨好色而止如此庸何害乎而況於與百姓同之不只就事論事謂每因事而格其心也

存疑 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個意思來引導其君爾公劉詩只用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果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兩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曰王如好貨與民同之於王何有太王詩只說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兩句而太王好色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曰王如好色與民同之於王何有聖賢說道理有借古人之言發自家意思者此類是也程子多如此〇孟子於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他但勸他與民同蓋與民同則好貨不自私必公於民而好貨之念衰矣好色必有節不至荒淫奢侈節用裕民好色之心亦衰矣此孟子變化人主之術最為巧妙也不禁他也不從他中間自有斡旋底方法使他都不知不覺入將去

〇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愚按 周禮秋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士師之職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注曰官中之政令刑官之屬所行政令也屬士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致於士師士師上其辭之曲直以告司寇於是從而斷之弊之及令之施於邦國者士師則從而致之何氏曰獄訟既審合於邦令則以法報群士也掌士之八成者士刑官也鄉士遂士縣士皆士師之屬八成謂正亂之成法也〇三禮解詁云鄉遂皆王畿掌刑然獨鄉士與大小司寇士師同衙門叙官可見若外署則遂士以下縣士方士訝士朝士皆其屬也鄉士掌六鄉之刑獄遂士掌六遂之刑獄縣士掌四等公邑之刑獄方士主都家之刑獄朝士掌外朝之法為大詢衆庶主聽獄之朝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大全 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發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蒙引] 王無親臣責其輕視臣下也○大凡有為之君必有親信之臣若無親信之臣是庸庸之君夫其所以無親臣王坐於不知人也而知人有道孟子此章盡之矣○堯舜之於禹臯輩君臣日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無間然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召無不皆然下至霸者如桓公之於管仲景公之於晏子其君臣相得之情亦可考矣後世如漢高之於蕭何一不在左右則如失左右手於韓信初開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光武之於鄧禹嘗與同臥起太宗之推心房杜或剪鬚和藥賜功臣太祖雪夜幸趙普第我 太祖之作大誥三篇亦托始於君臣同遊蓋皆有見乎此此理斷不可誣也○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緊謂之昔者而此乃釋為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今日言也孟仲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則昔日之為昨日其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此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恠得王之不及知○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蓋自其先世有大勳伐於國家而又代有聞人世其祿位與國同休戚者也在商則有伊陟巫賢在周則有召穆公虎為康公奭之十六世孫也故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故國之為故國有在於世臣者如此有國者其可弗知所重耶

[愚按] 集注所以為故國在此不在彼如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之類○虛齋昨日解妙昨日今日見衆易之意○進字謂非泛泛亦佳然一國之內百官進退恐皆王所知蒙引蓋以今時事求之未必當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存疑] 此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爾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視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蒙引] 不得已如今人言無柰何相似○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其可尚哉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著更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又註曰故不可不慎

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當理矣進賢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於未用之先也不然則將實有不得已於既用之後者矣故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存疑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得已三字有著落然後看如字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已本欲不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蓋遂人本是已要用的初若已不欲用他因他人要用我不得已而用他如此其遲慢留難也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至再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留難難有似於已本欲不用通於人不得已而用之爾○左右皆賢一條即如不得已意左右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至於國人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而必自察此便是至再至三至四遲慢留難意思故曰即如不得已意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蓋進賢不謹之於始致有不賢將求陳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如此則非禮之當矣此所以當如不得已也故曰可不慎與

達說國君之進賢也詳審於明揚之時而祿位不肯以輕授遲

疑於遴選之際而名器不敢以輕假謹之又謹審之又審有如吾之初心本不欲用而勢之所使有不得不用也所以如此其謹者果何為哉蓋自用之而待以不次之位也則謂之尊苟尊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卑者是使卑者踰尊矣自用之而寄以心膂之托也則謂之戚苟戚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疏者是使疏者踰戚矣夫尊卑有等國家之名分攸繫使卑者踰尊則名分亦亂矣此所以自今尊之亦自今而慮乎或有以踰之而不可不慎也親疎有序朝廷之體統攸存使疎者踰戚則體統亦褻矣此所以自今戚之亦自今而慮乎或有以踰之而不可不慎也

愚按此節書只炤此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作一截說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作一截說可不慎與作一截說句明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繇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

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誰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蒙引見賢焉然後用之則後日自不至於卑踰尊疏踰戚矣見不賢焉然後去之則今日既無倖進之失後日亦無踰等之患矣○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為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王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左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因增一箇退人說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

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存疑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淺說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矣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蒙引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賢意故只云命討兩節新安云三節便使人推求不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孫疏此章言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通義東嘉史氏曰言大木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人所學者大

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
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愚按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辭然作多之之辭句佳蓋物重則不
得輕子人也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為甚麽
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辭〇教字或作平聲詩文嘗語耳作教誨
教字雖語類亦主此然頗語强不可從〇賢人之能治國家猶
大木可為巨室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大木而小用之賢

人而不賢人用之矣治國當付賢人猶萬鎰之玉必付玉人也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人矣兩節
反覆而中皆有姑舍一句雖任賢受國若分二意實聯貫如此
〇齊人伐燕勝之
大全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
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為燕王不如以
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
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
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
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
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
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
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
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
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備攷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

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
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王屬國於子之燕國大亂齊乘
之醢子之殺燕王噲
愚按大全所載史記語與燕策略同如此則是真有勸齊伐燕
事矣殆不足據且下文明謂宣王問曰而諸書類云湣王事給
聞編辨析甚詳亦闕疑可也〇風俗通云召公與周同姓武
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壽九十餘卒
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〇然皇甫謐又云與文王庶子
康王時考終百有餘歲〇燕稱王始噲父易王噲子平是為昭

王、用樂毅復七十餘城、襄子惠王立、卒子孝王立、卒子喜立、為
秦所滅、古史云、燕國於蠻貊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出與會盟、至
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
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其文公
則易王父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
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大全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
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
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
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趙注如其所患益甚○

孫疏云、簞食者、案曲禮圖曰、簞、方曰笥、飯器也、云壺漿者、禮圖
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
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
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

蒙引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
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益已竊見其將有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
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
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

愚按楊龜山孟子解云、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

里畏人者也、

蒙引取之○不用孟子之言也○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蒙引只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可也、必曰西夷北夷何與、舉其
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麟按此亦本蔡傳、然夷狄本書辭、而
謂孟子善用字眼、虛齋非也、○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
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

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〇麟案此以雨字作推敲似巧却佳
〇書之言至奚為後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中言也則當湯
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
淺說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在於
救民矣繇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者皆曰
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
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
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書又有曰徯我
后后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
附錄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
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
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於有
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
德言足聽聞惟主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愚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
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
此節斷當於雲霓句一截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
而先釋之也以己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達說謂徯我二
句總証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又實其大悅之言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
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
蒙引若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也下倣此故下云止其重器〇
麟按下反其旄倪內亦略焰父兄子弟及字有味
存疑畏猶忌也齊之强天下固畏之第無釁可乘爾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釁而人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從此起
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

及止也
存疑此條爲齊王晝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愚按莫之莫爲之也疾視句言今日無以謝有司不爲後日計如之何則可也蓋問誅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
愚按有司莫以告一句最重是說與莫之死之故○兩莫字正對故曰出乎爾反乎爾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淺說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指也
愚按注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亦如此說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趙注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愚按滕取水之騰湧而名也見本縣志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愚按與民守之與字內有一君字效死則但言君自效死以守國也即後效死勿去效死二字而民弗去方是指民亦死守說
集注甚明○與民守之大槩說效死而民弗去作兩層說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趙注齊人併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

大全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趙注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
愚按紹聞編云築薛偪滕也告以大王之去之而勉以爲善爲

善指脩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爲爲善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此爲太王避狄而言○大王脩德行仁有素○一時偪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然君子凡事造基業於前○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而行爾○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統○應爲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君之力既無如齊何○則但彊于爲善而已○彊爲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〇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存言○非也○事有次第謂之業○爲之自我謂之創○垂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

也○〇上章教以效死○必兼民弗去一意○此章教以遷國○必兼彊爲善○一意○後章總注云○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太王之德○所謂爲善也○〇上章總注云○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此章云○言人君當竭力于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所當爲○所該者廣○如脩其政事○無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也○竭吾之力○所謂彊爲善也○力所不能則天也○豈可徼幸於其所難必哉○〇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大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爲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爾○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〇末一段見或問、

〇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大全南軒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强之從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係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藏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〇東陽許氏曰、大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閒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以介大國之閒、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去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

之閒二國視之如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孫疏衾今之被也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五幅鄭註云衾單被也

大全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家引此天字以氣數言

四書說約卷十四終

吳郡 顧夢麟 楊彝

孟子二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趙注　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之甚也

蒙引　上云爾何曾比予於管仲下云爾何曾比予於是是承得君專任政久而功烈卑言也謂爾何乃比我於此等之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卑者耶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蒙引　夫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者何如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强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歛之言而興廢或用屨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强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蓋有所謂彼善於此者歟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蒙引　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皆謂能致其君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趙注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

蒙引　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〇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

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而後崩。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孫疏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為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

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為高宗、

大全雙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蒙引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以下條註云、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至異於紂之猶有善政可見。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是以難也句。只帶然而文王繇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故久而後失之者。言失之於武王時。不在文王手頭失也。○問周自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矣、何文王繇方百里起也耶、曰、是時太王王季雖盛、商運雖衰微、然王制猶未改、紂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挾君無已、而併吞鄰國以自封殖者、其所謂強大者、只是國勢內寔、而有可畏不易敵之勢耳、文王繇方百里起之言、固自無可疑、○流風、以脩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也、武丁至紂凡八世、一百八年、云、

愚按鄭玄檀弓注、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膠鬲、殷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五人惟鬲異

姓時之難勢之難時之易勢之易前後俱未明言只借齊人
語一點出耳作者似只會大意不必版立尤妙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
然也
趙注 鎡基田器耒耜之屬
孫疏 釋名云鎡基大鋤也
蒙引 正韻注鎡基鉏之別名○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以種田言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
勢

愚按 今時只如言今日後惟此時為然亦言惟此日耳○此節
文勢似地脉之有過峽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
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
而王莫之能禦也
大全 詹民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
其一是亦井田之制○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
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
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蒙引 此言其勢之易也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曰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與下文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相對地不
改辟矣二句言地已闢而不待再辟矣凡改者皆是更圖之辭
如改卜改室改日之類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顦顇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蒙引 聞勢易時易如何分曰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
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
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太王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

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大全 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
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
書所止處如今驛館○雙峰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
王之德底德字葢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
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蒙引 德之流行一條不必言時勢既易則德行自速葢自為一
條上文雖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欽然其實只據見成時勢道雖無德化意不曾無德化對說至此方說出德行之速而下文方總之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至此所謂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方實說出繇時勢易而德行速意若上文行仁政而王者猶是輕帶說〇若以德之流行就帶上文時勢易說則下文所云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者不必用矣故須各自為一項說而下方總云云〇置長而郵短故置用馬速而郵用步速

愚按古人馬必駕車馬速騎置之說恐亦是漢以下事殆不足

據〇問曰則文王不足法與荅曰文王何可當也皆指其德而言大段謂此須兼時勢故難易別耳但如此則似看德較輕故引孔子語又周旋說德亦自好以起下仁政得時勢則反手可必之意仁政即德畢竟急着乘時藉勢斷在今日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紫引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德行速意也此處方帶速德行速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速也只是此節意重在德行速耳

存疑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之時字

〇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大全吳氏程曰雖繇至異矣作一句只王字微讀〇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〇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

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閑事〇雙峰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〇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〇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語類先生問趙丞看不動心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

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又舉集義所生為對曰然因言欲
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
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〇公孫丑初間謂任此重
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
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
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
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强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
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
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

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
言便且問浩然之氣

存疑 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也註曰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
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
無所懼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大學之格物致知即知言
也誠意正心脩身即養氣也千聖萬賢只是一個塗轍更無別
塗轍〇註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合恐懼疑惑又何討動心矣
饒氏謂是心之所以動固不是許氏以疑懼又在動心之外亦

不是其云疑懼即是動心處疑懼乃動心之自是矣又云心因
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又說得騎墻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趙注 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

大全 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

存疑 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告子耳抑告子
者欲見得已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此與仲弓問子桑伯子意
思一般

愚按 通義仁山金氏曰史記范睢傳及淮南子注皆云賁衛人

文選注引史記孫賁齊人歸秦武王說苑曰賁水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

備考 呂覽云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
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之人盡
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
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趙注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孟子欲為言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趙注 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報之
惡聲不膚撓言膚不至被刺而撓屈也不目逃言目不至被刺
而轉睛逃避也便見必勝意不當如存疑謂自思以一毫下方
皆見其必勝且存疑又云不膚撓目逃是不怕痛不怕死之意
則依舊是無懼非必勝矣俱不可說又大段自不膚撓至不受
於萬乘之君是彼不可加於我之意視刺萬乘至反之是我必
可加於彼之意以總盡出必勝亦不必段落屑屑○膚目已校

刺而僅不撓不逃是已敗矣何云必勝故斷當如愚說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趙注 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
勝者是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大全 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譏別人舍自云我則
能無懼而已○新安陳氏曰黝舍皆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
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軟
演麤說○東陽許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

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
大全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
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
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
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
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
哉○雙峰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

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
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
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是守遠
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遠
約則守字死了
蒙引 黝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己所務在內也子夏篤信聖
人所務亦在外曾子反求諸己所務亦在內也故論其大略氣
象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己
其氣象如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如子夏

之寫信聖人取必二字妙〇優劣亦不足深辨守己二字亦輕
看大抵是漸次說上去如敘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獨樂樂與
人樂樂之類孟子立言之法大槩如此

存疑　合比於黝為得其要者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在人者不可
必在己者有可據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其心主于必勝
而不動人或以力勝之未免為之動矣舍專於守己而無懼戰
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為之
動此舍比黝所以為得其要也蓋務敵人心或有時而動務守
己者心無時而動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孫疏　詩云惴惴其慄註云恐也傳云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大全　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
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〇然舍是不畏死而
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
心〇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指氣言理者氣之
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
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

語所以先說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〇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
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
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畏不
懼也

蒙引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非怕褐寬博也怕理
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輕視千萬人也恃吾理之勝
不見千萬人之為衆也〇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要
以起下段之自反而縮蓋浩然之勇以無懼為主為褐寬博者
所惴終是理不直而有所懼也〇吾不惴焉猶云吾得不怕他
不受於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知此義
也正可以相形觀〇吾不惴焉焉猶乎也惴恐懼之也往往而
敵之也二之字同

愚按　此節已出孔子〇恐懼之敵之二之字俱指人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大全　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
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
答得亦周匝然說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
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〇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

大略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領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為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及身謂自反循理謂直〇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

蒙引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〇以舍視黝則舍為守約以曾子視舍則曾子為守約故皆謂之守約〇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蓋謂孟子之不動心在集義以養浩然之氣而孔子此言正以直養氣之說也是孟子得之於曾子曾子得之於孔子者也

故曰其原蓋出於此然孟子之不動心實兼知言養氣而養氣中許多節目皆未及也故又曰下文詳之此詳字與下文又詳告之以其故者同

愚按此節又出氣字〇前是已與人之辯此是理與氣之辯〇此氣字又與浩然之氣不同或後加浩然之三字要與此處相別耳〇總閱編曰愚按孟子歷言黝舍之養勇都不露個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襄一段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脈包括管攝處後面以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知而不知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個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此條注曰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出一理字黝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失者在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大全慶源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

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心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為本氣為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為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猶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〇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己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〇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

達說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告子之言其言曰凡言有不達也若因而反求諸心則心為之擾矣故但當會其言而勿求於心焉凡心有不安也苟因而求助於氣則心為之役矣故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於氣焉告子之言如此自我觀之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其差自有緩急之序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辭皆緣內之不能明其理也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何則蓋志也

者運于一心而氣之張弛隨之所以御乎氣而為氣之帥也氣也者充於百體而志之運用係之所以輔乎志而為志之卒徒也夫志而曰帥則所以立此氣之體固為至極矣然氣而曰充則所以達此志之用亦即其次矣雖有本末而緩急非相懸也雖有內外而輕重非相遠也是故人之於志固當敬以持之而不失吾精明之體其於氣也亦當順以養之而不虧其充塞之用重乎內也而亦不輕乎外急於本也而亦不緩於末夫然後為不偏之學夫然後為盡善之道也彼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于氣者夫豈可哉

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語類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個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

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蔽陷離窮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于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

愚按語類前後諸條不得於言皆是說他人之言以與後面知言相貫即大注於言有所不達既失於外之云亦未鑿定爲已之言也此雖舉世通行之解似一說正爲佳〇問告子不得於言是佛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其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不得其言之義下文詖淫邪遁亦只是它人言故曰生於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言也此亦見語類甚明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通義白雲許氏曰顚躓即跌仆趨走是疾奔

大全朱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即反爲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忽然喫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〇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〇問在車聞鸞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卻硬要行百里皆是暴其氣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卻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〇問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其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〇雙峰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〇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〇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爲第二節〇黃氏紹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

蒙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爲重論孟子上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爲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言云云豈可以勿求於氣哉此節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重在氣一邊

愚按氣壹則動志也。一也字急帶下三句說。

歆 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大全 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礙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緣失其養、故餒之而不充乎體。○雙峰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

蒙引 上文孟子總是言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我則異於是。於是丑問孟子不動心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者是果何所長而能然。孟子乃言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其所以不待強制其心而自然能不動者也。公孫丑但問不動心有道乎、便意是有術以制之矣。不知孟子之術獨異於衆人、有出於丑意料所不及者。○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敎以持志者在。○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則彼不能惑於我、養氣則我無所懼於彼。○孟子知言、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冥然無覺而已。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

愚按 此節以不動心為綱、知言養氣為目、若顏子而夫毋即非。○知言然後能養氣、亦是大槩理若此、處云然則多一折、不見語氣矣。蓋此是明不動心之故、非又明能養氣之故也。

扶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趙注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達說 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說。難言非終不言也、只是道這箇微妙話頭如此說耳、故下遂備言之、非為難言。下文只糊亂苟且說義句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大全 朱子曰、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

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餒相似有這氣餒便做得這事無氣餒便做不得

語類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以養之便可以充塞宇宙不是論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幾於無此心矣不成孟子又說箇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問浩然之氣曰這箇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粗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粗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粗豪者耳○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信州刊李復潏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粗却盡此章之意○而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面是說這氣可將如此思○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拖失照之法

蒙引此一節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氣之體段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非體用之體○至大初無限量天下之廣居吾居也天下之正位吾立也天下之大道吾行也天下之大經可經綸也天下之大本可立也天地之化育可與之脗合無間也此氣之行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何人如之銖視軒冕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賁育遇之無所用其勇王公遇之無所用其勢儀秦遇之無所用其辯良平遇之無所用其智天理周流而無間天德自強而不息何剛如之○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浩然字本都該了因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故又為之狀其體段如此○至大至剛與塞於天地之間雖只是一理其實各曰其為氣也塞乎天地之間以直養而無害則至大至剛便說不順蓋初間至大至剛是可以塞乎天地之間然必直養而無害方能塞乎天地之間其實有作為發揮了但此節本意只是塞乎天地之間意思出以顯明浩然氣象耳非全不着人說也

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也那力量隨甚底事都做得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

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塞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至大至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乎天地、

愚按、絡聞編曰、以直字代縮字、蓋自反而縮是曾子語、此是孟子自下語、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大全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一滾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〇雙峰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大凡人不能為善、為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

語類上文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如饑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〇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〇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〇問配義與道、曰、此為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它、〇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〇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貼襯義理不起、〇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大全朱子曰、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〇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〇

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義襲
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
氣耳不久則消矣○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
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
不怍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安陳氏曰集義則
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
鑠外矣
蒙引集義所生不兼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
故只說集義蓋是也但其工云浩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

此說似虎蓋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
所疑憚也饒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于
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一餒字本同也（既注可見）皆謂體不
充○言氣雖可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云云此始字正對上
條註養成此氣之成字蓋氣之始養也則氣實資理以生而氣
之養成也則理又資氣以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曰非
義襲而取之也兩句相發明蓋只行一事偶合於義則其不合
於義者多矣行有不合於義而慊于心則餒如何可義襲而取
之哉○據理而言則有義有道據蓋此理而言則只是集義皆

子未嘗知義○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如何見得義之在內蓋心之慊否一係於義之得失
此見義之屬於心處而告子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求慊
於心而是浩然之氣無自生矣○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
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
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
豈其不動心之謂哉○既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則
亦安能不動心哉則是始者所謂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
亦是口頭之辭聊答公孫丑孟賁之言耳非固許其不動心也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說○大注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即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
篇○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蓋不得於言言中
自有義也註云不求其理於心義即理也其理即言中之義也
存疑集義所生是發生之生是氣候到自然生不繇人力安排
得此豈旦夕可能所以說個集義集義工夫不是小可須是無
量工夫只管聚集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而萬以至於
無一欠缺遺漏方是所以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有事而正正之不得而忘或助長皆非集義也助長却又是義

餒而恥也故曰集義工夫甚大蒙引曰此數句總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句裏面也有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

○集義如何生浩然之氣蓋集義則自反常直而心無愧怍人所以怕事而氣餒只緣自家心中有愧爾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他甚樣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處故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處都是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到集義後自然有此故曰非義襲而取義襲而取是行一件事偶合於義便緣此欲做到強不屈的模樣說道我能擔當事隨他死生禍福皆不怕不知此須集義工夫到無一毫愧怍於心方

能有此氣他雖是一件事合義其餘不合義者多矣心中原自有愧所謂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有之如何得有此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明非義襲而取意義襲而取是行尚有不慊於心也故餒

愚按饒氏道義餒氣餒之說亦舉世通行之解且其理實然無可疑也但因蒙引而玩兩條注一曰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一曰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則雖前節依稀餒在人不在道義矣氣體之充也充是飽滿之意則餒是饑虛之意道義必不受此名色尊朱者且尊集注餘雖大全尚可殊卻無論其他矣○氣體之充也即氣不充亦體之餒也故連後節亦不可曰氣餒只是體餒耳而體必繫之人故餒皆在人不在道義與氣也○其體有所不充言無以充於其體也譬如人不曾喫飯相似餒不在人之腹乃在飯耶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大全朱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

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卻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揠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

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揠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〇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閒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揠苗為喻閔苗之不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揠以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

語類必有事是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其西至其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〇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不必日日看覷他若助長直是拔起令長〇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重那箇自輕如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為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於外者皆係這裏做出來〇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

蒙引助長多見於臨事之時蓋係平日不能養其氣也饒氏亦有此說〇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為氣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為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矣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亦不可以集註無是二者云云為正解本文〇是集義所生者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大抵語意都從敢問夫子惡乎長上說來故往往礙着告子集義所生一條本文則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而註云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存疑問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模樣如何曰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做若能養起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尚可向前去做事故曰未害也助長者自以為剛強要向前去做事一經摧折索然沮喪一敗塗地再不能培養使氣滚充向前去做事矣故曰而又害之也假如二人皆諫官一人是忘所有事一人是助長忘所有事者只是氣餒怕事不敢去犯顏諫諍然氣之

四書說約　卷十五　孟子二　三　織簾居

本體自在、若養起來、尚可去犯顏諫諍、助長者、自以為剛勇、敢去犯顏諫諍、待君父一怒起來、着他着寔回話、他說怕了、俯伏乞憐認罪之不暇、此則剛勇之氣、都銷盡了、怎生培養、此氣更不能復生矣、此是反害乎氣、

愚按、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注其或未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為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余近有一文主此、然亦本先輩

〇語類云、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效、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又云、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亦大槩可意會〇大全內有張王字、俱去聲、蒙引作張主、紹聞編疑王字而闕之、皆非是〇詩經注驕驕張王之意、亦俱去聲、讀如漲旺、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大全朱子曰、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遮浩瀚、悠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閙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于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遁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繇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〇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

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〇慶源輔氏曰、言形于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〇問孟子知言處說生于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朱子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〇慶源輔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

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
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
其於天下之事如燭始數計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
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雙峰
饒氏曰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
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
亦可知○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
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

子與郭沖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
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
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于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
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
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
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
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
乎長至必從吾言為第三節
蒙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云云謂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不

但發於言者有詖淫邪遁之病而已必且害於政而所設施之
間大綱皆不是了大綱既不是則本根壞而枝葉隨於是衆目
俱差了政事亦不必十分分先後故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也
決然不得以生心害政之先後矣或生於心而害於政或生於
心而害於事本無先後害則一時俱害此亦立言一時之不同
耳○饒氏曰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愚謂說知
道又不如說知言之深知道只是泛說知道理而已知言則即
人之言而據見其心術之隱處蓋尤難也能如是則知道又不
足言矣○知言最是不易故前註云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

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解得亦
十分重○蓋所謂知言則只是到知其蔽陷離窮而已然蔽陷
離窮不止為言辭之害又為政事之害故兼及之然朱子大註
於下文却總之曰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
則又似皆為知言之事豈以詖淫邪遁之辭實生於心既生於
心必害於政與事邪曰未必然也如此說則是詖淫邪遁之辭
害於政事矣以為辭之害政事不知說心害政事蓋心之病一
路發於言一路發於政事言病則政事亦病孟子知言之極所
以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者何以知之亦不過是因辭之

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即說此而并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之必然耳豈不亦是知言之事乎如此說則理意昭然矣故孟子嘗曰聽其言也人焉廋哉孔子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聖賢之知人惟憑言語故孟子不曰知道不曰知心不曰知人只說知言然則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生於心而害於政事者非以其言而何哉〇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〇大註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不粘着心字者承知其心之失言

愚按虛齋又云政字不必是有位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知有子言小事大事殆未必然章首明言加齊卿相霸王不異故非布衣事耳〇或問聖人復起二句只承生於其心四句何以知之曰此亦無據但以好辯章觀之自是一流語想當然也〇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處方見本領〇集注彼告子者至無所疑哉一段補對我故曰告子二句〇彼告子者不得於言不得他人之言也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補言告子自身也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又是言不知他人之言也蓋一面是說我知言以見告子不知言一面亦說我知言便知告子所言之病須得兩路周匝

〇所言之病正指義外等或杞柳數章問答在前耳然告子不知他人之言以反對我之知言意似較重〇上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外之二字重蓋外義則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而至於不動心是與善養相反此說行處說也故集注曰不復以集義為事此補注云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說言處說也又與知言相反意各不同〇讀集注決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一斷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一斷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一斷不要滾連讀去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〇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欲專發明一聖字

蒙引善為說辭大槩只是善辯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趙注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趙注體者四肢股肱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

大全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趙注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第四節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五峰云成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新安陳氏曰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令人連堯舜也不識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蒙引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正是子貢繇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予言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在當日者既與其人俱往矣而禮樂之遺於後者尚未與之俱亡固可即此而推之○如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皆於其樂見之政乃其施於外者德乃其得於中者

愚按綃聞編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況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玫哉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

存疑豈惟民哉一句喚起下文這裏含個類字故下文承之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又承上類也句而言以終豈惟民哉一句之意○出於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於其倫類就拔出許多人矣

愚按出於類拔乎其萃是唱起之語下自生民二句正實之從作三層說者太版摺○大意言聖人之於民也只是同類然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則其中未有盛於孔子者亦自三層然作一滚方佳○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只是在類而不圍於類之意也此處原無兩層且出於其類拔乎其萃便是兼孔子與一切聖人言之但其中覺得孔子尤盛與上節百王未有一例須看得活從來講家自大全以下俱欲抹却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存疑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所以名不可不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仁以濟事此是霸者霸者必有個大國方成得事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於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仁此是王者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為全在德上無待於力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為矣湯之興以七十里文王之興以百里皆可見其不待大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蒙引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必獨以七十子服孔子為譬者蓋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咸心服之而無所强此尤可見其心悅誠服處故朱子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矣○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故詩傳

云無思不服、心服也、此之謂也、言詩云云、此即以德服人之證
也、王不待大可見矣、
愚按絡聞編曰、德即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
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
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

蒙引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傲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
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遑○
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
此云○彼般樂怠傲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傲○故云
及其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蒙引今此下民、註曰在下之人、詩傳曰下土之民、一也、蓋鳥之
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

也、愚按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者、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為不善
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大全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

大全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敖○
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
蒙引命天命、詩作天理、○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誠猶可避、
至於放僻邪侈以陷乎罪、姦盜詐偽以失、其身者、是真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而舉天地之間○皆為牢獄也、
附錄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於亳○作
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
不明於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倧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其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愚按 俊傑即賢能前章賢能即士皆足上之辭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趙注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

孫疏 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周禮載師曰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

大全 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教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麟案注曰日昃者日中往來人衆也百族者百姓衆民商賈家於市城窮民朝資暮賣故所主各不同也

蒙引 市廛而不征市字微讀不與廛字相連○市與廛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者○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多少以貨言○後篇有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云云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可見廛以抑逐末之多而少者不必廛之意○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者為其厚於利也少則不必廛者官為廛以居之亦不取其廛之稅也○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

是死字○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趙注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横稅賦、若履畝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趙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孫疏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曰氓者、案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為主、其主民有郊于內、故其地為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為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為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

大全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産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閒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着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

蒙引關譏而不征○關字微讀○不與譏字相連○耕者助而不稅○耕者與市關字一例○助而不稅○與廛而不征一例○廛無夫里之布○廛字與上市字關字耕者一例○大注市宅之民已賦其廛○此廛字帶賦字○又與本文小異○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布縷之征也○一夫百畝之稅○粟米之征也○一家力役之征○則力役之征○征之名色只有三項至今亦只是此三項○而方物之類○則皆附在布縷之征內也○

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

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
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為商者其所
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為業又非無常業
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無常業罰之也故先王之法
其逐末者多但賦其廛斯已矣戰國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得
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之罰謂市宅之民是宅不毛無常業
者併使出夫里布則重稅矣民焉得不病哉○蒙引謂廛無夫
里之布之廛與廛而不征之廛當有分別為廛而不征下則曰
天下之商廛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謂
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廛宜不為市
而亦非在野者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為廛依愚見二廛宇
皆同均為在市之宅何也蓋民有四士農工商民則其總稱也
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豈農商之外又有個民耶鄉
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廛爾豈有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
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事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
之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耶稅商處不是見得意
思未盡又說耶併取不是都是隨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不
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

愚按都邑之制既如井田而獨後一區為市則廛為市宅偏指
其在市者言之也左右尚各三區俱為民廛似亦在二畝半為
宅在邑之宅之外不成春夏在田俱空無人何名規制耶但既
官為則不論其商與非商亦必有賦錢故大注曰已賦其廛如
許行曰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便是處之於此左右之
廛也○然何以又存次崖之說曰注固曰市宅之民則定為商
理亦可也然市中之廛是其貿易處而左右各三區之廛是其
居停堆貯處亦不可知耳次崖又云不工不商游手游食則如
許行捆屨織席已不得謂無常業而可免於夫里之罰如此則
雖不以此條屬商而兼言百工營作等似尤勝也○周禮旅師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甿必即氓也注新甿新來從者
故許行曰願受一廛而為氓陳相曰願為聖人氓則天下之民
皆悅而願為之氓者始下在隣國則曰天下之民在本國則曰
願為之氓也且謂使無征役者亦即無夫里之布之說蘚舊主
此謂寬來附之民似亦可從○據載師之文必不專為來附者
而設然以此節屬來附則近於可矣無夫無里之布只照大文
作二項不依諸家補一家力役之征為簡捷○氓民解亦以此
為當孫奭引六鄉六遂語無謂○集注此處只說氓民也頭愛

一廛鄭云氓者野人之稱亦從周官六遂之解也則不應在
宅市者反遠而稱野人〇絘布絘字音次絘布總布質布罰布
廛布所謂五布也注疏說爲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大全
從之十字之中凡誤四字今改正〇又周禮旅師掌聚野之鋤
粟屋粟閒粟而用之注曰鋤粟合耦而不至則罰之出粟屋粟
有田而不耕亦罰之出粟閒粟閒民無職者使出一夫之征粟
義亦與廛無句參不獨載師也〇布本訓泉即錢今作布縷之
布非古也然亦通〇廛人注絘布列肆之稅也總布無肆立地
者之稅也質布質人所罰犯禁之泉也罰布所罰賣買不平者

之泉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則列肆與貨賄堆貯本是
兩地豈亦麟所云市廛左右各三區之廛之別與
備攷 楊升庵云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去其本土而
占籍他國者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大全 雙峰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
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

之國皆得而征伐之〇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
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
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
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況鄰國乎
〇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大全 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恐不
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爲德在天地則爲生物之心在人則
爲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

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〇西山真
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
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
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
人之心也〇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
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
何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
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

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
語類 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
不有慈愛惻怛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大全 雙峰饒氏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
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
充廣〇西山真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
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

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
蒙引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〇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云所
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着先王一段了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
驚懼而動也惻隱係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
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〇朱子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
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
心纔觸着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〇滿
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善惡之心滿腔
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塞都無空缺處〇
方乍見孺子時也著手腳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〇
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

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〇如孺子
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
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
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
甚麽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〇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
〇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
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
干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
動此所謂真心也〇雲峰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

字緊。蓋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
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為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
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于言人若無此心、
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莆田
黃氏曰、繇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知之端也
大全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
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繇而見於外、○
莆田黃氏曰、如繅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朱
子曰、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
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
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已之惡、
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
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

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
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
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
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
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
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
他發動處看、却是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
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
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

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
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愚按自謂不能、亦指君而言、蓋此章亦為當時諸侯發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大全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
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

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〇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水下去充則注得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殼子滿只是空殼子〇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〇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〇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〇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語類至問凡有四端云云莫是知得了方能廣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此句消息）矣字文勢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有廣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乍見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遜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遜是非不特于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慊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擇了廣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才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〇問知皆擴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略同上面在知字上下面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廣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廣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廣而為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而前也自皇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

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斡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廣。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閑。若能廣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得便不如此了。至於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此便是日用閑做工夫處。○子武問四

端須着逐處廣充之、曰、固是。纔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密。自會潤。到得無間斷。少間却自打合作一片去。○胡問廣充之義、曰、廣是張開。充是放滿。

【愚按】凡有四端於我者者字。達說作凡有四端於我之人。是語氣則直至始達為一截。語類甚明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

【存疑】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夫仁天之尊爵以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知意、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存疑】上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是不仁繇於不智、下曰不仁

不智是不智係於不仁。蒙引曰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
以自然之體言則先生而後智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德不足
以服人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為之役矣故曰人
役〇人役而恥為役猶弓人而恥為弓三句頗難看尋常都忽
略過了弓矢人如何恥為弓矢攻於小藝以供民用是不能大
有為以服役人故自羞恥不能自強以服役人但為人役而恥
之亦猶是也蒙引曰皆是激而進之之辭
如恥之莫如為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
已矣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為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
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
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
而為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
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讐人役之
役
蒙引反求諸己如何責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云云是
之矣何至為人役之有前章亦以此為仁也〇反求諸己脩德

自強也
存疑既曰如恥之莫如為仁又曰仁者如射云云是示以為仁
係己之意使自勉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皆
就射上說為仁係己之意則在言外
〇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
大全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
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
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

愚按書蔡傳言盛德之言趙注又云尚書曰禹拜善言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大全問善與人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
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
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
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
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
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于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
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

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 ○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

蒙引 舍己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即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為善也、○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 ○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 ○朱子曰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人己為一、又曰樂取諸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亦人己為一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大全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蒙引 耕稼、謂耕耶稼也、稼以禾言、詩曰在田曰稼、

存疑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是說他平生為人都是如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大全 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固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莫大於此 ○新安陳氏曰、舜事後於禹、禹事後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為公耳 ○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

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注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于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拜、舜樂取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

蒙引 取諸人以為善、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與猶許也、助也、許助二字亦難曉、今姑以近語替之、取諸人以為善、則是引其人以為善矣、所謂許助同是引之之意

○取諸人以爲善自他人觀之只見得是取人以爲善而已不見得又是與人爲善也惟孟子便見得至此

愚按此章兩大字有大馬之大說取人莫大乎之大說成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存疑言不但非其君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非其友不友亦不與言也又不但惡人之朝不立惡人不與之言鄉人之冠不

正亦少失禮耳要未必惡也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又不但鄉人少失禮不與立至於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初無少失禮矣亦不受一節深一節○蒙引曰辭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愚按趙注曰塗泥炭墨也蒙引曰炭火也趙注是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趙注進不隱賢云云言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

愚按此條總形容其和不形容其介諸家說頗謬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趙注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止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繇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大全朱子曰伯夷旣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旣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

恭君子不繇也○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閑不恭是處已是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雲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蔽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繇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

清之極易至于隘。和之極易至于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大全仁山金氏曰十甲如木之有榦十二時如水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觀篇孤（〇或作孤〇虛〇空亡也〇疑）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午未爲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

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〇趙氏悳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

語類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

蒙引三車一覽論空亡曰甲子旬中戌亥是甲戌旬中申酉是甲申旬中午未是甲午旬中辰巳是甲辰旬中寅卯是甲寅旬中子丑是〇問何以謂之空亡甲子旬中遁至酉而十干足以無戌亥爲空亡也空亡即孤也甲戌旬中遁至未而十干足以無申酉（戌作無午未〇疑）爲空亡餘倣此〇虛者子實則毋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旺相者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相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旺者爲主相者輔之旺與孤相反對旺之所以自生者爲虛而其所生者爲相相連於上下者也〇兵家論孤虛旺相大槩如看命家所論不出五行而已乘時者王所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如木畏金剋火能克金亦得火以制金金畏火克水能克火則金得水以制火然亦看地方與天文如何〇次乎王者爲相得其助也敵乎王者爲孤以相克也生乎王者爲虛子實則毋虛也大意蓋如此

愚按饒雙峰又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孫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

說四廣然水為毋木為子子實則毋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
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
月德日又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愚按非謂可以全無天時然不如矣下亦然〇集注曠日持久
字生值字妙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大全趙氏曰古甲以草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
曰鎧〇仁山金氏曰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
水牛也有殻曰粟無殻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
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
不可食
愚按爾雅翼古以米之有孚殻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
圓者為粟仁山說從古稱也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為陸種之
首則又是一種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
家引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節無地利尊言人和蓋聖賢
之兵法也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〇此段極言有國者當務
得於人和也或說是謂得人和之本在於得道此說於理亦無
害但未必其本意也蓋孟子但謂要得人和內便含有得道意
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段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意又歸
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也〇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

責德而尊士與施仁政於民也
愚按親戚叛之親戚字重不但一國天下順之天下字重亦
不但一國〇淺說云順之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愚按此與率其子弟云云同一妙喻然彼是就鄰國而言此是
就我國而言
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大全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

是說他不合來召為其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〇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貨之亡同意

愚按如通解作往謂往而就見然存疑又只作若字說則恐是若將如將之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孫疏我不識能至否乎言我不知於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為未曾至乎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存疑辭疾出弔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寬己言如此彌縫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即前出弔之意也〇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己非不敬王下遂言己之敬王處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

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存疑否非此之謂也言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曰云云固將云云以是為不敬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蒙引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便是御世者名世便是輔世者就人臣之分言故不曰

治世而曰輔世長民、長治也、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大夫士皆說得、

存疑 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以孟子之不赴召為不敬景子之所言也豈謂是者言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也蓋子之言以我不當不赴王之召我之意則以王不當召我也曾子曰以下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正是說不當召已之意然其意猶未甚顯至故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乎則圭角畫露矣〇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則天下有違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慊於彼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蒙引 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也帶上文看〇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也涉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〇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

存疑 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不可說不召臣不召之意在其中

愚按 不足與有為與字實指臣故曰非欲自尊大語氣應在就之處一斷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存疑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者足與大有為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趙注 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

但好臣其所教勑從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

存疑 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故曰莫能相尚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於學焉而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趙注 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愚按楊龜山孟子解曰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於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間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過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〇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愚按趙注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辭只說聞子有戒備不虞之心餽金意顛未出故又自補為兵一句〇上曰餽贐可接受字此止曰聞戒不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為兵餽之然故為兵餽之自對行者必以贐句亦倒裝文法〇必以贐可受也為兵餽亦可受也曰餽贐曰聞戒辭而已矣似反不甚重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那時為兵餽此金予何為不受語氣是如此〇時必已出薛之疆矣其令不可行故只得以金為之兵備此意見蒙引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大全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

〇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大全戟有枝兵也趙氏悳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

達說失伍就行師之時言若平時訓練即一不在伍亦未至於殺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愚按兩為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牧牧地也是養芻則已刈之草也〇求牧令就地食草也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及故作兩項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大全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蒙引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其邑嘗為先君所都後遷之他乃只為邑故猶有廟在而稱都也不然均是邑也何此有廟而彼獨無廟耶○語類曰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王

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君之先廟則仍在曲沃○臣知五人之知猶識也為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

愚按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概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證此處也不然必如大全蒙引語類諸說何得齊先君廟遷有五處而一時治者皆孟子之所識耶○語類又曰王之為都又恐是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則朱子已不執定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一句○六經圖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為同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內凡千二百十六夫出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蓋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則齊方千里五都當有之大抵是邑之大者耳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大全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蒙引前章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下有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縣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今此為卿於齊難說全是客卿又後章註曰我前日為卿

啓辭十萬之祿、則是實爲卿、但不受其祿、以示齊王非利富貴
耳、若全說是客卿、則不居職任事、況可使爲我出吊乎、召之且
不往、況實使之乎、不必全說是客卿、但與他卿終是不同、爲不
受祿也、故又曰仕而不受祿、就仕上見得不全是客卿、不受祿
上見得不全是齊卿、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
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愚按‖趙注○王驩齊之謟人○有寵于齊○後爲左師○則○是○其○官○雖○彌○
尊○亦○始○終○不○交○一○言○不○但○此○行○也○然○又○各○有○托○辭○以○謝○之○各○妙○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
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愚按‖人物○概○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云云○則時
母蓋同在齊既喪而歸葬於魯也○孟子鄒人而曰歸葬於魯者○
趙岐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鄒本邾○至孟子時改曰鄒○近
魯○後爲魯所并○或又曰爲楚并○非魯也○○嚴言喪事匆匆也○屬
孟子○敦治也○詩王事敦我注敦猶投擲也○似屬我以治之之義○
略同○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
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大全‖慶源輔氏曰、古者棺椁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
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爲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椁亦
七寸也○雙峰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愚按‖趙注又曰、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孔子爲中都宰、則
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
吾何爲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蒙引‖化者死者也、生變而爲死、故曰化、猶逝者、無使土親膚、是
木之堅厚久遠處○其所以以此爲盡心○以此爲悅者○其歸在於
無使土親膚而已○

存疑‖古者棺椁一條○是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條○是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得之正
指先王之制○有財○言力可爲○蓋制雖得爲而財不足○亦不能如
制○故並言之○且比化者○條○是說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自盡其
心也○曰於人心獨無恔乎○應上文然後盡於人心○句○曰盡於人
心○曰悅○曰恔○都是一意○此心必盡○然後悅○法制所不當得○不能

盡其心不悅也法制當得而財不足不能盡其心不悅也得之
有財而用之無使土親膚然後此心始盡始悅快即悅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大全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椁
之費而儉於其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說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
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

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為勸之哉
棠引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
是殺人之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

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愚按賈意大段重不知而使見事固難料也引事則在一畔字
映帶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愚按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若在他人不可
例論矣是多少注射多少含蓄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

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
從為之辭
愚按此節只連過字帶下閑論一番而大指自見大段則言古
今人不特其過不相及處過亦不相及也○下段古之君子其
過也直至仰之為一截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為之辭為一截
一是不諱其過一是文飾其過也皆進一節意○存疑曰通節
意思謂古之君子有過則就改了今之君子有過就順將去古
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初不隱諱而及其改也
復於無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順之不已又從而為之飾

辭蓋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無隱諱意於過則順之下又說個
為之辭意想是即上兩句意而充拓之也〇順猶順從之順蓋
過既萌只依他做去更不更改便是順也為之辭為字讀平聲
改是君子自改順是君子自順辭是君子自辭故為字不讀去
聲

〇孟子致為臣而歸

蒙引致送至也見正韻致為臣送還其政於君也〇孟子始在
齊為賓師後雖為卿而不受祿齊王蓋猶以賓師待之其致為
臣還卿位也〇孟子於齊仕而不受祿其所謂仕不過署其名

而實則未嘗食祿任事正所謂前日為卿常辭十萬之祿也故
去就得以自繇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
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乎

愚按蒙引曰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
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存疑稍異然淺說達說俱謂
蒙引〇注疏又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亦同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大全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
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
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
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
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〇新安陳
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〇孟子去齊宿於晝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愚按臥而不應實是絕之故後注下一先字

𥳑攷演繁露曰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雕畫為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狐鄱鵝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像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倚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為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為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眞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穿其逸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大全閒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貪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谷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illegible]而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愚按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處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所以自處則惟在於子思一事谷泄柳申詳則因帶言之非欲以其事自處也觀其言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繆公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知之明自任之重為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泄柳申詳者待之其不能安孟子明矣觀下文有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言可見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蒙引子絕長者全在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正為繆公是自使人於子思之側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則不以子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絕子也

存疑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詞語是兩詰之其意則是說他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集註得其意而曰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

出晝是何濡滞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愚按豈徒二句稍重王身上說方不嫌自譽庶幾二句則仍是反予意非有他也〇尹士曰是何濡滞孟子曰猶以為速語氣亦與七十里之囿民猶謂小一般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愚按說到此處衷懷愈傾矣本為行道客氣自用不着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〇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存疑　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時吾道行止之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大全　趙氏悳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蒙引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是一段事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又是一段意其歸則同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大全　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〇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

愚按集注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治其使可想得未嘗不豫意初無難解〇前節注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此句然住妙若無此句亦起吾何為不豫哉句不得〇不補不能無不

豫句○亦較含蓄○然得集注而愈章矣○集注之功大矣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為苟留也哉、○新安陳氏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屑、進退餘裕、本全在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四書說約卷十五終

四書說約卷之十六

吳郡 顧夢 楊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愚按趙注○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則當在過宋讀住○而見孟子另讀○故下文云○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不必如常解作迂道來見○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於齊而歸、二年、孟軻自齊之宋適滕、按孟子致為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句踐戴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通義仁山金氏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為○皆自性善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為○大全朱子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

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
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

愚按此節頗與為王誦之論語子告之曰其在斯其在斯一例
槪叙語耳不必盡悉當時所言何等也孟子道性善言孟子與
世子所道者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孟子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
俱要根住世子一切說家道學泛話俱為無干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蒙引夫道一而已矣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
道理也此道字泛說尤活或以道出於性性一故道一言者雖

知有道性之別然解此義泥矣不知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
命德行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

存疑此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蓋
道是活落通統字隨處皆說得所以說道為虛位說仁義為道
也得說禮智為道也得如是道也何足以臧是或一道也道字
皆是活落通統字然皆有所指

愚按絡聞編曰夫道一而已矣人鮮得其語意正為世子疑孟
子所言為高遠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這箇
道只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向前繭別
無兩箇道則安容有兩般說話世子疑吾言乎其以道之在
聖人者為高遠而難行乎夫道一而已矣堯舜此道吾人亦此
道道無兩箇故我今亦只得以堯舜之所能為者望世子安得
有兩般說話使有道高遠而難行有道卑近而易行則是有
二道矣道豈容有二則亦別無卑近易行之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

愚按此節蒙引存疑俱作明道一大全小注只云策世子其說

皆是然看來以証人皆可為堯舜意尤多觀彼丈夫舜文等字
可見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存疑猶可為善國言猶堪做好國言足以為治也然不敢許以
大有為故僅曰猶堪做好國猶曰亦以新子之國瞑眩書蔡
註云飲藥毒人頭目昏暈也按治深錮之疾須以毒藥去攻他
使頭目昏暈方能拔去病根而已疾所謂以毒攻毒是也若和
平之藥服之不能使人頭目昏暈猶不服爾決不能已疾人之

為善必痛創猛省克去因循之弊如服毒藥而昏眩然後可以去惡為善若悠悠怠惰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終於沉溺而已決不足以振拔有為○此二句承循可以為善國說來言雖可以為善國然亦須其作為何如必猛勇奮振克去因循之弊然後可也若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如服藥之不瞑眩然則不足以為善去惡如厥疾之不瘳亦不足以為善國矣○能自克而為善去惡與為善國何干預蓋為善去惡則知脩身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國家矣

附錄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書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言也

愚按書蔡傳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稍異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趙注孟子歸在鄒也○不亦者亦也言此亦其善也

大全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

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識禮者不明
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
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强為之、如
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蒙引按東坡春秋列國指掌圖○滕與宋近薛封皆今河南境也○
邾去滕近千里○今山東境也○
存疑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
之也○三年齊疏飦粥是正告世子處○定為三年之喪、只是世
子行、未有世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却在君上、親親
長同所自盡一句可見、蒙引說是臣子都行、雖有証據、覺不是
本意、
愚按儀禮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諸侯為
天子○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
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
屨三年者○父卒則為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母為長子○然則文
公於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疏者○大概語耳○疏曰言斬衰裳者○
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又曰○

斬衰先言斬○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
疏衰先作之○後齊之○故後言齊○是斬衰不齊也○○子夏傳曰○斬
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集注本此○內則注饘厚粥○酏薄粥○
字彙飦饘同○穀梁傳許世子止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觀公
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語○亦可信中庸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為卽求乎事已之臣○而非汎言他人也○附記○檀弓○穆公之母
卒○使人問於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語與此同○申○曾參子也○
然反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
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
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兄弟、
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宗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蓋使
諸庶弟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弟不敢以
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管蔡郕霍郇
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謂魯為宗國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考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
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已久矣
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
愚按集注上世以來四字即吾有所受吾字蓋暗體先祖意以
推明其沿襲之禮不可改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
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大全必偃以上皆孔子語 雙峰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
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
謂
存疑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也此是因其疑惑之際而贊決之
言當喪禮廢壞之久子之平生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禮
而父兄百官不從是誠是也然為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己不可
以他求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須下爲
之曰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之於己無有不應者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
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大全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
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
因為葬節 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
喪事不言 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
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
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孟子言
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耶
蓋以為不可行者踰常駭故之隨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彝好德

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晉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
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惕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
固不可泯也
蒙引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則四方來者必有隣邦使者在內
也弔者大悅是四方來弔者也若父兄百官不與存焉
存疑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以他求是在世子之
言而直承當之也言夫子說的是這個要的在我不關別人事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正是自盡之事百官族人可謂曰知以下
是人應之也自五月居廬以下俱是欲其事與上文引孔子之

言相應正見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

○滕文公問為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愚按民事不可緩也句當緊炤為國言為國惟民事不可緩也引詩又亟民之自急者以証不可緩之意然下即言制產授田則云急民事者其義亦不可太離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大全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有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徹者徹也下徹字讀作澈經書凡以本字解本字者上字是古書下字是當時俗語

存疑貢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渾淪說言夏后氏受田每夫五十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法註是細解不可用他說本文觀孟子自解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可見　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入以為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已得七十畝以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曰其實皆什一亦槩言之爾

愚按此節必重在其實皆什一句存疑云貢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名者對實而言也百畝而徹只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為

義不必遷兼貢助蓋此處方以徹與貢助三者之名並列亦不重能兼耳且雖周亦助至雨我節纔想像說出而貢助兼行則請野節始明言之然亦必是貢少而助多以見其法之通融實不是要行貢謂監二代也　說什一也分上是欲三代之賦其實同下是釋其義也則雖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徹字亦當在徹者徹也內說書須要有步驟分寸槩如此　大全蒙引存疑所載遂人匠人等辨說頗詳然非此處所急故槩之而存其要者於請野節　蒙引曰徹字當與貢助二字為一類即是取之之制也集註通力而作計畝而分此便是徹義所謂均

也通也〇麟曰此制也以上是說百畝而徹一句集注以下是
說徹者徹也一句也
附錄農書徐玄扈曰、三代制產多寡不同諸家之說互異然以
愚意言之其間有一可論有一不可論嘗考尺度畝法周之百
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有奇而已若夏尺夏畝與周等者其
五十畝當今田十二畝有奇而已而謂足以食八口之家乎且
聖王制產必度民之力可治必度民之用可足何至夏周之閒
所差一倍非夏之民勤於食則周之民勤於力矣此其尺度畝
法必有異同乃夏商之故今不可考也此所謂不可論者也其

可論者則三代聖王非以多予之田為厚而以少予之田為厚
辟食小紀者非以多予之食為愛而以少予之食為愛也語曰
務廣地者荒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故后稷為田一畝三畝
伊尹作為區田負水澆灌古之治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多大
禹時稷為農師未久也於是洪水初治作乂之土甚多深恐其
民務于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不得踰制而使精於其業
人人用后稷之法即此五十之田可以食八口之家矣治田既
少業既尚精積久之後因生便巧如后稷之耕兩耜為耦其後
叔均遂作牛耕是也便巧既多人力有餘至於殷周遂以漸加

多而其田亦治故綠七十而至於百畝要使人之力足以治田
田之收足以食人必不至於務廣而荒耳然周人治田既稍廣
蓄積必倍多故周禮能以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矣今世貧人無
立錐而廣虛之地數口之家執田二三百畝鹵莽滅裂豐年則
為薄收水旱則盡荒矣此上之無法以教之無制以限之故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樂
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
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大全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朱子曰蘇氏林
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
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
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
以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
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
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〇雙峰饒氏曰
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
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

貢法之害、

蒙引夏后氏五十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治地莫善一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〇狼戾猶很籍、韻府曰、言粒米饒多、狼籍棄捐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之意〇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壅田之費尚不能給也、糞田亦必資米穀以為飾〇自此以下亦且做龍子之言看、為大註不曾曰自其以下申龍子之言也、〇較數歲之中以為常、蓋亦禹之舊、曰設使盡是後世之流弊、則湯之興只去其流弊、而仍用其正法、亦可也、何必又改用助法、今人只是恐傷了大禹耳、夫聖人隨

時有作、法則因時詳略、禹去唐虞未遠、世尚古朴、只用貢亦足治矣、至後來子孫不善用之、不能隨時豐歉以為賦之增損、而拘守成法、則見其弊耳、故後世改用助徹、而儒者之論亦不能不置優劣也〇周家鄉遂用貢法、亦是局於地勢之不獲也、大抵貢之法若常有禹用之、則決無弊、若禹生於周時、亦不止用貢、於此亦可以判其得失之所在矣〇使文王武王周公生於大禹之時、亦決只是行貢法而已、蓋是時洪水方平、懷山襄陵之患始息、上窟下巢之居始變、其民大槩星居散處、其田亦大槩段落不相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使之八家同井通力合作、大抵是難、及歷四百年而為商、又五百年而為周、則天下之田土盡已墾闢、天下之生齒益以繁庶、且周監於二代、安得不會貢助而為徹哉、故曰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以有為、時之既至、聖人不敢後時而不為、龍子之言、蓋激於當日之弊、而未及考聖禹之時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蒙引上方論貢助徹之法、而忽着此一句者、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即下文無君子不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意、況世

祿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於王政之本意、今即其所已行、而使併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亦同得以正矣、此句特以起下文、孟子之意固有在矣〇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此不必是公田所需者、蓋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只是於貢法隨時加賦而取之、正是取民無制者也、大抵是魯宣公稅畝之法、或者更加重耳、當時諸侯量不止魯宣稅畝、恐天下之君皆然也、但春秋是魯史、孔子從而備之、因筆其事、後世遂只知有魯宣之稅畝耳〇貢法無公田、而集註乃曰蓋世祿者受之土田、使之食

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云云此蓋正言之乃承上文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而云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繇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大全 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

語類 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証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精（此即淵明不求甚解意蓋病穿鑿也）

微

愚按 云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而不及徹者承上文莫善乎助莫不善乎貢而言也且助字內有公田意徹字內無公田意繇詩觀之則雖周之徹亦何嘗不是助信乎助法當行與世祿表裏矣惟貢是取之於民無公田助與徹皆有公田則行助亦即是行徹故下曰請野九一而助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固未嘗判定七十畝者方謂之助時至戰國又不同春秋時亦不必拘曰盡徹乃從周制也〇蒙引固曰夏后氏五十一條脩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治地莫善一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然鱗意宜行於今則當直至此處蓋莫善一條雖俱龍子語孟子引之已與已意鎔成一片大都是貢者以下明貢之失而夫世以下至於此處是明助之得也助得則徹之得亦不待言矣且此節方記周亦用助貢者以下方言貢之失而百畝而徹內即兼助貢而言之何其不倫不脊乎大抵集注之妙只主說書不主行文即以說書行文者誤解也無徒曰集注集注云爾也

設爲庠序學較以教之庠者養也較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

趙注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養者養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大全 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說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〇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〇雙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較以教之告齊王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

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〇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瀆瀆便相離了

【蒙引】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而酌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〇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繇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

士繇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存疑】謂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教文公兼設也意周制是如此故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周制也文獻通考載項氏松滋學記謂周人兼用三代之學內建四學或本乎此但以庠屬虞序屬夏校屬周與此不同蓋本王制與記耳王制與記出於漢儒不知何據〇庠雖以養老為義序雖以習射為義然所以教民明倫則同但取一義以名學耳

【愚按】設為句總說庠者至此之中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中教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推其當明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大全】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大全】雙峰饒氏曰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〇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都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

井田之事也

【愚按】上節言勢此節言理亦有漸致不可知者蓋多方勉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木為界

【愚按】後節大全饒注云穀祿即井田中公田指其穀以為祿則

集注貪暴多取。自指在上者。而豪强兼并。井地不均。必謂在下
者耳。乃蒙引雖從維斗借舊本。亦云在上。此棼粟誤耳。達說自
以豪强為在下。宜從之。〇汙吏謂貪官。非椽吏之吏。即亦在上。
然此是慢經界者。豪傑兼并。是因經界既亂而因以為恣者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
趙注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
存疑分田制祿。是尋起前面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說。無君子莫
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蒙引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為公
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外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在內。
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
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〇溝洫亦經界之法。井田亦有溝洫。
此云曰不井授。但為溝洫者。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也。〇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總言行周之徹也。〇輔氏曰。都鄙
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
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說意周。蓋君子之祿。即所謂君十卿祿

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
然國家供費萬端。又將於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
此外又有布縷力役之征。工商衡虞之入。凡皆野人所供也。〇
前只言治地莫善於助。至雖周亦助也。切切焉只要滕行助法。
都不及貢。及答戰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却又
兼貢何也。曰。滕當時只是行貢法也。世祿已行者。正自將貢上
之粟充世祿也。惟助法未行。故始則切切然只言助法。後告畢
戰。不得不兼言貢助。蓋授以方略形勢也。然滕雖嘗用貢。而貢
亦不止什一。又不止鄉遂用貢也。故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而

註云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愚按上說最為直捷。一切葛藤已可芟却。其曰前只勸公行助。
而後告戰不得不兼言貢助一段。尤可証。蓋百畝而徹。句內不
必預兼兩項之說。〇又按蒙引夏后氏五十一條下云、鄉遂用
貢法、見於周禮遂人、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右鄭註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
近郊、都鄙用助法、見於考工記匠人、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七寸、
二耜為耦、耦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

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右鄭註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文獻通考曰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菴以為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汪作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愚嘗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為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碁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

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者小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只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辟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約略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俱明蒙引又云、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行助法之地必多亦與此見合○又按詩經類考禮書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百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

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别、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
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
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
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貢
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
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
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
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耕十千
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
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
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
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授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
二、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
百畝、其中爲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
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
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

所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
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
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
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
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閒有溝、自井地言之也、
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
爲成、成閒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
同、同閒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閒有洫、非一成之

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閒有洫也、同閒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
一澮而已、謂其閒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溝、澮之大
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爲掩爲
數井衍沃牧隰皋、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
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
夫之閒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
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又稍異、以其中有
相發處、故存之、
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趙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

趙注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乃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在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大全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雙峰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閒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閒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仁山金氏曰上文絕長補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

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亦是不患於不給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若能脩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污池以廣地能行王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于不給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語類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後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

蒙引圭田五十畝是卿以下皆同也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惟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此亦井田之制也非井田法外之制但是分田制祿常制之外爾圭田則都是井田之中而未有所屬中分之為五十畝也餘夫之田則或是都鄙之井田或鄉遂十夫之田而四分之為四箇二十五畝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通連此二條直至章末都是答畢戰問井地也○

愚按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注。適士。諸侯之上士也。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一廟。祖禰共之。故王考雖無廟。亦得祭之也。又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可見。是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圭田。故曰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而降至下士為一官之長者。亦預之。但蒙引燮說頗雜。故舍彼而列此。〇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云云。亦與此參。〇或曰。此二項當取閒田為之。麟則曰圭田在公田中。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中。四分得之。似亦可也。〇周禮遂人。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二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注。萊。休其地力而不耕者。所謂一易再易之田也。餘夫謂父母妻子之外。一家數口者。則為餘夫也。上地受田百畝。而萊則五十畝。中地不及上地。故倍其萊之數。下地又不及中地。故萊又倍其數。餘夫授田。其數皆同也。然大全引前漢食貨志。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是即以萊為中田下田也。又不同〇備考禮書曰。先王之子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〇然麟按集注程說。周明言。俟其壯而有室。更受百畝之田矣。但既受百畝之田。則當自名一夫。非餘夫也。古者三十而娶。故賈說云然。然諸家又有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之說。〇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趙注。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

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也。
孫疏　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蒙引　此言井田之法之有以善乎民俗也、若只說井田之善、則上下俱見其善、不獨民俗矣、今觀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都是說百姓說、故定為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亦不必云著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耳、若云行井田之法之效、則必至須受一廛而為聖人

氓處方是、
愚按　如蒙引、則此條亦正對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二句說。○達說講首二句云、死者從者、衆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入安於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着力說、妙。○樸此則似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趙注　同養公田、言八家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

大全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
愚按　詩孔疏、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然則此言方里者、縱橫皆一里、其體正方、中九百畝耳、此為不易之解。○古者畝非正方、其潤一步、長一百步、畝積至百畝、潤亦百步矣、但以一畝三畝之法治田、故畝計長而不方、然夫計井計、仍是方也、方里猶吳人恒言方方一里、中即畫一井字、井字之中、必九百畝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大全　或問潤澤之說、雙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

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谷、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濕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南軒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繇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亡之矣。○雙峰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

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塗吟亦非
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
是臆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
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濶六尺
有餘兩傍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
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索性壞
却

蒙引自仁政必自經界始至所以別野人也此比周禮亦為略
今動輒以周禮律之蓋孟子不見周禮王制又漢儒刺六經為

之者故講孟子者只用孟子大意不必過求強合益紛紜而不
相入矣但其所以異處亦當考而知之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
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
捆屨織席以為食

大全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
朱子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
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
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
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
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
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
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趙注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

以下當治天下正事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
不親耕也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政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
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
蒙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
辭爾曰否許子衣褐陳相本以衣褐逃孟子之馭也然要亦逃
不得孟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又曰奚冠恐其如衣褐
之說彼則曰冠素冠素乃布為之者也（禮有加布之文）即曰自織之與至此則
陳相無此處矣曰否以粟易之則已自為孟子辟之之地矣又
曰害於耕則盡之矣許子衣褐豈帖身皆是褐乎故曰要亦逃

不得也○上文因論冠彼曰以粟易之則詰之曰許子奚為不
自織之論釜甑爨鐵耕彼又曰以粟易之則不復曰許子奚不
自為之蓋以其理之同也○械器釜甑之屬謂其機械便當也
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故用之屬二字以該之下文亦兼
百工言之就本文而言則甑爨耒耜皆是也但不可分貼惟陶
冶則分朱註曰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曰害於耕則已可折之矣然孟子欲多其邪遁之辭以為折服
闢悟之地故不即闢之而又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彼則
又曰然又曰以粟易之然後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云

云人但見孟子之多其詞說而不知此法即省了許多詞說也
不然彼之邪說蔽錮已深其執拗論辨可據申吾說耶○以粟
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云云此厲字因他厲民自養而發言汝
謂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自養以今觀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
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知陶冶與農
之相易為不相厲則滕君之不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亦未為厲
民以自養也可知此已足以折陳相之說無餘矣然猶未也又
繼之曰且許子何不自為陶冶則凡百器械止皆自取於其家
而用於其家是多少便而乃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即應之曰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且為與蓋上既承其害於耕之說而朋彼此之不相
厲以見滕君之非厲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
為之說而明彼此交相濟亦以見滕君之不厲民以自養也
只是一意錯出于語次之間不必強分為二意抑通章是此意
也
存疑有大人之事二句是承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說治天下大
人之事也但止說治與耕是兩事不是上文治耕不可相兼意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二句又是舉百工之事不可耕

且為意再數暢之是率天下而路也下就當貼云况治天下而可兼為乎然後接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云云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這便見得食人者不為厲食食於人者不為厲民許行厲民而以自養之說之為妄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趙注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眾多也猛獸之跡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益視山澤草木熾者烈是火熾詩曰火而焚之烈具舉是也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右下節補如此二字如此寧可得耕也

大全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嶓冢山、東南流一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瀹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為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趙注棄為后稷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掇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蒙引上言治人者食於人政以見其不暇耕自此以下皆是反

發證明此意蓋堯之時數治者舜也烈山澤者益也治水至三
過門而不入者禹也皆治人者也雖欲耕得乎食于人也又教
民稼穡者稷也承勞來匡直之命而教民人倫者契也亦治人
者也而暇耕乎亦食於人也本文雖欲耕得乎一句只承禹八
年於外說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一句亦只承勞〔定解〕來匡直
輔翼五句說似於舜益后稷諸公有欠詞焉然古之文多恥意
足而已其於辭有不屑屑然者而實足以互見而相發也抑亦
多是舉其切而重以該其餘如此段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
不入則於不暇耕之意尤切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命官教民可寧煩悉如
此其於憂民之意尤切故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其他
則皆可以意會矣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此以下言自古聖
君賢臣歷歷可數耶有一箇是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者耶
〇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蓋惟洪水氾濫
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
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逼人率中國多是禽
獸之地此其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〇洪水橫流云云使於是
而遽施治水之功則草木之暢茂者道途既為之梗塞而不通

而禽獸之逼人者又方巢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未
可施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
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如黃河之
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於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
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并九河皆注之海九河濟漯皆西北
方水也又次南決汝〔只依本文如此說是〕水漢水排淮水泗水而注之江天下大水
只有此數者今導其流而注之江海之中然後大地就平中國
之民可得而粒食以相生相養而免於墊溺之患矣三過其門
而不入八年在外三次過其家門尚不得入見其骨肉之親況
暇於耕乎〇水土方平稷始教民粒食以免其艱食之患民饒
得粒食又慮其無教而入於禽獸之歸又使急急使契為司徒
教民人倫堯又且叮嚀告戒之曰勞來匡直輔翼云云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此聖人與聖人有憂之聖人獨指堯言舜
命契者舜攝政事時也然當時堯為天子禮樂政令自天子出舜
民無二王當時誥勅之類必皆出於堯故下文云放勳曰勞之
來之云云而聖人之憂民如此與聖人有憂之二聖人同指堯
也言堯之憂則舜與契亦非恝然無慮者矣
〔愚按〕兩節結尾一則曰雖欲耕得乎一則曰而暇耕乎本自劉

哉不知何緣於聖人之憂民句連極蓋禹稷契並說麟與予常晏辨蓋斷自臆解亦初未見大全蒙引也後乃歎獲我耳及今觀達說亦云常說多把聖人之憂民如此總承上數箇聖人誤矣況路欲耕得乎已斷一下了如何承得上去則知謬解流傳正非一日亦不待許子遞作俑也○下節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而當堯節亦云舉舜而敷治舜使益掌火則禹稷契俱為舜使益承堯敷治之命也故集注云契亦舜臣名雖蒙引云古人連連有君臣之分亦可記使契為舜使無疑矣但聖人之憂民如此句緊承放勳之命則自當指堯說而聖人有憂句又跟聖人之憂民句叫應不應獨判前一聖人為指舜則說者亦領大意照本文各以聖人字還之而不必絲絲其說曰但堯非舜孫堯前舜後堯蘇舜尤佳也○達說講放勳處云民之用力於人倫而為勞者則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背乎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為枉者則矯其偏以直之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其性矣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勞來匡直俱貼人倫妙然亦本淺說

○勞來匡直之貼人倫猶中庸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等之字之謂達道也今人皆將說開全無巴鼻矣○集注固謂放勳堯號也勞來匡直云云命契之辭也則使契雖舜使之實堯使之也但觀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兩憂字亦安得謂堯之憂舜不憂之邪故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兩聖人惟大全小注專指堯而存疑淺說達說俱兼堯舜蒙引則騎墻言之今亦專指堯者麟斐潤作一串耳如此或意兼堯舜而語則以聖人字渾說還他似亦無不可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趙注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為己憂

或問　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皐陶配之何也曰皐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為助尤多故舜欲傳位于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𡸁同聖人之偶矣

愚按　上兩節無皐陶而此舜之憂無益稷契獨禹皐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然堯舜禹而下揆其品地實必先皐而後益故史稱禹元歲即位任皐陶益以國政二歲皐陶薨命益

侯伯益總師則令皋陶不已薦天七年不及益矣然則舜為天下得人自禹而下宜以皋陶為急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俱不可知也〇楊龜山語錄曰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矣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責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以無皋陶是以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於此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存疑　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治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獨憂之舉舜而敎治使契為司徒衷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也觀註不惟不暇耕與不必耕二句便見得有

兩層意〇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總歸在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二句內故註不解明是本許行自為並耕之說正是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農夫之所為也分人以財謂之惠三句先解堯以不得舜為己憂兩句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二句又是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句特別出得人難之意以曉人使人知所重也〇堯以不得舜為己憂兩節與上文相承意思大略謂堯舜憂民固急於為治而不暇耕要其所憂亦大初不屑屑於其小者故堯未嘗不憂民也然惟以不得舜為己憂舜未嘗不憂民也然惟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固非事事而憂之也彼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之所為也豈堯舜之所憂哉何也蓋分人以財特小惠耳教人以善可謂忠矣然未仁也惟為天下得人始謂之仁此堯舜所以特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初不屑屑於其小而事事憂之也夫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以天下與人此無難者惟為天下得人其事始難耳誠知得人之難從而謹之斯能為天下得人而仁覆天下矣何必屑屑於其小事事而憂之哉大意是如此〇知得其人可以授天下便把天下與他此只爭能捨與不能捨耳何搭利害故謂之易欲為

天下得人一毫少差便許多為害如何得恰好無差所以難為
天下得人難後就當徽云為天下得人則仁自有以被天下如
此何用於耕哉故上註曰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此兩節大
意彷彿如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意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
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大全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掇耕字以貽應收
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不待辨闢明白痛快文法亦貽頓得好

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存疑引孔子稱堯舜之言是說堯舜功業之大如許必有所用
心然亦不在於耕所以辨並耕之說之非也此比上兩節又是
一意要孟子辨許行並耕之說意思層見叠出當堯之時兩節
是一意堯以不得舜兩節是一意引孔子之言又是一意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
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

相秦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
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
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存疑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之污也、秋陽燥烈而暴之乾、
無一些之濕氣也、在聖人則是一絲不存、萬里明淨、人欲淨盡、
天理流行、○皜皜、潔白也、是承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上說、凡物
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註明著光

輝潔白、通是就道德上說、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
子矣
蒙引非先王之道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
別為一端者同、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大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繇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
變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趙注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為詐不相欺愚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

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趙注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下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時許子數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孫疏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

愚按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巨屨略讀斷使有理會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愚按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之厚葬是其本心明處求見亦以此〇吾固願見願往見也夷子不來不必來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愚按可以見言病愈也且直之未見而先質之也〇厚字與薄字對賤字與貴字對薄貴當從其貴也厚賤不宜賤事其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存疑夷子是甚次第聰明蓋曉得孟子之意欲兩路擒獲他若申吾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申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獨厚又無謂矣左右皆坑谷也乃為執中之說騎墻之勢曰吾之兼愛與儒者之如保赤子何異但儒之如保赤子則所

施當自親者始我之獨厚亦未為倍也蓋兩救之詞也〇墨子之言意謂孟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不猶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謂愛無等差矣但其施必繇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薄其親也此其兩自救之詞也然愛無差等其施繇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其說亦自不通故曰遁詞也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闢之謂夫夷子看康誥之語真以謂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隣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有所取也書之言以為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於無知

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喜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隣之赤子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〇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物只有一個父母更無兩個故曰一本愛無差等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是親其親一本也路人亦其親又一本也非二本而何抑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豈成人理哉

愚按之意愛他人之子同於己之赤子不近於愛無差等故曰援儒然墨道愛無差等而施則繇親始却與儒合故曰推墨書固曰立愛惟親記又曰立愛自親始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繇親始是它杜撰解書說下之辭直恁巧甚〇夫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愚按此又略其遁辭專以良心之不容已者動之〇必有道〇從厚也孝子仁人謂今日對上世言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大全朱子曰之字夷子名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愚按始論大小者究只論得失亦常情必至耳此亦可為與與上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從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辭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存疑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愚按天下只有理義利害二種而已前所言者理義也至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二句并利害亦破矣陳代且交語塞〇纔說一個枉字已不好矣何論枉尋直尺枉尺直尋為之詭遇而猶禽丘陵未謂範我宜若小節也則如之何不待招而見諸侯也〇不待招而往比非其招而往其失遠甚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既悉矣下又是正其枉尺直尋句反覆只此兩意〇枉尺何枉枉道也枉己也言外嚴甚〇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達說云總是說如何其可也

附錄 農書徐玄扈曰計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今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又考尺度古者度以絲起隋志曰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則是十寸八寸皆為尺矣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此周制也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十寸者亦舊制相沿泚妄起矣

備考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注、韙、是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趙注、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衍、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彊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孫疏、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史記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嘗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

大全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況大丈夫乎○

愚按以順為正者二句○只足上文爾○二子阿諛苟容○意在言外○觀以順為正○及集注以順為正道等○可見○淺說不是○二子在此國則彼國懼耳○若在本國○自未免阿諛苟容○二子而阿諛苟容○如何為正道○故知以順為正○尚言真妾婦也○○饒注使諸侯懼因順其欲○亦稍戾難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大全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繇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

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
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衍儀之以睢盱側
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
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
存疑 居如人之安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廣居
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
者心之德愛之理○曰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為本心
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曰廣居從愛之
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
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此人之居
所宜居○故謂之廣居也○居廣居者看來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
仁不可勝用意也○蓋充得此理盡○便是能居廣居也○○位是人
身所立之處○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體認立正位意○禮是人道之紀
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吾身所當立
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曰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
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

當繇○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居廣居○存心也○立正位○持身
也○行大道○處事也○居如居室○位如坐立之位○道如人行之路○即
此味之○禮用可見矣○○得志與民繇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得
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也○居仁立禮繇義○則道充於己○在
外者不能奪之○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便
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道理○淫○蕩其心也○移○變
其守也○屈○挫其志也○貴不期驕○富不期侈○淫也○窮斯濫○移也○雖
褐寬博吾不惴焉○屈也○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
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
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
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弔乎
趙注○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
孫疏○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

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腯○稷
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
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也○

大全記祭義、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
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
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藉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

庶人耘芋終之、齋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
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
供祭服、甸粟而内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宗廟之禮、君親割、
夫人親舂之、○又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
爲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
繭以示于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
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

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爲之
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
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
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吳氏程曰、副、編髮爲之、所以
覆首爲飾、禕、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也、○雙峰饒氏曰、
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爲○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爲○士
○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日○失○位○而○不○得
○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
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

無君便弔○
蒙引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令云夫人蠶繅者、蠶亦
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内事也、○禮曰
諸侯爲藉百畝、按禮天子亦爲藉千畝、此不云者、只從諸侯之
失國家上說、○夫人副禕受之、註云、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
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
夫人者、禮記註謂審二王之後與、愚按謂王后之服、只循舊文
而不察、夫人亦有副也、如衮冕一般、天子有衮冕、諸侯亦有衮
冕、但天子自有天子之衮冕、王后自有王后之副禕、制固必有

等殺矣此處小註都欠主張〇繅三盆手小註不甚明禮記註
曰三盆手者置繭於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
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
於三推〇孟子註淹大總也繅繹繭為絲也亦作繰〇諸侯失
國家則無田而不祭士失位亦無田而不祭〇牲殺牲必特殺
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殺皿所以覆器者此器與皿之
別

存疑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此四句是孟子檃括祭義王制之文不是全文其餘皆孟

子解禮意士不仕則無公田之入故亦不祭蓋牲殺器皿衣服
皆無從出故也不敢以祭則此心不得以自安矣此所以弔也

愚按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之文則犧牲不成云云
當云諸侯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設饗之禮而犧牲粢盛衣服
俱為缺然不敢以祭也惟士無田則正緣失位又不待言矣蒙
引諸侯失國家則無田而不祭緣士失位亦無田而不祭一亦
字看出其實以無田二字說諸侯未穩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自是禮之正文諸侯無此經也〇士連大夫言
之則是有位者且有宗廟則有田矣而又云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似王制亦因有位失位言之注曰祭有常月薦無常時祭必
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
不同固如此亦宜人子之不敢以宴而至於弔也〇趙岐注田
作圭田允確圭田自卿以下至於下士之為一官之長者皆有
廟有田則田即此田更無他田以待祭也戎士有圭田諸侯有
籍田來發相擬然終非大雅矣〇通義吳伯章曰薦謂不能備
物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

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
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
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繇其道不繇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蒙引 繇前段出疆必載贄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
仕也如此繇後段又惡不繇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
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存疑 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

意故孟子荅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繇其道不繇
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此君子所以難仕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趙注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

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大全趙氏惡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愚按毀瓦畫墁非謂以此去求食言毀畫無功有害而志則求食何以處之蓋甚其辭以見志之不可徇也畫墁比毀瓦一般墁好底牆壁無端畫壞自可厭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趙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大全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

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孫疏地理志云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鄰牲之色純無雜色謂之犧牲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

復仇也

愚按匹夫匹婦或曰即童子之父母似穿鑿實可味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大全趙氏惪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据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

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可考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趙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伐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殺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愚按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夾和言之不必全

憶本文觀此類可見○不為臣如奄與五十國之類皆害及士女者

附錄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趙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泰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三 附錄皇甫謐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居於魏、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

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須曰、干木自晉萍寓西河、羣賢分組、樹介叢阿、千乘登門、跳躍遁组、騰光韋素、耿焰弗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學於卜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遂按兵輟不敢攻、文侯往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旣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通義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禮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鬻庶弟

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旣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說苑曰、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戎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其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其道則雖使步以朝、國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子柳泄柳字、子碩柳弟也、賻布以物助喪曰賻、布錢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

拜之當是陽貨先豈得不見

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瞯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蒙引注曰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貨本陪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奈何亦以大夫處貨耶、曰、恐是見惡人辟咎之義、

存疑孔子瞰亡往拜○寔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瞰○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繇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孫疏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瞰亡得其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愚按輿疏間用韻語、如此章與許行章甚奇、○不為臣不見○正答也○下二節言亦不必為已甚○如迫則可見○孔子先為之矣○但自有節○不可渝於畏瞰○如二子之所識也○曾子是憐之而識之○子路是惡之而識之○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趙注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

非一世○

大全嚴庵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趙注 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

通義 水逆行是如此壅聚上來遂至於橫流當初畢竟是先自如此壅塞至堯時水多年無去處故氾濫於中國

愚按 洚水警余句見大禹謨則云警余者舜耳此為反記言彼所云洚水者正指此時之洪水也故堯舉舜而使禹治之云云

洪水為主洚水語之不要倒看了〇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此帝曰謂堯也洪水字出於堯曰是知洪水為堯時一亂之水也大禹謨曰帝曰來禹洚水警余此帝曰謂舜也洚水字出於舜曰而實即是堯時之洪水是知舜謂洚水者亦即謂堯時一亂之洪水也式稍借此出一警字以起下使禹治亦不可知則大全胡氏說洚水雖繫氣化而來當不反求諸人事循當耳〇警余蔡注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要舜言此已在遜位於禹十六字傳心之時則云洚水者亦為追述

禹功而欲言之耳谷曰洚水警余故使禹治則事懸隔已七八十年雖使治由警而不因警余之言須有斟酌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繇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存疑 洚水氾濫便龍蛇居之蓋水龍蛇之所都也二者相因故說禹之一治亦只此二項險阻既遠水不復為災也鳥獸之害人者消龍蛇遠遁也〇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下只曰水繇地中行不復及龍蛇者龍蛇之害本緣洪水故獨歸重在水上水繇地中行承上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

放之菹然後水繇地中行不復氾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〇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復為巢窟矣

愚按 平土只是地平天成平字亦不必沾巢窟不然難說高處都無平地彼巢窟之云自承無定居耳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大全 慶源輔氏曰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

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〇雙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存疑 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曰又作是對前一治說言至此又一亂也看下文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可見饒氏曰通上下而言愚謂上是紂下是飛廉五十國也

愚按 邪說句只依上講是不然忽插此一句無謂矣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趙注 奄東方無道國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孫疏 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史記云飛廉獮項之苗裔也飛廉善走其子惡來惡來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

大全 鄒晉昭曰奄字書作郁古通用〇慶源輔氏曰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十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遺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存疑 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正與無缺是兩意輔氏之說可玩

附錄 君牙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愚按 君牙穆王臣名時命為大司徒乃作誥也故曰我後人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趙注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予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趙注]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

[通義]仁山金氏曰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為臣者不知此義陷於弑逆之罪而不覺為人君者不知此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脩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與萬世故謂之作

[大全]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私評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其字使人知勸用其字使人知懼用其字有甚微詞奥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

蒙引要看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說○朱

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語録又云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此正與集註一般當如何分豁曰集註及語録與孟子自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俱一般何也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邪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與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傳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存疑]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惇典也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所以定衆妾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召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以美其善可見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者皆是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

[淺說]孔子為世道懼而作春秋是春秋也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叙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要皆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罪我云云蓋奉行天

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無非道春秋即天也在君子則喜天之猶未亡在小人則戚天之制其欲喜天之未亡者則謂孔子慮後世而存王者之法也戚天之制其欲者則謂孔子以匹夫而託南面之權也此可見春秋之作君子所喜小人所憂也此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也

附錄楊龜山孟子解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襃

貶以代賞罰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達說自孔子既沒聖王不作上而諸侯放恣下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乃橫議之尤者也其言滿天下天下之言仁義者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是橫議之惑人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楊墨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夫楊墨禽獸之教如此正所謂橫議也而其為害當何如耶昔公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楊墨為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而仁義遂為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也

愚按此條焰此在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毒轉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戕賊無窮世道大壞矣後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蒙引此段正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
不連上意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
大全朱子曰當時如縱横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
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
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
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
耳

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己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三條又
是總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周公殘飛廉滅五十國獨曰夷
狄者五十國之中必有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引詩無父無君是
周公之所膺是將說己身上來故承之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蒙引曰正人心四句亦有序蓋
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乘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行
既詖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片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詖云云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存疑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楊
墨之說○朱子小註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
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
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
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
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愚按廉只是不苟取耳仲子却主於不取故勢有不能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
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
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
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
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愚按不能充其類○言未能絲所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然則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已斯斯不能矣○故曰惡能○又曰是尚為能○蓋實論也○

卷十六終

[stamp]

四書說約卷之十七

吳郡　顧夢麟
　　　楊彝　　　　　　　手輯參定

[stamp]

孟子四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趙注離婁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

孫疏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般也

呂氏春秋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

言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
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太
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
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為律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
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
七十二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
無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鍾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角生應鍾不比
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鍾
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
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
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
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一歲之
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
大全師曠字子野○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
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律十
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

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
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
統之義焉○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趙氏惪曰律法
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
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
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
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
氣大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
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
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
刑法也位於申無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
有終已位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丑十
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
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
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
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姙之象
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
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

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亥、十月○程氏復心曰、人聲亦有高
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
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
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陽
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
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
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徵
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微清者為角○稍清者為
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

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
度不可有分毫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
而無相奪倫矣○雙峰饒氏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做起○
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
人也不能平治天下○況後世乎○麟按知此則後聖人既竭之
聖人○方有理會○
蒙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古者聖君賢相有是心○雖戰國
之君臣亦有是心焉○但古之聖君賢相則能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如此章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

仁覆天下矣○若當時君臣○則雖有是心○而蔽於物欲○徇於功利○
而不能師先王以行仁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蓋自開闢以
來○所歷聖君賢相多矣○其所以為生民計者悉矣○凡皆仁民之
實政也○後之人亦不用有所作為矣○但時有增損而已○所謂文
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政舉則其治功成矣○夫
何為哉○不然事不師古○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此孟
子此章之意也○此條離婁至明者也、公輸子至巧者也、使不
以規矩而徒恃其明爽巧、亦不能成方員、師曠至聰者也、使不
以六律而徒恃其聰、亦不能正五音、堯舜至有道者也、使不以

仁政而徒恃其有道、不能平治天下、此道字對上面聰明巧、當
主仁心說、蓋聰明即下文所謂耳力目力者、仁心便是道、此道
字指仁心○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
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
鍾○不能正夫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鍾之律而後正○不以
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
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是商
也羽也角也○必以太簇姑洗之律而後正焉○繇一鈞以往○旋相
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始可得而正焉○三分損益者○凡

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為宮三分其數得二十七者凡三損去一分二十七數得五十四合為下生林鐘為徵三分林鐘五十四數得一十有八者凡三又益一分一十八數得七十二數合為上生太簇為商三分太簇七十二數得二十四者凡三損去一分二十四數得四十八數合為下生南呂為羽三分南呂四十八數得十六者凡三而益一分十六數得八十四數合為上生姑洗為角三分姑洗六十四數得二十一者凡三而零一數其一數每三分之竟零一數而分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者〇麟按損一分益一分分字皆音閒非分寸分字也〇隔八相生者如子為黃鐘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為林鐘之徵也〇麟按如此則三分損益者正所以隔八相生不是兩項〇旋相為宮者謂每律皆可以起宮也〇史記律書注釋名云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

存疑此章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自首節至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當作兩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先王之法而過未之有是一段自聖人既竭目力至可謂智乎是一段首段言舍法無以成治二段言法所繇立而治所當因也〇凡事皆有個法度規矩六律仁政便是制範審音為治之法度人所必繇決無空手而能獨成之理故雖堯舜離婁公輸師曠之聰明巧聖亦有所不能此見法度為治不可無也聖人既竭目力一節定承此言古之聖人創立法度正是為凡事無個法度不得所以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又制為法度以繼續之繇是凡事可成後之作事者皆因其成法去做而利遂及乎天下後世所以說不可勝用仁覆天下此見法度之所繇立也

愚按通義金仁山曰按婁朱古聲疊如都謂之朱婁故離朱謂之離婁然亦不可解金又曰公輸班禮記作般春秋末人〇律歷志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者注解脫也谷竹溝也孔竹之脫無溝節於中者也生治也雖亦未明頗為聞所未聞〇周禮賈疏亦載此注然又曰一說解谷崐崘之北谷名也但或又作嶰谷則必說矣〇又典同鄭注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故書同作銅盖六同六呂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謂此云〇大師者瞽矇之中樂官之長正曠官也正五音因其職故孟子云然合陰陽之聲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也

附錄王子年拾遺記云師曠者或云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辯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乃薰目為瞽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滅絕矣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大全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産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存疑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也○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或是古語引之重在上一句○先王之法成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成具備故遵之而不遺忘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過字與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也亦略照過不能甚相貼

愚按達說全章智乎分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分作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法無以成治自詩云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云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大文明有四箇故曰字皆收斂意勿如常說把不愆不忘節帶上看亦妙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為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

今人亦然理會己及此亦

下者皆恥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思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〇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存疑 為高必因條是承聖人既竭條言聖人法度既為後世之為治者而立則法度既立正為治者所當因也

愚按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二句本出禮記注曰丘陵高而顯為高上之祭而經禮以行川澤深而隱為卑下之祭而況禮以行似孟子亦斷章取義耳不然則解禮者誤也〇今據禮記本文一條亦自可不作祭說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大全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

存疑 有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守法若為君者不以道自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道揆則道雖人所本有然以不用而不信無法守則法雖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不信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道義為泛常肆意妄行干名犯義而無顧忌故曰君子犯義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泛常作奸作慝而干犯刑憲故曰小人犯刑是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而其本則在於上之不仁也〇不仁者不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也就是無道揆〇上指君下指臣朝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臣工指內外百官即臣也君子指君與臣小人指民君子雖在上無道揆邊卻兼無法守邊下與工工雖在下無法守邊卻兼無道揆邊朝臣〇法者道之用非有二也〇禮義以治君子故上之朝與君子不言法而言道義刑法以治小人故下之工與小人不言道而言法度刑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存疑 上無禮下無學要歸只在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內道即理

也、禮即理之有節文者也、下無學、其無法守可知、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無學、則易與為亂、故賊民興、言不好之民並起、如黃巾紅巾之徒是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

〔直說〕自其詞而觀之、則泄泄一詞也、沓沓又一詞也、不可以言同、自其意而觀之、則泄泄此意也、沓沓亦此意也、不可以言異、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存疑 責難陳善事君之義也○事君無義○言不責難陳善○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進退之禮也○進不能陳力就列○而又不能止○是進退無禮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誠毀先王之道○謂不可行也○

〔愚按〕上言泄泄猶沓沓也○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言事君三句○已盡出一箇怠緩悅從○盡出一箇泄泄○故帶口結之曰猶沓沓也○蓋明是以此三句代了箇泄泄二字矣○不然○猶字亦無理會○

○注曰泄泄怠緩悅從之意○怠緩悅從四字最妙○處齊曰○此節務要以下文來反証○亦在此四字看出○以下文反証本文○則下文理亦動矣○故曰字方有力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大全〕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遽閉之、則動有觸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

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奇也

孫疏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舜為君之道盡於此矣、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墻、食常見堯於羹、舜為臣道盡于此矣、

愚按人倫兼五典而專言君臣者、立言之意本為當時之君雖臣猶是伴說也、觀末二節可見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大全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朱子曰、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疑之有、

語類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孫疏史記本紀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彘晉地也、厲王終死于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為燧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繒衍字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愚按諡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〇盧齋曰言幽厲而不及桀紂者、桀紂非諡也、諡法周公始立耳、〇亦有理、〇與繒西夷犬戎之繒當作鄫、孫疏引史記傳寫誤也、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愚按詩朱注、蕩為厲王作也、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實謂周鑒也、正欲厲王鑒紂耳、不然、泛引一詩而云、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便無謂、

〇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愚按此章雖概論多人、然觀第二節、還對當時之諸侯言、〇新安陳氏曰、承上章不仁身弒國亡而推言之也、

〇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趙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

愚按、達說云、此章亦為當時諸侯言。愛人、其所親者。禮人、其所敬者。治人、其所統涖者也。然聞編亦云、此章亦承上章、蓋為當時有國者而言。觀下天下歸之之語可見。○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濶、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孫疏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不通稱之矣。○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末可舉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

蒙引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恒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繼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此末句。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大全雙峰饒氏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官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蒙引為政不難、蓋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修故也。故孟子云、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而德教自然無遠弗屆矣。為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

知為政不難一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北溪高登嘗
恨西魏不肯聽服其令想貮國之君亦嘗患隣國之阻辭敕而
不知此自不難只在自脩其身使近之巨室之心服則衆國皆
服已而天下皆服矣孰有阻其辭敕者哉此孟子立言之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
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孫疏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賢之賢於人者有
遠近故有大賢小賢
大全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

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
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
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峰饒氏曰雖曰時勢如
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繇百里
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敍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峰
胡氏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者彼
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

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己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
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
侯之齊雖時世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畏
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靡自棄
之罪未暇議也
備考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
思其國死葬虞西山○藝苑卮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
于吳按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常熟縣北二里海
虞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遊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

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佐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纍
為得之意是闔廬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思按集注不可得也四字妙正解是猶弟子句先師先字勿泥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
矣
趙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繇百里起今大國
乃若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
大全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猶易小

國所乘之勢猶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
強大國反為吾役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
【蒙引】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只做孔子說下文今也字面方是
孟子說當時故此條集註曰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云云之事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

【語類】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
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
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非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
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
聽天所命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大全】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
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倒逆

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
【通義】吳氏程曰纓冠系也系亦作係繫所以係冠於領下
【愚按】禮書曰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
之緌詩南山曰冠緌雙止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

【蒙引】此以下孟子之言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蒙引】所惡勿施爾也爾也二字都是語辭如云焉耳如云焉爾
矣又云則亦無有乎爾皆語辭也
【存疑】得其民斯得天下者有人此有土也得其心斯得民者民

引領而望之然後其歸也如水之就下沛然莫能禦也得其民
得其心當如此看方有分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其心也民
人之欲惡皆心也上之人苟有以順之則民得遂其心而樂屬
於我矣故曰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蒙引此以上皆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蒙引民心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於有所離也但戰國之

時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故孟
子扼腕嘆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又
曰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云云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
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大全雲峰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
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

言則令人惕然驚省有不容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
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
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敺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
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語類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
剛惡者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者之所為也○言非禮義以
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繇義
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暴自棄絕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大全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辟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
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繇其所不可繇之塗矣安宅正
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
愚按紹聞編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要看兩在
字其意在下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

不為是也〇但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〇則凡舍此而他求者皆遠且難而反失之者也〇存疑曰該親長在人為甚邇至反失之數句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內本文道在邇而求諸遠兩句且虛說言道理本在邇也而人反求諸遠事務本甚易也而人反求諸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彼親長是道在人為甚邇也親之長之是事在人為甚易也使天下人人皆不求諸遠且難只親其親長其長而求之近且易焉則天下就平無復餘事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〇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道而道之在邇也使親親長長

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道而天道不為邇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蒙引謂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又謂孟子所以欲使人之親親長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一段與張南軒在人君者親親長長以身率之似非此章之旨學者詳之〇此章初意亦欲主大全說而玩注即以上說為平和無所添設〇故從之〇大全主倡率而達說因之〇蒙引又求之於教養〇大約供對人君說〇一解也〇存疑則不主倡率教養而但平平說〇淺說紹聞編因之〇又一解也〇蓋諸家立說亦每有異同〇如椅之支派〇在觀者平心以擇之耳〇味人人字天下平字似亦可去人君說〇然大學一書豈必自士大夫以下便不須讀此等亦只論其理〇固覺堯舜孝弟人人可為也〇存疑大段是然字句小有病〇其意亦不能自達〇看大文則只是一處一實一反一正之理也

〇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大全問反身不誠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

有此心知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卻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〇慶源輔氏曰人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或未必真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大全問思誠莫是明善否朱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〇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〇誠者都是實理了〇思誠者恐有不實

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〇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

存疑 誠者天之道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為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大全 雙峰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脩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教恰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

蒙引 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即親友君民也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明善其本也思誠為脩身之本明善又為思誠之本註說有理蓋思誠與脩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思誠即是誠之脩身必本於思誠不思誠無以脩身矣思誠必本於明善不明善無以思誠矣〇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然明善其本也所謂思誠為脩身之本者特以不曰脩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為脩身之本故如此立言也只如此〇孟子此章通述孔子之言可見孟子之學醇乎醇者也在當時亦有著書以非孔子者然後知孟子之功

存疑 此二句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

〇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愚按 集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訓善養是然鰥寡孤獨四字却不可加於二老〇太公望謂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雖見正史然俚甚無此理也〇集注來說其養非求仕也是輔注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紂遂以其來為求仕之意故明辨之〇盍來只言其來也似併不謂出獲我歸時不然孤竹公猶不發記郡之夢為敗興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
之其子焉往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趙注]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
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〇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
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于為之強戰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

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
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遏其流
[存疑]此章重率土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戰為首刑連結諸侯
是遊說諸侯使相結約如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擯秦之類是也
連結諸侯使相攻伐亦同歸於戰但不身親戰伐之事故較之
善戰為次闢草萊任土地是專主於富國上則𨻶壞先王之良
法美意下則浚民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比之目

下使人肝腦塗地者未免有間故亦次於上刑
[思按]兩次之猶云即次之言皆有罪也不是恕之之辭〇連諸
侯者雖動天下之兵未嘗身任殺人之事辟草萊任土地者雖
主富國而不恤其民亦未有殺人之事作我輩解次之方得若
出孟子口中即是開釋之文非語氣矣淺說達說講俱不是後
次之作又次於連諸侯者却似無妨〇如群公對鞫罪案自有
差等然而皆在不赦也
〇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
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大全]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
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
一法也
[蒙引]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主觀人言存乎人者謂
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〇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古人已發之矣但眸子之是以觀人前此未有
發之者而孟子獨得此法以鑑人物故言之以號人
[存疑]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良處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

不正則眸子眊焉正不能掩其惡也下遂承言眸子不能掩其
惡如觀人者聽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善惡不能匿矣
愚按集注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紹開編以為深
得孟子言外之意則莫良莫字只焰言字說未嘗不佳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
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愚引當時之君宥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而無恭
儉之實德也蓋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
是以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

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故孟子正其
實而言之曰云云○惟恐不順焉言惟恐少拂吾意也明其無
紀極也
存疑此舉恭儉之所為以明時君之不然也言當時之君有以
恭儉自名者然我觀是恭者便不侮人儉者便不奪人今之侮
奪人之君惟恐人不順其侮奪惡得為恭儉哉然則所謂恭儉
者持聲音笑貌偽為於外爾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惟
恐不順其侮奪言欲侮奪人之甚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
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
大全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
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愚按湯纂注惟喪祭乃得以器相授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為急
遽之時乃無它嫌也然其相授必女執篚使授者置諸篚中然
後受之如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而不親
也又云既曰不相授器又曰其相授明頂喪祭舊說非是
備考曲禮云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禮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大全朱子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
手可援哉
存疑淳于髡設問正是欲得孟子從權之語而因以折之故有
今天下溺矣夫子不援之問言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復守先王
之正道猶從權以援嫂不可復拘遠別之禮也不知天下之溺
與嫂雖同所以援之與嫂實異援天下之溺以道援嫂之溺以
手失手不可以援嫂失道不可以援天下如欲枉道以援天下

則先失所以援之之具惟當以手救之耳而天下非手之所可
援也手不可以援天下則道不可枉而兒識孟子不援之言非
也蓋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兒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
道不可行于是因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事處
其變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兒謂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是認權在道之外欲孟子舍道從
權以援天下是必枉道徇人以濟一時之事功爾不知直道守
已所以治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而時不可濟矣使孟子而從
權以援天下如浮于兒之所云則是戰國之士權謀術數之所

為援天下之具先失矣何足以援天下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
此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
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
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
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
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
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
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
親之大

蒙引曾子養曾晳一條未嘗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必粘
看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既發之已盡矣不復用
贅矣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

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云人子事親之法。益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

存疑　既明事親守身之大。又除守身不道而言曾子之養親以示事親之則也。通文當云事親為事之大如此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看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爾。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後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大全　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於正。○蔡氏曰非心非僻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仁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道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朱氏公遷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大人者止惟義所在非禮之禮止大人弗為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大人皆以德言為聖人之稱格君心之非正己而物正者主為人臣者而言其餘則兼通上下而言

紫引　言用人之非不足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只顧你本身是何等人物耳夫惟盛德大人則自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耳何彼人君行政用人之非其原皆繇於其心之非也惟大人格君心之非君心既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矣云云是君正莫不正矣大人一正其君而國自定矣何勞屑屑然事事而更之人人而去之哉

存疑　人所以不足與適政所以不足與間以本原都在心上本原不正末流能正得幾多故不若姑置末流只就本原上理會

格君心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己而物正者也一正君而國定又是再闢一步說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正意兩定則其效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通義　鄱陽朱氏曰此章即毀譽而致審慎之心。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大全　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

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
誠服以師之、○雲峰胡氏曰、通上章而人字○為泛然之眾人而
言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
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
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
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存疑樂正子曰昔者、意其來未久也、孟子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謂其來已久也、故有舍館未定之解、

曰克有罪

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
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
之道而以餔啜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者
糧食之費○親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夫身從之便是困失其親○

孟子所以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蒙引此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麤了腳步者、與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
從、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重難進、致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不
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於娶、孝也、
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蒙引君子以為猶告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

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故
曰權不離正○○按尚書舜既克諧以孝○瞽瞍允若○然後四岳舉
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大全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之實、有對理而言者、
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
之實、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
○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
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

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
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
大全朱子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愛
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
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
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

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箇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
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繇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
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要緊、〇問樂
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
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
是要到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
如何得樂、如何得生、〇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
遜之類也、〇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
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說肯舍其

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
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
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
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
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流溢、手舞足蹈、皆
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〇和順從容、不待勉強、
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〇草木
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之哉、事親從
兄之意、油然自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意、自然日日暢滿茂盛、

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遏之哉、〇事親從兄、是良
心之真切〇仁與義〇是斯道之統會〇雙峰饒氏曰、實如果實包
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繇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
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
到此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
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
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〇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
及階是節、揖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
言、則又有親疏遠邇、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

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節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
說得皆活亦當活看
蒙引節文斯二者謂處置得齊整無過不及也〇節文只是中
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故居智之後知而弗去事親從兄實事
都有了節文又是理教整齊有華采至於樂則從容乎孝友之
天所進愈高所進愈深至有不可名言之妙處總只是事親從
兄二者而已〇言智而後言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
可從上面加節文仔細工夫
存疑手舞足蹈是至樂之形見處凡人到樂處自然有此只是

脚輕手快意思令以粗者驗之如人幹一件事到樂處亦自脚
輕手快況學者之於道乎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兼人事親從兄以盡仁義智禮樂
之實〇紹聞編真氏曰此孟子指言仁義智禮樂之實使人知
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
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
致力乎此而已真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
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
意無勉強矯拂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

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生意油然數暢條達自不容
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〇達說曰
樂之用廣矣而其實則在於孝弟之道行之從容無所勉強而
至於樂也既至於樂則心中只管愛去孝親愛去敬兄一念孝
弟意思真簡油然自生既生便就此充長去而不可遏也生息
惡可已要不大相遠舞之蹈之二字指孝弟看
〇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
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大全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不順親底

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
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
所以為尤難也〇雙峰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
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
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
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待得父母之心又能諭
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愚按紹聞編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云云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為大孝

大全 新安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

存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裏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孫疏 按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於虞、今河東大陽是也、

大全 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返、

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

蒙引 在東方夷服之地、夷服二字、按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今按冀正北方也、衛東北方也、安邑已近西、鳴條不要邑之西、如何云在東方夷服之地、曰、冀雖正北、曰在冀州之分則諸馮諒在冀州分內之東矣、衛已在北之東、鳴條亦然、蓋堯舜時天下無許多大、至夏商周時始漸拓而大、故以為夷服、然謂之夷服、則實在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且九服夷在荒之內、故曰荒服之外不治也、在荒服內者固皆先王所治、不可謂舜文皆夷狄人也、況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但以其際西而極東、故云爾、〇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二聖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夷字則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也○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特千餘里哉○

愚按 通義仁山金氏曰、東夷西夷○俗言東邊西邊○

備考 路史曰、帝死以瓦棺葬于紀、是為鳴條、註、鳴條在安邑西北、又曰、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而舍、帝紀

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
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誤乎、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孫疏 按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
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駰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
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
酆、徐廣曰、酆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鎬地、
去酆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
謚為文王、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

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
大全 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備考 雍錄云、岐周既為一地、則畢郢之名、既嘗兩出、亦當同在
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
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
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
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
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
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
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冢在杜中、即杜縣之
中也、杜縣在鎬之東、于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果不謬、
則畢又在渭南也、雲谷雜記云、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
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于
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代紂、上
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
非矣、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
合符節、

孫疏 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
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
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
曰英蕩、或曰函、(蕩作關附誤)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
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
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大全 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
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

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〇趙氏悳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

蒙引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爲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擬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〇問符節一物乎分爲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註曰符節以玉爲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璽節旌節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爲之

備考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愚按 通義吳氏程亦曰符節玉爲之此古制也漢以來或以銅或以竹刻凡言金者言銅耳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〇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〇朱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

蒙引 此一章言貫萬古而同一道歷百聖而如一人也獨以舜與文王比度者一是西夷之人一是東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之盛者一是後來聖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先聖後聖之言雖承文王而言但謂之先聖後聖則其所該者固廣不止二聖人也說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便與舜文異哉故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章所言得志行乎中國者似皆指道之用言且其同處皆不期同而自同無意於同而自無一之不同此見道之出於天而不易者也

存疑 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槩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〇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蒙引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即舜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條未免以事迹論不必用

如用之則有不同者說不得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存疑曰聽鄭國之政則可以無所不為也乃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擴事直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大全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歲十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
蒙引徒杠不費省於輿梁故徒杠一月可成輿梁必經二月而後成○夏令曰十月成梁引此以證周十二月為夏十月也然則周十一月非夏九月而何此一句可證本文二句○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趙氏惠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此亦見大全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趙注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
大全朱子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達說行辟人可也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乘輿濟人說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大全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況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備、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備、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寒而為是爾、然竊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發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

存疑　惠而不知為政、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此意、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卻是就橋梁一事說、居乎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大全　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大全　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宋恩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思按　儀禮喪服○疏衰○裳齊牡經無受者○經曰○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疏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注曰○仕焉而已者○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也○為小君者○恩深於民○經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曰○在外○待放已去者○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經曰○舊君○注曰○大夫待放未去者○傳

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未絕也○注曰○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詳玩三條則為舊君服亦自謂致仕在本國或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顛末合但按檀弓載穆公問子思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所答與此略同則為舊君服者必是反其國為之雖其跡不見儀禮猶為可以義起也○檀弓孔疏引此章亦云如此者待為舊君反服矣又禮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鄭

氏注云其君尊卑恐也違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
乃得為舊君服則禮亦明有反服之文但儀禮不載耳〇儀禮
第一條賈疏云云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恪其舊服斬衰今服三
月也鄭注又云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
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俱精〇大全所載本通義金仁
山所載而又芟削之者也零斷不明之甚蒙引說亦未明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
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
之服矣

大全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
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
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〇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
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
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眷眷屬望之恩義也〇
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〇閉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
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
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蒙引饒注諫是閉邪言是陳善看來言與諫亦當有別但饒說

亦非閉邪之本旨陳善閉邪一事也今都分為二意〇導之出
疆防剽掠也從其志而虞其害也〇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
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
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愚按下節反的亦同〇李本讀禮疑國云田里者職分之田宅
田即野外之公田宅即國中之公廨可見當時之待卿大夫士
有田祿斯有里居矣然一官去則一官代之有分守者也田里
三年不收其所入雖與掌手並君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
及三年不反而後收之則歸望已絕其田里當別受矣如此則
統上三者正皆古禮故曰三有禮也李盖與圭田世祿並論云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
〇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趙注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
國者聞之怵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
心則罔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

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

○孟子曰居仁與不仁居義與不義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學其要如此之說也、

愚按此章輔注頗渾融、通義淺說達說、俱主上下感應說、存疑仍指上章用心行政說、蒙引又騎墻言之、今亦未有定也、

然輔注其幾如此之云、則亦自主感應耳、○蒙引末一條云、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上事而直出二句、雖用上章行政用心塡入、莫不字內、其曰居仁居義、亦指居身言、心在其中矣、又不必一則曰心、二則曰心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大全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蒙引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導之之意、愚謂俟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大全朱子曰、横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愚按朱子引横渠語、亦是主知擇說、非有守而後可以有為之解、諸家皆有毫釐千里之謬、○蒙引辨横渠語尤不是、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蓋亦可難之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邪、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騎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自擇以為行事之本、亦同是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大全】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衆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汎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則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

為衆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弒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厭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大全】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

【蒙引】此正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義。亦與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者相發明。蓋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必信必果者。有意於信果。縱然信果。亦未必合義。惟義所在者。無意於信果。然既得於義。而不信不果。自不害其為信果矣。豈有合義而可責其不信果哉。苟不合義矣。又何取必於信果。亦何足為信果。○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大人非輕信果也。信果於義也。彼必於信果。不必於義者也。乃知上面之信果。亦前章非禮義之禮義之類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全】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拗、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

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
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

【蒙引】大人者元來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大人如此則赤子亦可謂之大人乎孟子是以赤子對大人說言大人之於赤子其地相去固有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乃正以其不失夫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者純乎良知良能之天而他未有所知所能者也若大人則自良知而充之以至于無所不知自良能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能方與作大人蓋大人之端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是純一無偽中來若非純然萬萬識不生此理最好思量

【愚按】達說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則曰其赤子之心者即是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妙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大全】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雙峰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

【蒙引】當味注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二句蓋此是人子事親盡頭去處殯而附於身葬而附於棺者有悔焉永無及矣言大事者見其至重而不可苟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大全】朱子曰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趨歧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道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窣窣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的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

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〇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强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黙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黙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識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〇晉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說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〇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皆是指所得言也

〇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為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

嘗引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雛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放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如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〇取之左右逢其源只是形容之辭左右雖云至近其實亦不在近處只是心裏明其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只取其得之於心者耳豈在外乎資之於平時取之於應用〇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支綽有餘地矣

存疑　居安資深左右逢原相因而至無次序自得後便有此小註說有節次恐未是

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大全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〇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朱子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

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把
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令世博學
之士大率類此〇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
去裏面尋討箇約其害不甚楊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
了只要一箇約去守他〇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
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〇慶源輔氏
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
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
事〇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

受用〇雙峯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闘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
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闘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
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
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
崇引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
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
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
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
上章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緊著深造以道才是

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
造之以道哉
存疑　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雖萬亦本於一自其萬而觀之
但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即一物
之理無不同也故仰觀於天日月星辰雨風雷露之類其理不
同而為天之理一也俯察於地水火土石南北高深之類其理
不同而為地之理一也中觀於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類其理不同而為人之理一也合天地人之理而觀之三才之
理不同而為太極之理一也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然非

揣末億度而能為此說也必銖而積寸而累待夫工深力到之
後一旦豁然融會貫通有以見夫天下之理本無二然後見之
言也得統宗會元之妙無繁瑣支離之病若夫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周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
一理泛應曲當此真能說約者也博學詳說則是銖積寸累之
功所以造夫融會貫通之地也上章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即是此意但彼兼知行此只是知
〇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
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爭人矣非向背損殊乎〇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人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遣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〇南軒張氏曰先王豈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放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夫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〇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

鬯引此章蓋為當時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於葛伯可見

存疑以善服人是幸人之不善欲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為善亦只是欲以是去勝人不是見得善是我之所當

為非出於誠心正伯者之所為以善養人是憫人之不善欲公其善於人使人皆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實見得是我之所當為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為此正王者之所為〇問以善服人與以德服人似無甚異一則曰未有能服人一則曰中心悅而誠服何以異曰以服人與養人者較之則見得服人者是有心與養人者不同以德與以力者較之則見得以德者是不以力與以力者不同其異處在此〇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之人俱指平等言其曰然後能服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

愚按服人養人人字蒙引存疑俱斷作一等有國之人是縣此觀之則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之人字亦然但彼處易見此處難見耳今人講以善養人四字太細有并心服而王不知者況能於今字認清一路乎則讀書體究之功斷不可無今以辭章高古乇名支派因而盛試傳注者吾不解也〇今人文尚冠冕無題不主帝王者偏是以善養人等不然豈非佛氏所謂顛倒相者乎

〇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達說欲人君知所慎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趙注 徐子徐辟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大全 新安陳氏曰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于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移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

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illegible]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大全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以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大全 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饑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令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

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戒懼慎獨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

語類 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

蒙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即此幾希處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然庶民不知而去之君子方能存之而不去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惟舜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繇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者矣然舜亦不過盡此所以異於禽獸耳非有加

也○要看大註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二句看
得意思出直使人凜凜○小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其小
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
異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
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
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一異也而
如此解乃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
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旨則不盡然者故遂足之曰雖曰小異然
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

非輕之曰幾希也○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即仁義是也洪[illegible]
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大全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
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繇仁義行三
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
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繇仁義行他人須
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

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
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一物繇仁
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
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斷欠矣未至于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
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雲峯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
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
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

語類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
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要緊○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

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
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通說幾希之理散於萬殊則為庶物人倫也舜則明於庶物之
理而不假於思索察於人倫之道而無待於研究此不思而得
生知也幾希之理統於一心則為仁義也舜則仁義已根於心
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此不勉而中
安行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大全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蒙引戰國策云儀狄作酒云云本章後卷謂儀狄帝女也大學衍義則云帝女於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是儀狄必又是一人非帝女矣

愚按儀狄作酒呂氏春秋注又作狄儀作酒而不知其孰誤○酉開通義則國策載粱君對梁王語本云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云云亦不待耻証衍義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大全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

無間○雙峰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谷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蒙引執謂守而不失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是心何心也蓋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惴惴然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湯執

中以處事言立賢無方以用人言二句闊步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大全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蒙引視民如傷以治人言望道而未之見以脩己言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於註云聖人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不蔽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未之見處○要看集註兩

已字及猶字民已安矣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大全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

語類聖心如潮水一來灘坳浦激一時皆到無有遠邇

蒙引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蓋人皆狎之而已獨不泄謹之至也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蓋人皆忘之而已獨不忘慮之周也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哉

存疑 朱子曰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愚謂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趙注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

孫疏 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益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

大全 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嘗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蒙引 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愚謂必是孟子以前見於紀載者禹嘗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邇不忘遠見稱故孟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此章五條事都是舉其切於憂勤惕厲之意者言故曰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大全 詩王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雒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音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蒙引 以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也

熄者止而不能復行也○一說迹以其所及而言政教之所被即王迹之所及也○詩亡謂雅詩亡也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也不然邶鄘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

愚按圖書編曰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遷雒之外聲教阻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援詩亡之後○詩經類考許氏曰西都數百年而無風也蓋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亡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爲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蓋雅必出于朝廷風則下之歌咏古有定制或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也是以東征之事大于獵狁之役而東山勞歸之詩不在出車采薇之列雖出於變亦不與六月采芑同什也此見風雅之體不可易置矣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齊桓之霸在魯莊閔襄之時晉文之霸在僖公之世而此云春秋皆桓文之事蓋五霸桓公爲盛其後諸霸不過襲其迹而爲之晉文之霸子孫繼其事世主夏盟至春秋末始衰故霸主雖不一而其事皆桓文之事耳

大全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趙氏惪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玆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

嘗引其文則史但孔子有筆削耳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褒貶予奪斷自聖心也故註曰蓋言斷之在己○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所以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也此意最重○或曰朱子論春秋孔子只是據事直書是非有意立某字含某意及至作綱目却又全是以一字蔵褒貶何也曰如子殺父則爲弒無罪而殺其臣則爲殺有罪則爲誅如此之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魯史爲蓋正緣魯史舊文不足以爲褒貶

勸戒故取而脩之耳〇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
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
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
【存疑】二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
愚按詩亡既作雅詩亡只頂王迹熄自足黍離降爲與列
國同又是一意可以不用〇春秋作作字如今人言作文字作
字然後春秋作謂屬筆之時耳必不指記始之平王四十九年
也因郡肇敏說得此解然未敢深辨〇通鑑於平王之四十九
年曰孔子作春秋始此於敬王之三十九年曰孔子因史記作

春秋則作字義本明說者自胡氏也〇詩傳不知果出自子貢
否其說曰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於雒尹伯封過西都
而傷之賦黍離許予洽通略曰平王二十四年周大夫行役至
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
作黍離之詩一黍離也於詩傳有作之之人於通略有作之之
年俱異聞矣附記於此或又曰尹伯封伯奇之弟也曰世子弑
君自立者則不與冀戴之功亦卓識云
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大全】慶源輔氏曰流風以屋喻之也餘韻以樂喻之也父子五
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
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蒙引】澤本水之餘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也蓋物皆有迹惟
風與韻皆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故曰流風曰餘
韻曰聞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曰以德業之遺於後
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看孔子之澤是甚麼餘可類推〇
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
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
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〇君子小人蓋以位言

無上下之別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
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〇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
何為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在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
說能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大全】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為弟子其餘
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〇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
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辯章

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繇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〇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

愚按子洽通略亦云據孟子在齊於破燕之日乃赧王元年其去孔子卒時已一百五十八年而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中年決無與孟子問答相及之理史記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此為近是蓋不信通鑑所載云云也又依年譜即孔子年二十歲伯魚生六十九歲伯魚卒孔子卒年七十三距夢奠者四歲耳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而破燕云去孔子卒一百五十八年燕畔云去孔子一百六十七年亦小參差未合要非所急不具論云〇諸史皆云孔子周靈王二十一年生敬王四十一年卒留青日札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生赧王二十六年卒年八十四歲今自赧王二十六年倒推之則孟子年八十四歲當在烈王五年生定王在靈王前無此理也且定王亦止二十一年無三十七年又綱目顯王三十三年書孟軻至魏則是時年三十六矣至魏理亦有之也今計孔子之生距孟子生一百八十一年距孟子卒二百六十四年孔子之卒距孟子生一百八年距孟子卒一百九十一年〇闕里誌云子思速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嘗著書四十九篇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沈約云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之子思也

〇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蒙引不苟取之謂廉方其禮物之未受也初見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則即弗取可也而乃竟取焉是為苟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方其將有與也初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如是則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謂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能全死之謂勇方其當利害之衝初見若似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死焉既如是則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焉是為死所

不當死，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傷其勇。

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趙注] 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達說] 孟子曰，逢蒙殺羿，固逢蒙之罪，而羿亦不為無罪也。昔公明儀嘗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羿宜若無罪焉。夫公明儀所謂宜若者，正謂羿罪特差薄，故言如此耳。羿焉得為無罪。〇是亦羿有罪，包有自恥意，但未可用出。下引公明儀，極有味。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他說有罪。公明儀學賢人也，宜若二字

〇極斟酌。曰薄乎二句，皆是發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況孟子累引公明儀之言，皆是恥他，此乃引其短處而辨之乎。此雖無大關涉，亦不可不知。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大全] 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

[蒙引] 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也。觀下發乘矢而後反可見。〇又庾公之斯等之字，猶孟施舍之施字。故集註於彼曰：施，語辭也。於此曰：之，語助也。乘矢，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

〇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大全] 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〇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〇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大全] 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卻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

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〇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〇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摶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

存疑　故訓已然之迹是已往之事也今謂故紙故事皆是此意然以情為故似少差蓋故是行過底事乃在先者情是方發底事乃在後者要此以情為故是即其可見者言不論先後也〇性是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是故聖賢論性都是自發見處說〇即其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言字疊故有意）〇故者以利為本利順也對害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〇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又只言故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存疑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順利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智大則無惡矣〇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又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見得禹之行水不鑿也下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正是言其不鑿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大全　五代史司天考夫天行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〇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氣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蒙引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
存疑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易也言天之高星辰之遠其日至之度至難得也苟即其故求之與有不得而況事物之近苟即其故求之豈有不得其故者哉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故註曰何以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日至之度當作已往者說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趙注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
孫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大全雙峰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蒙引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故註云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往弔當時已有先右師而在者故右師入門未就位也則有進右師於其位而與之言者右師已就位則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蒙引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御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大全朱子曰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而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發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
蒙引不踰階而相揖兼言揖者與言者必揖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不亦異乎異怪也不謂異於禮也
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敘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尚書固是

一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尚書又在戶部尚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

【愚按】曰聞之則不恍非面語矣。大約此章敘次形容俱妙。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大全】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雙峰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嘗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

【語類】問何謂處心、曰、以仁處於心、以禮處心。

【存疑】言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其所存心者仁禮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是總腦、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此句要重看、是造次顛沛必於是意、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是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存疑】仁者愛人至敬人者人恆敬之四句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

【愚按】二節汎論其常、文字中門面鋪排語也○首節以禮存心禮字即應始敬人意、說輔氏視聽言動云云不是。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雙峰饒氏曰、橫是橫來、逆是倒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繇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大全】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所以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繇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存疑】仁者愛人以下、是承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有禮者則敬人、愛人者人亦

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施則必報乃理之常君子仁禮之施不
得愛敬之報是必吾之未能仁禮故以自反也自反而仁禮矣
猶不得愛敬之報是必仁禮之不忠故又以自反也自反而忠
猶不得愛敬之報則在己之道已盡在人之橫逆亦可以為妄
而置之度外若在己未能盡道遽以人之橫逆為妄則在人未
必妄而已適為妄人爾此皆是君子以仁禮存心而不忘處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
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
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大全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
而已也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
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
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
蒙引君子有終身之憂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則
無一息之或忘矣或待我以橫逆既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
自反而忠可見此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不
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而何〇無一朝之患也一朝猝然之患

言其近小也憂有終身患無一朝此一朝正對終身而言終身
之憂在我者也故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不在我者也故君子
不患焉〇無一朝之患上文曰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正所謂無一朝之患也〇此
蓋惟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為患也只是心無愧也古人所謂患
者如此〇
存疑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二句是槩括上文五節之意自
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
何難焉是無一朝之患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總在三自反之

內蓋其所以自反而仁禮自反而忠只是欲求到舜地位也辭
雖未及意則已該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只是自反而仁自反而
禮自反而忠非有外也〇舜之仁禮上能化其頑囂之親下能
化其傲弟故可法當時而傳後世我不仁禮未能解人之橫逆
是未免為鄉人也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下當貼一句云當自無
患然後云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愚按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二句亦見檀弓孟子直以
成語順口引之耳湯纂注曰唯非忌則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
憂唯誠信則家宅堅固而無一朝崩毀之患忌日不樂中終身

之憂也。然禮記周禮之文多出後儒附會安知此與為高必
同等非反緣孟子勸說者但據故曰是故語則必為成句無疑
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趙注禹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

孫疏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于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

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合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孔子言躬稼其亦主乎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得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是二者未嘗不相待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趙注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趙注禹稷急之雖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位故勞佚異

蒙引禹既身任治水之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責故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既身任播種之事則天下有饑者實稷之責故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如是其急也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莫犯上文說出急於救民之意○孟子本章意若曰禹稷顏回一則出而救

民一則退而脩己二者若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何也蓋禹主治水而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主教民稼穡而思天下之饑猶己饑之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瀟然自在陋巷之中也此條要識此意是則使禹稷而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矣使顏子而居禹稷之任則亦能憂禹稷之憂矣非禹稷顏回同道而何此孔子所以於禹稷賢之於顏子亦賢之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孫疏人情于同居是爲親者也如有鬪爭而不救勸之是疏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爲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鄉鄰於己爲疏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疏矣顏子當多亂之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婿於世而非賢者也○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爲遽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鬪楊氏則坐視同室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蒙引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子是字章子猶仲子之顏謂之匡章猶云顏淵耳皆去了子字

愚按孫疏亦云匡章子徧國人皆稱不孝者焉然通義金仁山曰章子者匡章字也則又當名章字章子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大全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爲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爲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屛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

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于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于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峰饒氏曰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已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拗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蒙引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其詮

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略其罪也

存疑此章五段○二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據此皆未見有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求為通也○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為也已矣無他之辭

附錄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

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愚按此事諸家不載、惟通義金仁山說頗及之、然亦不知即是
此章子思、集注但云齊人、則本趙岐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
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
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
蒙引武城屬魯、今山東也、越國在今杭紹等郡、城界懸斷、越何
以能寇武城、此必越既滅吳、遂與魯接境而侵之也、不然當是

泛海而寇武城耶、○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
退則曰修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云、私議之詞、
愚按趙注、行謂左右曰、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
氏、州或即其家、不然亦同族也、否即當無奇姓而又偶同如此
耳、史記、曾子、武城人、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大全子、思、時仕、於衛、
蒙引亦據下文臣也說、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
蒙引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等於父兄也、開子弟衛父兄、不
開父兄為子弟死也、子思臣也微也、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
兄字言、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
大全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
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
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

哉所指不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
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
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
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
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
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
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繇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

泣者幾希矣

通義吴氏程曰、其妻止希矣作一句讀、

四書說約卷十七終

四書說約卷之十八

吴郡　顧夢[illegible]　楊[illegible]

孟子五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惟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須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存疑怨慕兩字相因、以己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

附錄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於

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存疑　孟子曰怨慕萬章不知為怨已不得其親而思慕謂是怨親故有入毋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之問及孟子言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見其為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而非怨其親矣○供為子職而已矣此既意言在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不能若是恝然不介懷以為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奚宜至哉此其怨慕之意也

愚按　小學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弗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與此亦大同小異故知章所引而問必成語也○舜往於田則吾既得聞命矣大抵似言為躬耕以鬱悒此事易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大全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溈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雙峰饒氏曰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謂人之類○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闕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蒙引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富貴即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人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者妻帝之二女便是二女事之至於百官九男倉廩則又在所略蓋古聖賢說話正不必如此之拘拘於湊合然大意則是如此帝將胥天下而遷之胥相視也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

愚按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是丹朱不在所使之中也然不足辨二女事之則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庶博物志云妃以盲娙以螢詩何彼穠矣注王姬下嫁於諸侯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

胡公。王姬宜為媵。不當適齊侯矣。即二女俱事。信為一妃一媵。然又不知唐虞之際。遽有此禮否也。藝文注又云。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惟納三妃焉。則益荒誕不足信也矣。〇趙岐注只云。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曰觀其內。觀其外。厥雖說不用可也。〇語意亦重事之。盍張其說。以起如窮人無歸耳。若曰觀之便無氣力。〇通義金仁山曰二女長娥皇為舜妃。次女英為舜夫人。所謂舜二妃。楚辭所謂湘妃湘夫人也。然或又謂湘神舜之二女。非堯之女。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大全慶源輔氏曰上文是說舜之實事此又孟子推述舜[illegible][illegible]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蒙引此贊其異於衆人者如此也

愚按集注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蓋言此後已無可移之。

〇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娶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〇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〇吳氏程曰帝亦妻也作一句焉乃助羨字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大全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除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雙峰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然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下章咸丘蒙之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爲天子不受堯與瞽瞍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瞽瞍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

蒙引象憂亦憂句是伴象喜亦喜說重在下句魏木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一句亦可見

存疑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爲有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大全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孫疏孔安國註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驩兜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鯀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

蒙引所謂投諸四裔迸諸四夷者〇殺三苗殛鯀與書不同書
竄三苗殛此解曰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困苦之〇殺三苗於
三危究其實當依書作竄三苗竄之於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
苗卒死於此故孟子云殺三苗一致也殺三苗者殺其君也有
苗來格者其民之協從者格也鯀之殛初亦只是貶逐而禁錮
之此曰殛誅也其致一也〇堯之時四凶之惡未著堯不得採
其惡而誅之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以堯不誅而舜亦
不誅之其或誅或不誅皆天理也〇四罪而天下咸服罪活字
猶云四誅也服書傳曰服其用刑之當罪也即下文誅不仁也

〇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不可謂雖有怨而不藏其怨雖有怨而
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怨而不怨雖可怨而不怨直是
無怨無怨也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為天子
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所錄來
也

愚按萬章問在它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〇猶云在他人之不仁
則誅之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也意亦頗重流毒有庳處但此節
方言兄弟至情不容不封何不暇為不暴有庳作辨必俟下再
問而後解之然解不暴有庳處仍是說親愛其弟處則筆底曲

折直如化工亦有不期而然之妙矣〇通略帝堯七十二載舜
討共工驩兜之罪流放之於崇山幽州七十四載令祝融殺鯀
於羽郊然又二十四載而堯崩舜又立三十五載而有苗格則
相去已六十年書云竄三苗於三危之三苗非七句有苗格之
有苗也蒙引頗泥說流共工五句萬章本全引舜典之文在堯
崩前但幽州書作幽洲殺三苗書作竄三苗小異耳〇通略有
苗格小注云縉雲氏有子苗龍世封荊土傳生融吾下明數為
亂有成駒者與驩兜善即其人也豈亦誤引與即據孔疏叛人
之誅不滅其國則七句之格或是其後然謂與驩兜善無此理

也

或問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存疑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覲
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
正時月同律度量權許多事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言不待及
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常得事頻見也蒙引
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是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

之類、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此說似欠通、君享其欲、況舜又無為而治者、舜豈終日怔忪、待諸侯來朝、則釋其政事見之、至象則理政事中見之耶、且諸侯入朝、正是有政事也、何以為釋其政事、

達說 舜又問、封與放未異也、舜之於象既實封之矣、而或者顧以為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所以富之貴之、以全吾待弟之義、然不得有為於其國、惟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自其實而言之、固謂之封也、自其不得有為而言之、則謂之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豈得虐

有庳之民哉、汝謂有庳之人奚罪焉、其疑可釋矣、夫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猶有在也、蓋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吏治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源而來也、向使煩其弟以政事、則彼不得以源源而來、而吾不得以常常而見矣、故古書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蓋子當諸侯朝貢之日、則以政事接見諸侯、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無事而亦見之、此正源源而來之謂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趙注 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

孫疏 魂氣往為殂、體魄殞為落、禮記、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故也、

大全 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于天下也、至于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書也、○雙峰饒氏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

蒙引 自語云盛德之士至天下殆哉、皆咸丘蒙所引語、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存疑 言堯老而舜攝天子之事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也堯何至於位而朝之此固見其無臣堯之事也引堯典以孔子之言斷無二天子則舜未嘗與堯並為天子也堯何緣北面而朝之又見其無臣堯之理也放勳徂落畿內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之民遏密八音則堯分明是個天子在那裏死而天下為堯服三年喪也若舜既為天子矣堯死而又率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喪豈不是二天子蓋堯坐定是一個了舜又是一個也豈有是理則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也堯何緣北面而朝之

愚按詩經類考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

年老將求代人物考曰癸未一百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乃徂落年一百十七歲云〇孫奭疏曰蒙問謗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南面云云然未知此謗語實如是乎解只平易如此亦覺與末節是為父而不得子也相應蒙引乃云雖士盛德必不可屈君為臣屈父為子多方一辨析而淺說達說俱靡然從之此則談家笑柄詒誤後人者耳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大全 朱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卻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

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〇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義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意是己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萬章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

皆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
故引下武詩以詠歎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
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淺說 且子亦知夫舜之為至孝者乎。夫孝子之於親也。心雖無
窮。而分則有限。故有至焉。有未至焉。彼身處貧賤之地。雖能竭
力以事其親。亦可謂孝子。未可謂孝之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
尊崇其親焉。彼身為諸侯大夫。顯其親為諸侯大夫之父。而養
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未可謂尊親之至也。尊親之
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焉。觀夫舜受堯禪。貴為天子。尊其父為天
子之父。尊之至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養之至也。此舜之所以
為至孝。而可為法於天下也。詩曰。人能長念孝思而不忘。則可
以為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蒙引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朱註云愚謂
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蒙引 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所
答非所問意也。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

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愚按 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噲子之之事。所繇來
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之
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竊窺之心。堅[illegible]
屬之志。皆關千古。不但評論往事為有判決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
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
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
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孫疏 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
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徽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于
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

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于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是與之也

語類 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illegible]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

蒙引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其所以發明天天與舜之意以亦足矣下文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尤見其出於天與之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理也至末又別引太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緊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通章所謂天者亦略有不同而其歸則一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趙注 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

大全 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蒙引 此章言天有主於民而言者天與之之類即天視自我民視之謂也亦有對民而言者如薦之於天暴之於民之類雖有二類然其大意亦主於天與之間或互言以相發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句似主氣數言亦見舜之有天下非意所與其意亦同歸也

達說 抑何以見人心歸舜為天與耶太誓曰天無視也其視皆從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民之聽民心之所在即天意之所在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歸也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謂也知舜之天下出於天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存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見三聖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非堯舜傳賢而禹獨傳子也下文乃詳言之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篇

愚按通鑑帝舜三十三載乙卯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五十載舜崩甲戌元歲禹即位是舜崩或在壬申之春畢三年喪乃爲甲戌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也然以四十八載爲壬申五十載爲癸酉即不合禹二歲皋陶薨命費侯伯益總師十歲禹崩是薦禹於天九年矣且禹以甲戌即位而后啓甲申即位中除三年喪禹崩亦必在八歲楊子常曰按禹於即位之八年春會諸侯於會稽秋八月帝陟夏本紀云禹舉益任政十年亦并居喪言之可耳惟竹書與孟子之言合則確證也〇堯老舜攝時堯在位七十餘載年已近九十舜之薦禹則舜在位三十三載年亦踰八十禹二年即薦益者以禹壽一百計之時亦九十餘矣蓋舜禹益同事堯年歲相亞非可以積久未代也通略又云后啓二歲伯益出就國六歲伯益薨則益壽必亦不下百歲羣聖一堂屈指首殊歎奇特〇薛仲書人物考亦云禹立八歲崩於會稽因葬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然舜壽云百一十二歲禹壽共百有六歲又小異又攷世史舜以三十四載命禹攝位則尤不費辭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大全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卻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存疑此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意也言堯舜之子皆不肖

而舜禹之爲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禹子
賢而益相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這天字與上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
也天也天字同〇晉賢能敬敬字只在賢字內承繼禹之道作
一句讀

愚按丹朱之不肖至皆天也皆一氣程下之辭之不肖之相堯
相舜相禹歷年多少數之字便是喚天字不可不認〇詩經類
考曰堯時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故云丹朱路史曰堯生丹朱
驁很媢克帝悲之爲制奕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誑文引廣書
作丹絑也蘇文注曰女英生商均已見前路史又曰舜妃女瑩
生義均及季釐季釐封於緡爲緡所克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
黃喜歌舜連山易曰禹娶塗山氏之子名曰攸女生余世紀曰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人物概又曰紫帝啓曰會見紀年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

紫引此條謂仲尼不有天下者天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者孰非天乎故註云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
之其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周公之不有天下二段又不過

申明繼世以有天下一條故只云兩條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紫引注云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至周公則曰此復
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一用事字本文有實事也一用意
字本文只舉大意無實事也可見集註之精密〇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大註雖云未知孰是然必以趙說居程子之先者蓋太
丁未立不言死則外丙仲壬不言死亦可矣然太丁未立而死
既有子亦不應别立外丙仲壬蓋是時既有世嫡之義則父死
子繼嫡孫當立不應别立也趙氏本生於程子之前然程子之
說出於趙氏之後蓋以折衷之也惟太甲差長之說或未盡〇
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也非竊
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爲
顏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尚看他三年
之內如何自怨自艾自絕於桐遷下請

愚按外丙仲壬○語類仍作兩存說○而後一則云○二年四年不會不立意亦偏主趙岐○宜其說之居前也○諸家如竹書○史記○書蔡傳○帝王世紀○通略○固皆如趙說○而孔安國司馬公稽古錄○世史類編○薛仲常人物考○則如程說○與蒙引同○大紀論曰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假事以證義可也○則以欽宗立嫡之理裁之○斷從虛齊○似亦可耳○然朱子又曰○年代自共和以後方可紀○湯時自無繇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尤是○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蒙引此大概言太甲成王之能嗣先業耳○施澤於民未久之意却無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孫疏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繇、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

大全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愚按書蔡傳、伊姓、尹字也、名摯、詩集傳曰、阿衡、尹官號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大全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大者

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朱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見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存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繇是以樂堯舜

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
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大全朱子曰或謂饑食渴飲耕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
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
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
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
愚按前節豈若內重輕之別後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曰譬
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
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
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
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
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
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
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況辱己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
始末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〇伊尹之志在天下湯使人
以幣聘之乃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云云者志在天
下聖人民胞物與之本心囂囂自得說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
從人之義三使往聘則尊德樂道之誠可見矣此所以幡然改
也〇與我處畎畝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
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即上

二條之言而推其意就湯而說以伐夏救民使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被堯舜之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民為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己者未有能正人
者也若割烹要湯又甚於枉己矣況正天下乎決無是理也無
割烹要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
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
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〇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項上
一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
之行也〇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

言、或遠或去、潔身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說、初非徇利而汙
己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大全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則相湯始於亳而往征之、然
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
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
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媿讓也、
遠說夫伊尹固無割烹要湯之事矣、然果何以見伐夏救民之

事乎、觀諸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朕我相湯始其
事於亳都也、觀伊尹之言理明義正如此、曾謂辱己要君者而
能為此乎、割烹之說何其誣於聖人也、
附錄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
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大全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
彌子瑕言之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
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
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
孫疏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

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
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
武公名司空、遂廢為司城也、○按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
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
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
取三邑而去、孫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
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按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
名越者、是為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
湣公、是為懷公之子、湣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

伐殺洩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按孔子世家云孔
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曰歸與歸與然
則孔子洩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洩公八年
去陳也繇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洩公之臣矣今孟子
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洩也○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
而詳繇其謚而推之則亦為守正之臣也
遠說　昔孔子道大莫容繇是不樂居於魯於衞而去之宋遭宋
桓司馬將要而殺之遂微服而過宋至陳當是時也孔子正當
阨難猶不苟所主而主司城貞子之家蓋司城貞子乃宋之賢
大夫時適為陳侯周之臣者也故孔子主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孫疏　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媵於
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
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
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愚按　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說者謂大夫之節儉蓋以千金之
裘非一狐之腋例之羊裘乳輕暖亦須擇小者用多羊之皮為
之今素絲之紃英於中者止五紽則知為五羊皮質理粗重故
一曰節儉也五羖大夫之稱必以此史記與自鬻之言盡妄耳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孫疏　僖公五年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
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大全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
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
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
滅之執虞公
愚按　百里奚字井伯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大全東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覆明奚之事、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証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

蒙引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魯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然而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為汙矣故曰重在首一段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下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註云云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存疑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亂亦進則其所行也天之生斯民至覺此民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繇繇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大全新安陳氏曰、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

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后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蒙引曰、遲遲吾行也、蓋因子路趕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乃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為類、註舉此一端以見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注專指去齊、大謬、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特、專也、眾聲齊曰特聲、○問始終條理、朱子曰、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東陽許氏曰、此一節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始其眾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終其眾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惟其知之至、故能始

萬物、惟其行之極、故能終萬物、是為聖智兩全、

語類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

蒙引、金聲而玉振之、玉、指磬、磬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條理、猶云脈絡、在始終之中者也、蓋樂音不止是金與玉、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此以小成者言、此始終與本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本文主大成言也、本文全主大成、集註乃說一段者、蓋不如是無以顯大成之全、且大成亦不過是集眾小成而已、此解經之法也、○小成之始

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則在其一清一和一任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任也。○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

存疑‖大成與小成相對、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獨奏一音為小成、並奏八音、乃大合樂為大成、小成之樂、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為始終、大成之樂、並奏八音、則金為始玉為終、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鎛鍾引起他、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臨了擊一聲特磬。衆音繇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收煞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為聖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擊磬以收煞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

愚按‖大成二字本說樂。孔子之謂集大成。借用字法也。後世齊大成文宣之稱頗疑未安。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繇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

大全‖龜山楊氏曰、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問孟子既以智為始聖為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為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為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否、朱子曰、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鰕、亦將何所到乎、○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雲峰胡氏曰、此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一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孟子始則皆謂之聖。全。各以其所行言。而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

蒙引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耶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句見於言外況三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力也三子安得兼有智耶此註云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又總註云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倚以行言見其知有未及也

存疑智譬則射者之巧聖譬則射者之力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之而能全者非聖也智也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乎的者力也其中乎的者非力也巧也此是以射之中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繇於巧聖人之全德繇於智見得智重於聖乃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處蓋繇其巧力俱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細看二條孔子之謂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註自明白

愚按智譬二句直當云孔子之智譬則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則射者之力也不必合糊○繇射之繇與猶通已說譬而又說猶者上文射字未出也○上節聖智平說此節方說聖繇於智所以極推孔子如此者亦是所願則學之意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孫疏列國之後先王之法凌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己而去司祿之職也

蒙引方遜志周禮考次目錄序云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獨為諸侯之所制故周禮未歷秦人而先亡吏將侮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侮之

愚按今奸胥徵糧每匿會計及易知單等不發弊亦如此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孫疏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

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君一
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
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
蒙引天子一位之位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郎中員外皆五
品但有正從○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註云六等施於國中○
蓋兼王朝與侯國言○
存疑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
○皆是為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
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
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趙注凡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
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孫疏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
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
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
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
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

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
則謂之附庸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象同也天子方千里此謂縣內以祿
元卿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之
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也王制云田孟
子不云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
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為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
大全饒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

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惠曰
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蒙引胡氏曰中國附庸例書字其常也聖人定褒貶則有例當
稱字或黜而書名若邾子益來朝蓋名也○自天子之制至附
庸○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於國中
者也○又可見上文六等施於國中為兼王朝言矣蓋班祿既兼
王朝班爵不容不兼王朝也○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
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
○班祿之制子男皆五十里其同一位宜也

存疑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共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
班祿。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孫疏 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
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
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
五命之子男故也。

存疑 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班祿自
王朝之臣言。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此是正說本文是列業說）

趙注 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
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
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孫疏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士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然

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
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
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三十里之遂，九里之郊，
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
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基於大國，
下基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
均十卿之祿而已，自卿以下至於士，其祿各相殺以一，故卿祿
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
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卿祿二分
之一也。

大全 朱子曰，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
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
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唐氏通傳曰，大
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按班
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
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井十為通，通計積一
十里，為田九千畝，通十為成，方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
為終，方三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十萬畝，終十為同，

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
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内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
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之
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
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舊本中作）
六千（今改正）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内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
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通收五百八
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三十三
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

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
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畝、
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
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
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
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諸庶春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
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紫引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

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
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
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此
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百畝食九人、則二百畝食十八人、二九
一十八也、四百畝食三十六人、四九三十六也、八百畝食七十
二人、八九七十二也、卿田三千二百畝、食二百八十八人、卿祿
四大夫、大夫田八百畝、四箇八百畝、則為三千二百畝、大夫食
七十二人、四箇七十、則四七二百八十、又零四箇二、則為八、是
為食二百八十八人也、○君田三千二百畝、食二千八百八十

人者、君十卿祿也、亦以上文計之而已、○府史胥徒、府治藏、史
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胥徒亦分為二、周禮天官冢宰府六人、
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可食九人至五人、
此依末段大文、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田而言、除起外八區、
存疑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與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
愚按周禮注疏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言辟召除其課役
而使之、非王臣也、胥徒、民給徭役者、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
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

掌官令以徵令〇大國次國皆三卿小國二卿本見王制而案
引入云大國次國小國皆三卿讀禮疑圖又云大國則立三卿
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二卿未知孰是且王制明言次國之上卿
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大國次國小國
各有上大夫下大夫次國小國各有三卿矣而前孫疏所引二
條於大國次國小國皆止言下大夫五人無上大夫次國與大
國皆言三卿小國止二卿者前後亦自相矛盾禮家或自有說
要多出附會亦可概也〇讀禮疑圖云今按下士一位在班爵

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
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
下士也蓋宿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
之瞽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府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
發徒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閽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
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餼廩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
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祿使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
官則事有繁簡人有衆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
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甚精周禮賈疏又云按王制

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
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恐大段俱為臆度之辭亦不
足據耳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大全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
者蓋卿而上其祿濅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
夫而下其祿濅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〇居氏

道傳曰其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為方十里者四十
有九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為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
計為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一百四十七
萬畝外實有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為田計二百
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
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
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
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一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
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

畝畝之三之二、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人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

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已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蒙引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以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者與大國同○小國亦同○蓋君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殺也○可殺者○損有餘之義也○不可殺者護不足之義也○故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必有九人○可無百畝之田以養之乎○大夫

上士中士亦然○若公卿人數固可損也○趙氏註亦如此云○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趙注」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大全層氏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七十五萬畝、（原刻數目俱錯今改正）實有井一千六百六十二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

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田人賦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孫疏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外此、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

大全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為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說、以周書式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而作、將以與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峰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蓋其所未嘗筆者歟、

紫引上中下農田皆百畝、而有上中下食之差等者、全在百畝之糞、上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糞多便是力勤也、觀下文云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而不及於糞可見、如此方與本文勢合、糞即是人力所為者〇黃氏日抄曰、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采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王制出於王莽家

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存疑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條、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意、農有上上次中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為差亦有五等、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

備攷周禮天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

之之法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貆狐或用豕犬皆燃其骨為灰以漬種黃則燒麻為灰以漬種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黃者尤多蓋古之遺法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趙注問朋友之道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蒙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蒙引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也

存疑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蒙引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着箇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為極矣又誰知其為有兩未至者耶○迭為賓主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則舜為賓而堯為主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迭為賓主○貳室副宮也非正宮也亦饗舜謂饗於舜也故註云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蓋曰就饗以食則亦堯為主矣蓋此食是舜所設者可見迭為賓主之義○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故未暇及共天位治天職處○以天子友匹夫迭

為賓主亦恐是以臣禮來見一說堯蓋以賓禮遇之也故得館
之貳室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蒙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正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
意在其義一也○用上敬下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也愚謂
以上敬下也用訓以處多如此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大全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問如此者何心也新安陳氏曰所
以表見其恭也

達說恭也指心言與何心也相應註禮儀幣帛勿分只是幣帛
之交而為禮儀之寓也孟子打頭說箇恭字便見當受矣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
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存疑而後受之下含個卻意故曰以是為不恭聖賢言語多有
如此者註不然則卻之正補其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
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達說其交也以道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不失之苟簡○上

御言不當卻此御言不必卻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
之
大全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
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
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
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

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
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朱子曰本文十
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
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也
達說不可是不可受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字殺人而顛越之
是既殺了將尸去擲而棄置之閔然頑然也
附錄唐誥凡民自得罪冠攘姦宄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罔弗
憝○蔡傳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達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三句言其於法有可容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二句言其於理未甚害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真盜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猶禦之非應上取民猶禦意孔子之仕以下是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禦人是大不義也充類至義之盡言推不義之類凡非所當得者皆非吾所當取苟不傾而冒為之於義便有害較之禦人之盜惡之大小雖不同其害義一也推至於此則道理已極精微更無去處故曰義之盡也獵較註雖云未詳引趙註在先當從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淺說萬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不以行道為事歟孟子曰事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為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也宜在所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為之乎孟子曰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雖多亦無所用其弊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以暫同於俗而不違也萬章曰如此則孔子亦不得已而為之耳既不得已何不遂去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去者蓋他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之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淺說大氐孔子之仕未嘗苟也有見其道之可行而仕者有接遇以禮而仕者有國君養賢而仕者於季桓子執政之時而仕於魯者乃見行可之仕也其仕於衛靈公者乃際可之仕也其仕於衛孝公者乃公養之仕也孔子之仕大槩有此三者

愚按此章本論辭受之義經注引尹氏兼進退者因仕系而節已說開也其實亦是因言獵較以證不為已甚而偶遞及之不必如達說判作兩對但亦不可強牽作一項因論一事而又及一事雖今人文字語言亦有然者不必拘也○出公無謚孝之理薛仲常考有辨通義金仁山說則謂其臣為君諱故特謚孝

不知何據然據冉有子貢問答則輒有國時子貢居衛或受其
公養之餽亦不可知耳○孔子本仕於定公而言季桓子曰桓
子實執魯國之柄故也此亦見語類紹聞編獨不然之其說曰
此蓋言夫子道行於桓子也以桓子而能革心以聽夫子是聖
人於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時之驗也夫行道者予
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以養亦順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為
之此之心也若後曰禮際公養而已豈夫子周旋於衛之心哉
亦妙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
養

蒙引此章蓋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
貧之具也既是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
存疑首節言為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則明其意也
○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見為貧非其常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蒙引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即是卑事
古人為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夜行謂守關者行夜
也如智伯行水令京師校尉行事之行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

趙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
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
壯肥好長大而已茁壯貌也詩云彼茁者葭
孫疏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
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

愚按蒙引長字又解作生息滋繁○年譜仕魯為委吏二十七歲
為乘田吏二十一歲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趙注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
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蒙引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或者
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謂與上文作對
伏者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

有行道之責矣。恐可以貧賤自諉耶。

愚按首節云仕非爲貧則是爲道矣故以不行爲恥又云有時爲貧則是不爲道矣故以居卑爲宜到底只是明此意然末節尤要看得明白〇位卑四句俱反言然言高主中實也道不行實中主也又有辨〇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專言爲貧而仕之義

〇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大全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〇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康儀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未仕爲民既仕乃爲臣方爲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爲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處當然也

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大全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〇新安陳氏曰

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

蒙引鼎肉熟肉也鼎非訓褻肉經鼎則褻矣故云

存疑能養能舉悅賢之道也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既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

達說亟問亟其安否

愚按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也句倒看出若子思不應餽固未已耳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至臺本中無字語以通相臣蓋可証中庸所求乎臣之說非一處也〇通義吳氏程

曰不悅句於卒也讀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趙注 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庖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己數拜故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蒙引 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存疑 帝使其子至畎畝之中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又不足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又能舉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辭受之義 ○ 總聞編曰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為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此與為貧而仕不同為貧而仕者所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者也此託於諸侯者是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是為不恭故不敢也然君餽之粟則受之何也居其國為其民君以其飢餓而餽之有可受之義也周之與賜所以異者卹其空乏無常數曰周予之祿有常數曰賜此君所以待在職之臣也非無職者所可當也故以為不恭而不敢也然此士之所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則受之義也而繆公不知養賢之禮乃亟問亟餽鼎肉使賢者僕僕爾亟拜故子思不悅而有犬馬畜伋之言非餽不可常繼而繼不以禮故也以禮云者其初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矣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不以君命將之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此則養賢之道也繆公雖因子思之言自是臺無餽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賢者亦豈為能養而肯久居其國哉必若堯之於舜始可為王公之尊賢爾堯於舜能養能舉悅賢之至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趙注 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

孫疏傳贄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辟男執蒲辟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贄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備攷禮書可畜而不散還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趙注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

存疑上云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己之禮下當曰往見非禮為是乃曰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夫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愚按紹聞編上文庶人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了此因萬章再問云云答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篇末夫義路也禮門也正應前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趙注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

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

大全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〇新

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蒙引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〇古之人有言曰士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孟子引子思之言直是峻厲緊是就自己地位上說故其言如此若他士則不必尚泥此尭之於舜也亦只是友豈必拘於師

之哉他日所謂舉馬而後臣之者亦此意〇而況可召與是召
之使往見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趙注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干首
者
孫疏案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皮淺
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令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

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旃析羽為旌鄭註云通帛
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旂旌之上
存疑庶人以旃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以旂交
龍曰旂龍能變化猶士者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旌有文采士
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古人之招各有意義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
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趙注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嘗引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即謂齊景公招虞人
以旌而不至也以此推之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亦不敢往
矣此與上文一義皆是不敢往者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
乎則不可往者也〇自繆公亟見於子思至而況可召與是即
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況乎以不
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
存疑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語意未住是格以大夫
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句引過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句此句下就當繳云其不可往也決矣此便見得不可往

見故曰明往見不義之意
愚按此節語雖有抑揚賓主然上文冠旃旂旌四項亦已翻剔
無遺矣筆理之妙如是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
趙注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譬義路為賢者所躰
崇引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

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即是欲其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要分明○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趙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愚按紹聞編、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則同志相求夫將以進寧有窮乎一國亦然至於為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已儘高然猶以為未足者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為至也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頌其詩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又以欲知其人尤當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由乎千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於己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為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四書說約卷十八終

吳郡 顧夢麟 楊彝

孟子六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大全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

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大全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

蒙引孟子之論性善、非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常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此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

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邪說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皆恬然不以為怪、可見學術之關係世道不細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蒙引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
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
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趙注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
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
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
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
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
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
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

蒙引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
者一腳須着如此辭破○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如
何說其性文勢益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
如此方得乾淨○

○告子曰生之謂性

大全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
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
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
了○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
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慶源輔氏曰人物
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峰饒氏
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
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

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
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
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
屬心運動屬身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
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大全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
之白質本不同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大全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語類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它蔽處撥啟它却一向窮詰它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要解然用添言語

蒙引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〇生之謂性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着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此句直剖斷

得簡切雖孟子復生不易斯言矣〇愚謂生之謂氣氣不同也生之理之謂性則有不同矣然要之人與物氣有不同性因有異〇告子曰生之謂性也孟子曰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與物異生並即性之謂乎〇告子謂生之謂性是混人物在其中而不及省夫人物之不同處孟子一闢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自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一段說話了故先難之曰生之謂性也云云是依他立說之本旨為辭故告子為然繼之曰白羽之白云云告子於此若以為不然則不得謂生之謂性矣若以為然則犬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歟朱子於猶白之謂白一條便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即下文云云也講本文不可於此處說依註貼須要起得下文〇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纔大註一則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在所當知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之所謂性耶告子之所謂性耶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也謂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也既

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疑矣
存疑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後来脩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時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来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無善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根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首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責之次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喻之此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折之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大全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
蒙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當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存疑甘之悅之此仁愛之心而生於內故曰仁內食可甘色可悅此事物之宜而在乎外故曰義外義外之說固非其所謂仁亦其粗者未必是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存疑告子因孟子仁內義外之辨見得敬長義也又以長來立言謂因彼之長而我方來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去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白之之心於我也告子只是就長上認義都不就長之上認故以為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語類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
蒙引白馬之方是且字白無以異於白人止之者義乎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以為白無不同

長則有不同即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汝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以為義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為義乎以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義非外矣告子雖強辯亦安得而以長者為義乎

此二句尤見孟子雄辯警策處

愚按且謂長者二句惟存疑兼長人長馬言蒙引淺說達說俱專就長人言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蒙引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所主在我故有所擇也可見仁愛之心生於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所主不在我惟長是視耳可見事物之宜由乎外○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言强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蒙引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也嗜秦人之炙亦嗜吾炙物亦有然者炙固在外矣然而嗜炙亦有外歟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此即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趙注季子亦以為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蒙引有人於此在所當敬也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蒙引孟季子未達然亦善難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外也故曰假如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孟季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自主所敬在兄當酌之行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在外者而轉移義果在外非在內矣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

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蒙引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即可做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以析之易矣、汝其應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詰之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可以見義之果在內矣、叔父之當敬於弟、比兄之當敬於鄉人之長者、尤為分明、故孟子復設此難、意亦一也〇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其實非敬弟

也、以弟當祖考也、若直尋季子之言、而答以在位故也、則恐其不服、故詳辨而先發其在位故也言之、然後以例釋之、而曰以析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蒙引季子聞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以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也、此即上文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說、公都子乃以易見者曉之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云云、〇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〇但季子所認〇則叔父與弟字重〇孟子公都子之說〇則敬字重〇敬出於我也〇季子之說〇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〇孟子之說〇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〇如天平稱物、一是從下此一頭、而彼頭輕、一是按下彼一頭、而此頭輕、畢竟有箇定理所在、〇大註此亦上章耆炙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承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須看孟子所以諄諄然力爭一箇義在內、

是甚意思、蓋義外之說、自性惡而來、義果不在內、則性惡、不得為善矣、人性須是仁義二者全具、若有仁而無義、則失了一邊道理、非人心之理之全體也、故范氏曰此章皆反覆辟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存疑公都子辨之曰、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猶冬日當飲湯則飲湯、夏日當飲水則飲水也、然則飲食亦在外與、飲食不在外、則長長不在外也明矣、要知季子總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一節爾、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上二章、俱專明義外之非、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趙注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趙注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者矣、

蒙引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礙孟子之說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乃若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

蒙引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言但見天下之人、其情之發、無有不善者、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蓋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大全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

蒙引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人之為不善者又何也、或者必以歸於才、殊不知才出於性、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為他剖析、使不為性善之累、○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所以兼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聰、心之能思、手容能重、足容能恭之類、豈不是兼形體說、豈不是如說

材料又豈不是人之能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蒙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此即上文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是非此皆是好字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曰殘忍頑鈍驕慢昏昧則皆是不好字是情不善矣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亦一一是至好字故曰乃所謂性善也此段只用且舉此數箇字而孟子之意彰彰矣

存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〇弗思爾矣思字帶個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個思字此云然者省文也集註得此意故曰人自不思而求之〇上文非才之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衷何處見得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便是陷溺於物欲而失之者若未失不消言思求看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於物欲意

達說然果何以見情善而才亦善耶彼惻隱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使人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安可以言情之善乎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蓋總

善成性我固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惟其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造其極而盡其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蒙引天生蒸民一條當云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其不為不善者果非才之罪矣〇引詩四句故好是懿德一句最重

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為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即上文之意

達說 然此非我之私言也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之與則就已判於精粗秉彝好德心已分於寂感而詩碩合而言之者是必有深義於其間矣孔子讀其詞而因契其旨也乃贊之曰性情之道未易知也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斯民也與之氣以成形而有物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而有則焉未有物具而則不具者矣此固受中於天地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繼善

於陰陽命之所以常存而不息乃民生所秉之彝也惟其有是秉彝也故理義之悅自由中以達乎外好爵之縻要隨在以靈其真蓋達諸天下而同有則亦達諸天下而同好也通乎古今而皆具則亦通乎古今而皆悅也寧復有不好是懿德者乎為此詩者信乎其知道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折衷異說而極言人性之蘊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存疑才是才能人之作為皆才也故以多賴多暴歸之才亦猶上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意言富歲子弟多賴而為善不是天付以如是之才也凶歲子弟多為暴不是天不付以是才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凶年衣食不足則迫於飢寒禮義不暇顧非僻之心生義理之心由是而喪矣故曰陷溺其心心既陷溺於是為暴所謂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者是也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然是指為暴陷溺其心之心即是下面同然理義之心人心同然乎理義子弟多暴則不然乎理義矣蓋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說人心同然理義以明此意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

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大全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耰種

嘗引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麰麥豈有不同哉然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此辟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

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既曰播種而耰之其地同又曰則地有肥磽何歟蓋同一地也特有肥磽異耳不必言地之大小同肥者地也磽者亦地也

存疑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爾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大全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

蒙引今夫麰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龍子曰以下至猶易牙之恍我口是即人身之所同以見人心之所同

存疑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麰麥舉相似言各有相似處如那麰麥地同樹熱之時同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疑其不相似也相似者才也聖人與我同類這裏就舍其才相似意只看上面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句自見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二句承上文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以此觀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暴之異於多賴者非以陷溺其心而然耶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蒙引蕢草器也即今之草包而小者泉州人謂之蔞簣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註亦云草器也

存疑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是孟子解龍子之言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目可見意謂人之一身口耳目皆有所同然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衆體之綱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理義是也夫人心同然乎義理則其才同能於為善彼凶歲之多暴者由陷溺其心又可見矣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

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愚按如使口之於味也連說六如使易牙之口之於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我字較有着落然亦似可大段說不必拘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大全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雲峰胡氏曰芻豢人

之所同耆也耆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

語類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它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

存疑理義是人心所同有底故同然之義理即懿德人心同然乎理義即好懿德○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須作悅自家底方於多頼多纍意相貼若說作人底又隔一重了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是理義悅心真猶芻豢說口怎能做得此事今於理義未能如芻豢悅口皆由物欲陷溺其心爾學者若未見得此滋味尚是欲心未可與適道也

達說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在物之理天然自有之中也處物之義酬酢萬變之主也在聖人不過先知先覺乎義理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豈有異於人哉是故有此人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理義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好好之而必樂也猶芻豢之悅我口求之而必嗜嗜之而必飽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理義為人心所同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林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辟喻下一節

蒙引日夜之所息人與物皆然故六七十歲和尚亦須髮鬚以

此可見其良心亦然又如竹笋之發日間所長不如夜間所長之多蓋日間還陽氣燥熱亦有旦晝梏亡之意不如夜間所長之多也草木之旦氣獨盛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大全朱子曰梏如被禁械在那裏不容走作亡如將自家物失

去了〇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〇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終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與物接依舊又汩沒了〇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也〇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梏亡之人謂梏亡其夜氣非也謂梏亡其良心也〇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〇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梏之今日梏一分明日梏一分所謂梏之反覆而所息者微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汩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欲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

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茅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〇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着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〇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

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
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
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蒙引]旦旦指日間言與旦晝旦字同與旦氣旦字異〇旦晝終
有別旦早閒晝通日言〇初閒則日夜有所息及牿之反覆則
惟有夜之所息矣牿之反覆專指旦晝言言其牿而又牿日復
日也〇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上面則以夜氣所息之
旦氣對旦晝之牿亡言此則以旦晝所牿之反覆對夜氣不足
以存言多少直截分明大註云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

為者只是足上句意正以見其旦晝所牿之反覆也而又總之
曰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益可見矣
[存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文勢直提到可以為美乎
上雖字與下文相呼應〇耳目口鼻之欲皆所以放其良心也
旦晝所為之不善亦只是這個〇日夜所息日裏也生但夜裏
生得多故接說平旦之氣下文只說夜氣〇良心定於付予之
初如何生得物欲外想而心為之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
理復明便似復生也〇好惡情也與人相近情之發得其正也
緣平旦未與物接未汩於欲故如此所以幾希者生於放失之

餘耳〇才者性之能人之能為善皆才也好惡近禽獸則不能
為善似乎無才故以為未嘗有才不知人之情本善好惡人之
情也近禽獸則其情惡而不善矣是豈人之情哉人之情本善
人之才則能為善固人之不為善疑於無才故即人之情本善
者以明之人之情本善則人之不為善由旦晝之牿亡非本嘗
有才也明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大全]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
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牿亡之餘

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
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
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閒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
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
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〇新安陳氏曰斧
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為牿亡人心之
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illegible]
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蒙引]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

本文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大全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〇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〇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閒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〇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汩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〇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況言人心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語類操則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捨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頓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〇按先生它語、只操便存只求便是不放〇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它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〇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强教他正也卒乍未能得他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〇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〇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〇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

存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舍則亡上見得存入也亡出也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繫於操舍無有定處故曰莫知其鄉〇三句見得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

愚按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明理義之心係乎持守之功

〇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心智愚係於所養之異○總闢編曰此章與上章意脈相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為齊王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內諂諛雜進惑之於外○二節一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繇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繇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趙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免而辟患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趙注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

存疑是故所欲有甚於生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愚按賢者能勿喪耳與上文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一般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

存疑一簞食一豆羹係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趙注]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

[存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此是炤上條一簞食一豆羹意說○簞食豆羹○生死所繫○是於我有益者○而猶惡無禮○萬鍾之得失○非若簞食豆羹之關於生死○是於我身無益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所以可怪也○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炤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炤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為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繇此三者○既曰於○我何加焉○却乃為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之論○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大全]新安陳氏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

[蒙引]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此章

總註最要看得好○危迫之際○尚有能忍○晏安之時○乃說利焉○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須刻○而或亡也○

[存疑]三鄉為身死而不受○是舉上兩條來平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肯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言生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真激發人○

[愚按]通義○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〇紹聞編曰、論語以富貴貧賤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判取舍之大分○

四書說約　卷十九　孟子六　三　纖蘆居

兩處俱以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

〇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大全]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〇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

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
使人知心(如未○即立說○)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雲峰胡氏曰中
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
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此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
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
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
人路是就事上言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大全雲峰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

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
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
孟子所以深哀之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大全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
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
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
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
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大全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
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
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
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
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
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
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
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

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
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
不至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
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
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
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
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
宜玩味○朱子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
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〇雙峰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
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
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
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爲人
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未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
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
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

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
語類問仁人心義人路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
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爾〇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
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〇問舊
看求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
心既求盡當窮理今乃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
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仁義不可自棄〇紹聞編曰程
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
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此意實起下四章之意下
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
〇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
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心當加矯揉之功
〇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
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蒙引身以心爲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至無
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
之養之者治其心而已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吾身義理當加養之之功
〇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
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
已取之而已矣
淺說欲於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
道而爲善何者養失其道而爲不善豈有他哉亦惟反之於身

以審其輕重而已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

趙注 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孫疏 小酸棗無用之木也是賤木也

蒙引 樲棘小棗一物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存疑 舍梧檟是賤害貴之喻失肩背是小害大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愚按 前兩節正與此節前未可出正意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愚按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不養況口腹不但尺寸乎炤應如此也○三失字一串反覆可玩

公都子問曰均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大全 新安陳氏曰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均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大全 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竪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卻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卻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卻害事

淺說 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為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聲色之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也不難矣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而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心以思而為職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苟知心之為大而先有以立之使之卓然而精明超然而瑩淨則事至

能擇物求能慮，視必其所當視而視遠唯明，聽必其所當聽而聽德唯聰，耳目之欲豈得而奪之哉。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與天地而相似，與聖賢而同歸，而非庸常衆人所可及也。此所以為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大全朱子曰、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省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大全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於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愚按通義金仁山又曰、晉六卿、趙氏為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存疑詩能德是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

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蒙引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也及其不熄則人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正緣我之為
仁不力故耳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吾觀之此
人之心亦且厭倦怠棄并與其所為杯水之仁而亡之矣○不
熄則人謂之水不勝火謂仁真不能勝不仁也此議一興則不
仁者得助矣故曰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不知其所以不勝
者以吾為仁不力只是杯水之仁故也

愚按紹聞編曰此章為為仁而不力者發仁不仁以兩人言非
理欲消長之說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
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全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
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愚按不親迎如凶荒殺禮或貧窮不能具六禮之類不以禮食
如嗟來之類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愚按於荅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蒙引鉤帶鉤也金帶鉤古有成語鉤有曲義漢書曰直如弦曲
如鉤○帶鉤古人束帶有鉤今官人腰帶皆然帶鉤以金為之
其金最不多此金字五金之總名想帶鉤有以白金為者有以
黃金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今人多用銅[illegible]左傳亦
料之事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illegible]
武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也
愚按此兩節亦以興下節正意不可預出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
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蒙按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重輕者孟子之說
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此等議論真有功於人心世道〇不
紾則不得食雖亦至於餓死然兄臂必不可紾也不摟則不得
妻雖亦至於無後然處子必不可摟也不是偶然不得食與盤
時不娶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方佳

〇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大全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
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存疑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
力人矣今曰舉百均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
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孫疏按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
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
大全記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
存疑奚有於是是字指形體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
在於作為也有人於此以下則申其意為無力人不在乎不能勝
一匹雛為有力人在乎舉百均以況為堯舜在乎作為然勝能
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今能為堯舜之所為是亦堯舜
意故又曰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以終其意曰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者患不能勝為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
一匹雛舉百均說過來無力有力兩個為字輕與上下亦為弗

為二為字不同〇奚有於是一條說為堯舜在乎作為徐行後
長一條亦以堯舜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為之
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存疑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
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瞽瞍厎豫而天下定此孝弟
也此是實理實事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

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蒙引 子歸而求之歸字是對留受業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

達說 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殊不知夫道者具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辟若大路為衆人之所共繇也豈難知哉特人自絕乎道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若歸而求諸事親敬長之閒而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吾知性分之內萬理咸備孝弟既盡衆善自生隨吾身之所往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行即此是師無往而非道則亦無往而非師矣不亦有餘師乎

愚按 紹聞編王伯厚曰注謂交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大全 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益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大全 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蒙引 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自之父過係宗社○愈疏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凱風之所以不怨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石乃謂之磯

存疑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把父子之至親一向拋卻了漠然不以介其懷其薄亦甚矣故曰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不可磯意未完只說一半故註補之云言微激而遽怒也○

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叫號矣是此石乃激水之石也○當知不可磯是水激急流去處若長江大河巨石屹立亦不能磯

愚按磯水激石也似當云水激於石也石譬父母水喻子○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大全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

蒙引三軍之師就在上人說言其將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言三軍中人也有有位者有無位者自將較以至卒伍皆士也

○宋牼戰國之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入之耳孟子以為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

求依舊是這事件兵隨罷而隨搆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有補于名教而亦有實利於國人也自恒情觀之宋牼之言似未可大駭而不知其有伏禍也○為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兄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作把仁義

去事君殊不是緣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〇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說搆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搆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就搆兵上說其非仁義仁義只在搆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若孟子之告慎子是也〇懷利懷仁義若不作懷利心懷仁義之心說只作教君去營利為仁義然則為子弟者亦教父兄去營利為仁義耶理有不通矣此理甚明人多不察

〇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蒙引不報者不往荅拜也

他日繇鄒之任見季子繇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趙注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

為其不成享也

蒙引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〇享多儀謂享上主在多儀必先有享上之禮意然後用物以將之方成享也今也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物則不成享矣此分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也惟屋廬子便解得曰不享謂非享也〇惟不役志于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又云言旦以物為享也〇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役志於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〇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

存疑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個享禮了所以曰不享

淺說書曰享上貴厚乎禮意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謂不享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書之言如此其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之以幣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于享而但以物為享此特其縟文耳本之則無也豈成享哉

為其不成享故曰不享也

附錄書維誥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〇蔡
傳、此御諸侯之道也、亦斷章取義、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
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
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
愚按此章書正以逐漸次第說出、故佳。若亦將如世文凌駕扭
合一口道破、何味。
〇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孫疏、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
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
所後。故後名實者自為。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
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
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趙注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
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

大全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
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〇雲峰胡氏曰、集註於
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
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蒙引五就湯五就桀、與不惡汙君不辭小官、似同而實異、蓋伊
尹是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故雖五就桀、終去之而相湯以
伐桀、便是惡汙君也、〇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此下
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
下之清、故云〇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

也。以謂承三子言則可、曰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為後名
實一等人、伊尹柳下惠合為先名實一等人矣、但孟子所以反
髡意。重在夫子在三卿之中至仁者固如是乎數言。何必同一
句最重。
存疑、夫子在三卿之中、為人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為人又
不成矣、故以為未仁、髡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
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
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為人固君子
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為人可也。時

不我以○猶汲汲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髡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趣一者○心之所存一皆無○私○而其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

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為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鬪○而不知閉戶○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趙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

【孫疏】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大全】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衆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趙注】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
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初其哭、髡曰。
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
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
之矣。
大全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〇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
莒、杞殖華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
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
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
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弔、齊侯弔諸其室、〇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
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〇吳氏
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
稱禹稷過門不入耳。
愚按說苑華周作華舟、〇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
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
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
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
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
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
梁之妻貞而知禮、〇古今注、杞殖戰死、妻乃抗聲長哭、杞都城
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
妻、焉、梁殖字也、〇琴操曰、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
作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
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

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孫疏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
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
祀之冕而適他國。
紫引君子之所為至不識也。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
大註云。蓋聖人於父母之間至用意忠厚如此固非衆人所能
識也。此數句都附在大文不欲為苟去二句。而起下文二句意。
愚按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去為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
無私心合天理同歸於仁。次疑不去亦未必有名實。答言賢者

於人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疑無名實不可謂賢荅言賢者固
不可識也孔子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
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覓
固未知宜其嘵嘵耳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附錄風俗通曰齊桓九合一匡存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苞茅
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衆公
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黄髪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

以子車氏為殉詩黄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實公不度德量力
恭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車殺身終為僇矣莊王
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
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霸功或誤
後生豈不暗乎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
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
孫疏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
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
蒙引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
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有讓言天子巡狩之事自一不朝
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
自天子出國無有摟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總之曰是故
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而繳云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是故

二字分明承上○土地辟謂增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
地荒蕪則熟田野不治在其中○土地闢無閒曠之地也田野
治無荒蕪之田也○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
也俊傑在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掊尅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
列庶位以備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
侯伐而不討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奉
一人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歸於上也若摟諸侯以伐諸
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摳率隣國而為之辭以就
其私而已○方伯連帥蓋只是一人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連

師也、詩王風揚之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〇摟○牽也○牽連也○摟字最有意○且五伯何不自伐國○而必摟諸侯以伐之○即此五伯之所以為假仁也○此五伯之所以為無王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孫疏、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于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養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嘉賓羈旅、無忽忘者、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

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誚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于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于里克、陳靈公于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怨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于晉、乃使續鞫居

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
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
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
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
其水以專利者也、始先生制畎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
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
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
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
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

案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
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才、士無世官、官事無
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
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及無使
婦人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〇杜預曰、
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歃血、歃血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歃血〇穀梁傳僖公九年九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
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天

子之禁、〇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
蒙引束牲、陳牲不殺也、既殺則有血在、不容不歃也、蓋此簡牲
特地是取血用、故朱子知其為不殺也、其書加于不殺牲體之
上、束牲者、束縛之于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〇賢者尊之、
是致其隆也、才者則育之以為用耳、此有輕重、然何不連衆人
百姓皆育、而獨育其才者、豈不均是彰有德〇無專殺大夫、必
自天子出也、與下文無有封而不告同意、若士以下自己出矣、
蓋天命天討、天惟以付之天子、而他無所預也、故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〇言歸於好、言蓋語辭、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言歸於

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
君長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
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私姦謟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
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于心、未敢遽遂也、己迎而安
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于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
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慝難知、
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

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于俱亡而
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
【蒙引】五霸壞三王之法、故為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壞五霸之
法、故為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賊其君、故為其君之罪人〇黃
氏日抄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
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
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
〇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大全】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
侮、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蒙引】然且不可。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淺說】天子之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是以待諸侯。
苟不千里。則其朝覲聘問也。何以盛燕享之儀。何以陰錫與之
恩。而不足以待諸侯矣。諸侯之地為方百里。蓋必如是。然後地
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同也。何以
供犧牲粢盛。何以具庭實贄幣。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矣。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于
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趙注】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敢為。況戰鬬殺人。以求
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淺說】大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之事事合理。而
非理者不可見諸行。務引其君以志仁。使之念念合理。而非理
者不可萌諸心。彼其驅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
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
〇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存疑】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為富桀、不
是擴境土、若開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充府庫、聚斂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蒙引 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

愚按 如此、則下雖與之天下語方合、君不鄉道云云、特申解民賊一句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大全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

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大全 黍得及未寒時生成、

蒙引 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搆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幣帛大段凡綾羅叚絹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又曰、公卿議錢幣、錢幣蓋通名、帛只是其一端、錢自太公九府圜法便有、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存疑 白圭儉嗇以致富、其欲二十而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

國者、蓋欲儉薄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爾、(主意說前一問者共是)萬室之國、只一人陶、猶不足用、亦猶為國無君子不足為治也、故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為國不可無君子、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法不可行矣、○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況無君子乎者、歸重于百官有司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彼眞豁眞禁爲大者、此爲小者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蒙引言無四來之勞、八年之久、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隣國爲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信爲行事之本○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蒙引强乎、如今言有力量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
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距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
距字、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趙注陳臻、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
蒙引言焉、又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
愚按淺說達說、俱從前說、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户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
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
免死而已矣
趙注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
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
爲死故也○
大全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
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
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

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于波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雲峰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餓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蒙引按前篇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則又似一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之、膠鬲於是乎復隱處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或曰彼既為紂所任、雖去何能俛首販鬻閒耶、蓋二人也、曰范蠡會為越臣矣、終去之五湖、而為大賈、稱鴟夷子皮、又按國語曰、膠鬲與妲己比而亡商、則本是一人、先事紂、後事周、亦如伊尹之就桀就湯也、國語註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則實一人也、國語之言、未必可信、而其為一人則可知、○孟子深斥百里

奚自鬻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百里奚為人養牛、往周與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辯、但無干穆公之事耳、

附錄薛仲常人物考、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于傅巖惟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

嘉靖殷邪、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內、皆以一歸、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

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孫叔敖、一名蔿獵艾、
蔿賈之子、楚之處士也、莊王九年、蔿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
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
訟不息、處士不升、淫淌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
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若能舉而授之以
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朞
歀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嘗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
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

無德以堪之矣、叔敖疾將死、誡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
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
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叔
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優孟學叔敖言動舉止甚類、往見王、
王以其似叔敖也、憐之、優孟曰、叔敖死其子無以自存、小人不
過貌類叔敖耳、王何憐焉、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
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愚按孫叔敖、古文苑所載碑、又曰名饒字叔敖、

故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全朱子曰、動其仁義禮知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
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
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
蒙引　動心忍性、成其德也、曾益其所不能、成其才也、或謂只動
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脚、未週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蒙引　法家之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

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拂士輔弼
左右之士、比法家累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疏尊
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
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四書說約卷十九終

吳郡 顧夢麟 楊彝

孟子七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語類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仔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盡其心者。緣先能知其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黃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愚按紹聞編、知者有漸之辭。盡者無餘之義。○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大全 朱子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存心養性、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

語類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大全朱子曰殀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殀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〇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恍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

所論矣〇慶源輔氏曰狥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〇朱子曰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于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〇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

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殀壽二其心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俟死方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也

蒙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工愚謂積累用工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其能窮

夫理而無不知者也

〇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蒙引莫非命也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乃是指吉凶禍福等言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者以為命也〇吉凶禍福何別曰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蒙引立乎巖牆之下此一句與順受其正一句互相發〇知命者謂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也此句緊要帶着順受其正說下句方分正不正兩股以盡此意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蒙引死字重○與下句同○若重盡其道○則當云順受其正矣○此於理無妨○但於文勢句法亦當有別○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大全桎、足械也、梏、手械也、

蒙引此章大意若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非命也、但要順受其正者耳、夫惟當順受其正命、是故知正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然、果何如而為正命、又何如而為非正命、盖盡其道

而死、則其死為正命、其桎梏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場屋若出全題、於順受其正處、且未宜說出脩身以俟之、盖犯了下文盡其道而死者一句、孟子本文是於此句解出順受其正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兩是求字皆作一讀○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蒙引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盖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大全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簡然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是快活、○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

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事見得透、信得及、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盖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大全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

須要强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

語類黃先之問萬物皆備於我。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〇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〇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强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〇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云云。〇此一段已見大全、而語錄較詳、并載之、〇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有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君有不足於敬、事親有

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友、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苦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

存疑陳氏曰、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理而無私欲則曰仁。

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繇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淺說、有是事則有是理、人皆行是事、而不能明其理之所當然、焉不明其理、則所行者特粗略耳、安能盡其理乎、有當然之理、必有所以然之故。人既習其事矣、烏能知其所當然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焉、不識其所以然、則其所知者特皮膚耳、未為真知也、以此言之、則終身繇於斯道之中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愚按、紹聞編、行與習、是行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習非時習之習、乃慣習之習、謂行之既久而慣熟了、猶不識其所以然、如禘自既灌而往、其儀文則魯之君臣能行之。其度數則魯之祝史能習之、至其著察、則所謂明乎禘嘗之義、知禘之說者也、終身繇之而不知其道者、寧一事已哉。夫日用而不知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〇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知道而為儆歎之辭。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茍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大全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

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日窒塞而不復發見矣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蒙引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蒙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

愚按古之賢主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大全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存疑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出處之不茍是也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求而不在乎富貴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心中亦有至貴至富不戚戚於貧賤所謂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焉亦囂囂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所

當安、何足為戚、亦囂囂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蒙引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達而尊德樂義也、窮不失義、義字兼德、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說所來看士字可見〇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故曰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寔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大全不失己、如云不失其身〇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蒙引見謂名實之顯著也、不徒曰名之顯著、而又曰名寔者、名與寔俱也〇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寔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己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則又指寔而言也

存疑既言士得己民不失望又即古人之事以寔之故曰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寔〇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下二句即上二句意

愚按此章大意須顧一達字不要太說道理遠了〇總注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恐是亦言難說所至也

〇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大全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處富貴之道而見賢者之器識〇

〇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蒙引本欲佚之、本欲生之、本欲字以心言也、而乃至於勞民殺之者、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以事言也、心本欲佚之、乃不得已而使之、是謂以佚道使民、非厲民也、民亦諒其心而不知怨矣、心本欲生之、乃不得已而殺之、是謂以生道殺民、雖死者亦諒其心不怨其殺之矣、

〇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踧踖如之如〇如語助辭也〇霸

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
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存疑 殺之利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為之
皞皞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處註最明白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大全 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
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
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

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洽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
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說于此而動於彼其感
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
○詞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
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霑著些便化霑一霑而萬物
俱生動霸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
見其如此○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
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

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纖上
霸者之事
語類 問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不曰是
蒙引 所過者化一既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亦不是說不
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
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
邰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蒙引 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又仁
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
句只說入人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政教得故之
小大言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
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蒙引 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
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

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
有恒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
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
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
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
可無者況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
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
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論
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豈

君子之所棄哉

達說　次節分上言治道入民得民有淺深下申言得民之實也
須以首節次節平看末節言善政善教感人之淺深而仁言仁
釋所以入人之淺深可例見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蒙引　及其長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者
下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

則有良能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蒙引　達之天下達之猶言達乎也

愚按　紹聞編曰孟子此章之意以愛親敬長明仁義為人之所
固有也凡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人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天也
名曰良知良能良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故朱子釋之曰本然
之善也孩提之童一節正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孩提之
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染之時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
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以是

知親親者仁也敬長者義也此無他正以達之天下無不同故
爾天下同是親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
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得之於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
也以是驗之良知良能乃仁義之所在而不待外求也豈不昭
昭然哉○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二句最重
欲人自得之○饒曰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無不即同也曰無不
知愛敬之心同也頗為重僅○達之天下無不同者只就孩提
稍長說○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係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

愚按及其一轉甚捷蓋始終皆指歷山時也故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但此不兼登庸以後說○與木石

居與豕遊無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見行聞言江河莫禦則甚異於深山之野人也同在深山故比較如此不然幾希一句便無着處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大全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欲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于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擴充羞惡之心○麟曰上兩句即擴充矣非又因此而擴充之往時闕朱注者非是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蒙引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謂之術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大全南軒張氏曰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

勉勵乎

蒙引操心慮患亦有內外意

愚按此節即其人以明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全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先聖人之事也○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

愚按天民民字亦不必如南軒因天之生民民字只是未行無位故曰民耳必有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此時尚未行如伊耕莘呂釣渭不謂之民而何但其全盡天理則曰天民耳此意大全諸說甚明而人都不理會余觀風一文乃稍出之聞當事亦頗以此見推○今人於伊呂意亦無不解者但皆說了院行後一截則天民字無當耳陳氏曰非以伊尹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是主其不輕出而言本自醒甚何談家之貿貿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以人臣人品言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愚按孟母三遷而及門僅一正子固是欠事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愚按紹聞編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大全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全朱子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見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愚按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不損之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大全】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〇君子氣字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令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〇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只說手足是）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
【蒙引】孟子曰、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所樂不存焉、若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雖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矣、然所性亦不存焉、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為之加、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為之損、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所性言之、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為不豫哉、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內外輕重之等、道行於己固可樂、德全於己尤可貴、
〇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蒙引】此一條且漫說文王養老字出、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下文方承此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而不待於家賜人益也、〇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饑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滑無饑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愚按前節叙此節議○此之謂也達說云此善養老之謂也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謂字應○只如此便謂善養老善字妙甚非後世尊禮三老五更之說也○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人養民之政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大全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皆本上）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人使字方看）富足之道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達說食以時朝饔夕飧之類用以禮冠婚喪祭之類然亦上之教之也淺說同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蒙引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主易薄時禮四項

愚按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王者富民之效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愚按集注所處屬聖人所見屬學者故字轉如是○孔子二字一頓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趙注容光小郄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大全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己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

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

朱子曰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愚按通義白雲許氏曰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般說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紹聞編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充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緣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大全 朱子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語類 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

存疑 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為善之極、蹠是為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只有毫末、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蹠矣、故舜與蹠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差遠、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間圖之。毋使至差謬之遠也。○或問間與曾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別、曰、間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間則曰間。○間字看得明白、朱子曰、二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愚謂利善二者相並在這裏。一邊是善。一邊是利、當其中。乃是間。二者雖已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毫末。如此看庶幾明白。○予考嶺南諸生曾出此題、學者多認間作幾講、此間學者相見、以此試之亦然、可見人同此心此見、而理不易明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大全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蒙引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總是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總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蒙引 注云執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為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泛、蓋不楊不墨而中立以為道者也、此是不識中數也、○權稱錘也、是箇不膠於一定之物、故取以為義、

愚按 無權。只如執稱中間以為之中。謂為輕重適均。有是理哉。○猶執一也。則是為我兼愛已執一矣。故下遂云所惡執一者。

為總斷之辭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蒙引 舉一而廢百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面最多若只執其一則其餘皆廢矣○冢宰王公嘗問孟子楊子取為我一章之旨愚對曰楊子知有其身而不知有天下惟恐失己者也墨子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其身惟恐先人者也想當是時為楊氏者則非墨氏為墨氏者則非楊氏子莫蓋見二者之各有是處而胸中則全無歸一主張故兼取二者之中以為中而當時之

人亦必有以為勝於一家者惟孟子精義入神故明闢其與楊墨同科執中為近之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

存疑 看此章書當分別楊墨是如何子莫是如何聖賢是如何楊子則一於為我不復為人墨子則一於為人不復為我皆偏於一子莫則也欲為己也欲為人兩邊都護雖不偏於一然卻死殺聖賢則當為我而為我當為人而為人彼此迭用初不偏於一也譬之裘葛楊子則專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葛冬穿裘者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大全 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

愚按三公說言亦倒句耳正言之則如云不貶其介以換那三公也○援而止之而止卻又如此故佳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愚按首句掘井宜一掘必要及泉已在其裏下反言之○只主學說似捷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蒙引 三之字皆指道言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故取此立言身體也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大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且假借仁義從來有此說如舜繇仁義行便是性之○性之謂得於天然也身之謂體之也有反之之功矣假之者非身有之也借以文之而已

愚按身之言從那身上做起、假之如意在戰伐、托言仁義○五伯興滅繼絶、誅殘禁暴、尊周攘夷、題目儘好、只是它本意不在此、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蒙引久假便是不歸、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末兩句是孟子嘆辭、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歎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大全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存疑蒙引曰、其君用之、與子弟從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最是、小註作用不用未是、○其君用之、用其言也、不是用之為臣、亦蒙引說、○安者、安其位、無禍亂也、尊者、高居九五、為人所崇仰、無敢慢也、若周王下堂見諸侯、下勞晉侯於踐土、失其尊矣、榮與辱對、以仁則榮、不仁則辱來、焰看雖大國必畏之、是榮也、

愚按淺說亦云、君用其言、子弟從其教、以丑疑孟子不仕無功○故不可曰用為臣也○但用其言言字亦添○渾融之尤妙○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繇義大人之事備矣

存疑志者、心之所之、未見於事者也○尚、高尚也○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繇○無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其所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或曰、居仁繇義、若依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繇乎、曰士者以宇宙內事為已分內事、安國家平天下乃其事也、窮居時安得為此、但其志尚則如此耳、所以謂之尚志、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繇、要皆草茅細故、不足當士

者之事也然其細事亦必不苟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但此不言耳○居仁繇義決然做後來出仕時說不然士當窮居時焉得有無罪可殺或曰殺人之事甚大乃謂雖小不為何也曰居民上操生殺之柄誤殺一人此亦難言亦小事也

淺說 曰何謂尚志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者而取之非義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仁是也鰥寡孤獨吾欲視之于一體也路之所當何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

之體也繇義者大人之用也士者志於居仁繇義則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士者豈肯為之哉

愚按 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士之道而以其志趣言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愚按 簞食豆羹四字伏以其小者小字○仲子二字一頓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愚按 此如之何似只問皋陶後固曰然則舜如之何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蒙引 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使有所受而為士師者所當世守雖君命不得而廢也

愚按 此一節方了皋陶的義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存疑 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致處說都未粘着人情上蓋瞽瞍雖天子父然人不可妄殺皋陶職在守法亦不可因天子之父而廢法故在皋陶只得執之而天子之父非所顧也舜雖愛父然天下之公不可廢使以天子之勢奪皋陶之法而全父固不可然坐視其父之執於法尤不可但得竊負而逃在皋陶既得伸法守之心而已亦得伸為子之道是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此是就各安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間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從宜處卻未及所以為天理之極人倫之至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

集注 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大全 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

蒙引 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其嘆之意○全在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嘆○非徒歎羨其勢位之○麗宇異於凡人而已也○居天下之廣居之氣象○必是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大全 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蒙引 引魯事為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存疑 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之辭○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大全 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待賢之禮○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大全 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謂充其形色、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

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牿於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

又指謀聖皆踐形意也

蒙引　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色平說故註云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為成人必盡形之性方為踐形○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充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趙注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公孫丑閔旣不能三年喪以期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趙注　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期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愚按　王子之喪或不得行其喪親之數或請之旣葬之後集注本有二說今亦未定○公孫丑曰四字宜在節首今云然者文字法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趙注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

大全　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

蒙引時雨化、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大全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
明敏者、
蒙引化字、成字、達字、皆要仔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處。
有答問者
通義仁山金氏曰、隨問而答、所謂解惑也、
有私淑艾者
大全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

艾、亦取諸此、
蒙引或同時而相去不遠、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或不同
時而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
也、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故亦為君子之教也、〇有私淑艾、亦
主教者而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
後學者、皆有私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愚按通義仁山金氏曰、亢因子貢伯魚而聞夫子之道、之因徐
子而聞孟子之命、此所謂遞相傳授者也、孟子之私淑於人、則
又在雨化德成之間矣、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大全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
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
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趙注丑以為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
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蒙引大注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時字指大匠及羿、君子

教人、正意、却在下文、蓋此是比況、下是正言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蒙引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承上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言、言
君子教人、但示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正如射者之
引弓而不發矢、然雖不告以得之之妙、而其所不告之妙、已如
踴躍而見於前矣、是道也、中道而立、非難非易、惟能者則從之
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何哉、亦不容自貶以狥其不能也、〇此章
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
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

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果不可抗
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愚按如此則合上兩節總是要破丑登天一問不要把不發躍
如說得太玄妙了〇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與上章皆聖賢施
教之道也

〇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趙注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
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趙注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蒙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士君子之處世
只有此兩端而已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蓋當是時以道殉身
者固無也以身殉道者亦安有哉但見其皆以道殉人而已故
孟子發此

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
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〇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〇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大全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
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〇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
分潛室陳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
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
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
馬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

分殊處〇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
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
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〇朱氏祖義曰
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
人以其有親疏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疏
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〇新安陳氏曰褻
珍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
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
無差等施繇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

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皆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己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己所有推出行去爾、

「崇引」此章宜先排蔔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裡、然後將親仁愛三字釋所宜施者而就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

○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之序○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大全」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

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定之○

「存疑」知者雖無不知○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遍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當務之為急○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為智也大矣○仁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遍○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為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脩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治○其為仁也溥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大全」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也○宜齒齗之○乾肉堅○宜用手○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知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

愚按禮纂注、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歠飲無節也、決、斷也、濡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然鄭注放飯又不同、乾肉、孔云脯屬、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〇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愚按春秋是言春秋之經非謂春秋之時也無義戰言無義其戰者指孔子書法說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要見總是無義戰處

〇春秋二字一頓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愚按此條正解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纔說相征便是無王安得有義〇敵國恐是言相敵之國〇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〇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愚按書字且泛、不指尚書、繫大意則始末節、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大全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標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耶、

蒙引據此言則其所不信者不止血流漂杵之一言矣、然今通考武成、則其言一一皆平實而可信、何也、〇武成本文曰、既戊

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
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一戎衣、天下大定、傳曰、義紂衆離心離德、特叔于勢而未敢動
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
酷烈遂至如此、此亦可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
宜不待血刃矣○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兵間安得有舂
杵、曰此正兵中所宜用也、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攜舂鍤板杵
之屬、為營壘備也、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為糧、爨以為鍋、
愚按絡關編曰、何其血之流杵也、何字、將欲疑之、則書有此

言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是事○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
伐之義而見讀書之法○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孫疏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
蒙引言其不廢兵威也、以嫉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書序作

百、則益明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
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蒙引此條只重若崩厥角稽首一句○
愚按此上三條○以湯武明其無敵○雖皆書辭○不算引書○可勿辯
其同異也○王曰至姓也、止若崩句欽辭○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大全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

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
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
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
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征伐之義○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大全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
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
規矩、合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本文如詩六義

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孫疏」釋名云、糗、乾飯屑也、

「大全」趙氏曰、畫衣黼黻絺繡之衣也、○朱子曰、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

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趙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戚、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蒙引」身不行道、則化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則令亦不能行於妻子、兩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并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大全」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肆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大全新安陳氏曰、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大全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奸究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蒙引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矣、然究竟論之、則時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大全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疏曰封壝、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

○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存疑得乎天子亦可為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此曰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則是未得乎丘民者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存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註曰是君輕於社稷、愚謂此二句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都見了、犧牲既成一節、又是言社稷之輕於民、亦以見民為貴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大全雲峰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夫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大全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蒙引廉遠地則堂高廉不是堂口之磚乃是堂口磚之角處角謂其人字春也非兩角也故曰廉隅隅亦角也故又曰廉謂稜角峭厲○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不必〃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

達說人至聖人而止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其盛德至善既有以淋入人心於既往而流風餘韻自有以表師極於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而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為廉雖愚必明也懦夫化為有立志雖柔必强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為敦皆不偷之民也鄙夫化而為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

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句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異則人亡而清和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感化若是之遠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況與聖人生同其時親近而薰炙之者則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此見聖人感發乎人心者大不凡也信乎其為百世之師而非人之所可及矣

愚按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宜一頓故聞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緣於聖人也況於親炙句大段無此一宕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反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

不甚重○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大全 朱子曰、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

語類 或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故以仁為說者○是就人性上說○○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問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

蒙引 大意孟子是開釋仁道二字以示人○謂人有恒言○曰仁○曰道○不知所謂仁者無他○即是其所謂人者也○以仁與人合言之○則有這人之身○便有這仁之理○以其為所當行之路○即此便是道矣○○仁也者人也○言仁者非他○即是人之為人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仁○人○則當仁矣○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與道是一時事○○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着也、故曰合而言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為○道○處○合言○則○仁○與○人○字○平○重○矣○

愚按通義鄒門朱氏曰、此章見仁為吾身天理而體仁即為學性之道○○綜閱編曰、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人之所以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而靈於萬物者○以其仁爾○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仁矣○然仁理也○人物也○人為私意所間隔則其理雖存而人不能合之○而道不可見○惟夫人而仁焉○天理昭然○無所間隔○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無非道也○如仁合於父子則父子之道也○仁合於君臣則君臣之道也○○合字非用力字○要看言之○二字○○達說曰、此章是釋仁與道之名○○知仁者人也○則求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為道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蒙引 去父母國之道也○去他國之道也○二句○孟子釋之之辭○

愚按齊魯較前篇一例○又多去他國句○不為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愚按下句釋上句○言外容曰○見戹○非○道○之○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

也
大全 孔子當之如見毀於叔孫文王當之如見囚於羑里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己也以[illegible]
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illegible]
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
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況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
發處體認（傳口訣與人）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
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大全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illegible]
塗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塗也經緯之塗皆容方九軌[illegible]
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塗十二步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
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
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趙注 馮姓婦名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于為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
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于君子
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可以有者）于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
己而已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
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趙注 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
大全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
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欲得之
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
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
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

言之未嘗不同也〇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蒙引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小註云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之性也朱子亦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然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亦不爲謬矣請問其究何如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云則固是氣質也〇口之於味五者性也此分明是氣質之性舜所謂人心者也可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句萬句只是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大全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〇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聖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〇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卻不知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卻不知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

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卻曰有命人說命處卻曰有性〇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底吾當致厚底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〇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

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

語類 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然

槩引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則於天道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於天道為未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於天道脗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伯夷伊尹則只為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是於天道為未至也○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詞雖兼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性也有命焉有性便有命命也有性焉有命便有性性命不相離此意最要見得故朱子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分明前段五者之性有命存乎其間後段五者之命有性存乎其間但性命所指句不同耳○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性善之性○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值○前五者雖出於性定限於命故不謂性而求必得之後五者此命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在性則初無清濁厚薄之間也故不謂命而必自致其力

愚按 此聖人之於天道之天道亦如中庸說言天道也言人道也之天道一般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注 問樂正子何等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大全 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己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大全 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實[illegible]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illegible]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大全朱子曰、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存疑　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一事不[illegible]

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實○易之有孚盈缶是也○美[illegible]之○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illegible]謂和順積中○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全朱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夫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全朱子曰、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存疑　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冰○方未融化○使有個形塊○及金見火○冰見日○而消融○都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于事業○尚有造作○在矜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冰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

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化於火○冰之融化於日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趙注　人有是六等○○○

大全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于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此六位、

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存疑 聖之至妙人不能測只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說可見通書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是此意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大全 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

愚按此即孟子說到有諸己處已不能甚以許正子矣故索性與全論一番而後判斷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存疑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寔聖人則大中而至正惡務外不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能便至於聖人厭務外則慕近寔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厭其太簡則必求大中至正之歸是逃楊必歸於儒亦其勢然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存疑 今之與楊墨辯正與歸斯受之相反言今之儒者楊墨既來歸而乃與爭辯也爭辯者追咎其既往之失○此為當時侍異端者不得其術而發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大全 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

蒙引 總舉征賦之常數一歲只有此三者布縷取之於夏而不并取粟米力役粟米取之於秋而不并取布縷力役力役取之於冬而不并取布縷粟米是時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此所謂布只是夏布麻所為者若今綿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丘先生大學

衍義補有云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絲及綿皆絲也輸布及綿麻皆枲也是時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為服官未有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

存疑 唐人租庸調之法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

縷之征

附錄讀禮疑圖曰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穀曰粟脫穀曰米布縷出于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illegible]于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illegible]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illegible]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者[illegible]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徭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又曰古者五畝之宅不特樹桑治蠶以出帛而已亦蓺麻以緝布焉各有冬夏二品以適時

宜始以一夫百畝家女工計之大約歲得布帛共二十疋為率亦什而取一焉輸於官者雖輕亦當有帛一疋布一疋與夫絲絮之征而所存一十八疋與絲絮之餘則帛以衣老者布以衣餘人絲絮以供他用皆自治其私焉夫國都之中桑麻之地少少故工賈之受一廛者不皆五畝之宅則但通工易事以械[illegible]貨物易粟帛不聞其自耕自織也后夫人雖皆親蠶以衣其夫顧內外品御之官吉凶裁制之物上之則有裁制之衣[illegible]則有賜予之布帛用亦衆矣而國中桑麻之地曠無以給[illegible]縷之所以必有征也若夫軍出於農衣皆自備非若後世養兵之有歲給矣惟旌旗斿旆纓轡綏韠凡可以壯軍容效事飾者乃為軍裝之用必資布帛綿麻耳是古者布縷之征不專為軍需也其軍中乘車之牏駟馬之畜與夫胄盾甲兵戈矛弓矢之裝必兼取于租稅之中蓋粟米布帛之餘皆可以易械器售匠傭也至後魏加調布帛以供調外費而布縷遂目為軍需之征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

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趙注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

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

愚按通義仁山金氏曰所不忍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不為下文無穿踰之心也達之於所不忍猶云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所為如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餂之皆其類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踰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

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蒙引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之所達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為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愚按受爾汝之實大小注本有二解陳大士文萬用之然今觀

之斷當從大注且其理亦本和合紹聞編尤直捷也其說曰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斷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心故曰無所往而不為義也〇去其所以得之之道即是小注意矣大注使其充滿無所虧欠亦必不是空空說但稍含糊耳充無受爾汝之實正是充無穿踰之心故曰無往非義更明白〇又蒙引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非是入深一節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受爾汝之實以言不言餂人此皆所當推而

達之而不為者○此中說上文無穿窬之心之意也按本文受爾汝之實非穿窬也而謂之中說其意者蓋穿窬非受爾汝之實而充其無穿窬之心則必亦無受爾汝之實也又較密於穿窬矣下文言有意探取於人者是皆穿窬之類則益密矣○然所謂充無穿窬之心如何如見爾汝於人吾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寔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欠缺則凡一毫苟賤汚辱之事皆所不係無適而非義矣○爾汝之稱人所不甘受者是亦所不為也人能即此而推之凡自卑恥屈於人者皆不屑為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而無適非義矣○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一條實該下文兩條蓋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也或曰充無受爾汝之實未必皆穿窬之類充非也集注何以謂中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且人但知末一條為特舉以見例而不知中一條亦舉其例也○然則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實此即無欲穿窬之類也故當即此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為義曰義不可勝用曰無所往而不為義者此乃是充也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謂之充也○凡字書訓爾則曰汝也訓爾今則曰汝今二字並用誠莫知所別如曰咨爾舜曰點爾何如曰女弗能救與曰誨女知之乎此有何別或曰二字並用而求其所別汝當對我汝當為爾輩如今人稱你們○觧曰鄉下惠言爾謂爾我謂我則爾亦對我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大全朱子曰餂是鈎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卻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卻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

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既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

蒙引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人也可與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人也是皆穿窬之類而在所當充者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故意言也故意言是有意存乎其間也可以言而不言是故意不言也故意不言是亦有意存乎其間也故曰皆有意探

取於人。○此以士言。猶論語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昧
之類二字。此王註中所謂特舉以見例者也。○以言不言餂人
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爲而
於此或有爲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喫緊示人也。◎
士指我。餂之之字指人。○凡內懷不直而畏人知之事皆穿窬
之類。故言不言餂人者。皆謂穿窬之類。
存疑 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爲穿窬
之類。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

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愚按 紹聞編曰。此章足以見當時之學術。如申子卑卑施之於
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是言近而指則繆者也。如莊周以繆
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時恣縱而不儻。是言遠而畔於
理者也。皆非善言也。如楊朱之爲我。似守約而偏於自私。則其
守卑矣。何有於施博。墨翟之兼愛。似施博而出於二本。則其施
外矣。何有於守約。皆非善道也。惟君子之言。舉目前之近事。而
至理存焉。是言近而指遠也。言近而指遠。則既非過高。而不合

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於至理。故曰善言也。君子之守。以脩
其身爲急。而天下平焉。是守約而施博也。守約而施博。則得其
要於己。而道爲有本。善其推於人。而道爲有用。故曰善道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illegible]
大全 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者之
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爲天
下之本故也。
愚按 此節與興題相似。下二句是正說。○通義鄱陽朱氏曰。此
章明君子之言行。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大全 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來
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
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
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
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
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蒙引 非爲生者。非以干祿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仔細。孟下

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為而為者○總說得無性之反之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為之之意須與下節意少異

[存疑]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後言、動容如何中禮、如視不上於面不下於帶、子之燕居申申之類是也、周旋中禮圓中規是也、盛德之至、則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理、註曰自然而中、非有意於中、便是如此○聖人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激發、自然哀傷、不欲生者我感故哀、若為生者而哀便是有意、非自然矣○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能

盡其道、便是不回、經德不回、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回、不是欲干祿、故不回也、若是欲干祿、則出於有意、便須勉強、非自然矣○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是自然如此、既言之必行之、乃是聖人至誠之意、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為此、若有意於正行而為此、便須勉強、不出於自然矣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

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蒙引]命字兼吉凶禍福、君子之行法、盡其在我者而已、至吉耶福耶、聽其自至、吾無所趨也、凶耶禍耶、亦聽其自至、吾無所避也○此便是脩為以復其性之事○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干祿、此處都說堯舜不得、君子行法俟命亦然○法繇此立、命繇此出者、蓋性者分上著、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人有所持循者也、性者聲為律身為度、何用行法、行法即所謂行仁義也、命在聖人則

吾義所在、即天命所在、所謂聖人與天為一○又曰、命不足道也、故曰命繇此出、言造化在我、與上篇立命意少異○聖人以義制命、蓋凡義之所在即是命也、如義當死、便是命當死矣、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該貧賤矣、此類聖人皆安全、不以介意、亦不屑言命、故曰命繇此出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大全]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

故孟子云爾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蒙引 堂高數仞兩句是宮室之盛食前方丈兩句是逸豫之樂般樂飲酒三句是宴遊之侈

存疑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是此意〇張南軒曰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

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

〇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語類 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〇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〇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辟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它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這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小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與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趣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

可畏無大小皆不可忽

〇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語類 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愚按 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姓名而言〇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曰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心也則雖諱親之名亦是恐其觸

而有動焉耳正與不食羊棗同意故以為訟此亦麟獨得之解
〇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蒙引萬章意以孔子何不思其上者而取於狂士耶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蒙引其次專指狂者荅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獧孟子引
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書說約

蒙引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大全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
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
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〇記檀弓下
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
愚按此亦只舉其人不重徵其事恐妨下問也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蒙引此所以謂之狂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愚按并及獧者完必也狂獧語也〇以上思狂獧以下惡鄉原也
此處分截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
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
曰書說約

鄉原也
蒙引閹然媚於世一句是孟子詰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
鄉原實有此言是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〇是鄉
原一句只是對閹然媚於世說為有者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
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
賊也

大全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從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

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

[存疑] 蒙引非輕刺重流俗狹汙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

[存疑] 非是說它不是乃大槩說刺是攻擊乃細舉不是而譏責之視非尤重如漢王數羽十罪表絡數事條罪惡是刺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存疑] 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能辨誰為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真僞廉潔故亂德○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略本是不義底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徹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鮑雷陳不過人

皆以為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大全] 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只先瑣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然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是只是躬行不及致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孟

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衆而播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之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存疑 此君子是有世道之責者方能經正而庶民興不然雖以孟子之距詖行放淫辭而不能息戰國之楊墨韓昌黎之佛骨

表歐公之本論而不能去萬世之佛氏○反經者是自家躬行以率之於上又脩明教化禮樂以導之蒙引所謂端化原脩治法於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者是也

○孟子曰繇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大全 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尚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三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子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雲峯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皐而不

言稷契何也或曰衆禹皐敘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同謨而禹皐獨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皐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蒙引 知謂知其道也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故中庸序曰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云云盡之矣

孫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注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

大全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誥中矣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孫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趙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大全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峰胡氏曰歆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亦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敘散宜生蓋有助焉

[illegible]引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

附錄君奭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

文王蔑德降於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孔氏傳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文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文王沒武王立小四人號叔先死也

孫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趙注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

3121.7
191:5(3)
ZW 21101000822707

大全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一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孫平公總立孫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當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此後於穆公之間與可見矣○朱子曰雖竟舜至孔子卒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絕相續不絕者實相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間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皋之徒木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自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謙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蓋無以異乎曰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

蒙引然而無有乎爾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其說可從孟子意云云然而無有而然者則亦無有其然者是承上文數簡見知聞知而云以其見知聞知字已重見疊出於上文故此特約其旨而省其文也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擅其見知孔子也曰不然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軻書孔子之道草此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